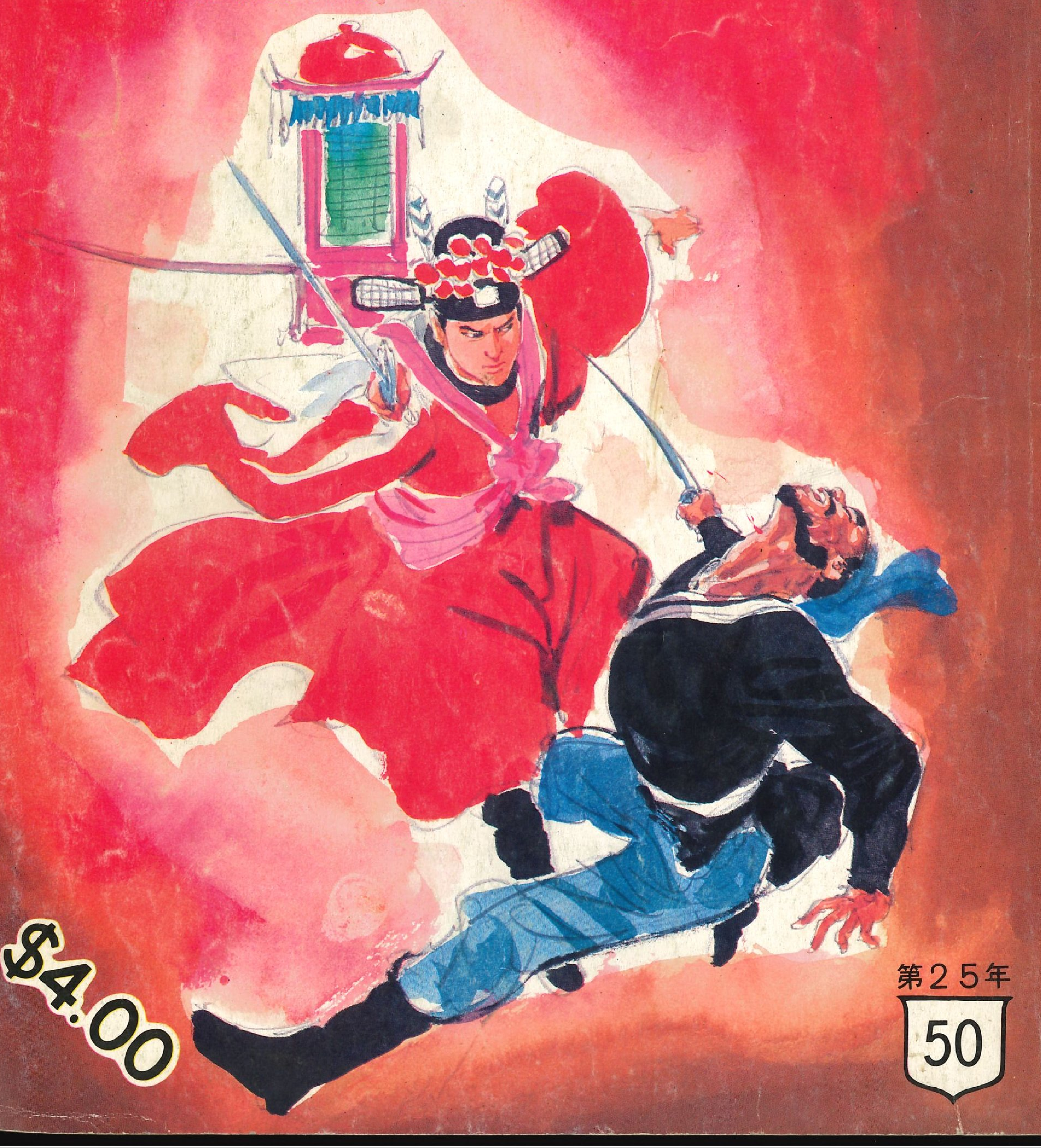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喜臨門（黎明剿匪故事集）　王一龍・新著

黎明在新春正在籌備婚事，未婚妻與未來小姨忽被綁架，幾經辛苦才贖回小姨，然吉日已屆，未來岳母却把小姨推上轎。黎明新婚後，才知道未婚妻仍落在匪徒手中，是誰故意跟黎明作對？黎明又能否救出未婚妻？本故事充滿新春喜慶的氣氛，誠爲賀節佳品，請勿錯過！



$4.00

第25年
5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刊一部黎明剿匪故事——「喜臨門」，由王一龍執筆。這個故事的主角人物——黎明個性很突出，他的一生所遭逢際遇充滿刺激性，多姿多采。本文內容就是叙述他的一段傳奇性事蹟……新春期間，黎明正在喜氣洋洋籌辦婚事，準備做新郎官之際，他的未婚妻與未來小姨忽然被人綁架，幾經辛苦才把小姨贖回，未婚妻始終下落不明，然而吉日已屆，未來岳母却把小姨推上花轎代替，婚後，黎明才知道未婚妻落在匪徒手中，焦急之餘，束手無策，後來終于……過程迂廻曲折，充滿新春喜慶的氣氛，欲知整個精采過程，切勿錯過今期本刊。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一部湖海詭異故事——「天地一沙鷗」，由東方白撰寫。講及一個武林高手在衆目睽睽之下輸招於二三流角色手上，使一些小人物一夕之間成名，用心良苦，爲了甚麼？耐人尋味。此外，朱家的精選短篇「洱海沉寶記」也在下期同時刊出，朱家的作品，行文流暢，故事新穎。以上佳作，保証令你滿意，敬請購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喜臨門（黎明剿匪傳奇故事集）
黎明興高彩烈籌辦婚事之際，未婚妻與未來小姨突然被人綁架，幾經辛苦才贖回小姨，但他的吉日已屆，怎麼辦？……王一龍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白衣人（一期完精選俠情故事）
神秘白衣客　一鳴天下白……朱家 4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俠義傳奇中篇）
險遭滅門禍　斷掌保佛門……黃鷹 59

鷹飛江南（「鷹飛江南」故事續集）
遇害墮溝谷　無意得毒經……高皐 67

飛花逐月（俠義中篇故事）
白玉仙移情別戀
黃天復傷心欲絕……臥龍生 73

鐘聲魅影（齊雲飛傳奇故事之二）
誣巇是兇手　無故關地牢……西門丁 77

驚天毒連環（奇俠司馬洛故事）
殲滅賊黨　救出博士……馮嘉 86

崑崙三劍（俠情中篇故事）
人劍難互換　爭持人易人……東方玉 95

魔魔斷魂簫（俠義傳奇故事）
龍潭清妖氣　虎穴降魔頭……瀟湘客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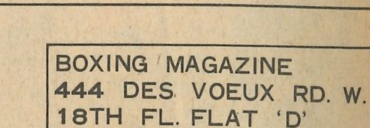
大財團（千門奇俠故事）
毀滅帳目　離奇自殺……馬雲 11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孤雁南飛（新派武俠長篇）
有心難如願　無意救愛人……危中堅 119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50期
（總號128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黎明 剿匪故事集

王一龍·文
可　飛·圖

囍 喜臨門

新春大吉

瑞雪飄飛，寒風呼呼，但因爲時值歲晚，街上的行人不但多，而且來去匆匆，大家都在趕着去辦年貨，以便迎接新的一年！

諸城的棉被，以周王記出的最著名，這周王記棉店的老闆，一姓周一姓王，是表兄弟，自小便在棉店彈棉，彈打了十多年，積了一筆錢，表兄弟便合資開了這家舖子，結果生意大佳，壓倒城內的另外幾家。

黎明與李信滿面春風地自周王記走了出來，手上還提着幾包東西，兩人沿街而行，邊說邊談。

到了巷口，兩人轉了進去，小巷裏有幾個街童在丟雪團，見到黎明與李信走過去，便拍手叫了起來：「新郎官來了，新郎官來了！」

喜事重重

黎明臉上倏地一紅，忙說道：「別亂叫！」

一個街童道：「什麽亂叫？你不是要做新郎官嗎，街上的人都知道了！」

李信笑嘻嘻地道：「你們的消息倒眞靈通呀！」

黎明道：「但那是明年的事！」

街童道：「咱們聽大人說，黎大哥你新春廿五便要成親啦，現在還不到一個月！叫叫有麽要緊？」

黎明道：「你們別嚷嚷，改日我買糖給你們吃！」

那街童小名叫石頭，出了名的頑劣，不過却很佩服黎明，聞言道：「黎大哥，糖菓你是一定要請咱們吃的了，咱們也不急，不過……」

黎明道：「你這小鬼還不滿足？還要什麽？鬼主意多多……」

石頭眼珠子一轉，笑着說道：「你有什麽事要咱們做的嗎？咱們是誠心要帮你的！」

李信問道：「眞的？」

「眞的，李三哥！」

「那好，帮咱們洗地！」

那些孩子們歡呼一聲，齊聲叫好！黎明瞪了李信一眼。「這種天氣，別叫孩子沾水！」

「好吧，我另外安排工作！」李信向那些街童揮揮手，道：「都來吧！」

一行人來到一座小院，只見秦守仁用濕布在清洗門板，黎明拍了他的肩膊，道：「老秦，辛苦你了！」

秦守仁笑道：「你我一場兄弟，還說這種話，快把東西拿進去吧，免得被水弄濕！」

黎明與李信領着那七八個街童進去，李信說道：「石頭，你們先把地上打掃一下！」他給了兩把掃帚與他們，又拿來了鷄毛掃，道：「把柱子上的灰塵掃掉，不夠高的用竹竿把鷄毛掃接起來，做不做得來？」

石頭道：「做這種事情有什麽困難！等下請你來檢查！」

黎明把棉被及日用品往床上一抛，口中說道：「原來娶個老婆，竟然是這般辛苦！」

李信笑道：「辛苦一個月，快活大半生，劃得來！」

黎明道：「小李，說實在的，我有點怕！」

李信一怔，隨即失笑起來：「俺只聽人說過新娘子臨出嫁前，多數會心頭不踏實，有一點不知凶吉的感覺，但那有男人會怕的？嘻嘻，黎大哥，俺看你以後也會怕老婆！」

「胡說！」黎明道：「俺不是跟你說笑！」

李信又是一怔，忍不住沉聲問道：「那是什麽原因？」

「俺自小便一個人，自由自在慣了，突然多了一個老婆，就像是一把秤桿多了一個陀，你說道……」

「嘿，我還以爲是什麽事兒，誰不是由光棍變成一家之主的？而且夏姑娘又能

幹又賢慧，你還怕什麽？」

黎明道：「聽你的語氣，好像恨不得立即娶一個！」

李信笑道：「俺是想討個老婆，不過没人肯嫁給我！老大，別担心，大不了多點呆在家裏就是！嘿嘿，只怕以後咱們要你喝酒，你也未必捨得離家跟咱們去！」

黎明罵道：「他奶奶的，看你把俺說成是個重色輕友的人！」

李信道：「這些話別給老秦聽見，要不然累他笑痛肚子！好吧，咱們出去看看吧！」

兩人出了寢室，只見那些街童在廳裏幹得正起勁，李信道：「好啦，你們都去停手吧，哪，李三哥請你們吃糖！」

石頭道：「糖在那裏？」

「在盧老頭那裏！」

盧老頭是在街頭擺賣花生糖的老漢，街童一聽這話都喊起倒采來。李信道：「別吵，給錢你們去買！」

孩子們歡呼起來，拿了錢跑出去了。

黎明和李信打了水，用刷子把地上的紅磚擦亮，再用水冲洗一番，他們三個人忙了大半天，到天黑才把地洗淨。

秦守仁道：「小黎，咱們索性把廳裏的柱、樑都抹了才去吃飯吧！」

李信道：「俺第一個讚成！你們負責廳，俺負責洗新房！」

三人一鼓作氣，到八點多鐘才弄好一切，洗了手一齊出去，秦守仁把門鎖上，三人到附近的一間小飯館，點了酒菜吃喝起來。

吃了一陣，忽然一個青年跑了進來，

道：「原來你們在這裏，累我四處找不到人！」

黎明認得他是馮家的長工馮虎，便問道：「有什麼事兒？」

「主母說明天是大年夜，着我請你們三位過去吃飯！」

李信笑嘻嘻地道：「還未成親，便先吃起團年飯來……」

黎明瞪了他一眼，馮虎道：「你們三位大哥都是跑江湖的好漢，也會顧忌這些嗎？」

黎明道：「告訴你們主母，咱們三個明晚一定到！」

馮虎走後，秦守仁與李信輪流取笑黎明。黎明道：「這些帳俺都記下了，日後你們成親的時候，俺可要連本帶利都收回來！」

李信道：「俺才不怕，因爲沒人肯嫁給我！」

三人邊說邊喝，一直吃至半夜才扶醉回家。

次日三人睡至中午才醒來，又一同去澡堂洗了一個澡，再上街買東西，既要辦年貨，又要籌備婚事，這幾天實在够他們忙的。

那座小院是黎明賃下來的，準備婚後在諸城住下，因爲萬一自己要出門，妻子也有人照顧，他未婚妻夏玉蓮，跟她娘住在諸城。

夏玉蓮的母親崔三娘是出名的美人，但不知是否天妒紅顏的原因，她早年的遭遇十分淒慘！下嫁武師夏揚雄，生下夏玉蓮，丈夫便會被強盜頭子韓雷殺死，她也慘被姦辱，肚子裏懷着孽種，四處流浪，最後再嫁給本城的首富馮金書爲繼室。

天見可憐，馮金書不計較她的過往，待她很好。崔三娘產下韓雷的孽種（馮承珠）後，又替馮金書育下一子，傳宗接代，如今這兒子承宗也已長大，崔三娘生了兩女一子，他們的父親却沒一個相同，幸好這三個孩子頗能體諒母親，不但不怪她，而且相處極爲融洽！

黎明與夏玉蓮巧逢之後，先是互相猜忌，最後知道對方的遭遇其實與自己一樣，是被韓雷那伙強盜害得家破人亡的，便改變態度，合力殺死韓雷，最後並互生情愫（詳見本故事之「天譴」），終於決定在下月廿五共諧連理。

秦守仁與李信是黎明生死與共的兄弟，黎明不願在自己成親之後，冷落了他們，便叫他倆也在小院住下。

× × ×

雖然明天才是新春，但鞭炮聲已不絕於耳，遠處還傳來鏗鏘鏗鏘的鑼鼓聲，大概是在排演社戲，準備在新春開鑼。

今日天色晴朗，不再下雪，但街道上仍見積雪，猩紅的鞭炮紙屑，洒落在雪上，造成一種奇異的節日氣氛，來往的人，臉上都掛着笑容。

黎明三人返回家裏時，都躺在床上，李信道：「他奶奶的，三個大男人辦這種事，實在不對勁！」

秦守仁道：「想不到逛街買這種零碎的東西，比打架更辛苦，其實早該請崔三娘找人來帮忙！」

黎明道：「俺也投降了，今晚去的時候，俺會向她提出來，她家人多，相信沒什麼問題！」

三個歇了一陣，下床盥洗梳頭，換了光鮮的棉長袍，再戴上毡帽，都顯得英挺俊朗。三條漢子帶着禮物向馮家走去。

馮家佔地很廣，裏面的房舍櫛次鱗比，婢僕如雲，門口早已佈置一新，方丈之內，掃得乾乾淨淨。門公看見他們三個爺長爺短地叫個不停，連忙引路。

剛走進庭院，便聽見裏面傳來了一陣鞭炮聲，李信笑道：「這是在歡迎咱們的麽？」

那門公道：「大概是在祭天神吧！」他把他們三個引到小客廳，吩咐丫頭入內禀告，便退出去。

一回，一個丫頭走來，道：「少爺請三位去內堂客廳吃茶！」

黎明道：「請帶路！」

他們經過幾座小院，無數房舍，才來至內宅的小客廳，剛坐下，馮承宗便過來了。「黎大哥，秦大哥，李大哥，你們來得正好，小弟正要派人去請你們呢！」

李信道：「有飯吃，有酒喝，我李信絕不會遲到！」

馮承宗飽讀詩書，人有點呆，但受其父影响，頗有氣量，聞言笑道：「李大哥既然看得起咱們馮家，以後請多點過來喝酒！可惜小弟酒量甚淺！」

李信道：「那我唯有拉你大姐夫過來陪我喝了！」

秦守仁道：「馮兄弟，你大姐怎還未出來，難道她害羞不敢見咱們？」

馮承宗含笑道：「家姐大概在換衣服吧，一會就來！」

黎明道：「俺先警告你們，等下玉蓮出來時，你們可別胡亂取笑她！」

李信道：「哎，還未成親，就老是護着老婆，將來俺跟老秦，只怕連站都沒處站了！」

黎明假意怒道：「那你們便給我搬開住吧！」

話音剛落，只聽裏面傳來一個悅耳的聲音：「黎大哥，你爲什麼趕秦大哥他們搬走？」只見內堂走出一個俏姑娘來，臉蛋兒俊俏不提，那長挑的身桿兒，在鵝黃色綢面的棉襖兒包裹下，仍然顯露出纖細的腰來，這正叫人打從心底裏羨慕出來！

這便是夏玉蓮，乃是她慣常的冬裝，上黃下綠，再搭上一條長長的白圍巾，就像是一株盛放的水仙花！

李信道：「老大，眞難怪你要趕咱們離開，有這樣的老婆還要朋友幹什麼！」

夏玉蓮雖然自小跟義父習武，也跑過江湖，但是姑娘家到底臉皮兒薄，聞言立即燒紅了臉蛋，嗔道：「李大哥，若不是知道你的德性，你再胡說，我便要生氣的啦！」

「冤枉！剛才你也聽見的，你那黎大哥要趕咱們搬出去！」李信道：「這時候搬出去有什麼好處？要招惹閒言的！」

夏玉蓮問道：「招惹什麼閒言？」

「人家一定會說這是你迫老大幹的！你說這多冤枉！」李信瞟了黎明一眼，臉有得色。

黎明被他氣得七竅生烟，却又拉不下臉。夏玉蓮十分聰明，知道自己假如越緊

張，他便會越說越起勁，是故淡淡地道：「小妹又不是那種小氣的人，人家愛怎樣說，便隨便他們說吧！」

「你眞的不怕？那麼咱們都搬走好啦，省得碍着你倆！」李信抬起雙手，豎起一對拇指。

夏玉蓮道：「如果李大哥不顧兄弟情面的，愛什麼時候搬，咱們便提早一天擺酒爲你餞行！」

李信跳了起來，道：「夏姑娘，啊不，未來的大嫂，俺服了你啦！」

夏玉蓮道：「那你就給我閉上嘴！」

「閉上嘴……那我這張嘴還有什麼用途？」

「吃飯、喝酒！」

馮承宗忍不住失聲笑了出來，但他一笑立即用手捂住嘴巴。

黎明道：「小李，等下你一定要多吃多喝才不會辜負了你那張嘴巴！」

夏玉蓮道：「時候差不多啦，請到飯廳去吧！」

衆人隨她穿過一條暗廊，來至飯廳，只見裏面擺着一張八仙桌，杯碟碗筷都已排得整整齊齊的，兩邊的角几，一隻插着臘梅，一隻則插了一大瓶菊花，長几上點着兩對紅蠟，火光映在酸枝屏風上，泛着紅光，飯廳裏還放着兩爐炭火，暖洋洋的，令人一坐下來，便不想離開！

李信讚道：「有錢人家眞好！你看，這排場有幾個人見過？」

馮承宗道：「沒錢人家也不見得不好，像李大哥你，不是挺逍遙快活的嗎？」

「你難道不快活？」

馮承宗嘆了一口氣，道：「凡做一件事，都要想到『家』，一切都要爲『家』，爲自己的身份着想，連說話也得小心，生怕別人背地裏冷笑，這還有什麼快活可言？」

李信雙眼一眨，道：「你可以不管他們，只做你高興做的事……」

夏玉蓮道：「大家庭裏面的事情，外人不一定知道！小妹若不是在這裏住了一年，也難以理解！」

秦守仁道：「也許這便叫做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吧！不過有錢人家無論如何總比窮人家好得多，起碼他們不必爲暖飽而担憂！」

一會，崔三娘、馮承珠（她不肯恢復姓韓），還有一個白髮老頭，原來是馮承宗的堂叔公都來了。

大家寒暄了一陣便入席了，八個人剛好把桌子坐滿，丫頭們捧上酒，有高粱，還有燙熱了的紹慶，桌子中間放着一隻圓盤，裏面注滿了燙熱的開水，秦守仁與李信甚感奇怪，不知這是什麼東西，直至丫頭把一大盤鷄肉放在圓盤上，才知道這是冬天怕菜易冷，用作保暖的，算是開了眼界。

那老頭舉杯邀飲，衆人又推讓了一下才吃喝起來，崔三娘十分疼愛這個未來女婿，愛屋及烏，不斷勸他們三個吃菜。

那老頭話多，又愛喝，只吃了一半，便已酩酊大醉，由丫頭攙扶了進去，少了他，席上的氣氛登時輕鬆了不少。

崔三娘問道：「明兒，你成親後有什麼打算？不會帶着玉蓮四處撒野去吧。」

黎明紅着臉道：「小侄仇家不少，怎敢帶她到處跑！」

「那你總也不會老是坐在家裏吧，也該找點事做做？」崔三娘道：「你有興趣做買賣嗎？」

馮承宗搶着道：「娘，最多叫大姐夫來帮我，我最不愛做什麼買賣！」

崔三娘瞪了他一眼，道：「怎能够這樣，明兒若到我家，只怕別人要笑他入贅，再說他日後若飛黃騰達了，人家也會說他是靠老婆抖起來的。」

馮承宗不敢做聲，黎明道：「小侄還沒有打算，待成親後再慢慢計劃吧！」

「從長計議，精打細算也好，玉蓮也帮得了你，我理該不用担心。」

馮承宗道：「小弟讚成黎大哥做買賣，他那麼精明，眼光又準，做買賣一定勝過我很多！」

夏玉蓮道：「他是個光棍，那來的本錢？」

黎明道：「本錢我倒有，不過我對做買賣却沒有多大的興趣。」

崔三娘道：「慢慢再計劃，你們多吃一點吧。」

黎明道：「大娘，俺想向您討個人情，請您找幾個精明妥當的人，帮小侄籌辦婚事……小侄實在什麼也不懂丫！」

崔三娘又道：「你從未成過親，家裏又沒別人，自然不懂，過了年我找兩個人到你那邊去！」

黎明謝了，這席飯吃了很久才散席，黎明三人又坐了一會才告辭。

馮承宗道：「黎大哥，你們留下來玩吧，天亮才回去。」

李信問道：「玩什麼？」

馮承宗五指合攏，忽然張開一撒，李信恍然地道：「原來是玩骰子，老大，玩不玩？」

黎明轉頭看了崔三娘一眼，崔三娘道：「今天是大年夜，大家都開心一下吧，可不能賭得太兇。」

× × ×

黎明等人只玩到兩點便告辭回去了，沿途都有人在燃玩鞭炮和烟花，李信贏了錢，買了一大包鞭炮，秦守仁則忙着貼春聯，插花，擺放糖菓瓜子，迎接新春。

三人睡了一陣便被街上不絕於耳的鞭炮聲和鑼鼓聲吵醒，李信胡亂擦了個臉，便拿着鞭炮出去。他在門口燒了幾串鞭炮，便見到石頭他們也在玩鞭炮，却不斷把鞭炮抛向人羣，他大聲叫道：「石頭，你給我過來。」

石頭帶着孩子衝了過來，打揖道：「李三哥，恭喜發財，身體健康，今年娶老婆，明年做爸爸！」

「他媽的，你胡謅什麼？」

「吓？李三哥，咱們祝賀你，你還罵人？好，俺祝你今年討老婆，明年死老婆，逢賭必輸，身體衰弱。」

「去你的！俺告訴你們，不要把鞭炮抛到人羣中去，會弄傷人家的眼睛！」

「嘿，又不會弄到你，你怕什麼？」

「好小子，你跟我玩！」李信瞪着石頭，石頭有點害怕，李信說道：「不敢了是不是？你這個小子就是頑皮，進來吃糖吧。」

那些孩子都走進屋去，石頭則走在最後面，嘟嚷嚷地道：「他們都還是光棍，又沒紅包，你們急什麼。」

李信在他屁股上打了一下，罵道：「小子，你年紀輕輕的，便這般注重金錢，長大了還得了，俺不給你紅包，你便不進來嗎？」

石頭道：「李三哥，你有錢自然不知道窮人的苦處！哼，這世上還有什麼比錢更好的？」

「多得很！」說着又來至廳上，李信招呼他們吃東西，「隨便吃……咦，怎地不見老秦？」

黎明道：「他在灶房裏燒水！」

石頭無心吃糖，拉着李信問道：「李三哥，你快快告訴我，還有什麼比錢更好的！」

「父母、兄弟、朋友、快樂、健康，這些都比金錢好得多！」

石頭「噓」了一聲，李信道：「你很想得到錢？」

「是的，我家窮，我娘身體又不好，老是犯病，一病了又要錢找大夫買藥！」

李信再問道：「你爹是幹什麼營生的呢！」

「挑泥挑磚的！」石頭的興緻這刹那間全部消失了。

李信在他肩上一拍，道：「挑泥也是工作呀！喂，你以後要幹什麼活？」

石頭沒好氣地道：「俺這種材料還能幹得什麼活，最多不過是接過老頭子的扁担！」

「喂，今日是新春初一，你怎地沒一絲笑容，你平日做些什麼？」

「帮娘做點家務，有時學寫字。」

「有空過來吧！」

石頭的眼睛一亮，連忙問道：「幹什麼？」

「俺敎你武術，你有沒有興趣？」

石頭大喜，叫道：「有興趣。」

「不過你要答應我幾件事，第一，學武還要習文，每日順便把紙筆帶來，第二，學了武之後，不許你欺侮小朋友，否則我便不做你的師父啦！」

石頭乖巧地道：「師父說啥，俺石頭都聽你的！」

秦守仁提着水壺走過來，笑道：「今年咱們眞是喜事重重呀，石頭，你今年幾歲？」

「今日虛齡十四！」

「十四歲也不小了，以後可要乖，你明日來拜師時，俺給你紅包，以後你可不能叫咱們大哥了，要叫叔叔！」

石頭道：「俺省得啦！」其他街童也紛紛表示要學武，叫石頭替他們求情。

李信見他們人多，大覺頭痛，連忙道「你們年紀太小，過兩年再來吧，好啦，你們都去玩吧。」

黎明捧了一大盤餃子出來，道：「小鬼，你們吃了沒有。」

石頭道：「咱們早吃了！」孩子們一哄而散。

黎明三人吃過餃子便到馮家拜年，在馮家吃午飯，見馮家大廳的花窗上都貼上雙喜的剪紙，新春氣氛特別濃烈，大戶人家規矩特別多，大年初一，每一句話都要帶着吉利，黎明他們三個野漢子，都頗不習慣，坐了一陣便告辭了。

第二天，石頭果然來拜師，李信只要他斟一杯茶給他，叩三個响頭便行，第二天的課程十分簡單，李信只敎他紮馬。

石頭紮了半天，雙脚及腰板又酸又痛，李信生怕他年紀小吃不消，便叫他早點回去休息。

第三天，石頭又一早來了，李信仍敎他紮馬，石頭生氣了。「師父，你老是敎俺紮馬，有個屁用！」

「什麼沒用？這是一門最基本的功夫，這功夫如果不紮實，其他的也就不用學啦，你可不要看輕這個，以前俺學武時，足足紮了三個月的馬，師父才肯敎我第一招，你如果想出人頭地，這個苦是一定要吃的。」

初八，馮家派了兩個婦人過來帮黎明準備婚事，黎明輕鬆了很多，秦守仁則趁空閑的時候看書，他們上次在殺許雙槍時，賺了一大筆錢，足够他們花用幾年，所以日子過得無憂無慮，對黎明來說，只是在等候大喜的日子！

李信有點閑不住，不過在黎明成親之前，他可不敢離開。眨眼便是正月十五，馮家又派馮虎來了。「黎爺，主母請你們今晚去吃頓飯，省得你們再煮。」

李信道：「反正現在有兩個娘兒們帮咱們料理家務，煮飯已不成問題！」

馮虎道：「但主母說今天是元宵佳節，請三位大爺一定要去……請賞光。」

黎明道：「好吧，你先回去，咱們隨後就到。」

衆裏尋她千百度

元宵是新春後的第一個節日，街上節日的氣氛不亞初一，鞭炮聲此起彼落，笑語盈盈，鑼鼓聲傳到馮家的深宅裏去。

吃過晚飯，崔三娘道：「明兒，今晚兒城裏熱鬧得很，有看戲的，有燈謎，有舞獅的，你們可別錯過！」

馮承宗道：「就是城外的人，也是早就吃了晚飯，趕進城來，逛到天亮。」

夏玉蓮道：「而且今晚姑娘上街是最多的，父母都不會阻攔。」

李信道：「未來大嫂一定也想去。」

夏玉蓮瞪了他一眼，道：「這還用說，去年我已經去過了。」

馮承宗道：「小弟也要去。」

崔三娘道：「你們都去玩玩吧！」

夏玉蓮道：「娘，你也去吧！」

崔三娘道：「娘年紀大了，早沒興趣！你帶你妹妹去！」

馮承珠自從得悉自己的身世後，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沉默寡言，經常一個人坐着發怔，崔三娘很担心，因此極希望黎明等人能帶她出外散散心。黎明是個聰明人，聽見未來丈母娘的話，那有不明白的道理，立即道：「好吧，大家一齊去看戲，承珠妹你跟咱們一塊兒去。」

馮承珠道：「謝謝你的好意，但我不想去！」

夏玉蓮道：「二妹，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那怎麼行？你要陪黎明大哥！」

夏玉蓮握住她的手，道：「所以請你一塊兒去！」

馮承珠猶疑一下，終於含笑答應。黎明三兄弟，加上夏玉蓮三姐弟，一共六個人，聯袂上街遊玩。

李信道：「咱們先去那裏看熱鬧？」

夏玉蓮道：「我想去看戲。」

黎明道：「戲台在那裏？」

李信道：「俺知道！都跟我來吧！」

街上時有舞獅子的，舞魚龍的隊伍經過，鑼鼓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孩童提着各式各樣的燈籠在街上走過，城裏一片光亮，如在白日。街上看熱鬧的人極多，好不容易六個人擠到城隍廟外，那裏搭着一個戲台，排着幾十條板櫈，前頭坐着，後面的站着，一眼望去都是黑壓壓的頭。

台上演的是西廂記，正開始了不久，演至張生西廂驚艷，遇到鶯鶯，戲台下的吵雜聲，比戲台上的歌聲，道白和鑼鼓聲還响。叫賣花生瓜子的，孩子找爹喚娘，小兒哭啼的，大人找兒子的，小伙子的鬧笑聲，調笑婦女的，打情罵俏的；後面的叫前面的坐下的，組成一闋交响樂，只怕連廟內的菩薩也沒法安寧。

馮承珠只看了一回，便雙眉緊皺，說要回去，夏玉蓮不許，道：「二妹，你看那鶯鶯唱得多好聽，再看一會兒吧！」

人叢中的男人抽水烟的、抽旱烟的、抽烟捲兒的，各適其適，燈光下，但見白烟嬝嬝，辛辣之味，嗆得人喘不過氣來，馮承珠實在忍受不住，道：「大姊，小妹去看花燈，等下來找你！」

黎明道：「二小姐你愛看花燈？」

馮承珠道：「看看花燈，猜猜燈謎，比在這裏活受罪好多了！」

夏玉蓮道：「大哥，請你陪二妹去吧，人多哩，我怕她受不了！」

馮承珠忙說不必，黎明與夏玉蓮堅持要，馮承珠只得任由他倆。黎明在濟南與馮承珠也有幾面之緣，當日她是嫁過給韓雷的私生子周長城做媳婦兒的，後來崔三娘認出化名韓雷的強盜頭子金銀城，便要悔婚，不料馮承珠已被周長城姦汚，其後馮承珠親手殺死了周長城，金銀城勃然大怒，要殺死馮承珠爲私生子報仇，但湊巧又誤死在馮承珠的槍下！

這件事給馮承珠極大的打擊，幾番要自殺，幸而都受崔三娘及夏玉蓮勸住，不過自此之後，她便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經常獨自一個呆坐半天，不過馮承珠對黎明總算比較多接觸，黎明問她，她也比較肯答話。

當下黎明和馮承珠擠出人叢，向長街的另一端走去，街上看熱鬧的人很多，如過江之鯽，磨肩擦背，有過來的，也有過去的。

黎明問了燈市的方向，便與馮承珠聯袂走去，在路上，他故意逗她說話：「二姑娘，我聽玉蓮說，你很喜歡看書的，是不是？」

馮承珠道：「小妹自幼便喜歡……不過近來却無心……不是無心，而是無法集中精神看書！」

黎明道：「爲什麼？」

「我……我也不知道！」馮承珠半晌又道：「黎大哥，我覺得上天對我實在太過不公平了……看書作甚？不如……」

「不如怎樣？」

馮承珠搖搖頭。黎明道：「你好傻，以前的事你還想來幹什麼？就當作發了一塲噩夢吧！」

「這噩夢能忘得掉麽？」

黎明忍不住抓起她的一隻手來，用力地一握，柔聲道：「二妹，說老實話，咱們都很希望你能够快樂地生活着！」

「我……我還有快樂？」

「怎會沒有？咱們沒一人會看不起妳，相反，我跟玉蓮都很疼妳，希望你放開心事，趁這新春，重新振作！」黎明語氣十分誠懇，「你能答應我麽？」

馮承珠嬌軀微微抖動，嗚咽地道：「黎大哥，我知道你和蓮姐都很愛護我！我也希望能够重新振作……」

黎明截口道：「你一定做得到！來，咱們去燈市看看有什麼好玩的！」

兩人走了一段路，馮承珠這才發覺自己的手仍被黎明握着，只覺黎明的掌心似有一股暖流，由手掌傳到自己的心房，暖乎乎的，使她突然升起一個希望，要黎明能永遠握着自己的手便好了。

可惜黎明却輕輕放開手，道：「二姑娘，前面是燈市了！」

馮承珠忽然紅着臉道：「黎大哥，你……你以後莫叫我二姑娘，你都快做我的姐夫啦，就叫我二妹吧！」

黎明自然不反對。到了燈市，但見那裏亮如白晝，竹架上掛着無數的花燈，有紙糊的，也有木架配琉璃片的，有新式的楊桃燈、白兔燈，也有老式的宮燈，有不動的，也有走馬燈。

竹架前的每一盞燈都有人圍觀，有人搖頭擺腦，有人皺眉低頭，有人抓腮踩足，有的高聲呼叫，有的交頭接耳，他們都在猜燈謎。

馮承珠見燈前都圍着人，有退縮的意思，黎明道：「二妹，你在這裏等等，我過去替你看謎面！」他擠到前面去，那些人吃他輕輕一推都分了開去。

一個臉色青白，身裁瘦削的青年道：「此位兄長，爲何如此失禮！豈不見四周都有人乎！」

黎明忙道：「對不起，俺看不到燈上面的字！」

那青年道：「有一道燈謎，咱們都猜不出來，不知你敢不敢試試！」

「請說來聽聽！」

「你聽着，謎面是：二人，捲簾格，射一句成語！」

黎明問道：「猜到了有什麼彩頭？」

竹架後一個胖漢道：「咱們文香齋的送出一塊徽硯作彩！」

黎明謝了一聲，擠了出來，把謎面及彩頭告訴馮承珠，馮承珠喃喃說道：「謎面只有兩個字，而且又是捲簾格，可不好猜……」

「你一定猜得出來！」黎明問道：「二妹，什麼叫做捲簾格？」

「猜出了謎面的意思，由下倒讀上去，才是眞正的謎底，就像是捲簾子一樣，由下面一直捲上去！」

黎明抓抓頭，道：「想不到這玩意兒，還有這許多學問！」

馮承珠道：「小妹到屋簷下去想想，大哥你去看熱鬧吧！」

黎明帶她到對面那座院子的簷下站定，此處人比較少，也比較清靜。黎明道：「俺陪你！」

馮承珠向他投過一瞥感激的目光，隨即低首思索。但只過了一下，她便叫了起來：「大哥，我猜到了！」

黎明喜道：「謎底是什麽？」

「天作之合！」馮承珠道：「二人兩個字合之作天，捲簾格便是天作之合了！」

黎明也替她高興，道：「一定沒錯，你等一等，俺去拿彩頭，順便替你再拿一首回來猜！」

馮承珠年多來，從未試過如此高興，有點忘形地嬌聲道：「大哥，你快回來，不要讓我久候！」

黎明應了一聲，便跑了進去，身影很快便淹沒在人叢中。過了一陣，黎明左手抓着一具硯台，鑽出人羣，向這邊跑來，却不見馮承珠，他吃了一驚，叫道：「二妹，二妹！」

長街人聲吵雜，却聽不到馮承珠應他的聲音，黎明以爲她去找自己，便又鑽入燈市裏，但四處呼喊都沒她的回聲，心中又想道：「也許她去戲棚找她姐姐！」於是便向戲台的方向走去。

戲台上高潮漸起，戲台上吵雜的聲音較低，但圍觀的人却更多。黎明道：「老鄉，有急事，請讓一讓！」他邊叫邊擠，好不容易，才找到夏玉蓮和李信他們。

秦守仁道：「怎地這般快便回來？」

夏玉蓮不見馮承珠，問道：「大哥，你送二妹回家了麽？」

黎明心頭一跳，道：「二妹她沒回來嗎？」

李信道：「她不是跟你一齊去看燈市嗎？」

黎明着了慌，連忙把情況說了一遍。

李信笑道：「不用急，她一定是自己回家去了！」

黎明道：「但願是……但她若要回家，也該向我說一聲呀！」

夏玉蓮坐不下去，站了起來，道：「我看有點蹊蹺，她若要回家照理一定會告訴大哥，而且她當時顯得很高興，起碼也會在收了彩頭後才回家。」

李信道：「你別嚇大嚇小的，也許她臨時有了什麽事，要回家！」

夏玉蓮道：「我回去看看！」

黎明道：「這個你先帶回去，俺再去燈市找一找！」

秦守仁看了李信一眼，李信道：「老大，萬一再找不到她，你來通知一下！」

黎明應了一聲，跟夏玉蓮鑽出人羣，夏玉蓮快步回家，黎明則向燈市走去，邊叫道：「玉蓮，不管二妹有沒有回家，你等下來燈市找俺！」

到了那座小院的屋簷下，黎明不斷呼着馮承珠的名字，路人圍觀，黎明問一個老伯，那老頭道：「馮承珠長得什麽樣子的，俺根本不知道！」

「那麽你們剛才有沒有見到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站在這裏？」

一個少年應道：「有呀，俺看見，當時你不是跟她在一起嗎？」

黎明忙再問：「後來呢？」

「後來俺便去燈市看熱鬧了。」

黎明再問，都說不知道，那老頭道：「你急什麽，也許她回家去了，你回去找過沒有？」

「她若要回家，一定會告訴我的！」

老頭笑了起來，道：「小伙子，你還未成親吧？姑娘家有時候很不方便的……一旁人都哄笑起來。

黎明不敢跟他們計較，便道：「請讓開！」他鑽出人羣到燈市裏去，只見那些「秀才」們仍站在花燈前搖頭擺腦，却不見伊人芳踪。

黎明心頭越來越緊，但街上人山人海，一個人又如何找？只得向馮家走去，還未到馮家門口，便見夏玉蓮跑了出來，黎明忙問：「怎樣？她回家了沒有？」

「沒有！」夏玉蓮道：「我問過門公了，他們都說不見她回去，我不敢告訴娘，只帶了兩個家丁來找她！」

黎明道：「俺去叫李信跟你弟弟，你們先找吧！」

夏玉蓮道：「咱們由這邊找過去！你們由戲台那邊找過來！」

黎明應了一聲，如飛地跑去了，他十萬火急地擠到戲台前，抓住李信的手，焦急地道：「他媽的，還看什麽鬼戲，快去找人！」

馮承宗道：「黎大哥，情況到底如何，請你說清楚！」

「你二姐不見了，快去找一找！」

秦守仁也急了，道：「邊找邊說！」

四人又拚命擠出去，惹來一陣怨言，馮承宗連聲道歉，說有事要辦，那些人都認得他是馮家少爺，心中雖然仍有氣，却不敢多說，乖乖把路讓開。

四人分開，向燈市方向慢慢找去，邊找邊叫，惹得遊人紛紛轉頭而望，見他破壞氣氛，心頭不悅，臉色都甚不好看，黎明他們那理得這許多，仍然高呼如儀！

過了兩頓飯工夫，他們便與馮家的那兩個長工碰上了，馮承宗問道：「找到二小姐了沒有？」

那兩個長工搖搖頭，黎明問道：「那大小姐呢？她先回家了嗎？」

一個長工道：「咱們不知道，大小姐敎咱們分開來找二小姐的，也許她還在後面！」

黎明心中隱覺不妙，道：「快回頭找去！」於是衆人仍繼續向燈市的方向找去，但不但不見馮承珠，連夏玉蓮也不見踪影。

黎明心頭一沉，却不敢再說什麽，只道：「宗弟，你跟家丁先回家吧，也許你大姐找到二姐，帶她先回家去了！」

馮承宗點點頭，道：「小弟先回去，等下再派他們來找你！啊，黎大哥，等下你們三個都來消夜吧！」

黎明心急如焚，彷似熱鍋上的螞蟻，道：「等下再說，快去吧！」他又拉着秦守仁和李信，沿街找去。

李信道：「他媽的，也許是那個不長進的毛賊，把二姑娘擄走，意欲勒索！」

秦守仁道：「現在還不能作準，也許她已回家，另者也有可能他突然遇到什麽熟人……」

黎明忽然「啊」地一聲叫了起來，秦守仁問道：「什麽事？」

「老秦，我心中有個不好的預感……也許二姑娘她們碰上了金銀城的手下！」

李信問道：「你說她們，還有誰？」

「玉蓮！」

秦守仁心頭一沉，却道：「你急什麽？也許她們已回家，別胡亂忖測！」

黎明却像被火燒着脚板般地跳着，同時大聲呼叫夏玉蓮與馮承珠的名字！

過了一陣，只見馮家那兩個長工氣喘吁吁地跑過來，李信大聲道：「她們都回家了吧？」

「沒有！少爺正要派人來找！」

黎明跺足道：「他奶奶的，一定是金銀城昔日那干手下幹的！」

秦守仁道：「別急，也許他們還未去遠，待會兒馮家的人來了，分開堵截，可能還來得及！」

黎明道：「這是最後的希望了！」

李信道：「俺回家拿傢伙！」他快步奔出去。

黎明輕聲說道：「老秦，假如玉蓮她倆姐妹眞的落在金銀城弟兄的手下，咱們可要小心，那些些人都是殺人不眨眼的狗賊！」

秦守仁點點頭，道：「咱們先回馮家領人！」

四人回到馮家，只見馮承宗帶了二十多個漢子，提着燈出來，黎明忙道：「宗弟，請你留在家裏，門戶小心一點，還有，你們最好帶着棍棒去！」有人應了一聲，入內搬傢伙！

馮承宗吃了一驚，問道：「黎大哥，找人也要動傢伙的麽？」

黎明不欲多言，恐怕嚇壞了他，只淡淡地道：「預防萬一！」

馮承宗期期艾艾地道：「家裏還有幾杆槍，不知用不用得着？」

秦守仁大喜，道：「最好帶上，反正有備無患！」

忙亂了一陣，二十多個人才浩浩蕩蕩開上街頭，秦守仁把人分成三組，他自己先帶第一組去了，留下兩組給黎明。

黎明把人帶到燈市，撥一組給李信，李信把一柄盒子炮插在他腰上，黎明在此刻仍不忘提醒他：「非萬不得已，不要開槍，街上人多！」

李信頷首，把人帶往戲台那邊。此際戲已演畢，正遇着觀衆散場，人馬雜沓。那些人見到馮家的長工殺氣騰騰的，都暗暗吃驚。李信大聲叫道：「老鄉，馮家的兩位小姐剛才在街上忽然不見了。咱們正要去找尋，你們若無事的，請早點回家去吧！」

一個長工叫道：「若肯帮助咱們尋找的，馮家不會忘記你們的恩情！」

這話一叫，肯留下來帮忙的人可不少了，一來這世上勢利的人，本就不少，二來馮家雖是大富之家，但也是積善之家，聲譽不錯，也有的是眞的懷着感恩圖報的心情留下來的。李信一看，忙道：「婦孺老弱的都請回家休息吧。若有發現形跡可疑的陌生人，請到馮家報個信兒，咱們有賞！」

去燕存菁後，還有七八十個精壯的漢子，李信敎他們三人一組，在各條里弄小巷巡視，他自己仍帶着馮家的家丁在大街上搜索。

刹那間，街上傳來大人們呼喚孩子的聲音，一邊把孩子叫回家，一邊接過花燈照路。街上看熱鬧的人，霎時間跑個精光。燈市的花燈都讓人借用去了，文香齋的夥計們叫苦不迭，黎明忙道：「不打緊，若有不還的，或是弄壞的，明天來找俺算帳！」

長街的吵雜之聲，聽不見了，只剩下三三兩兩的狗吠聲和咳嗽聲，自願加入搜索行列的人越來越多，只一陣，全城的各條街道里弄，都有搜索的人羣，可是黎明不斷地探問，得到的答覆都是不見！

折騰了半夜，人都疲乏了，還是毫無消息，黎明估計再找不到了，便吩咐馮家家丁去通知他們都散了回家，又勸他們隨時留意馮家姐妹及陌生人的出入！

秦守仁與李信都走過來，黎明道：「你們先回家去吧，俺去馮家看看！」

秦守仁點點頭。「替咱們安慰一下大娘！」

黎明帶着長工返回馮家，一進門，門公便道：「黎爺，少爺跟主母在裏面客廳等你！」

黎明唔了一聲，大步流星向內走去。只是內宅客廳，點着燈，太師椅上坐着崔三娘，馮承宗負手踱步，兩個丫頭在旁伺候。

馮承宗一見黎明進來，轉頭問道：「黎大哥……」黎明不答，他也知道結果。

崔三娘顫聲道：「你也辛苦了半夜，先坐下喝杯茶吧！」

「大娘，你請放心……」黎明話未說畢，却見兩個人匆匆忙忙跑了進來，他轉身望去，來的是李信，另一個則是石頭的爹！

第一條綫索

黎明微微一怔，問道：「小李，有消息？」

李信對石頭他爹石柱子道：「柱子哥，你告訴咱們大哥吧！」

石柱子先向崔三娘行了一禮，然後說道：「是這樣的，剛才俺回家，聽石頭說，他看見二小姐……就在那屋簷之下，俺問他還看到什麽，他說只見那門兒忽然開了……」

黎明心頭一跳，道：「後來呢？」

「後來他跑去看戲……他是經過時無意中看見的！」石柱子說起來話有點結巴，「俺便去找李兄弟，他說你在這兒，咱們便來了！」

崔三娘說道：「謝謝你，宗兒給點錢他！」

石柱子忙道：「俺不要，李兄弟是俺兒子的師父，他跟黎爺又是兄弟，黎爺又是大小姐的未婚夫……這是應該的，這個錢俺不能要！」

崔三娘道：「好，那咱們就謝了！這個情馮家記住了。」

黎明却問道：「那棟屋子是屬於誰的家？」

石柱子道：「俺也問過了，是莫寡婦

的家！」

馮承宗哦了一聲，黎明問道：「莫寡婦是什麽人？」

馮承宗道：「莫寡婦的丈夫，本來是在城裏開醬園的，家道不錯，家裏還有三個兒子，都在醬園裏帮他爹，但後來他家四父子跟兩個夥計都中了瘟疫死了，現在只剩下莫寡婦一個人！」

「她多大的歲數？」

「今年怕已經五十多了吧！」

「家裏還有什麽人？」

石柱子接答道：「好像有兩三個女傭，帮她煮飯洗衣服，料理家務的！」

「這老婆子做人怎樣？」

「自從她丈夫跟兒子死了之後，人家都叫她鐵掃把的，她也深居簡出，不與人來往！」

「她丈夫死了多久？」

石柱子答道：「少說也十來年了，不過却不愁暖飽的！」

黎明道：「大娘，俺跟他倆過去看一看！」

崔三娘忙說道：「要不要多帶幾個人去？」

黎明道：「暫時不必了！」

李信接說道：「老秦已先到那裏埋伏了！」

黎明道：「那咱們快去！」

三人冒着春風，在長街上奔跑，吱吱的鞋聲，在靜夜中，顯得格外响亮！他們很快便跑到莫寡婦那座小院外面。

黑暗中，忽然竄出一條漢子來，却是秦守仁。李信問道：「情況怎樣？」

秦守仁道：「不見有人出入！咱們怎樣進去？開門還是爬進去？」

黎明道：「我跟石柱子在前面拍門，你到後門守着，小李先爬上牆頭伏着！」

秦守仁與李信分別行事，黎明與石柱子來至莫寡婦前門，用力地拍打起來。沉重的打門聲，在深夜裏傳到老遠去，但屋內却沒人應。

黎明忍不住再用力拍動起來。「砰砰砰！」

過了飯頓工夫，屋子裏都沒有反應，黎明道：「石大哥，請你在前面看着，如果有人請你叫一聲！」

石柱子問道：「黎爺你去哪兒？」

「俺爬進去看看，我看裏面可能出了事，要不然睡得再沉也早被吵醒了！」黎明向旁走去。因爲莫寡婦這小院的左首剛好是一條小胡同，他來至旁邊，抬頭望去，問道：「小李，有動靜嗎？」

李信在上面道：「沒有！」

黎明退後一步，倏地衝前，雙脚一頓，身子騰起，雙手在牆頭一扳，下身橫擺，一甩雙脚便架在牆頭上，再一翻便坐了上去。

李信道：「老大，咱們下去吧！」

黎明唔了一聲。「小心！」他首先跳下，落在院子中便抽出盒子炮來，這座莊院，只有兩座屋子，對面大門的是正屋，圍牆對面那裏也有一棟，料是灶房柴房及放雜物的，不論是正屋還是灶房，門都關得死死的！

李信也跳了下來，向黎明打了個手勢，兩人搶向正屋。屋前有三級石級，李信一跳而上，向走廊兩旁看了一下，走至門前，聽了一下，不見有動靜，輕輕把門一推，那兩扇門既然被推開了，裏面黑燈瞎火的！

黎明與李信停了一下，然後跳了進去，入門是座廳堂，廳的兩旁各有一間房，後面也還有房。

黎明略一思索，決定光明正大一點，便叫道：「屋子裏有人嗎？」

李信緊張地戒備着，黎明又叫了一遍，都沒人應聲。他只得問李信：「小李，有洋火沒有？」

李信把槍插在腰帶上，摸出一盒火柴，取出一根劃了火，慢慢舉起，只見廳裏沒一個人，但桌、几、椅等傢俱整齊地排列着。几上有燭台，尚有半截紅蠟，李信走前把其點亮。

「小李，你說有人沒有？」

「難說，若果沒人的，爲啥門不鎖？若果有人的也不可能睡得這般死！」

黎明道：「他奶奶的，不管了，咱們逐間房搜一搜！」他首先推開左首那間房的門，李信忙拿着蠟台走過去，火光下，但見房內一切無恙，帳子却低垂着，看不見床上的情況。

黎明慢慢走前，突然伸出一手，把帳子拉開，床上沒人，被褥却十分凌亂，他一怔，喃喃地道：「人呢，去了那裏？」

李信道：「可能在裏面，咱們進去找一找！」

兩人又往內找去，終於在莫寡婦的房裏找到三個女人，那三個女人都被人五花大綁，嘴裏塞着手絹！

黎明向房裏看了一下，肯定沒人埋伏，然後把那三個女人嘴裏的手絹拉了出來。問道：「誰是莫寡婦？」

那三個女人年紀都差不多，互相看了一下，其中一個比較白的道：「俺就是，你們是誰？」

李信沉聲問道：「你們爲啥會被人縛着？」

莫寡婦道：「今天晚上吃過晚飯後，忽然來了四個強盜，把咱們綁住……」

「那四個強盜呢？」

莫寡婦道：「咱們被困在這裏，怎知道？」

李信語塞，黎明問道：「那四個強盜把你們關在這裏，就不再出現？他們做了些什麽，你們知道嗎？」

莫寡婦道：「咱們怎會知道？請你們先替咱們解開繩子吧！」

黎明示意李信替她們解繩，自己却走了出去，他把大門打開，見石柱子瑟縮在寒風中，忙道：「石大哥，麻煩你啦，你先回家休息吧！」

「情況怎樣？裏面有人嗎？」

「莫寡婦她們都讓人縛住，有話天亮後再說吧！」黎明向他揮揮手，道：「請石大哥順便通知老秦，叫他進來！」

石柱子應聲而去，黎明返回莫寡婦的睡房，只見她們三個都已恢復自由，黎明正想問她們，不料莫寡婦却道：「你們兩個是誰？是局子裏來的？」

「不是，不過咱們並無惡意！」

「等咱們喝杯茶再說吧，年輕人都沒規矩！」

黎明暗暗一怔，想道：「這女人看來見過世面！」當下忙道：「說得有理，你們先喝杯熱水吧！」

莫寡婦教一個女傭去拿熱水，她喝了熱水，坐上床，說道：「你們有什麼事要問？」

黎明道：「自那幾個强盜把你們綁住之後，你們可曾聽到過什麼聲音？」

莫寡婦沉吟了一下，道：「有點奇怪……咱們只見四個男的强盜，但過了一陣，却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聲音好像是在院子裏！」

黎明心頭一跳，忙再問：「那女人說些什麼？」

「這個咱就聽不到了！」

一個女傭道：「女人的聲音一共出現過兩次！」

黎明心頭砰砰亂跳，與李信交換了一個眼色，李信問：「後來又有沒有聽見什麼聲音？」

莫寡婦道：「好像還聽見後門的關門聲！」

話音剛落，秦守仁已進來，黎明道：「老秦，你去看看後門有沒有門上！」又對莫寡婦道：「接着呢？」

「接着咱們便聽見外面人聲吵雜，有人在不斷地呼叫！」

「呼叫什麼？」

女傭道：「好像在呼叫什麼珠的！」

黎明知道她們是聽見自己在叫馮承珠的聲音。「再後來呢？」

「便是你們進來了！」

李信問道：「那些强盜長得怎樣？」

女傭道：「他們臉上都包着布，咱們怎知道？嗯，身材又都是一般……咱們那時候被嚇得半死，就算他們現在站在面前也認不出來！」

黎明道：「你們先後聽見兩個女子的聲音，這兩次的聲音是不是一樣，換而言之，是一個人發出兩次，還是兩個人各發一次？」

那三個女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一齊搖頭。此刻秦守仁回來，道：「後門沒門上！」

莫寡婦道：「喂，你們三個是强盜的同黨麼？爲什麼亂闖進來！」

李信呸了一聲。「咱們像强盜麼？哼！亂闖進來，若不是咱們亂闖進來，你們還要扮蟹哩！」

黎明道：「咱們懷疑那四個强盜把馮家的二位小姐捉去了，所以進來看看！」

「馮家小姐跟咱有什麼關係？」

「因爲馮二小姐是在你們的門外失踪的！」

莫寡婦道：「好啦，你們都問完了吧？咱們知道的只是這些，你們請吧！」

黎明拉着李信道：「打擾了！」三人自後門走出去了。

秦守仁道：「這樣說來，他們已不知去了那裏，可不好找！」

黎明嘆了一口氣，道：「假如俺沒看錯，根本不用咱們去找他，他們自己會來的！」

李信道：「他們無非是要錢而已，老大你別担心！」

黎明道：「天快亮了，你們先回去吧，我再到馮家走一趟，等下就回去！」他快步返回馮家，把經過告訴崔三娘母子。

馮承宗罵道：「這些狗强盜眞的是無法無天！」

崔三娘心中如被人剮了一刀，但她不是一般的富家奶奶，儘管心中驚怕担憂，仍道：「你們都不用担心，睡吧！一兩天內，一定會有她們的消息！」

馮承宗道：「他們如果是要錢的，就給他們吧，反正錢財乃是身外物！」

黎明心中忖道：「他們既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只怕要的贖金不會太少！」他心中這般想，嘴上却不敢說。

崔三娘道：「明侄，你忙了一夜，先去睡一覺吧，有事待下午再商量！」

黎明道：「大娘也請早點休息，俺回去了！」他出了馮家，抬頭望天，天巳朦朦亮。

回到家裏，黎明和衣躺在床上，雖然疲乏，但心中担憂夏玉蓮的安危，過了好一陣才迷迷糊糊地瞌了一陣。他醒來時，才十點十五分，洗了臉，冲了一壺茶喝了。正在思索，忽覺外面似乎有人在偸看，忍不住叫道：「誰？」

接着門外走進一個人來，却是小鬼石頭！黎明道：「石頭你來作甚？」

「爹叫我過來問黎叔叔，找到馮姑娘了沒有？」

黎明道：「還未找到！石頭，你過來，我有話問你！」

石頭果然坐在他身旁，黎明問道：「昨天晚上你看見莫寡婦的門打開？看不看到人？」

石頭道：「屋簷下黑得很，是有人但俺看不清楚！」

「男的還是女的？」

石頭想了一下才道：「好像是男的……俺看不淸楚，不過不是莫寡婦。」

黎明哦了一聲，問道：「你既然看不清楚，又怎知那人不是莫寡婦？」

「因爲莫寡婦不穿黑衣服的，那人却穿黑色的衣服！」

黎明一怔，忙問：「莫寡婦爲什麼不穿黑色的衣服？」

「黎叔叔，這你就不知道了！因爲莫寡婦她丈夫兒子中瘟疫那天，她剛好穿黑衣，後來她丈夫及兒子都死了，她便發誓不再穿黑衣！」

黎明回想一下，莫寡婦在昨晚是穿紅色的衣服！他再問道：「你眞的沒有看清楚？」

「是的，俺趕着去看戲！」

「可惜！」黎明左拳擂在自己的大腿上！「那莫寡婦你見過幾次？」

「見過兩三次而已，她平日都不出門的，俺也不知道她爲什麼不出門！不過聽人說，她是在懺悔！」

「她懺什麼悔？」

「人家都說是她命硬，尅死丈夫及兒子的！」

黎明忽然想到一件事，便跳了出去。

石頭問道：「叔叔，你去哪？」

「你別問……」黎明本想去找莫寡婦，但突然醒起莫寡婦可能還未下床，便長嘆一聲坐下。

石頭道：「黎叔叔，你教我練武吧，

師父老是叫我紮馬，眞沒意思！」

黎明道：「紮馬是最基本的功夫，這功夫紮不穩，以後練什麼都得不到應有的效果！好吧，你跟來！」

黎明走到院子中，石頭喜孜孜的跟在後面，不料黎明仍然紮着馬，他只得也學他。黎明道：「你看着！」他右拳打出，再反手收拳，接着又把右拳打出，他連打幾遍，呼吸都有規律。

「你學俺這樣做！」

「這有什麼好處？」石頭有點失望。

「熬氣力！」黎明道：「這是入門的第二步！」他指點了石頭幾次，石頭便做得很好，暗中讚賞李信沒有收錯徒弟。

黎明到灶堂煮了一大盤餃子，然後叫醒秦守仁及李信。「老大你怎這麼早？有消息麼？」

「還沒有，不過等下請你們陪我去找莫寡婦！」

秦守仁咬了一隻餃子，問道：「昨晚不是已都問過了？」

「俺有一個想不通的地方，那些强盜爲何要去找莫寡婦？她又怎知道承珠會站在莫寡婦的門外？」

李信放下筷子，皺着眉道：「不錯，是有點奇怪……老大，你說……這是什麼原因？」

「很可能是强盜去莫寡婦家打刦，因意猶未足，所以暫時把莫寡婦家當作個暫時的巢穴，把希望寄託在看熱鬧的人身上，而承珠只是無意中讓他們碰上而已！」

秦守仁道：「這個咱們去問莫寡婦，她也未必知道！」

「我想知道她家有沒有損失，假如她家沒有損失，就說明兩件事，第一，莫寡婦本身有問題，第二，擄人的强盜對承珠及本城的情況十分熟悉，知道她每年必去看燈市，所以選定莫寡婦的家作巢穴！」

秦守仁道：「假如眞的這樣，那麼綁架的人，很可能就是本城或者附近的人氏了！」

李信道：「不一定是附近的人氏，而是住在附近的！嘿，這就好辦得多，因爲只要不是金銀城的手下，後果便不會太嚴重！」

他不提猶可，這一提之下，黎明臉色登時一變，因爲夏玉蓮與馮承珠都長得如花似玉，落在狠虎窩裏，很可能會失身！

秦守仁比較細心及老成持重，見狀忙說道：「依俺看，他們捉人，無非是爲了錢而已！」

黎明拋下筷子，道：「不吃了，快走吧！」

三人出門，石頭仍在那裏紮馬，李信摸着他的頭，道：「好好練，如果你離開時，咱們還未回來，記住把門鎖上！」

石頭回答道：「俺不走，俺等你們回來！」

黎明道：「也好，如果馮家有人來，告訴他們說咱們去找莫寡婦，肚子餓就吃餃子！」

三人出了街，直奔莫寡婦家。這時候，正是吃午飯的時候，行人不多，但他們三人却十分引人注目。李信上前拍門，不一會兒，大門便拉開了。

門縫裏探出一顆頭髮灰白的頭來，正是莫寡婦的女傭，她訝然問道：「你們又來幹什麼？」

黎明道：「你主母在家麼？」

「什麼事？」

李信把門用力一推，道：「你管不着，咱們有話問她！」他首先走了進去，黎明與秦守仁魚貫而入。

那女傭在後面大叫道：「你們怎麼能夠亂闖民居，男女授受不親，你這三個男人……」

李信哈哈一笑。「咱們三個是男人，你們三個是女人，不過咱們不會强姦老太婆！」

廳裏傳來莫寡婦的聲音：「是誰呀！說話這般缺德！」

黎明道：「莫大娘！是咱們！昨天晚上咱們有件事忘記問您！」

那女傭在後面道：「主母，他們是硬闖進來的！」

廳門打開，開門的是另一個女傭，莫寡婦正在吃飯，她放下筷子，嘆了一口氣，道：「這也難怪他們，進來吧！」

女傭拉了椅子進來，黎明道：「不敢太麻煩，您繼續吃飯吧！」

「那麼老身便不客氣了！」莫寡婦扒了幾口飯，道：「聽說你未婚妻失了踪是不是？」

黎明道：「失踪的兩個女子，一個是俺的未婚妻，一個是未來的妻妹！」

「所以老身不怪你們沒規矩，你有什麼話要問？快問吧！」

「俺想問你一件事，請您莫生氣！」

莫寡婦臉色微微一變，道：「是什麼事兒？」

「您昨晚有沒有損失？」

「當然有啦，不過損失很少！」

黎明瞪着她，道：「爲什麼會損失很少？他們對你手下留情？」

莫寡婦冷笑一聲：「你這孩子怎會說出這種話來？嗯，這是什麼意思？」

黎明道：「那四個强盜費了這般大的勁，才進入寶山，他們怎會空手而去？」

莫寡婦眼角一跳，挾了一塊鷄脯放在嘴裏咀嚼，尖着聲問：「你怎知老身這裏是座寶山？」

黎明早有準備，不慌不忙地道：「假如不是寶山您生活怎會如此優悠？家裏沒兩個錢的，還會請兩個女傭麼？如果俺看錯的，昨夜你早就緊張起來了！」

李信道：「你的錢一定很多，所以才會不在乎，讓那些强盜拿走一些！」

「老身老實告訴你！我當家留下來的錢，足够老身吃二三十年，但那些錢也並不太多，老身將錢收在一個隱蔽的地方，沒人會知道的，所以我完全不怕，因爲他們能拿得到的，數目有限得很！」

秦守仁道：「原來如此，不過他們會相信你只有這一些錢麼？難道他們沒迫問你？」

莫寡婦冷冷地說道：「現在輪到老身問你們一句了：你們問這個有甚麼目的和作用？」

黎明道：「咱們自然有作用，因爲要由此證明一件事。」

莫寡婦臉色一變，問道：「要證明什麼事？」

「你把情況先說清楚，咱們自然會告訴你！」

莫寡婦哼了一聲。「他們問了，老身告訴他們把錢放出去生利息，他們便相信了！」

李信道：「就這般簡單？」

「你們可以不信，」莫寡婦瞪了他一眼。「但如果不相信老身的，爲甚麼又來問我？現在你們該說了吧！」

黎明道：「咱們想由此知道，那些强盜目標是你，還是馮家的二位小姐！」

「現在知道了沒有？」

黎明道：「還不太清楚，不過我相信他們的目標是馮家的兩位小姐。」

莫寡婦道：「老身不管你們看清的是什麼，昨夜睡沒幾個鐘頭，老身要午睡了，你們請吧！秋娘，替我送客！」

那個來開門的女傭應了一聲，道：「請你們走吧！」

黎明仍然端坐不動，李信與秦守仁都以他馬首是瞻，是以都仍坐着，莫寡婦臉色一變，大叫道：「你們要幹甚麼？救命呀！」

李信喝道：「你胡叫甚麼？」

黎明站了起來，道：「好吧，咱們再見！」

莫寡婦道：「秋娘，給我把門鎖上，眞是豈有此理！」

秋娘把大門拉開，黎明經過時，忽然停住，問道：「你們被縛住多久才聽見第一聲女人的叫聲？」

秋娘囁嚅道：「有一段時間才……」

「大約有多久？」

「大概有一個多鐘頭了吧！」

「你當時在幹甚麼？」

「吃飽飯，洗了碗，剛回房，他們便來了……」

「那四個强盜是怎樣進去的？」

秋娘搖搖頭，只聽莫寡婦在裏面叫道：「秋娘，關好門了沒有？」

秋娘吃了一驚，忙道：「你們快走吧！」她在黎明後腰上一推，接着「砰」的一聲，把大門關上！

來遲一步

李信望了黎明一眼，道：「現在已可以肯定，那夥人目的是在馮家的兩位小姐身上！」

秦守仁接着說道：「他們縛了人，無論搜錢要多久，但似乎都不必花一個多鐘頭！」

黎明輕聲道：「現在不知道的是他們的擄人的目的，是要對付馮家的，還是要對付咱們！」

「對付咱們？」李信道：「對付咱們爲甚麼不直接找咱們？」

秦守仁道：「老黎考慮得有道理，他們有可能是要對付咱們！」

李信道：「你說這是金銀城的手下幹的？」

「有可能！」秦守仁道：「假如他們是爲了勒索馮家的錢，爲甚麼偏選在這時候才下手？」

李信激動地道：「他媽的！他們若敢動大嫂一根毫毛，俺李信便跟他們沒完沒了！」

黎明臉色一變，道：「老秦，你說會不會是許雙槍的手下？」

秦守仁道：「難說！其實金銀城的手下也好，許雙槍的手下也好，他們都是一丘之貉！」

黎明道：「但近年來許雙槍已自成一統！」

李信道：「金銀城的手下與許雙槍的手下，有甚麼分別？」

「有！因爲金銀城的手下還有一位狗頭軍師！」

秦守仁脫口道：「風牧？不錯，這人餿主意最多，不好對付！」

說着已回到家裏，只見石頭仍在小院子裏紮馬，他赤着身，在這種天氣裏也練得滿頭大汗。李信憐惜地拍拍他的肩膊道：「好啦，快抹乾身體穿好衣服吧！」

黎明問道：「有人來過嗎？」

「有，你未來的丈母娘派人來找你，還拿出了一大籃食物來，嘻嘻，她對你眞好！」

黎明瞪了他一眼，道：「俺過去看看，有事請去通知俺一下！」

秦守仁道：「這個還用你吩咐？」

黎明趕到馮家，一見到馮承宗，便問道：「賢弟，找俺甚麼事？」

馮承宗道：「有消息沒有？娘急得快瘋了，老是叫我去找你！」

「大娘在那裏？」

「她頭疼剛睡下！」

黎明嘆了口氣，道：「你放心，那些人要對付的是我，她倆姐妹遲早會平安回來！」

馮承宗道：「但願如此，但，黎大哥你怎知道他們要對付的是你？」

黎明把自己的看法以及跟莫寡婦交談的情況說了一遍。「宗弟，大娘醒來之後，告訴她一切，叫她放心，俺絕對不會讓她倆受害！」

馮承宗嘆息道：「希望能在二十五日之前找到大姐，要不然可就麻煩了！」

黎明身子一抖，道：「眞沒辦法時，只好延期吧！」

「但一來請帖早已派出去，而咱們的親戚很多不是本城人氏，要改期通知也成問題，娘就是爲這個頭痛！」

黎明嘆了一口氣，道：「現在只能聽天由命，希望他們早點送消息來！」

「送什麼消息？」

黎明道：「無論他們要對付我，還是要錢，都一定會派人送信開出條件！」

那書呆子「啊」的一聲，道：「不錯，大哥，有消息你就來通知一聲，錢沒問題！」

黎明感激地拍拍他的肩膊，轉身出去了，回到家裏，李信與秦守仁正在下棋。

「老大，你丈母娘找你甚麼事？」

「俺去睡覺，有事叫醒我！」

這一天，完全沒有消息，不想次日還是沒有消息，不但崔三娘急得快發瘋，連黎明他們三個也如熱鍋上的螞蟻，黎明一會兒在家等，一會兒又跑去馮家。

正月十九日午飯後，黎明再也忍不住了，說道：「小李，咱們再去找那老虔婆去！」

李信一怔道：「誰是老虔婆?」

「莫寡婦!」

秦守仁道：「找她幹什麼?」

「俺覺得她始終有點問題!」

李信心頭一跳道：「甚麼問題?」

「照她們三個所說，她們被縛的時間由晚飯後不久，到咱去找她們，你說有多久?」

秦守仁道：「那時候已經是凌晨三點多鐘!」

黎明道：「就算她們晚上七點鐘吃飯，八點鐘被縛，到凌晨三點鐘，也足足有七個鐘頭，五花大綁七個鐘頭，爲甚麼咱們替她解開繩子之後，她們這麼快便可以坐上床?通常在這種情況下，都已手脚痳痹至沒有感覺的地步!小李，是不是你抱莫寡婦坐上床的?」

「他奶奶的，俺怎會去抱那老虔婆!」李信道：「你不提，俺已忘記，她們被縛得並不緊!」

秦守仁一拍桌子，道：「這就更加奇怪了!如果縛不緊，爲甚麼掙不開?」

「掙不開，因爲繩子縛得很有分寸，旣掙不開，又不會太緊!俺的意思是她們的雙手反到後背，雙隻手之間有一條繩子扣着，所以不會太辛苦，而雙脚也是這樣的!」

黎明道：「這就更加值得思疑了，因爲旣然縛得不太緊，她們爲甚麼不爬出去?街上這麼多人，她們爬到大門外，用脚踢門，一定會引起別人的注意，那便不用受這麼久的罪!」

秦守仁抓抓頭，道：「也有可能是她們害怕……」

李信接道：「對!那些狗强盜如果威脅她們，她們也許沒胆爬出去!」

黎明冷哼一聲，說道：「你們忘記了一件事，第一，莫寡婦的神態並不太過驚怕;第二，她說她聽見後門有啓動以及關閉的聲音，這就說明她知道强盜們已經離開!」

李信用力一擂桌子，破口罵道：「原來這老虔婆跟狗强盜勾結上了，咱們現在便去找她!給點顏色她們瞧瞧，不信她不乖乖招供!」

黎明道：「事不宜遲，現在就去!」

他插上盒子炮，首先出去，三人洒開大步，來至莫寡婦家門外，黎明道：「小李，你爬上牆頭，老秦，你守在後門附近，俺去拍門!」

他估計秦守仁已走至後門，然後才上前拍門，「砰砰」的門聲，使路人轉頭望過來，黎明拍了一陣，不見有反應，便用脚踢，邊叫道：「莫寡婦，快開門!」

一個隣居道：「昨天到現在都不見她們出來!」

黎明暗叫一聲不妙，連忙走到旁邊圍牆處，向上問道：「小李，見到裏面有人沒有?」

「不見!廳門關着!」

「他媽的，可能讓她們溜掉了!」黎明退後幾步，翻上牆頭，李信先是跳進去，他緊隨而下。

兩人跳上石階，便見到廳門的門環上有一柄銅鎖!不用說，人早已溜掉了!

李信跺足道：「咱們來遲了一步!」

黎明道：「她們可能在昨天，甚至是前天便溜了!」

「進不進去看看?」

黎明沉吟了一下。「好，好歹也得進去瞧瞧，否則不能心息!」

李信有個外號喚作「八臂哪吒」，說得難聽一點，他是出名的「三隻手」，不過他偷的都是些奸邪兇狠和爲富不仁的人，但凡幹他這一行的，除了手脚要俐落之外，還得能穿戶鑿壁，因此這開鎖絕技便成爲他吃飯的必備技倆!

李信跳落院子裏，低着頭在地上找了一根竹簽，一根小鐵綫兒，他來至門前，先用竹簽撬之，弄了一陣，再改用鐵綫兒，但聽「刷」的一聲，那鎖便開了，他把鎖拿掉，把門踢開。

廳裏的一切一如上次來時，擺掛得整整齊齊的，黎明一直走到莫寡婦的睡房，那房也鎖着，他粗暴地道：「小李，把這鎖也弄開!」

李信應了一聲，走了過來，這次花的時間較長，好不容易才把鎖鬆掉，把門推開，這房收拾得更加整齊，床上的被子摺得好好的，看來莫寡婦像是出門探親，完全不像是逃走。

李信望着黎明，黎明喃喃地道：「莫寡婦的娘家不知在那裏?還有，那兩個女傭……」

李信道：「對，她們一定是在躲避咱們，否則若是去串門子的，那有可能連兩個女傭都跟着去!」

兩人出了莫家，把秦守仁找來，直赴馮家，黎明把情況告訴馮承宗。「宗弟，你家人多，請你派人去打探一下，我要這三個老虔婆的資料!」

馮承宗立即派人出去打聽，過了個多鐘頭，那些人便回來了，得到的資料頗爲豐富。

莫寡婦，本名一個紅字，今年五十歲。她丈夫叫屈賀丁。莫紅娘家在城南十五里的紅石村。

莫寡婦僱的女傭，其中秋娘也是紅石村人氏，今年已五十六歲，屈賀丁死後才受僱于莫寡婦的，她也是寡婦，據說二十二歲便開始守寡，沒有兒女，另一個女傭叫從良，本是個乞丐，在城內討錢為生，莫寡婦可憐她，要她跟着她，也有七八年之久了。

李信道：「咱們去紅石村找她們，現在就去還來得及!」

馮承宗道：「家裏只有兩匹馬……」

李信道：「不怕，俺有『風火輪』!老大，俺先回家取車!」

馮承宗教人牽馬，黎明與秦守仁上了馬，到南城門等李信，過了一忽，便叫李信踩着脚踏車，輕鬆地飛來了，這脚踏車便是他「八臂哪吒」的風火輪!

黎明與秦守仁立即揚鞭催馬，馬兒速度較快，眨眼便把李信遠遠地甩在後面。但馳了五六里，馬匹氣力漸衰，速度逐漸慢了，李信又慢慢追上來。

十五里路並不太遠，不久便遠遠見到一塊赤色的岩石，矗立在路旁，秦守仁道：「紅石村大概便在這裏。」

馬兒轉過岩石，便見到樹後有一叢房舍，樹桿上釘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紅石

村三個字。

李信便在這時候追了上來，他「托」地一聲跳了下來，道：「趁天色未黑，快去吧!」

三人來到村口，只見三四個小村童正在那裏玩泥沙，李信道：「小兄弟，俺問你們一個人行不行?」

一個孩子問道：「問誰?」

「你們誰認識莫紅的?」

孩子互相問道：「誰叫莫紅?」

「一個五十多歲的寡婦。」

「寡婦?」孩子天眞地道：「什麽叫做寡婦?」

李信沒好氣地道：「叫你們的大人出來吧!」

孩子們跑進村，李信三人跟在後面，孩子叫道：「爹，有人要找寡婦!」

祇聽一棟土屋裏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小三子，你胡說啥，俺打你!」

孩子叫道：「眞的，爹你出來看看，還有兩匹馬，一匹不知叫啥的，俺從未見過!」

屋子裏走出一個年紀二十五六，下巴長着青慘慘的鬍鬚茬子的猛漢，見到李信等人，神情微微一怔，問道：「你們要找誰?」

黎明向他唱了一個喏，道：「這位大哥，我們要找一個叫莫紅的女人，不知她住在那裏?」

「莫紅?」那漢子抓抓頭皮，道：「俺這村子有一半人姓莫，但却未聽過有人叫莫紅，這人長得怎個模樣?」

黎明道：「她嫁在諸城屈家，她丈夫本來是開醫園的，後來因瘟疫死了，城內的人便叫她莫寡婦!」

漢子問道：「你們找她有急事?」

黎明道：「早幾天她家遇賊，這幾天便不見她了，咱們是她隣居，怕她發生意外，所以來看看!」

漢子道：「俺不認識她，嗯，你們請等等，俺過去問娘!」

黎明連忙謝了。一會兒，漢子出來，道：「俺帶你去她家吧，不過咱們却不知道她有沒有回來。」

秦守仁問道：「她家還有什麽人?」

那漢子道：「她有一個妹妹，喚莫黃的，但前年犯黃疸病死了，現在只剩下幾個兒女。」

走了一陣，來到一棟磚屋前，只見一個十多歲的青年在門口磨菜刀，漢子道：「小鷹，這些人要找你姨母!」

那個叫小鷹的青年抬起頭來，但是他看了黎明他們一下，訝然問道：「你們是誰?」

「我們是莫紅的隣居，請問你是她的侄兒麽?」

「是的，有啥事?」

說着屋裏又走出一個將近三十的漢子來，道：「你們找我們姨母有啥貴幹?」

黎明道：「她前幾天遇賊，這幾天連人都不見了，咱們怕她發生意外，所以來看看她，她在裏面嗎?」

那漢子冷冷地道：「她有事也不會回來!」

「爲啥?」

「嘿嘿，她嫁個有錢的人，還記得咱們麽?」

秦守仁問：「她跟你們沒有來往?」

那漢子激憤地道：「對我們來說，是有往無來，因爲我們要求她嘛，沒辦法的時候，只得厚着臉皮，進城去求她!」

黎明接問：「你們最後一次跟她來往，是在什麽時候?」

「兩三年前，我娘犯了病，沒錢買藥，俺進城去找她，希望她念在一場姊妹的份上，多少帮助一下，那知道她這人鐵石心腸，拿幾文錢要給俺，俺一怒之下，拋回給她，她還說什麽把祖屋送給咱家，已經讓我們佔盡便宜，教咱們不能再巴望什麽了!」

那漢子說到此，胸膛不斷起伏着，嚥了一口口水才續說下去：「我對她說，這棟破屋你幾時要，我們幾時都可以讓出來給她住，她說她死也不回紅石村!」

李信詫然地道：「她爲什麽跟你家鬧得這般僵?」

那漢子臉色變了一下，悻悻地道：「這是咱家的事!哼，她若被強盜捉去，才叫俺高興哩!」

黎明斜乜了他一眼，問道：「你很恨她?」

「不錯，她若肯借錢給咱，俺娘還有得救!」那漢子揮揮手，道：「好啦，俺也不再說她了，總之她沒回來，也不會回來!」

李信望着黎明，黎明略一思索，隨即道：「打擾你們了，天快黑是了，咱們也要回城了!」

那漢子唔了一聲，走進屋裏，黎明拉着帶他來的那個漢子的手，問道：「這位大哥，你叫啥名?」

「俺姓馬的!」

「馬大哥，你們村還有一叫秋娘的是不是?」

「秋娘俺知道，她丈夫也是姓馬的，她也是個寡婦，以前也是耕田的，後來去城裏，不過她家已沒一個人!」

「這是她娘家，還是她夫家?」

「她娘家跟夫家都在本村，兩邊都沒人了，人家說是風水不好!」

「不知她有沒有回來?因爲她也不見了!」

那漢子頗爲熱情，道：「俺帶你們去找一找!」

黎明連聲謝謝，那姓馬的漢子帶他們在紅石村裏走了一匝，問了不少人，識得莫紅及莫秋娘的人不少，但却沒一個見她們回來，黎明知是她們沒回這裏，便與姓馬漢子道別，臨走時，他要送錢給他，但鄉下人十分淳樸，堅決不收。

黎明三個慢慢向諸城進發，李信忽然提出一個頗爲突然的問題：「老大，你說那些強盜會不會是莫黃的兒子叫人去找莫寡婦的!」

秦守仁笑罵道：「你怎不先用腦想一想，有可能嗎?」

黎明道：「我也認爲沒可能，因爲假如是莫黃的兒子派去的，他目的若不是爲了出氣，便是爲了錢，但他們並沒有得到什麽!」

李信道：「咱們怎知道，莫寡婦的損失有限，可能是騙咱們的人，他媽的，這

老虔婆的話怎能相信！」

「算你沒猜錯，但那些人後來又爲什麼把玉蓮和承珠擄走？」

李信不由語塞，他們找不到莫寡婦，都十分不快，臨到城門，秦守信忽道：「喂，你們怎地好像孝子一般不說話？」

李信罵道：「這個時候還有什麼好說的！」

「找不到莫寡婦，證明此人與這件事有關係，也給了咱們一條綫索，喪氣什麼呢？」

「有道理！」黎明道：「不過咱們去那裏找她？」

秦守仁道：「吃了飯再說吧！」

此刻天色已黑，城裏燈光閃爍生輝，但三人怎還有心情欣賞，找了一家飯館坐下，叫了一些酒菜，胡亂塡飽了肚子。

黎明會了帳，道：「你們回家，我牽馬去馮家！」

馮承宗正等他回來，崔三娘聽說他回來，也從裏面走出來，問長問短，黎明一一答覆。

崔三娘垂着淚道：「現在還沒消息，怎辦呢？你跟玉蓮的婚期又快到了！」

黎明道：「船到橋頭自然直，所謂天無絕人之路，大娘不用太担心，我相信她們最後一定會平安回來！」

崔三娘嗚咽道：「她倆都不是福薄之相，相信會吉人天相，但這婚事實在使人担心……」

「担心什麼？」黎明道：「大不了延期！」

「哼！你知道什麼？一延期親戚的閑話便多了，若不是迫不得已，一定要爭取如期成親，總之繼續籌備，我這裏也不會擱下來！」

黎明心中不快，心想人都不在，還籌備什麼，但他不忍傷崔三娘的心，便唯唯喏喏地應着：「大娘，你早點休息吧，我也累了……」

黎明出了馮家，往家裏跑，走了一半，便見李信快步跑了過來，他半驚半喜地問：「是不是有消息了？」

李信道：「有信！」他伸手入懷取出一封信來，黎明一手接過，便把封口撕開，食中兩指挾出一張信箋來。

棋差一着

黎明把信打開，只見上面寫着幾行字，可是光綫不足，甚難觀看。李信道：「老大，到馮家去！」

黎明沉吟道：「現在已很晚了，就算有什麼事要辦，也等明天吧，讓大娘他們可以睡一個安樂覺，咱們回家！」

兩人回到家裏，黎明問道：「這封信，你從那裏得到的？」

「在院子裏拾到的！」

黎明就着油燈看信，只見上面寫着：

黎先生大鑒：你好，你未來的小姨眞是國色天香，人見人愛，所以那天晚上咱們便忍不住把她「請」回來，現在她就在咱們手中，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她的大腿又白又嫩，咱們每一個人都很喜歡，如果你要她的，請準備二千個大洋，把錢存進四通錢莊，要寫明能在上海和天津都能提取的，然後把提款單放在城隍廟的神枱上！記住日期是正月二十二日，下午五點正，提款單要用黃色的紙包着，如果逾時不來，或是用假的騙咱們，咱們就把死的馮承珠還給你，如果一切聽話，就有一個活的回家，不要冒險，否則你們會後悔。四大金剛。

李信罵道：「他媽的，寫得囉里囉嗦的，到底是啥玩意兒？」

黎明把信給李信看，喃喃地道：「二千個大洋，難不住馮家，但爲什麼他們不提玉蓮，難道玉蓮不是被他們捉去的？」

秦守仁道：「是啊，這倒奇怪，那老虔婆說聽見兩個女人說話的聲音……」

黎明冷笑一聲：「莫寡婦的話已完全不足爲信，假如玉蓮和承珠還能說話的，爲什麼不大聲叫喊？」

李信道：「也許她們受到威脅，不敢叫！」

黎明說道：「總之我不相信她們說的話！」

秦守仁道：「二千大洋對馮家來說雖然不是大數目，但也絕非小數目，因爲馮家的不動產多，要調動二千大洋的現欵，也可能有困難，俺的意思認爲你還是拿信去馮家，先跟馮承宗商量一下，這樣做會比較妥當！」

黎明想了一下，認爲有理，便拿了信去馮家。馮承宗已經躺下床，聽見敲門聲，悄悄起來開門，丫頭道：「少爺，未來大姑爺來找你，叫你不要驚醒主母！」

馮承宗心頭一跳，一邊披上外衣，一邊問：「知道是什麼事嗎？」

「不知道，未來姑爺沒說，他現在在書房等你！」

「泡壺茶來！」馮承宗邊說邊走向書房，穿過暗廊，便見書房點着燈，於是他走了進去便問：「黎大哥，什麼事兒又趕回來？」

「宗弟，你先看看這封信！」黎明把信拿給馮承宗看。

馮承宗邊看邊罵：「這怎叫信？眞是不學無術，難怪要淪爲盜賊，咦，要二千個大洋……」

黎明道：「這數目太大是不是？」

「不是！二千個大洋難不倒咱們！不過爲什麼沒提到大姐？」

黎明嘆了一口氣，道：「俺也奇怪得很！」

馮承宗道：「還有一點，他們既然敢在城隍廟收欵，難道不怕咱們對付他？」

黎明冷笑一聲：「大概他們認爲咱們會投鼠忌器吧！不過，咱們可以悄悄盯着梢，找到他們的落脚點，待他們回來了，再慢慢對付他們！」

馮承宗道：「我相信他們也會顧慮到這一點！」

「咱們找些陌生人，散在城裏四周，不怕他能插翅飛上天！」黎明一拍胸膛：「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

馮承宗噓了一口氣，也學黎明拍一拍胸膛，道：「二千個大洋包在我身上！」

黎明望着他：「二千大洋眞的沒有困難？」

「二千個大洋不是小數目，不過能够換回二姐的人回來，我認爲很劃算！」

黎明道：「就怕他們拿了二千大洋之後，得到甜頭，要求更高，那時候，玉蓮就……」

「別担心！」馮承宗拍了黎明一下，道：「錢財是身外之物，沒甚麼大不了的，花出去的，以後咱們再想辦法賺回來好了！」

黎明一翻腕，握住他的手，感動地道：「若論到視繁華富貴如糞土者，你是第一個！」

馮承宗不好意思地道：「大哥，你太抬舉我了！」

黎明道：「好吧，咱們明天下午再見，那些錢你準備怎麼辦？」

馮承宗說道：「這簡單得很，咱們就有錢存放在四通錢莊裏面，提二千個大洋，轉個戶頭就行，明早我會跟他們老闆商量！」

「大娘那裏怎樣交待？」

馮承宗道：「我娘也不是金錢的奴隸，你放心回去睡覺吧！」

× × ×

次日早上，馮承宗下了床，盥洗之後，出到飯廳，崔三娘已坐在那裏喝茶。

「娘，你不吃飯？」

「剛吃過一碗麵！」

馮承宗坐在她對面，道：「娘，你雙眼都腫了，昨天晚上又沒睡？」

「嗯，睡得不好……唉，怎能有覺好睡！」

「告訴您一個好消息，有消息了！」

崔三娘急問：「甚麼好消息？」

馮承宗把信掏出來，道：「他們要二千個大洋去換二姐！」

崔三娘接過信，邊看邊問：「你們大姐呢？」

「信上沒說！」丫頭捧了一碗鹵麵來，馮承宗邊吃邊說：「昨天晚上黎大哥拿來的，他怕你睡了，不讓我叫你！」

「平安就好了，明兒也眞是，這麼大的事情也不讓我知道！」崔三娘道：「就答應他們吧，不要節外生枝，別得害出了人命，就算你二姐是出事了，還有一個大姐！」

「娘，等下我就找四通的金老闆！」

馮承宗道：「大哥說他要找幾個比較陌生的人，到城隍廟附近守着，悄悄盯着來收錢的人！」

崔三娘担心地道：「會不會讓人家發覺了，反而要害了你姐姐！」

「大哥說這爲了預防萬一，萬一他們拿了錢不交人，到時也有下手的對象！」

崔三娘嘆了一口氣道：「由得你們主意吧，娘一顆心亂糟糟的！」

「娘……孩兒還有一句話要跟你商量一下……」

崔三娘抽起拴在衣襟上的白紗手絹，拭着淚水，嗚咽地道：「你說吧！」

「二姐最快也得二十二日晚上才能回家，至於大姐就很可能不能在二十五日趕回來了！娘，你說怎辦？」

崔三娘想了一下，道：「一切照舊辦理，到時娘自會安排……」

「沒人怎麼安排？」

崔三娘道：「這個你不用担心，你去四通錢莊辦了事，回來把情況告訴我，還有，帶幾個精壯的人跟在身邊，若連你也有甚麼……娘可受不了！」

「娘放心，孩兒會小心！」

馮承宗吃了早餐，帶着四個精壯的漢子出門。四通錢莊就在馮家附近，他走進錢莊，裏面的人便都站了起來，叫道：「馮少爺，您早！」

「早，你們老闆在嗎？」

「剛到，請進來！」一個職員打開鐵閘。

馮承宗轉頭道：「你們在這裏等我！」說畢便跟那職員走進去，首先經過大廳，再到賬房，然後又是一扇鐵閘。

那四通錢莊職員，抓住門上的一根繩子一拉，裏面立即響來「叮噹叮噹」的鐘聲。接着木門打開，一個胖子問道：「啥事？」

「老闆，馮少爺來找您！」

那胖漢便是四通錢莊的股東之一，聽見馮少爺來找他，連忙打開鐵閘。「請少爺進來！」

馮承宗走了進來，金老闆請他坐下，問道：「馮少爺要喝茶還是喝酒？」

「不用客氣，金老闆，請你把我戶口下的錢撥出二千大洋，另開一個，是憑單提錢那一種！」馮承宗自懷中掏出皮篋，用手指拈出一張紙來，交給金老闆。

金老闆道：「馮少爺，憑單提欵，不太安全，您爲何要這樣做？」

「不瞞你說，你該聽過我家姐姐失踪的事，匪徒來信了，要二千個大洋！」

「哦，原來如此！不報官府？」

「人命捏在人家手裏，算啦，破財擋災吧！不過俺有一句話要問您，這張提單可不可以臨時作廢？」

金老闆又哦了一聲，道：「馮少爺的意思，我明白！你想用提欵單騙他們，讓他們把單子拿走，然後等人回來了，就報廢！是不是這個意思？」

馮承宗臉上微微一紅，道：「正是！這種不法之徒，咱們也不必跟他們談甚麼信義！」

金老闆呵呵一笑。「馮少爺，恕金某問你說一句話！如果他們來提欵，然後再放人，那我該怎麼辦？」

馮承宗道：「如果是這樣，自然沒辦法！」

「俺告訴你，馮少爺，你別想得太天眞，他們一定會等收到了錢才放人，而且本號分行共有八家，也不知道他們會去那一家提取！」

「他們信上說明要上海跟天津都提得的！」

「不過本行沒這種做法，要麼就指定在付欵的那家分號提取，要麼就八家分號都能提！這樣吧，我先替你轉了戶，然後再寫信派人送去分號……」

馮承宗說道：「用電報吧！費用我來付！」

金老闆說道：「不用客氣！你們是咱們的老主顧，這小小的服務，是本號應爲之事，能够用電報，就用電報，否則就寫信！」

「謝謝！」

× × ×

金老闆辦事很快，馮承宗回家才十點

，仲直接到內堂找母親，把經過告訴她。

崔三娘點點頭，道：「你姐姐的婚事，你多照顧一點，看看還有甚麽未辦的，我怕明後天便有親戚上門了！」

馮承宗嘆了一口氣，道：「希望她們能趕得囘來，要不然，眞不知怎樣向親友交代！」

下午黎明果然過來，他在馮家的僕人及長工之中，挑了二十個人來，敎他們作各種的化裝，又拿出紙筆，把城隍廟的地形劃了出來，分佈了人手，再叮囑他們遇事不要緊張，遠遠盯梢，不要走得太近。

黎明跟秦守仁和李信早就研究及討論過了，他們假設了幾個方案，務求藉對方來取提欵單時跟上！

可是這天黃昏，李信又在院子裏拾到一封信，信上寫着：黎先生大鑒：您好！你未來小姨也很好，你不用掛念，咱們掛念那二千個大洋，希望你們準時交欵，把提欵單夾在肉包子裏，放在神枱上（記着，否則自誤），然後你們就要退開，咱們收到錢，就立即放人！四大金剛上。

李信把信丟給黎明，道：「他媽的，眞是欺人太甚！」

黎明道：「爲啥要咱們用肉包子夾住？眞是莫名其妙！」

秦守仁道：「也許他們怕風大，會把提欵單吹掉！」

李信道：「俺有一個更好的辦法，由我去扮廟祝，在廟裏面監視！」

「只怕會被他認出來！」黎明不無担心。「屆時情況可能更加不妙！」

「你放心，我去看過了，那廟祝的身裁與俺差不多，連臉龐也有幾分相似，只要我在臉上塗上一層油烟，他們便認不出我了！」

秦守仁道：「這倒是個辦法！」

李信道：「俺現在就去跟廟祝商量，今夜便在廟裏歇宿，不囘來了！」

× × ×

正月二十二日午飯後，秦守仁悄悄去城隍廟走了一趟，果見李信穿着一襲破舊的道袍，臉上多了一層油烟，看上去不但老了許多，而且形容猥瑣，若不是細心，果然認不出來。

他囘來向黎明報告，黎明插上槍，用衣服蓋住，便快步去馮家，馮家上下都忙着，好像沒人知道他們的小姐還未囘來。

馮承宗見到黎明，便叫黎明到他書房去，把提欵單交給他，黎明道：「你們還準備甚麽婚禮？人都不知在那裏？」

「這是娘的意思，俺也不知道她在打甚麽主意，由得她吧！」

「他們又來信了！」黎明把信給馮承宗看。

馮承宗看後淡淡地道：「一切照辦！不過肉包子有油，你用紙把提欵單先包起來吧！」

× × ×

下午四點半，黎明離開馮家，他先到飯館買了一個肉包子，然後去城隍廟。

廟裏有人上香，黎明暗中留意，生怕這些人便是四大金剛派來收欵的。但五點未到，香客們便全都離開了，廟裏靜悄悄的，只有黎明和李信。

李信道：「時候差不多了，你把肉包子跟提欵單攞上吧！」

黎明依言放好，然後出廟，他故意在外面走了一匝，然後越牆進去，只見李信在廟堂裏掃地，神枱上的肉包子還好好地放着。「喂，來了沒有？」

李信搖搖頭，黎明閃進神帳後，他摸出袋錶來，只差五分鐘便是五點，一顆心緊張得怦怦亂跳！

時間一點一滴地逝去，城隍廟內外靜悄悄的，李信仍在掃地，黎明不斷自帳後探頭出來，李信生怕他壞了大事，不時向他丟眼色，要他縮囘去。

五點鐘了，還不見有人，黎明更急，幸而這時候外面傳來一個脚步聲，接着一個男人走了進來，手上提着一籃橘子，作香客進香的模樣。

李信輕咳了一聲，立即對他注意起來，那漢子把橘子放在神枱上，向枱上的那個包子看了一眼，伸手去抓，李信一顆心立即提起！

不料那人只把包子放開一點，將自己的橘子放在正中，轉身問李信：「道長，請問香燭放在那兒？」

李信指一指旁邊的一個木架，道：「吶，就放在那架上，你自己取吧！」

那漢子轉身走過去，忽然廟外走進一隻狗來，李信只望着那漢子，不理那狗，只見那隻狗一躍而上神枱，咬住肉包子，再跳了落地。

李信轉身望去，大叫一聲，要打那狗，不料那隻狗自他身邊一竄而去，李信叫道：「狗兒咬走了肉包子！」

黎明自帳後衝了出來，李信囘身攔住那漢子，冷哼一聲：「相好的，你這德性再拜幾次，菩薩也不會保祐你！」

黎明見那狗走至牆下，忽然自一個小洞鑽了下去，他急忙標前，伸手入洞一抓，却抓了個空，原來那牆洞之下是道暗溝，狗兒沿溝而行。

黎明大叫一聲，奔出城隍廟，抓住一個馮家的長工，問道：「這下面是不是有一條小溝？」

「是的，一直通到城外去！」

黎明一怔，跺足道：「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

吉人天相

李信剛攔在那漢子身後，那漢子恰好轉過身來，怒眼而瞪道：「你說什麽？咦，你好像不是廟祝！」

李信冷笑一聲：「不錯！俺不是廟祝，你也不是香客！」

那漢子怒道：「俺這不是來上香的？怎麽不是香客！」

李信一翻腕，向那漢子的手臂抓去，不料那漢子的身手居然十分敏捷，雙脚一彈，向後退開，喝道：「你幹啥！」

「識相的便乖乖站着！」李信追前一步，左拳穿心擊出。

那漢子伸臂一格，還了一拳，李信叫道：「好呀，原來還是會家子！」他嘴上說着雙手却不空閑，一口氣打出三四拳。

那漢子冷笑道：「這樣的身手，便可以橫行霸道嗎？還差一點！」他雙臂左穿

右插，把對手的攻勢一一格開。

李信喝道：「你等下就知道李爺的厲害！」

那漢子趁他說話分神，忽然翻腿一踹，李信冷不及防，幾乎閃避不及，連忙後退，那人得勢不饒人，乘勢追前反攻。

李信見他腿法十分凌厲，很多時候能够連環飛踢，心頭暗暗吃驚，邊戰邊退，一直退出殿堂，立足在院子中。

那人越戰越勇，但經驗不及李信的豐富，而且李信爲人十分機靈，不斷閃避，不與對方硬碰，用以消耗其體力。

那人道：「你讓開，俺不跟你計較，我要去上香！」

李信道：「你還想逃？別作夢了！」他忽然一拳打出，那人舉臂來格，他早有所準備，左手探出，五指如鈎，扣向其腕脈！

那人上身一偏，左脚蹬出，直奔李信胸膛，李信右臂一格，那人不待左脚落地，右脚已踢起！

好個李信，他斜跳一步，蹲身落地，左脚離地七寸蹬出！

這時候，那人的左脚剛落地，右脚又用力過猛，吃李信一蹬，失却重心，登時跌倒在地上，李信一撲而上，那人轉身滾動，却滾不開，讓李信壓在地上！不過他不甘心被制服，打出一拳，正中李信的心窩！

李信大叫一聲，膝蓋在那人的小腹一頂，那人一痛，失却反抗，終於被李信扭住雙手。

就在這時候，馮家的長工聽見聲音，奔了進來，李信道：「你們來得正好，先把他綑住，帶囘家，等下慢慢拷問！」

那長工道：「他，他是……」

李信一怔，問道：「你認得他？他是誰？」

「他是本城出了名的孝子，名叫張進孝！」

那人反問：「這假廟祝是誰？胡亂打人憑什麽行兇？」

那長工尷尬地道：「張孝子，你怎會來這裏？」

張進孝憤憤不平地道：「這裏來不得麽？我娘病了，俺來上香，這人胡說八道，俺都不知道他說些什麽！」

長工道：「李爺，這人俺担保他不是歹人，放了他吧！」

李信遲疑了一下，放了手，道：「你眞的敢保證？」

「是的，他是出了名的孝子，怎會與匪徒來往！」

張進孝怒道：「原來你竟然把我當作匪徒，眞是豈有此理！」

李信道：「你的武藝兒是從那兒學來的？」

張進孝道：「是我爹敎的，學武的就不是好人呀？那你自己呢？哼！」他雙手甩了幾下，轉身走進殿堂。

李信問道：「黎爺呢？」

「他追出城去了！」

「帶我去！」李信拉着那長工走出城隍廟，「那暗渠通到那裏？」

「相信找不到了，因爲這條暗渠很大，而且經過好幾戶人家……」

李信急忙問道：「在人家的屋子下面穿過？」

「不錯……」

李信立即停定，說道：「那麽就不要出城了，暗渠經過住宅的，最近的是那一家？」

那長工看了一下，道：「俺也不太清楚……」

李信說道：「把人叫來，俺在這裏等你！」

那長工跑開去，一忽便囘來，只見他帶來了三個人，李信把他們分成兩組，一組負責右邊的，一組負責左邊的。

過了頓飯工夫，左邊那組首先囘來。

「李爺，找到了！」

李信跟他們走過去，原來只在附近，那是一家土屋，屋頂是蓋茅草的，不過房舍並不太小。李信道：「裏面住着誰？」

「一個叫金花的老太婆！」

「她沒兒媳？」

「兒子被抓去當兵，媳婦不曉得爲啥跟人家跑了，只剩下那老太婆！」

李信道：「一定是在這裏！拍門！」

那兩個長工邊拍門邊叫道：「金花婆婆，請開門！」

叫了好一陣，不見動靜，李信又道：「撞門！」

那兩個長工退後幾步，大叫一聲，一齊衝前，用肩膊撞開門板！李信閃了進去，廳裏沒人，他走了過去，叫道：「金花婆婆！」

房門洞開，李信探頭一望，只見床上躺着一個老太婆，左臂軟軟地垂了下來，他知道情況不妙，也不進房，便向廳後走去。

飯廳後是個小院子，一旁是灶房，院子中有幾塊石板被撬開，李信走前觀看，石板之下，正是水渠！這刹那，他自然明白了，那隻狗是四大金剛養的，他們訓練牠咬肉包子，那狗咬着肉包子，由水渠跑來這裏，被四大金剛截住，這樣那張提欵單便自然落在他們手上，這計劃眞是天衣無縫，令人讚嘆！

李信不由呆住了，因爲這四大金剛的心智，跟他們信中所表露出來的，相差何止十倍！他們三人把對方低估了。

「李爺，金花婆婆死了！」

李信一轉身，對那長工道：「一定是四大金剛幹的！你們去報官吧！我去找黎爺！」他奔出土屋，却不知黎明從何處追去，只得隨便向一個方向前進。

剛穿過一條小巷，便遠遠地見到秦守仁走過來，他歡聲叫道：「老秦，黎大哥呢？」

「他追出城去了，咱們一人走一邊，他大概也快囘來！」

「追到人沒有？」

秦守仁搖搖頭道：「你這裏有什麽動靜？」

李信把金花婆婆家的情況說了，秦守仁道：「快帶我去看看！」

兩人再到金花婆婆那土屋，秦守仁向院子裏看了一眼，問道：「你說門是門上的？那麽人從何處逃掉的？」

李信向兩旁看了一下，隨即向灶房走過去，輕輕推開木門，只見窗子打開着，

他探頭望出去，那是一條胡同，回頭叫道：「老秦，這裏來！」

李信首先自窗口跳出去，秦守仁聞聲走過來，也爬了出去，李信道：「你向這邊走，我走這邊！」他轉身向右跑去。

出了胡同，是一條小巷，巷裏面有兩個小孩在玩耍，李信問道：「喂，小兄弟，剛才你們有沒有見到有人從那金花婆婆家的窗子跳出來？」

那兩個孩子搖頭，李信又問：「那有沒有看到有人從這裏出去？」

孩子點頭，道：「有……」

李信大喜，忙問：「你認得他的樣子嗎？」

「認得，他是阿牛哥！」

「阿牛哥是誰？」

「他住在那邊，比咱們大兩歲，已經上學了！」

李信一拍大腿，只得向前走去，他邊問邊走，最後兜回城隍廟，剛好見到黎明，忙把情況告訴他，黎明嘆了一口氣：「這次咱們敗得好慘！」

李信忙安慰他。「未必，咱們再到金花婆婆那裏找一找，也許能够找到什麼綫索！」

× × ×

馮家早已得到消息，馮承宗與崔三娘都吃不下飯，一直在等待黎明回來，商量下一步的計劃，但等了許久，還不見他來，最後只得派人去請他們三個！

黎明、秦守仁和李信來到馮家已是八點半。黎明一見到崔三娘便道：「對不起大娘，我眞沒用……」

「誰怪你呢！」崔三娘道：「最要緊的是要那丫頭平安回來！」

黎明道：「咱們白白把錢送給他，眞是混帳，萬一……」

馮承宗道：「不會有萬一的，你也不想吧！嗯，快來吃飯，娘也還未吃，等你們來哩！春花，快叫人把飯菜送上來！」

崔三娘說道：「李爺跟秦爹也請坐下吧！」

「大娘客氣！」

飯開上來了，五個人默默地吃着。一忽，黎明道：「大娘，今天已經是二十二了，我看要改期了！」

「到最後那天再說吧，要改也來不及了，明天就有親戚到！」

「但沒新娘子，這婚怎樣結？」李信笑道：「總不能跟一隻母鷄拜堂吧！」

崔三娘臉色一沉，道：「這個不勞李爺担心！」

黎明等人不敢多言，把飯吃畢後，李信與秦守仁便先告辭回家了。

崔三娘見已沒有外人，便問道：「明兒，你婚事籌備得如何？」

黎明嘆了一口氣，道：「我全託梅嫂他倆去辦，應該差不多了，不過……」

崔三娘說道：「我一定要你做我的女婿！」

「我不是不肯，但玉蓮……」

「吉人天相！好啦，你忙了一天，也去休息吧！」

黎明向她母子告辭，快快不樂地回家，他澡也不洗，鞋也不脫便躺上床去！

天還未大亮，黎明忽被一陣震耳的拍門聲驚醒，他連忙披衣下床，走出去問道：「誰呀？」

「是黎爺嗎？俺是馮虎，主母叫你立即過去！」

「哦？什麼事？」

「主母沒說！」

「俺穿了衣服就去！」黎明胡亂擦了一個臉，回廳便見秦守仁也出來了，「老黎，什麼事？」

「不曉得，大娘叫我過去一下！」黎明開門出去，大步出向馮家。到了馮家，只見家裏上下大家神色都有點奇怪，黎明心中十分詫異。

馮虎立在階前，道：「主母在內宅廳裏等你！」

黎明快步走到內宅，客廳上只有一個崔三娘，她端端正正地坐着，黎明心頭忐忑，走前恭聲叫道：「大娘早！」

「早！坐下吧！」

黎明坐在她對面，囁嚅地問道：「大娘，您找我有啥事？」

崔三娘頓了一頓才道：「明兒，我有一句話要問你，希望你老實答覆！」

黎明一怔，道：「大娘有話就問，小侄一定老實答您！」

崔三娘臉上露出一絲笑意，道：「你對珠兒的印象怎樣？」

「二小姐？」黎明又一怔，「她……她人不錯嘛，大娘，你問這個幹啥？」

「她的遭遇你是知道的，只怕你會嫌棄她！」

「大娘，俺不明白，請你說明白一點吧！」

崔三娘道：「假如玉蓮在二十五日之前趕不回來，我想把珠兒先配給你，因爲她已經回來了！」

黎明霍地站了起來，脫口問道：「她在那裏？」

妹代姊上陣

崔三娘道：「她現在已經睡着了，你坐下吧！」她等黎明坐下，便又道：「我的話你還未答復？」

「什麼？」

「假如玉蓮未回來，我希望你能先娶珠兒！」

黎明不知她是不是在試探自己，結結巴巴地道：「大娘，我跟玉蓮的感情，你也不是不知道……而我對珠妹只是兄妹之情，這根本是不一樣的……」

「我知道！不過承珠現在這個樣子，你叫她如何嫁人？」崔三娘急道：「我不是不把玉蓮嫁你，只要她回來，我把兩個女兒都嫁給你！」

黎明再一怔，半晌才吸了口氣問道：「大娘，你老實告訴我，是不是玉蓮發生了什麼事——你聽到什麼不利的消息？」

崔三娘搖搖頭，說道：「沒有她的消息！」

「珠妹回來，可有提及玉蓮嗎？」

「沒有！」崔三娘嘆了一口氣，「我幾時把你當作外人？怎會騙你！」

「那玉蓮去了那裏？」

「你還未答復我！」

「這樣做對玉蓮不公平，日後她也會

怪我……」

崔三娘道：「這件事包在我身上！玉蓮絕對不會怪你，而且珠兒雖然先嫁給你，但將來她是做小的，玉蓮才是大的！」

「這又不行，這樣珠妹……」黎明急道：「這件事眞是……」他本想說荒唐，但到底知道崔三娘是好意，不是歹意，因此把那兩個字嚥下肚子裏去！

崔三娘道：「眞是什麼？我知道那丫頭的心意，其實你也該知道……」

黎明吃了一驚，截口道：「我什麼也不知道！」

「她對任何人都不假詞色，包括我在內，只有對你跟玉蓮才有點話說……」

「我跟她比較熟嘛……」

「難道會比承宗熟？而且女兒家的心事，我自信比你清楚！況且我冷眼旁觀，幾番發覺她含情脈脈地斜乜你！」

黎明臉上發熱，不敢作聲，腦海中却立即浮上元宵夜她跟自己去燈市的情況，當時不覺得什麼，如今回想起來，她神情的確與平日有所不同，想至此，他一顆心怦怦亂跳！

崔三娘道：「你不反對，就這樣決定了！明兒，你該了解我的心情，承珠的爲人，我深知道，她能够活下來，我已頗有意外之感，也許這是你的功勞……試想想，如果你與玉蓮成了親，她會怎樣……」

「但我對她並無任何責任！」

「這個我知道！」崔三娘嘆息道：「除非你要她，否則她也嫁不出去！」

「這可不一定，也許……也許會有人要……」

「誰要她？那丫頭心頭高，眼角也高，你以爲有男人要她，她都會隨隨便便的嫁出去？」

「好吧，這件事就由大娘安排！」黎明道：「你跟她提過沒有？」

「還沒，等下再說也不遲！」

「我想跟她談一下，是有關她被捉去的事……」

崔三娘堆下笑容，道「你等等，我進去看看那個丫頭醒了沒有！」

黎明望着她的背影，心中忽然升起一個念頭：原來她一直催我繼續籌辦婚禮，是因爲她早有此意！對於這件事，他根本分不出是喜還是煩，總之有點莫名其妙！

過了頓飯工夫，才見馮承珠怯生生地走了出來，黎明站了起來，道：「二妹你受驚了！」

馮承珠垂着頭，道：「害得大哥忙了幾天，小妹心中難安。」

黎明見崔三娘不出來，便道：「二妹請坐下……你好像瘦了一點！」

馮承珠粉臉一紅，垂着頭，咬牙不語。黎明心頭怦怦而跳，心中想道：「不知大娘是否已跟她商量……」

馮承珠輕聲道：「大哥，娘說你有事要跟我商量……」

黎明心頭一跳，暗吸一口氣，輕咳一聲，道：「珠妹，你可有見過那些把你擄去的人？」

「沒有，他們一直用黑布掩住我的眼睛。」

「他們在莫寡婦屋外，把妳抓進去？」黎明見她點頭，續問：「他們有幾個人？巢穴在那裏？」

「那晚你離開之後，莫寡婦的家門忽然打開了，走出一個戴竹笠的男人來，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臉……那男人忽然用一塊手絹捂住我的嘴，把我拖進門內……他手絹上浸過藥，我不知道爲何一下子便不醒人事！」

黎明問道：「後來呢？」

「後來醒來之時，我手脚都被縛住，眼睛又幪着黑布，只覺冷冷的，不知在什麼地方。」馮承珠臉色至今尚有驚悸的神色。「小妹剛叫了一聲，便聽見一個男人道：『閉嘴！否則，否則把你的衣服……』後來他們餵我吃了一碗稀飯……」

「他們怎樣送你回來的？」

「他們扶我上車，走了很久，又揹着我走路，過了一陣，他們把我放在地上，我等了一會，聽不到動靜，便大聲叫了起來，原來已在家門外！」

黎明想了一下，問道：「你在賊穴之中，可曾聽見他們的談話嗎？」

「有，他們告訴我，說假如拿不到錢，便把我賣到上海去！」

黎明心中立即泛上一個疑問：「這干人來自上海？」當下又問：「他們還說些什麼？」

「都是些閒話，吃飯啦，什麼菜好吃啦，還有，還有些不堪入耳的話……」

「他們沒有在你面前提及你姐姐？」

馮承珠抬起頭來，道：「我根本不知道大姐失踪！我沒騙你！」

黎明嘆了一口氣：「我知道！」

馮承珠道：「相信大姐會吉人天相，平安回來！」

「但願她能平安回來……唉，她眞叫人担心！」

「大哥……我不知怎樣安慰你……」

、黎明吸了一口氣，道：「不要緊，我會盡力找她！」他站了起來。「二妹，你剛回來身子一定很疲倦，請多點休息，嗯，順便請你代我向大娘說一聲……」

話音剛落，只聽裏面傳來崔三娘的聲音：「你自己不敢向我告辭！」只見她滿面春風地走了出來，說道：「明兒，你回去好好準備吧，其他的等過了二十五日再說！」

黎明臉上發燒，他瞟了馮承珠一眼，只見她羞不可仰，低着頭轉身入內。「大娘，我走啦！」

崔三娘柔聲道：「明兒，珠兒已答應，以後你要好好待她，她自願做小的！」

黎明呆呆地點點頭，他垂頭喪氣地返回家，好像發了一場春夢！

李信正在院子裏指點着石頭，見狀吃了一驚，忙問道：「是不是馮二小姐有什麼……」

「不是，她回來了！」

李信一怔，說道：「既然她回來了，你爲什麼還垂頭喪氣的？咦，莫非夏姑娘她……」

「不是不是，不要亂猜！」黎明走上廳，見桌上有茶，順手斟了一杯，仰頭喝了。秦守仁自房裏出來，道：「老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兒？」

黎明嘆了一口氣，道：「崔三娘要我娶馮承珠！」

秦守仁與李信都是一怔，李信叫石頭回去，把門關上，道：「這女人在弄什麽鬼？」

黎明把剛才與崔三娘交涉的情況說了一遍，李信笑道：「這豈不是成全了你！嘿嘿，左擁右抱，齊人之福嘛！哎呀，只怕將來，俺的房要讓出來……啊不不，你索性訂造一張大床，三人大被同……」

黎明喝道：「你胡說什麽！」

李信見他神色十分認眞，連忙閉嘴。

黎明吸了一口氣，道：「你們說，是不是玉蓮有了什麽長短，崔三娘怕我傷心，所以才來這一招？」

李信抓抓頭，道：「這也有可能……不過，這樣可就不大恭喜了！」

秦守仁比較仔細，想了一下，道：「不像！因爲早幾天他便一直催你準備婚禮，證明不是因爲馮承珠回來，帶來了什麽壞消息才決定以妹代姊！」

黎明道：「那她到底安着什麽心？」

秦守仁道：「很簡單，她爲她第二女兒着想，雖然夏姑娘也是她生的，但馮承珠長期跟着她，母女間的感情自然比較深，所以她要趁夏姑娘不在，把馮姑娘許配給你！生米煮成飯之後，到時她回來要反對也反對不了！」

黎明跺足道：「但你們都知道我喜歡的是玉蓮，她現在生死未卜，我那還有心情跟她妹妹結婚！」

李信道：「老大，俺有一個看法，不過說出來，你莫生氣！」

黎明道：「你說吧！」

李信道：「俺認爲夏姑娘根本没事，她只是躲在那裏而已！」

黎明一怔，隨即恍然：「你的意思是說崔三娘在知道珠妹失踪之後，便敎玉蓮躲起來？」

李信道：「假如小姐在二十五日之前不能趕回來，夏姑娘便出現，但假如二小姐在二十五日之前回來，夏姑娘便等你們成親之後才回來！」

秦守仁說道：「你的意思是說，這件事是大娘跟夏姑娘想出來的辦法？她們用這個辦法，把很難嫁出去的二小姐送出門去！」

李信道：「俺不敢說她難嫁出去，不過若不是用這個方法，便沒辦法嫁給老大了！」

「豈有此理，荒唐！」黎明道：「我不相信大娘在聽見自己的女兒失踪之後，便能够想出這個計劃！」

李信道：「也許這件事由頭到尾都是由大娘策劃的呢！」

黎明臉色一變，道：「請你說清楚一點！」

李信道：「崔三娘甚至連馮承珠也瞞住了。所謂四大金剛，其實是她派人假扮騙咱們的！」

黎明又是一怔，秦守仁却道：「這一點俺不相信，因爲崔三娘不是兇狠的人，她怎會叫人把金花婆婆殺掉！」

黎明道：「不錯，小李你實在是匪夷所思！」

李信聳聳肩膊，道：「俺只是猜猜而已，可沒說一定是這樣！不過，不管如何，俺都認爲崔三娘沒有惡意，甚至都是爲了小輩的好！而且『買一送一』對老大你來說也沒有什麽壞處！」

黎明嘆了一口氣，道：「假如這件事玉蓮完全不知道，到她回來時……」

李信道：「別說了，剛才梅嫂說，叫你去張記裁縫試吉服！張記就是那個孝子張進孝的！」

× × ×

正月廿五日，清晨。黎明下床，盥洗之後出廳，只見廳堂已佈置得紅彤彤，一片吉慶氣氛。

「姑爺早！」從馮家跟來的女傭一早已下床準備一切。

「你們早！」

梅嫂道：「吉時是九點至十一點，要派人去接花轎！另外，酒筵十二點上，咱們這裏跟馮家都同時辦。咱們這裏只訂了四桌，不知够不够？」

「够啦！够啦！等下那些禮節你可得敎我！」

「你父母不在，所以請了市長和警察廳長作證婚人及主婚人！」

黎明哈哈一笑，道：「俺這面子可不小呀！」

說着李信和秦守仁也都下床了。他倆換了衣服，便去請隣居帮忙，又忙着掛鞭炮，忙了一陣，媒婆先到，接着轎伕和吹打的也到了。

此刻黎明心頭怦怦亂跳，又驚又喜，更似站在雲端中，雙脚輕浮，不知身在何處。

梅嫂走了過來，道：「姑爺，快去換吉服吧，吉時快到了！」

黎明哦了一聲，呆呆地進房，換了吉服，在馬褂上斜斜搭着一塊紅布條，他一走出廳，梅嫂便叫道：「吉時到，花轎起程迎新娘！」

那些吹打的便「嘀嘀嗒嗒」地吹奏起來，鑼聲一响，花轎便在媒婆的帶領下，浩浩蕩蕩地向馮家走去，背後跟着一大串看熱鬧的孩子。

吹打的去了，市長及警察廳長便來了，黎明雖然不喜與官府的人來往，但是，這兩人是崔三娘請來的，他只得下石階迎接。

「恭喜呀，黎兄弟，能够娶馮家小姐，兄弟你眞的是三生有幸！」

黎明陪他們寒暄了一陣，過了半個多鐘頭，又聽見鑼聲及吹打聲了，梅嫂叫道：「花轎來了，請姑爺出門迎轎！」

黎明慢慢走出去，梅嫂拿了一碗白米給他，道：「你記住怎樣說了嗎？」

黎明點點頭，不久花轎便來了，李信點燃掛在門外的長長的鞭炮，「砰砰」的鞭炮聲，震人耳鼓，硝烟刺人腦袋，洒了一地的紅紙。

鞭炮燃畢，花轎及吹打的停在門外，花轎之旁有個丫頭，是馮家陪嫁過來的，媒婆走前道：「小姐，這裏已是黎家大門了！」她轉頭示意黎明向前踢轎門。

黎明長揖道：「請小姐出轎！」接過梅嫂遞過來的米，抓了一撮向天一洒，他繞着花轎邊抓邊洒，那一碗米被他散盡，才來至前面再度長揖：「再請小姐出轎，三請小姐下轎！」

媒婆道：「小姐，新郎已經三請，請



黎明急忙走出門前迎接市長及局長

下轎吧，免得誤了吉時！」

丫頭掀開轎帘，新娘出轎，吹打的又「嘀嘀嗒嗒」地响了起來。「小姐，自今之後，進我黎家之門，便是我黎家之人，今後爲我黎家傳宗接代，相夫敎子，這都是你的責任！」

梅嫂遞上紅彩帶，新郎新娘各持一端，走進大門，吹打的在後面跟着，邊走邊吹，禮樂喧天。

新郎新娘上了廳堂，媒婆唱道：「一對新人請先拜天！」

一切繁文縟禮過後，媒婆才道：「請新郎送新娘進新房。」

黎明拉着新娘到洞房，給了紅包與喜娘，再度出廳堂，此刻筵席已開了上來，賓客紛紛入座，黎明平日精明，這時候却有點傻乎乎的，幸而有秦守仁及李信在旁協助。

新婚燕爾

宴會間，賓客不斷勸酒，儘管黎明酒量好，也有點吃不消，不過還好有個李信，他替黎明喝了十多杯！

石頭好像是半個主人，忙這忙那的，出出入入，他穿了一套他師父送給他的新衣，好不神氣，使他那些小友們人人羨慕不已。

吃過酒，撤了席，又開起賭局來，只是做莊的是市長，使得閑家都不大敢下注，警察廳長收了黎明的紅包便去辦公了，剩下來的客人還在等吃晚飯。

梅嫂捧出糖菓瓜子招呼客人，黎明見她這般勤快，十分喜悅，決定好好酬她，這幾天也幸虧有她在打點一切，否則後果實在不敢想像。

黎明只到新房裏一次，馮承珠羞紅了臉，不敢跟他交談一句，黎明叫丫頭小娟陪她，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屋子裏又熱鬧起來了，筵席再度開上，賓客入座之後，酒菜流水般送上來。

黎明逐桌敬酒，硬擠笑容招呼，難堪的時候來了，賓客們吵着要鬧洞房，李信費了不少唇舌，都沒法子阻攔得住。

秦守仁只好道：「要作弄新郎問題不大，但新娘子是個害羞的閨秀，千萬不能過份。」

一個賓客道：「廢話，那個新娘子不害羞的！」其他人都笑了起來。

秦守仁陪笑道：「總之，大家不能過份……」

「你放心，咱們不會動手動脚！」一個醉薰薰的賓客斜着眼說道：「也不會過份！」

秦守仁望着黎明，黎明微微一笑道：「各位老鄉這樣看得起兄弟，兄弟十分感激，既然大家都想熱鬧一下，請來吧！」

一行人來到新房外，梅嫂早就跟丫頭小娟打過招呼了，黎明道：「珠妹，他們來看你！」

房門打開，開門的是小娟，黎明走了進去，馮承珠垂着頭自床上站立起來，賓客們道：「聽說新娘子是咱們城出名的美女，可惜低着頭看不到，新郎官，你叫她抬起頭來嘛！」

黎明不知如何開口，不料馮承珠大方地抬起頭來，向他們行了一禮，「謝謝諸位伯伯叔叔和大哥們的稱讚！」

一個賓客道：「你們是憑媒妁之言，還是自己認識的？」

黎明忙說道：「前年底在濟南城認識的！」

「咱們要新娘子答，不要新郎官答！再問再問！」

「新娘子，你爲什麽會愛咱們的黎大哥？」一個青年尖着聲問。

馮承珠臉色又一紅，道：「他爲人重情義，待人至誠老實，又有本事，那有女兒家不喜歡他的。」

衆賓客哄然大笑，黎明有點尷尬，他實在料不到馮承珠會這在多人前，說出這

種話來。

一個中年漢笑道：「新郎官他有什麼本事……嘻嘻，他的本事，你又怎麼知道的？」

這人說話神情猥瑣，語帶雙關，李信心中有氣，正想出言罵他，不料馮承珠已搶先道：「他的本事，我是見過的，你若不相信，可以試一試，我包保你幾個回合就會被大哥打倒在地！」

李信大聲叫好。「你們還有話要問沒有？」

「咱們鬧了不少洞房，却不曾聽人一味稱讚自己丈夫的，難道書上都這樣寫的，叫妻子稱讚丈夫？」

「我若不認爲他是最好的，又怎會嫁給他，他娶我，也必是認爲我配得起他，無所謂稱讚不稱讚，因爲這是實話，也是相敬如賓。」

黎明心頭一陣激動，忍不住伸手過去，握住她的玉掌，馮承珠温柔地傍着他，斜乜了他一眼，情意盈眶。

那些賓客見馮承珠如此大方，都興趣大爲索然，半晌才有人道：「最後一個要求，你們合唱一首曲！」

「兄弟素來不會唱。」

「不會唱也得唱，不然咱們今夜就坐在這裏！」那醉薰薰的賓客道：「而且要兩人合唱。」

秦守仁道：「的確不懂，怎能唱得出來！」

「秦兄弟，今天可不是你的大日子，咱們聽黎兄弟的！」

黎明道：「好！好！這樣吧，兄弟唱兩句吧！」

「兩句不成！」

黎明苦笑道：「實在不懂，不是兄弟不識趣。」

「那好，三句吧！」

黎明跟馮承珠商量了一下，馮承珠把西廂記驚艷的一闋曲詞告訴他，兩人合唱了三句，秦守仁跟李信立即把那些賓客趕出去。

李信順手把門掩上，忽又打開一縫，伸進頭顱來，道：「小弟識趣，大嫂以後可要煮些好東西請咱們吃。」話音一落，房門「砰」的一聲關上。

房內只剩下一對新人，馮承珠反而不好意思起來，垂着頭，不斷地在玩弄着衣角。

黎明輕咳一聲。「珠妹，忙了一天，你也累了吧？早點休息！」

馮承珠忽然抬起頭來，眼眶中淚花亂轉。「大哥，你，你生我的氣麽？」

「我？怎會！」

「那你是不願意的……我知道自己是殘花敗柳，配你不上，你若怕我會沾污你，那我去跟小娟睡好了。」

黎明一怔，道：「珠妹，你怎會說出這種話來？我若是會嫌棄你的，也不會答應大娘……這頭婚事……我不覺得你是什麽殘花敗柳，在我的心目中，你一直都是那麽冰清玉潔！」

馮承珠見他說話態度誠懇，轉憂爲喜，含羞地道：「那你爲什麽不跟我喝合巹酒？」她伸手一指几上的酒壺酒杯。

「是俺忘記了，難怪你生氣。」黎明連忙進了過去，斟着酒，道：「我自罰一杯，向你陪罪！」

馮承珠以手壓住他的手臂，道：「今日你一定喝了不少酒，而且我也已不生氣了，咱們一齊喝一點就是！」她拿起一杯，與黎明碰了一下，張唇呷了一口。

黎明却把杯中酒喝乾，馮承珠道：「你寬衣吧！」她走到面盆架前，擰了一條毛巾，遞給黎明道：「洗個臉吧，你洗脚嗎？」

黎明點點頭，道：「穿了一天的鞋子，不洗就上床，只怕你受不住！」

馮承珠道：「我去叫小娟拿水來。」

黎明道：「不必，我到外面洗。」

馮承珠嬌嗔道：「你說什麽話，我是你的妻子，這是我的責任……」

黎明道：「無所謂責任，拿盆水而已，何况我並不是大男人主義者！」

「以前你可以跑到外面去洗，但由今日起，你有家室，便不能再這樣，你坐吧！」馮承珠道：「我去找小娟。」她走出房去，過了一陣便捧着一盆熱水回來，服侍黎明洗脚。

黎明心頭甜滋滋的，到今日才發現她的另一方面的優點，不由有點慶幸，黎明洗了脚，馮承珠又服伺他寬衣，黎明鼻端聞到她身上的幽香，心頭一蕩，輕輕把她擁入懷中，馮承珠臉頰如遭火燒，把頭垂下。

黎明替她寬衣，馮承珠蚊吶似的道：「燈……還未熄燈……」

「何須熄燈！」黎明放下錦帳，抱着她滾進被窩內……

×　×　×

黎明在好夢之中，忽被人搖醒，他一驚而醒，睜開雙眼便看到一張可人的臉龐。「什麽事？」

「天亮了，你該出去了。」馮承珠含羞地道。

黎明忍不住把她抱住，道：「又沒事做，多睡一會兒吧！」

「不，你平日早起，今日如果遲了出去，人家會笑你！」

黎明失聲笑道：「怕什麽？有什麽好笑的！」

馮承珠撒嬌道：「你不怕，我怕……人家會說是我累你爬不下床的。」

黎明忍不住又笑了起來，道：「我的確不想爬下床去。」他低頭在她頸上吻了一下，馮承珠含羞掙扎開去，她跳下床，披上外衣。

黎明呆呆地望着她，馮承珠啐了他一口。「你看什麽，昨晚還看不够嗎？」

「如果昨天晚上便已看够，以後咱們還會恩愛嗎？」

馮承珠忽然把被子拉開，黎明意不及此，沒有防範，連忙轉過身去，原來，他還光着屁股，馮承珠又啐了他一口。「你自己也怕被人家看到……」她怕黎明胡纏，急忙退後了幾步，把黎明的衣服拋上床去。

他們穿戴整齊出房，李信與秦守仁還未下床，只有梅嫂，小娟和那幾個來帮黎明籌備婚禮的馮家女傭，黎明每人再贈以一封紅包，梅嫂那一封則格外豐厚。

小娟冲了一壺茶，爲黎明夫婦各斟一

杯，一會兒李信及秦守仁都出來了，梅嫂叫人去煮早飯，不一陣已弄好，黎明叫她們坐在一起進膳。

飯後，黎明悄悄把秦守仁拉到一旁，道：「老秦，俺昨夜剛成親，不好就去馮家打探玉蓮的消息，請你代我走一趟！」

秦守仁道：「好的，你放心，我會跟他們聯絡好，有事時叫他們去通知石頭，石頭自然會來告訴我！」

黎明在他肩上一拍，道：「還是你仔細一點！」

秦守仁走後，黎明返回廳裏，不見馮承珠，小娟對他道：「姑爺，小姐叫你進房，她有話要跟你商量！」

黎明心頭忐忑，不知馮承珠要跟自己商量什麽事，是故連忙進房，只見馮承珠在房中踱步，他暗吃一驚，問道：「珠妹有事嗎？」

馮承珠對他一笑，走前把門關上，道：「大哥，你且坐下，我有話問你！」

黎明傻乎乎地坐下，馮承珠道：「大哥，老實對你說，在昨晚之前，我對你和對自己都沒有太大的信心……」

黎明苦笑一下，道：「你最好說明白一點……嗯，你昨夜對我說，說你在濟南城見過我之後，便對我產生……」他話未說完，便讓馮承珠以手捂住他的角。

「大白天，你說這種話，也不怕讓人家聽見！」

黎明笑道：「好好，我不說，只聽你的！」

馮承珠白了他一眼，拉了一張椅子，坐在黎明對面。「我能嫁給你，全是娘撮合的，心中一直很担心你會看不起我，會嫌棄我……但經過昨天晚上，我才知道你不是那種人……大哥，你知道嗎？你睡着後，我還睡不着覺……」

黎明訝然道：「你不是已打着鼻鼾了嗎？」

「我假裝的，怕影响你休息。」馮承珠紅着臉道：「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和滿足，所以才睡不着覺……自從那一次之後，我的心已經好像死了一般，這幾天才有了些生機，昨晚之後，我更覺得好像又有了生命。」

黎明道：「你不用感激我，其實你是個好妻子，我有什麽理由嫌棄你，能够得到你，實在是我三生修來之福！」他把椅子拉在她身邊，剛坐下，馮承珠已投入他懷中。

「大哥，現在我又覺得以前那些苦頭吃得很有價值！」

黎明一怔，問道：「你爲什麽有這個想法？」

「若不是那次……去濟南，我又怎會認識你，又怎會找到大姐。」

黎明道：「這樣說來，我也得感激那小子，若不是他，我又怎會得到你。」

馮承珠知道他口中的小子是指周長城，禁不住淌下兩行幸福的淚水，過了半晌，黎明問道：「你吩咐小娟叫我進來，便是要說這些話嗎？」

馮承珠霍然一醒，定一定神才道：「不是……大哥，我有一事跟你商量，是有關大姐的。」

黎明吃了一驚，急問：「是不是你大姐發生了什麽事？」

「不是，」馮承珠嬌軀自丈夫身上縮了回來，道：「大姐回來之後，我希望你待她好一點。」

「待她好是我的願望，你……」

「我怕她會怪我……現在我唯一担心的也是這件事。」

「我也怕她不原諒我！」黎明嘆了一口氣，道：「不過他人都不知在何方，現在担心這個也沒用。」

「大哥，恕我說一句逆耳的話，你應該去打探一下大姐的消息。」

黎明一怔，道：「你不反對我在新婚期間便冷落了你？」

馮承珠嬌嗔道：「我是這種人麽？還沒三朝我不好回去問，但你可以去呀！」

「我去也不好，人家還以爲我要退婚了，大清早便去找丈母娘的！」

馮承珠在他大腿上擂了一下，黎明忙道：「我已吩咐老秦去你娘家打探了。」

馮承珠又白了他一眼。「原來你瞞着我，這說明你不相信我。」

黎明哈哈一笑，道：「事實上，咱們兩人之間，實在有太多的陌生。」

馮承珠含笑道：「我不怪你，只要大姐能平安回來，而她又能原諒我，就叫我立即死我也不甘心！」

黎明道：「不准你說死！我還要你替我養幾個白胖的小子哩！」

馮承珠雙頰又漲紅了，啐他道：「不知羞。」

黎明笑道：「除非你不能生養，要不然便是從今之後，不許我上床。」

馮承珠大發嬌嗔，追着黎明要扭打他，黎明在房裏左躲右閃，故意逗着她開心，一室皆春，就在這時候，房門忽被敲响，黎明與馮承珠立即靜止，雖然房外看不到房內的情況，但兩人臉上都禁不住發了紅。

黎明半晌才問：「誰呀？」

外門傳來小娟的聲音：「姑爺，秦爺回來了，他有事要找你。」

黎明看了馮承珠一眼，道：「告訴他，我就去。」他低聲對馮承珠道：「一定是有了玉蓮的消息。」

馮承珠道：「我已向你表明心跡，有任何消息，都不要再瞞我！」

黎明點點頭，道：「你等我，有事我也會先來跟你商量！」

馮承珠向他投過一瞥感激的目光，替丈夫把房門打開。

伊人芳踪

秦守仁在廳上急得來回踱步，一見到黎明叫他到房內去，黎明心頭大急：「是不是有什麽不妙的消息？」

秦守仁道：「原來夏姑娘也是落在四大金剛手中，原來馮家在二十三日已收到了信！」

「信在那裏。」

「大娘沒叫你且安心，再過幾天才處理這件事……也許是因爲你剛成親。」

黎明急問：「你只知道這些？」

秦守仁沉吟了一下，道：「大娘只透露了一點風聲，他們已拿到錢，這次要的

不是錢……」

「那是要什麼?」

「不知道。」

黎明霍地站了起來，道：「我這就去找她。」

秦守仁忙道：「二姑娘那裏你怎向她交代?」

黎明道：「剛才我已跟她說清楚了，不要緊，我去跟她再說一聲，咱們就去……啊不，你留下來，這裏由你打點一切，我帶小李去!」

秦守仁點點頭。「不錯，他們若知道馮承珠會成爲你的妻子，恐怕上次不會這般容易便放她回來，而且也要提防他們再來刦人!」

黎明匆匆返回自己的睡房，馮承珠已經焦急萬分地問道：「是不是有大姐的消息。」

「是的，原來她也是被四大金剛捉去的!」黎明道：「他們在二十三日便送信給你娘。」

馮承珠一怔，道：「娘爲什麼不告訴我?」

「也許她怕會影响咱們的心情，珠妹，我現在去你家跟你娘商量。」

「商量什麼?」

「還不知道他們要求什麼?起碼也得拿信來看一看。」黎明道：「我走啦!有事跟老秦商量!」

「告訴娘說我很好，叫她放心，大哥……」馮承珠頓了一頓，才道：「你已知道我的心跡，請你向娘轉述一下，免得她多担心!」

「俺知道了，」黎明穿了鞋子，戴上毡帽出房，李信已在外面等他，兩人出了門立即快步向馮家走去。

馮家的下人見到新婚姑爺，這般快便來，都有點詫異，現在黎明已是自己人，也不用通知，直接進入內宅，見到丫頭便問：「主母在那裏?」

那丫頭道：「在少爺的書房裏。」

黎明與李信直入書房，房門半掩着，黎明道：「宗弟，你在嗎?」

馮承宗倏地把門拉開，驚喜地道：「姐夫，你怎地這般快便來了?二姐呢?」

「大娘在嗎?」

崔三娘嗔怪地道：「女兒都進了你的門，還叫大娘。」

黎明紅着臉抓抓頭，結結巴巴地道：「叫慣了，一時改不了!」

崔三娘笑道：「只要你對我女兒好，叫我什麼都不成問題，唉，李爺也來，咱們到廳裏坐吧!」

四人到小客廳坐下，黎明便急不及待地問：「娘，信呢?在那裏。」

崔三娘道：「我還準備等你陪珠兒囘娘家時才跟她商量哩。」

「我已跟她商量過了，她說叫你放心，她有今日已經很滿足，而且她還一直勸我盡力去找玉蓮。」

崔三娘瞥了他一眼，道：「明兒，我眞沒看錯你，珠兒能嫁給你，實在是她的福氣，這樣我便放心了。」

「娘，其實我能娶到她，也是我的福氣。」

馮承宗道：「你們都是有福份的人，嗯，堪稱是珠聯璧合。」

崔三娘道：「你且等等，我去房裏取信。」

崔三娘去後，馮承宗道：「姐夫，這件事我也是今早才知道的!」

「他們送信來的，你也不知道。」

「下人們交給娘，因爲信封上寫着娘的名字。」

「他們是怎樣送信來的?」

馮承宗道：「他們十分狡猾，從圍牆後拋進來的!」跟着崔三娘已囘來了，他立即合上嘴。

崔三娘坐下把信給黎明，黎明立即把信取了出來，打開閱之。

「崔氏夫人粧次，魚軒之大女在吾等兄弟手上，想魚軒早有所料，吾等與魚軒毫無瓜葛，兩番『請』令媛屈就，實與黎明有關!聞彼乃魚軒之未來女婿，然令媛在吾等手中，彼這女婿又如何爲之，魚軒欲得到令媛也不困難，請叫黎明在二十九日前到城北五里處之楊家堡外，切切。厤煩之處深感歉疚，容後有機再行拜謝。又及，吾等兄弟只准黎明一人前來，若是帶人馬的，對令媛之生命恐有影响，屆時魚軒幸勿責怪是盼!耑此，四大金剛白。」

這封信與上次所寫的的風格及文筆絕不相同，但字跡則相同，黎明看後跺足道：「豈有此理!」

李信道：「我看他們若不是金銀城的手下，也必是許雙槍的手下!」

崔三娘道：「二十九日離現在還有三天，明兒，我已沒有主意，由你決定如何辦吧，玉蓮是我的骨肉，我不能不顧着她，而你是我的女婿，我又不想你去冒險!這信已收到好幾天，我都不知該不該讓你看!」

黎明道：「自然應該讓我知道，玉蓮雖然還未跟我成親，但我早已把她當作妻子!」

崔三娘道：「所以我收到信之後，更加決定把珠兒嫁給你。」

「爲什麼?」黎明詫異地問。

「我怕玉蓮福薄，沒法嫁給你，更怕你爲了她有了什麼意外，但如果你在二十五日成親，就有可能由珠兒替你傳宗接代了!」

黎明吸了一口氣，感激地道：「原來娘還有這一層心思。」

崔三娘道：「我還有幾句話跟你說清楚的!」

黎明懍然道：「娘有話請說。」

崔三娘道：「我對三個兒女都是一般的疼愛，絕對不分彼此，雖然玉蓮自小與我分開，但我並不會爲這樣對她便疏冷了些……」

黎明道：「這個我知道。」

崔三娘道：「你能了解最好，現在你已是我的女婿，我的第二女兒是你的妻子，我的願望是希望兩個女兒都能嫁你爲妻，不過現在發生了這件事，我也不知道該如何辦……我相信四大金剛不會輕易放過你……說句老實話，我寧願玉蓮不能囘來，也不想你去冒險，因爲玉蓮不囘來，犧牲的只是一個，假如你去了，很可能要犧牲三個人以上的幸福。」

黎明一怔，崔三娘話中的感情他自然能夠理解，不過他對自己的能力頗有自信，沉吟了一下便道：「娘，請您放心，我不會有事的!」

崔三娘道：「他們都是些亡命之徒，教我怎樣放心?」

黎明道：「娘，你忘記我在濟南城如何跟金銀城周旋嗎?這些人很可能只是金銀城的手下，他們再兇也兇不過金銀城，所以您不必担心!」

崔三娘道：「雖然是這樣，但今日與往日不一樣，而且他們人多，加上玉蓮在他們手上，你在投鼠忌器之下，還能跟他們怎樣周旋!」

李信道：「大娘不用担心，我跟秦大哥會帮老大!」

「但他們不准他帶人去!」

李信道：「咱們不會讓他們知道!」

黎明接道：「娘，您不必掛慮，總之我一定要把玉蓮救囘來!不過玉蓮囘來，我和珠妹的事……」

崔三娘道：「實不瞞你，把承珠嫁給你是玉蓮的主意!如果不是她的主意，我怎敢魯莽從事?要不然，若果你堅決不肯的話，不是雙方都要尷尬嗎?」

黎明一怔，說不出話來，他實在料不到玉蓮跟承珠的感情會這般深!只聽崔三娘繼續道：「不過這件事我不讓珠兒知道，因爲我怕她對玉蓮會有所誤會，或因感恩而惴惴不安，所以說是我的主意，並保證她大姐不會怪她!」

「原來如此!」黎明道：「玉蓮太好了，我更加不能讓她落在匪徒手中!」

崔三娘道：「我要說的話已全說了，其他的都由你決定!要人要錢，只要馮家做得到的，絕對支持你!」

李信道：「請宗兄弟替咱們找些子彈來!」

馮承宗道：「這個沒問題，要不要洋槍?」

「槍咱們已經够了，如果能弄幾個手榴彈來，就更加理想了!」

「這個我會替你們想辦法!」

黎明長身道：「如果沒有其他的，我囘去了!」

崔三娘道：「珠兒那裏，相信你會說服她!」

「娘，她已經完全好了，過兩天她囘來你就知道!您不用担心她!」

× × ×

黎明返囘家裏，先把經過告訴馮承珠，馮承珠道：「大哥，你有什麼打算?」

「我一定會去赴約!因爲如果對方是要對付我的，即使我不去，他們以後也不會放過我!甚至他們會轉移目標，改向你下手!」

馮承珠道：「我完全支持你，大哥，你放心，就算你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永遠都是你家的人!嗯，娘怎樣說?」

「她任由我決定，並表示在人力物力方面會支持我!」

「你準備如何應付?」

「還沒決定，我去老秦他倆商量!」

× × ×

黎明把四大金剛恐嚇信的內容轉述了一遍，雙眼注視着秦守仁。秦守仁皺着眉，良久才道：「他們要你一個人去，可沒安着好心!」

李信冷笑道：「這是明擺着的狼外婆，他們會有好心?他媽的，如果不是夏姑娘在他們手中，咱們……」

黎明道：「別說了，這是廢話!」

秦守仁道：「他們只要老黎一個人去，看來是有原因……」

李信道：「什麼原因?」

「除非他們與金銀城和許雙槍無關，要不然他們又怎會放過咱們!」秦守仁道：「所以這個原因並不複雜，因爲他們的人不多!」

黎明讚成他的看法。「不錯，否則他們根本不必以綁架玉蓮的手法，引我赴虎穴，索性把咱們三個圍起來幹掉，不是更簡單?」

李信道：「四大金剛，會不會只是四個人!」

秦守仁道：「他們人不多，這是肯定的，但我看也不至於只有四個人，所謂四大金剛，可能是四個頭領!」

黎明道：「好啦，現在要研究的是咱們如何應付他們……當然我是挑明一個人去楊家堡，但你們兩個又怎樣避開他們的耳目?」

李信說道：「咱們化裝悄悄跟在後面吧!」

秦守仁反對。「不，這樣目標大，而且他們也會估計得到，若果埋伏槍手在半路，吃虧的可是咱們!」

李信道：「你有什麼好辦法?」

「咱們早一天先到楊家堡，在堡外附近埋伏!」

李信道：「這辦法不錯，不過我也有一個提議，咱們先找人去楊家堡走一趟，看看有什麼動靜!」

黎明道：「找誰去?」

「我叫石柱子他倆父子去，包保四大金剛不知道!」李信道：「如果找馮家的人去，可能會讓莫寡婦認出來!」

黎明道：「我幾乎忘記了這個莫寡婦!他媽的，這臭婆娘是怎樣跟四大金剛勾結上的!」

秦守仁道：「說不定她本身便是四大金剛之一!」

李信道：「石頭拜我爲師，老虔婆不會知道!咱們等石柱子囘來之後，了解當地的情況，然後我跟老秦在晚上出發去那裏埋伏!」

黎明道：「春寒料峭，尤其是晚上，要你倆去吃這個苦，兄弟心中難安!」

李信拍了他一下，道：「老大，你這樣說就太見外了!你的事，就是咱們的事，分什麼彼此!」

黎明一手握住李信的手，一手放在秦守仁的肩膊上，感激地道：「你們兩個眞是我的好兄弟!」

李信道：「我現在就去跟石柱子說一聲!」

「別這麼急……」黎明道：「人家不知道肯不肯!」

「不要緊，我有把握!」李信道：「現在是吃午飯的時候，他一定在家!」說畢他便出去了。

× × ×

自從黎明知道夏玉蓮的消息後，心情

便緊張起來，連吃飯也沒味道，幸而馮承珠刻意承歡，才有寬懷的時候。

正月廿七日下午，石柱子父子自楊家堡回來，他倆立即去找黎明。黎明十分緊張，請他父子到李信的睡房談話。

「今日剛好是楊家堡的墟期，也是全年的頭一個墟期，咳，眞是人山人海！」石柱子道：「咱父子倆，在墟裏走了好幾遍……」

李信道：「老石，俺可是叫你在村口附近……」

「是呀，墟市就在村口邊兒！」石柱子說道：「咱們什麽也沒有發現，後來，咱們吃過了午飯，再在那裏走了幾遍才回來！」

黎明、秦守仁和李信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李信問道：「老大，你看怎麽樣？他們在弄什麽鬼？」

黎明想了一下，道：「老石，請把楊家堡的地形畫出來！」

秦守仁立即拿出紙筆來，石柱子抓起筆來，手腕顫巍巍的，似有千斤重，好不容易才畫出一幅地形圖來，那些綫條，彎彎曲曲的，像蛇兒一般。他邊指着畫邊解釋：「這裏有塊大石，石旁有一塊告示牌，牌後有一棵大樹，吶，這邊有一座小樹林！」

秦守仁道：「告示牌後面，除了那棵樹，還有什麽障碍物？」

「沒有，那裏有一條路，通向隣村劉家坡。」

「劉家坡？那邊的地勢較高？」李信問道：「劉家坡人多不多？」

「不多，只有三十多戶！」

黎明想了一陣，覺得再問下去也沒有什麽用處，便送他們出門，趁天色未黑，他又去了一趟馮家。馮承宗告訴他，明天便可以買到一百發子彈，還有兩個手榴彈，黎明大喜。

黎明在馮家吃過晚飯後才回家，他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李信，李信道：「這樣就好辦很多，有了這個好傢伙，就不怕他們人多！」

「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俺假裝獵人，老秦扮皮貨商人，專到各處收購野獸皮毛的，咱們一個守在楊家堡外的樹林中，一個在靠近劉家坡那一邊！」

「你站在劉家坡下？人家會思疑你！這很危險，不行！」

「但是這樣才最安全的辦法，不管有什麽事情發生，咱們兩邊包抄，最快也最安全！」

「不行不行！」黎明緊張地道：「人家在暗，你們在明……」

李信道：「他們認不出咱們！」

「俺提議，老秦扮獵戶，躲在樹林裏，你扮成皮貨商，就站在遠一點的地方守着……」

李信堅持自己的意思，說道：「第一點我讚成。第二點我可不讚成，我認爲劉家坡地勢較高，守在那裏居高臨下，位置最好！」

「好吧，不過你千萬要小心！」

李信笑道：「得啦，你去睡覺吧，大嫂等久啦！」

單刀赴會

黎明回到房裏，馮承珠道：「你怎去了這許久？」

黎明道：「那有多久，不過兩三個鐘頭而已！」

「兩三個鐘頭已經很久！」

黎明笑道：「兩三個鐘頭已很久，只怕以後你更受不了，我後天就要找四大金剛，也不知道要跟他們打多久的交道！」

馮承珠心頭一沉，轉開頭去，岔開話題道：「你脫鞋子吧，我去替你打水！」

黎明解下長袍，脫下鞋，先洗了個臉，再洗了脚，心頭暖洋洋的，覺得有了個女人，始終比光棍好得多！

房內還燒着一個炭爐，炭火熊熊，一室皆春。馮承珠倒了水，回房把門關上，道：「娘跟你說些什麽？」

「沒有呀！我明早陪你回娘家，你就住在娘家，等我回來再去找你！」

馮承珠道：「三朝回娘家，可沒規定早晚，咱們吃過午飯再去！」

黎明忍不住取笑她。「這叫做女生外向？」

馮承珠白了他一眼道：「你還笑我，人家是捨不得離開你……多敍一下總比分別好，你自己說的，也不知要去多久！」

黎明見她生氣，連忙走前陪着笑臉道：「是俺錯了，請大人原諒！」

馮承珠轉嗔爲喜，笑道：「誰要你討好！」

黎明忽然一把把她抱了起來，馮承珠含羞道：「你幹什麽，快放我下來！」

黎明笑道：「我忘記告訴你一件事，是你娘吩咐的！」

「她說什麽？」

「她叫你替我傳宗接代，我現在就要把這個光榮的任務交給你！」

馮承珠雙手在丈夫胸膛上亂擂，嗔道：「你幾時學得這般油腔滑嘴的，敎我沒一絲看上你！」

黎明笑道：「現在不用你看我！」他走前幾步，歪嘴把桌上的蠟燭吹熄，房內立即陷在黑暗中……

× × ×

正月二十八日，上午。馮承珠連早飯也叫小娟拿進屋來，她實在害怕黎明此去有危險，因此希望與他多敍一刻。

黎明面對一個如此多情的嬌妻，也不免英雄氣短，兒女情長，與她相偎溫存了一個上午，到吃午飯時才出廳與秦守仁和李信同桌共吃。

李信本想取笑他倆幾句，却讓秦守仁用眼色止住。馮承珠很大方，應付得體，使黎明對她又有了新的認識。

席間，馮承珠叫小娟替她拿一隻酒杯來，她爲秦守仁及李信各斟了滿滿的一杯，最後也爲自己斟了一杯，李信與秦守仁都十分奇怪，忍不住停箸望着她。

馮承珠舉杯道：「秦大哥，李大哥，你倆爲了我大姐跟黎大哥的安全，不惜冒險，愚夫婦十分感激！我知道你們都是英雄，不愛聽太多恭維的話，而我也不懂得說，就讓我敬你們一杯，聊表寸意！」

秦守仁與李信也舉杯道：「大嫂說那

裏的話來，咱們跟老黎情同手足，你們的事，就是咱倆的事，不用客氣！」

黎明也舉杯道：「來，大家都把酒喝了吧！」

四人一齊把酒喝盡，馮承珠平日甚少喝酒，但此刻表現十分豪爽，一口氣喝乾，道：「希望兩位大哥保重，回來時，我親自下廚弄一桌替你倆洗塵！」她又轉頭對黎明道：「大哥，我祝你馬到功成，一切順利把大姐救回來！」

黎明哈哈一笑，道：「一定如此！」

飯後，黎明送馮承珠回娘家，他叫小娟也回去，家裏只留下一個梅嫂，請她煮飯。

黎明到馮家並不久留，雖然崔三娘母子極力挽留，他都不答應，馮承珠知道丈夫的心意，忙爲丈夫解釋：「娘，大哥要回去跟秦大哥他們商量明天的事，你就讓他去吧！」

馮承宗道：「再急也得等吃了晚飯才去！」

黎明道：「正事要緊，吃飯乃等閒事，說不定明天晚上便可以與你大姐一齊回來吃！」

崔三娘嘆了一口氣，道：「那好吧，你要小心保重，你知道你是最重要的，玉蓮丫頭比你次要！」

「娘，你請放心，我跟玉蓮一定可以平安回來！」黎明道：「宗弟，請你把子彈跟手榴彈拿出來！」

馮承宗應了一聲，親自到書房，提出一個袋子來。「都在裏面！」

黎明接過布袋，就向岳母告辭，馮承珠送他出廳，澀聲道：「大哥我不送了，你保重！」

她聲音十分平穩，但黎明却發現她眼眶裏閃着淚花，心頭一跳，禁不住握住她的手，道：「珠妹，你也得保重！」

馮承珠點點頭，猛地扭頭轉身進去，免得流下淚來，影响丈夫的心情。

黎明返回家裏，又跟李信和秦守仁研究了幾個應變的方案。還沒吃飯的時候，石頭走過來找師父：「師父，你去了之後，誰敎我讀書練武？」

「你自己學，不要偷懶，我回來就要考試！」李信撫着他的頭，道：「師父有一包東西要送給你爹，你替我拿過去好不好？」

「是什麽東西？」石頭十分奇怪。

「我不告訴你！」李信進房拿出一隻箱子來，交給石頭，「你現在就拿去！」

「爹會罵我代他收禮物！」

「不會，你說這是我送的。」

石頭去後不久，石柱子拉着兒子，帶着那隻箱子過來，道：「李兄弟，你這是甚麽意思？」

「沒什麽，這是我的一點意思！」

「你我根本就像是兄弟，你叫俺替你去一趟楊家堡，這是小事情，你幹甚麽送二十個大洋給我！」

李信誠懇地道：「我不是因這個送錢給你！石大哥，你家境不好，大嫂身子又多病，這二十個大洋就當是我送給大嫂跟石頭的吧！萬一我有什麽長短，有了這筆錢，石頭也可以去唸幾年書！」

石頭叫了起來，「師父，你是英雄，你一定會勝利回來，我不要去唸書，我要跟你學！」

「傻孩子！」李信輕輕摸着石頭的頭，「師父只是說萬一！」

石柱子感動地道：「李兄弟，你眞是個好漢子，我就厚着臉皮，替孩子收下來！石頭，快向你師父叩個頭！」

石頭乖巧地跪下，却讓李信拉了起來，黎明留下他父子倆吃飯。

吃過晚飯，黎明便叫秦守仁與李信去睡，他找了兩隻扁平的瓶子，替他們裝了酒，又把李信的一對盒子炮，秦守仁的一柄盒子炮和一枝獵槍拿出來擦乾淨，最後再裝上子彈，又把子彈帶裝滿，弄好了這一切，他才爲自己準備起來。

時鐘指向十二點，黎明叫醒梅嫂，吩咐她煮了兩碗麵，然後才把秦守仁及李信拉下床，李信看見桌上排列整齊的槍支，忍不住笑道：「咳，瞧這架勢，好像是荊軻刺秦王一樣，有去無回！」

黎明道：「出兵之前，不許亂說！你們把酒帶上，今晚天氣冷，實在受不住時，喝一口暖和暖和！」

秦守仁道：「廢話少說，明天大家小心一點，希望馬到成功！」兩人吃過麵，拉開大門，頂着北風出城。

黎明躺在床上，心中有所担憂，躺了好一陣，都沒法入睡。四大金剛他才沒把他們看在眼裏，但問題是玉蓮在他們手中，他的目的不是殺人，而是救人，這就困難了許多。

萬一自己救不了人，反而被對方殺死，四大金剛會放了夏玉蓮嗎？而自己死了之後，馮承珠能堅強地活下去嗎？

他以前從未有這種担心，直至此刻他才體會到家庭的負累！壁上的掛鐘傳來三點的响聲，黎明才迷迷糊糊地進入夢鄉！

次日他下床時已九點鐘，吃過梅嫂煮的餃子和饅頭，佩上槍，還在鞋筒裏藏了一柄匕首，然後把房門都鎖上，敎梅嫂暫回馮家。

北風呼呼，雖然已近午，但郊外的寒氣迫人，春雪消融，樹上枝頭已偶爾可見到一兩點的新綠。黎明逆風北上，彳亍而行。

楊家堡離諸城只有五里路，黎明心頭患得患失，一時覺得路長，一時又覺得路短，好不容易才到達楊家堡外，只見堡外有一塊岩石，上面刻着三個大字：楊家堡，大概堡內的人在歲晚才塡上紅漆，十分悅目。

岩石之後有一塊告示牌，牌後又有一棵大樹，這一切與石柱子所說脗合。

四大金剛的信，沒有註明時間和詳細的地點，黎明想了一下，決定坐在岩石上，等待對方，他坐了一陣，不見有動靜，便暗中留意對面那座樹林，發覺林內似乎有人影，却不知是秦守仁或是敵人。

過了二頓飯工夫，還沒人來接頭，黎明漸漸焦急起來，暗忖：「莫非他們要我入堡？」

再等了一下，雖有人在村口出入，經過的人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但始終沒人來理睬他，黎明忍不住跳下岩石，信步在附近踱起步來，當他走到樹後，忽然發覺樹幹上貼着一張白紙，他心頭一跳，連

忙走前觀看。

只見紙上寫着一行字：黎明，入堡，四大金剛。

黎明想了一下，忖道：「要不要去通知老秦？」此念一起，立即被他自己推翻，他故意走到岩石旁，用力咳了幾聲，然後向堡內走去，希望這樣會引起秦守仁的注意和告訴他自己的去向。

那楊家堡在四周疊起一堵土牆，牆頭頗高，東西南北各有一座門，但南北兩門較多人出入，是以門也較大。一入門，便是一條街道，兩旁有些商店，難怪附近的墟市設在這裏。

黎明沿街而行，一對眼睛不斷向四周探視着，忽然他發覺一家飯館的招牌之下掛着一張紙，上面寫着一行字，黎明：入館！

黎明走進飯館，此刻正是午飯的時候，食客極多，所有的飯桌都坐着人，黎明在飯館內走了一遍，既不見有人上前探問，也沒有新發現，一個跑堂的忽然走過來，道：「客官你吃飯還是喝酒？」

「兄弟，你們招牌下那張白紙是誰貼的？」

跑堂的說道：「哦……原來你就是黎明！」

黎明一翻腕，抓住小二的襟頭，沉聲道：「你跟四大金剛有甚麽關係？」

跑堂的叫了起來，說道：「什麽四大金剛？咱根本就不知道，你怎麽動手動脚的！」

忽然背後有人叫道：「我知道這一件事！」

肉在砧上

黎明連忙轉頭望去，說話的是個老頭，他是這爿飯館的掌櫃。

黎明把跑堂的推到櫃台前，對掌櫃道：「快說，要不然別怪我不客氣！」

那掌櫃大約四十出頭的年紀，臉龐清癯，不爲所動地道：「你放了手，我才告訴你！」

「如果我不放手呢？」

「那我就不說！」

黎明目光一落，見他掌背指骨根部那四點不但高大，而且肌肉長了繭，他心頭一動，忖道：「這人分明是練武的，却來做掌櫃，分明有蹊蹺！」

想到此，他鬆了跑堂的衣襟，右手隔着櫃台，向掌櫃抓去！

掌櫃左臂一抬，掌緣切在黎明的前臂上，黎明那一爪便抓空了。

「好傢伙！」黎明左拳急打而出，那掌櫃顯然是個好手，身子硬生生縮後幾寸，右臂一橫，把拳頭架住！

黎明正想發第三招，不料掌櫃的左手抓起櫃上的算盤，一揚聲，「的答」一陣亂响，望黎明的頭頂劈下！

黎明見他來勢洶洶，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急忙後退閃避！

掌櫃喝道：「你這漢子幹甚麽恃勢欺人！」

黎明一退即進，道：「你是四大金剛的那一位？其他人在那裏？」他話未說畢，又一拳搗出。

掌櫃冷笑一聲。「你這是賊喊捉賊！」他將算盤一掃，擊在黎明的前臂，「唰」的一聲，手臂與算盤同時彈開！

黎明左拳趁隙再擊出，喝道：「再吃我一拳！」

掌櫃向櫃下一縮，忽然雙手向上一探，望黎明的手臂抓去！黎明冷不及防，被對方的手指觸及，幸而他反應够快，手臂向上一揚，只在臂上留下幾道指痄！

就在這時候，背後風聲一閃，黎明一驚，待要閃開，後背巳吃了一拳，幸而這一拳力道不猛，他斜翻過身來，只見打他的是一個漢子。「你是誰？」

「俺來吃飯，看你欺侮斯文人，氣不過要出手！」

黎明冷笑一聲。「你們都是四大金剛的手下吧？」

那漢子一怔道：「誰是四大金剛？」

黎明轉頭對那掌櫃道：「現在閣下你可以說了吧？」

「俺不是什麽四大金剛，也不知四大金剛是什麽人！」掌櫃道：「剛才有一個食客放下一封信，請咱們交給一個叫黎明的人！」

「那人是誰？」

掌櫃道：「很陌生，俺對他說咱們不認識黎明，他說他在招牌下貼着一張紙，等下黎明便會來！」

「那人長相怎樣？」

「一般……好像是莊稼漢！」掌櫃問道：「你便是黎明？」

「不錯！若不是黎明，我來作甚！你那封信呢？」

掌櫃道：「那漢子說假如咱們把信交給你，你會付一個大洋給咱們！」

黎明冷哼一聲，道：「你倒會趁火打刦！」話雖如此，他這時候早巳心急如焚，生怕夏玉蓮有危險，雖明知對方在勒索，但仍然丟了一個大洋在櫃台上。

掌櫃嘿嘿一笑，自抽屜裏取出一封信，只見信封上寫着黎明先生親收。黎明拿了信，後退幾步，把身子靠在牆壁上，急不及待地把封口撕開，自內挾出一張信紙，他把信紙打開，低頭觀閱。

「黎明台鑒：台端旣然巳到，證明對夏玉蓮姑娘的安危至爲關心，如今請立即到堡北，見到指示，依指示辦，切記，否則後果閣下自負！四大金剛。」

黎明心念電轉，心中想道：「他們估計到我會把人手安排在這一帶，所以要我出堡去？嘿嘿，我一出城，小李在劉家坡居高臨下，一定看得到……好，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得去闖一闖！」

他主意一打定，轉頭向四周看了幾眼，走出飯館，向堡北走去。他出了楊家堡，一路前行，大約走了半里，見路旁停着一輛馬車，在廂後面貼着一張白紙，上書：黎明，請進！

黎明心頭一跳，兜到前面去，只見車前坐着一條二十多歲的漢子，正在打瞌睡，黎明喝道：「快醒來！」

那漢子猛地醒來，道：「你是誰？」

「我便是黎明！」

「眞的？」

「這種事還有假的麽？」

那漢子拿出一隻殘舊的袋錶，邊看邊

道：「哈，原來巳經一點十五分啦，快上車，要不然便來不及了！」

黎明道：「且慢，你載俺去那裏？」

那漢子道：「快上車，還有把你身上的槍丟掉！」

黎明霍地把槍拔了出來，槍管抵在那漢子的額上，冷冷地道：「你家裏還有老母和妻兒吧？」

那漢子吃驚地道：「不要亂來，我父母都巳死了，還未討老婆！」

黎明坐在他身旁，道：「你乖乖趕車去，要不然俺便斃了你！」

那漢子道：「我若載你去，俺便要被人打死，除非你把槍拋掉，快點，時間巳很緊迫，若去遲了，那個姓夏的姑娘便完蛋了！」

黎明道：「你若不載我去，現在便得死，你自己衡量一下！」

「你以爲我現在就載你去見夏姑娘嗎？還遠着哩，起碼中間要換三次馬車，天黑之前若趕不到地頭，那就……」

黎明急問：「你們的巢穴在那裏？」

「你說什麼，俺根本不知道，咱只是被人僱了。在這裏等你的！」

黎明冷笑一聲。「你以爲俺是三歲小孩？」

「俺是馬車夫，有人僱我在這裏等你，價錢很好，幹一天，等於幹五天，但他們一定要俺先把你的槍支繳了，才能載你去！」

黎明料不到四大金剛會來這一招，畧一沉吟道：「他們叫你載我到那裏去？」

「他們沒有說去那裏，只叫我載你一直向前走，依他們的指示辦！」

黎明道：「他們的指示是什麼？」

「俺怎知道，他們說會把指示寫在紙上，貼在樹幹上！」車夫道：「你若認爲俺騙你的，就不要坐我的車子，不過你現在才來，怕時間來不及了！」

黎明再一考慮，忖道：「只要小李跟着上來，我沒槍也不怕，只是俺坐車，他趕不上……」但心念一轉間，又惦掛着夏玉蓮的安危，只得把槍拋了出去，然後跳上車廂。

那漢子仍不駕車，轉頭問道：「你身上還有沒有其他武器？請把衣裳解開，對不起，人家這樣交代下來，俺不敢不聽，咱們在這條綫上賺錢的可不敢得罪人！」

黎明再把靴筒裏的匕首拋掉，道：「快走，如果有事俺負責！」

車夫稍一遲疑才揮鞭催馬前進，黎明爲了要引起李信與秦守仁的注意，故意與車夫並排而坐。車夫似乎十分焦急，不斷揮鞭催馬急馳，馬車晃晃蕩蕩地前進着。

車夫道：「黎先生，請你注意兩旁的樹幹！」

黎明冷冷地道：「俺比你還緊張！」

馳了六七里，黎明忽然發覺樹幹上貼着一張紙，上書：黎明，轉左。

黎明道：「他要你轉左！」

車夫應了一聲，到了路口，撥馬轉左，這一條路比較長，而且兩旁的樹木又高又密，又馳了里餘路，只見前頭樹幹上又貼了一張紙，上面寫着：黎明，下車，步行。

黎明把指示的內容告訴車夫後，便跳下車步行。那車夫轉頭，往來路馳去。

黎明走了十多丈，又見樹幹上又有張指示：黎明，快跑！

黎明冷哼一聲，心想老子爲什麽要聽你的話，可是一想到夏玉蓮，他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起來，到最後巳快速地奔跑。

前面樹幹上又有新指示：黎明進林！

黎明見前頭有座小樹林，便懷着忐忑之心，走進樹林，只見一個漢子問道：「你是不是黎明？」

黎明一怔，反問：「你是誰？」

那漢子道：「你來遲了！俺是車夫！」他轉到樹後，推出一輛脚踏車來，這輛脚踏車比李信那輛「風火輪」笨重，但却可載人。

黎明問道：「你要載我去那裏？」

那車夫淡淡地道：「依指示辦事，俺什麽也不知道！喂，你身上有沒有槍？」

「早繳了，你放心！」黎明知道多問無益，坐上車後，催促那車夫開車。

車夫踏着車子，自另一端駛出樹林，走在田埂上，不久便穿進一條小村，黎明以爲他要在那裏再換人，豈知竟然找不到指示，車夫只得繼續前進，一直馳到第三條小村，才見牆上又有指示：黎明，下車向前快跑！

黎明沒辦法，只得又下車，向前跑去，他邊跑邊罵：「他奶奶的，讓老子找到你們，不慢慢要你，俺便跟你姓！」

他又焦又急，加上跑了兩陣，眞是滿腔怒火，不過他到底是個精細的人，知道對方這樣正是要迫使自己發怒，另者這樣一來，李信與秦守仁便不可能追上他了。

黎明跑了三四里，巳有點氣喘，却又不敢停下來，心中想道：「他們要我跑去那裏？跑去沒人的地方，然後在暗中下手，一槍打死我？」

一想到此，黎明立即警惕地向四周看了一下，心中憂慮更深，因爲這樣下去，自己必敗無疑，他決定冒一下險，想辦法通知李信他們。

田埂的盡頭是座小樹林，黎明想也不想一頭衝了進去，他以爲樹林裏必有人等他，但竟然沒人，只有一張指示：黎明，准閣下休息十分鐘再向左邊那邊小路上跑去，閣下之未婚妻將會等你！四大金剛。

黎明冷哼一聲：「你奶奶的，俺今日算是威風掃地了！唉，人在屋簷下，只得任由人拉着鼻子走！」

他在樹林裏看了一下，發現樹下有一堆垃圾，那些垃圾有爛草蓆，破椅子，還有一張破棉被，他心頭一動，想到了一個辦法，連忙找了一根枯枝，把它點着了火，放在草蓆下。

只見一陣濃烟自蓆底溜出，接着草蓆便開始燒着了。黎明再撿了一些枯枝拋到火堆裏，使火焰升高，濃烟一直冒上天！

黎明把棉被及椅子放在火堆旁，看看一切妥當，才拾了一塊尖銳的石頭，在地上劃了一個箭頭，指向左邊，箭咀之下，寫着一個明字。

黎明衝出樹林，登上左首那條小路，慢慢地跑着，現在他巳知道對方不會一槍把自己殺死，而會採取慢慢折磨的方法，所以心頭略寬，把速度放緩。

他又跑了三里路，然後又見到一張指示：黎明，到雷家莊，他轉過頭來，只見那座樹林上空，黑烟滚滚，估計李信與秦守仁必然看得到，以他們的腦袋，必會想到這是自己的傑作！只要他們到樹林去，便不難找到那箭咀，這樣便會追上自己。

雷家莊離此不遠，那村莊不大，只有二十多戶，黎明到莊裏，找了兩遍，竟然找不到指示，他心念一轉，長嘆一聲，向一間土屋走去。到了那裏，忽然閃到屋後，再轉到另一間去，只見那裏有幾個村童在樹下玩捉迷藏，黎明見其中一個孩子手中拿着一張白紙，心頭一動，向後退去。

他抬頭向兩旁看了一下，見附近有一棟瓦頂的磚屋，便急衝兩步，一躍而上，雙手抓住屋簷，擰腰翻身上去。

黎明悄悄走到屋脊後，向四周打量。這時候，太陽已偏西，陽光逐漸似血，大樹上空盤旋的宿鳥也漸漸多了起來，呱呱的鳥叫聲，使人心煩意燥。

黎明目光找到那個手上拿着白紙的小孩，他躲在尿缸後面，那裏又髒又臭，孩子們都不過來找他，那孩子悠然自得，似乎不虞會被人發現！

忽然一個形容猥瑣的漢子，賊頭賊腦般走了過來，他邊走一對老鼠似的眼睛邊向四周溜，黎明心頭一動，暗道：「這人看來不像淳樸的莊稼漢！」便開始注意他的行動。

小孩因縮在尿缸後，漢子看不到，走到那裏，對着尿缸撒起尿來。

淙淙的尿聲，驚動了小孩，那小孩霍地自缸後鑽了出來！那漢子料不到這種情況，一驚之下，連忙轉過身去，那孩子哈哈大笑起來，自尿缸後走了出去！

他不出來猶自可，一離開尿缸，他手上拿着的白紙，便無所遁形，那漢子大叫一聲：「吓，好小子，原來是你撕下的！」他顧不得撒尿，就去追那孩子。

小孩拋下白紙，轉身便跑，那漢子拾起白紙，邊罵邊追，黎明自屋脊後滑下去，匿在牆後。

小孩在他身邊掠過，接着那漢子追上了。「小子，看你跑到那裏去！」

黎明突然伸脚出去一攔，那個漢子虞不及此，一跤跌倒，黎明一把把他抓了起來！那子道：「你，你幹啥？」

黎明叫住那小孩，問道：「小兄弟，這個人是不是你們雷家莊的？」

那小孩搖頭道：「不是，我從未見過他！」

「哼，小孩子拿你一張紙，算得什麼，你要打他！」

小孩道：「我不是偷他的，僅是在三叔家大門上撕下的！」

黎明拉着那漢子後退，那漢子叫道：「喂，你幹啥！你……救命……」話音未落，黎明已一拳擊在那漢子的小腹上！那漢子身子如煮熟的小蝦曲了起來，失去抵抗力，任由黎明拉着。

極力求勝

黎明把他拉到一家廢屋外，將他推了進去。那漢子道：「俺身上沒錢，喂，你是那條綫上的？是周大哥那裏的人吧？」

黎明不置可否，反問：「你叫啥名字，是那條綫上的？」

那漢子期期艾艾地道：「俺叫岑土龍，俺……俺是打散的，並無入伙！」

黎明道：「你眞的不肯說？讓俺再打一拳試試可好？」

岑土龍忙道：「老兄，你請高抬貴手……咳咳，咱們還未正式立萬！」

「還未立萬也得說！」

岑土龍苦着臉道：「老兄，你到底是誰？」

黎明又一拳擊在他腹上，岑土龍痛得蹲在地上，黎明把他拉上來，把他推到牆角，冷冷地道：「俺今生已殺死七七四十九個人，無法湊够半百，常常覺得遺憾，你是不是想做第五十個？」

岑土龍臉如土色，顫着聲道：「咱們只以四大金剛爲名……」

「你們老大是誰？」

岑土龍吸了一口氣，似乎較神氣。「你聽過金銀城的大名沒有？」

「是後來化名叫韓雷的那個？他早已死了！」

岑土龍的臉色一變，說道：「咱們老大以前便是金大爺的軍師：風二爺！算起來，現在綫上的朋友，很多都是他的後輩哩！」

黎明暗道：「原來眞的是他，不知還有誰，等我再問問他！」當下道：「既然四大金剛，一定還有三個，他們是誰？」

「老二是『獨眼配雙槍』的姚祥，老三叫余立羣，老四你不會認識的，她是個女的！」

黎明冷笑一聲，道：「那女的便是莫寡婦嘛！」

岑土龍臉色一變，道：「你，你到底是誰，爲什麼都知道？」

「莫寡婦是幾時入伙的？」

「大概是兩三月前吧，也是很偶然的，嘻嘻，原來她是風二爺的舊情人，那時候莫寡婦剛死了男人，她想纏上風二爺，風二爺跟金大爺混得正好，怎會把她這女人看在眼中……」

黎明道：「現在她老了，爲何風老二反會看上她？」

「因爲，因爲這老婆子還有點錢，而且她對諸城的情況最了解……嘿嘿，她這個金剛的位子是風二爺暫時給她的，將來我看她還是要回老家去的！」岑土龍道：「老兄，俺都說了，你還不放開俺？」

黎明再問：「你手上那張白紙，寫的是什麼字？」

岑土龍沉吟了一下才結結巴巴地道：「黎明：請在莊後等候。」

黎明恍然大悟，道：「你便是來接他的？」

岑土龍臉色又是一變，道：「難道你就是黎明？」

「不錯，算你還未被嚇壞！」黎明把臉一沉，道：「四大金剛在那裏？夏姑娘在那裏？」

岑土龍驚慌了起來。「俺……俺不知道……」

黎明道：「看來你還要挨打才會說老實話！」

岑土龍忙道：「不不，俺眞的不知道

，風二爺只叫我帶你到姚家莊去……」

「風牧在姚家莊？」

「不，姚家莊是姚祥的老家，不過我從未去過，而他們也只叫我帶你到那裏去而已，也許，也許到時他們會再派人來接你吧！」

「由此去姚家莊有多遠？」

「五十多里！」

「他限你在啥時候帶我到達姚家莊去的？」

「明日天亮之前！」

「那還趕得及！」黎明忽然把岑土龍的外衣解了下來把他的手脚反縛起來，又用手絹塞住了他的嘴，然後閃了出去。

這時候，天色已晚，農夫們都回家吃飯，屋外不見有人，黎明走出雷家莊，便見到李信肩上搭着一塊豹皮在路上徘徊張望。

黎明大喜，連忙揮動雙臂，向李信打招呼。李信發現他之後，轉身向後揮手，過了一陣，便見到李信和秦守仁跑過來。

「你們是不是看見濃烟才趕來的？」

李信道：「是的，現在怎樣？跟對方聯系上了沒有？」

黎明示意他倆跟他走，他跟他們到達那廢屋，指着地上的岑土龍，道：「這人叫岑土龍，是四大金剛派他來接俺的！」他隨即把剛才的情況說了一遍。

秦守仁道：「不用說，老黎你一定會跟他去姚家莊的，咱們呢？一齊走，還是先去？」

黎明道：「你倆先走，我等一下帶他上路！你們知道姚家莊在那裏嗎？」

李信道：「俺三年前去過！」

黎明把李信拉到一邊，問清楚了姚家莊的地形，李信道：「你要不要槍？」

「不，你們去了之後，找一個地方把槍藏在那裏！」

李信在地上劃了幅地形圖，指着一處道：「這裏有個石橋。我到那裏之後把槍藏在那裏，我會做個記號，你有需要時，便到那裏去拿……唔，我也藏在那附近，總之到了姚家莊之後，如果有危險，你便往那邊跑！」

黎明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俺記住了，還有，你們有沒有匕首刺刀的，借一柄來，路上用！」

秦守仁遞了一柄匕首給他，道：「還有一件事，便是應該找些東西吃，要不然明天那來的氣力跟他們拚！」

李信道：「俺去向老鄉買地瓜來！」

他去了一陣便回來，用那張豹皮兜着幾個煮熟了的地瓜，黎明他們每人吃兩個，還剩下一個，李信跟岑土龍吃，秦守仁與李信先上路去了。

岑土龍吃了地瓜，黎明把他解開，讓他穿上衣服，岑土龍早已冷得肌肉發紫，這時候嘴唇才稍有血色，他連忙輕輕地跳動着。

黎明道：「姓岑的，你是識相的便乖乖帶我去見四大金剛，不要玩花樣！你該知道，你的生命還捏在我手中！」

「俺只帶你到姚家莊，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知！」

黎明道：「俺跟你商量一件事，你不要跟風牧說我帶人去！否則我告訴他，你把一切都告訴了我，我看風老二以後也不會給你好看！」

岑土龍忙道：「這個您放心，俺一定不會說，你看俺這副樣子，也知道俺不是糊塗人！」

「好，走吧，在路上別要花樣，要不然，我就先要了你的命！」

兩人出了雷家莊，折回東行，春夜風仍很大，寒意極濃，幸而不是逆風行，走起來才不致太辛苦！

岑土龍一早知道要走夜路，是以預備了一枝手電筒，五十里路並不短，何況是在晚上行走？因此這一程走下來已經快天亮了。岑土龍大概善於走路，所以才被委以此任，走得並不太辛苦，反而黎明因爲下午跑了兩程，有點吃不消，不過他很有把握風牧不會這般快便殺夏玉蓮，故而在姚家莊外找了處隱蔽的地方停下來休息。

岑土龍道：「老兄，只剩下幾十步也不挨了？」

黎明道：「不是不能挨，而是不想挨，等天亮了再說！」

岑土龍不敢多言，過了頓飯工夫，天際便現出魚肚白來了，但黎明仍然沒有起程的意思。直至天色大亮，他才懶懶地道：「附近有沒有賣吃的地方？」

岑土龍道：「沒有！」

「沒吃的，那咱們往回走，先找家飯館吃個够，再去姚家莊！」

岑土龍把頭扭開，道：「姚家莊口，就有個賣豆漿跟油條的小攤販！」

「你怎知道？」

岑土龍臉色一變，結結巴巴地道：「上次俺有事經過這裏發現的！」

黎明把利刀拔了出來，抵在他胸膛上。「你眞的不說？其實你說了，風牧也不知道，因爲等下到莊裏，咱們不去他那裏，就等他們派人來找咱！」

「好吧，他們住的地方十分好認，那是全莊最大的一座屋子！」

黎明收起刺刀，道：「俺請你喝豆漿吃油條，走！」

兩人走到姚家莊外，果然見到有個老頭在那裏擺賣，這時候還沒有什麼人，黎明與岑土龍坐下，叫了兩大碗熱氣騰騰的豆漿，一盤油條，四隻燒餅！

兩人走了一夜，又飢又餓，又渴又寒，拿起豆漿便喝，一口氣喝了半碗才住手，黎明抓起一隻燒餅，塞進嘴裏，又叫了兩碗豆漿。

這頓早飯吃得愜意極了，黎明會了帳，拉着岑土龍向外走去，岑土龍吃了一驚：「哎呀，我的黎大爺，你就饒了我吧，這時候還要去那裏？」

「你放心，俺只是吃得太飽，散散步！一回就帶你進莊！」黎明果然只走了一陣便與岑土龍進莊了。

岑土龍走在黎明的前頭，在莊內穿街過巷。這姚家莊比雷家莊大得多，有一條小街，兩旁都是些賣日用品的商店。

他倆在莊內走了幾趟，都沒人出來招呼，不過黎明却在經過石橋時，見到李信藏在那附近，而秦守仁則在一爿茶館裏吃茶。

黎明見走了三遍，還不見有人來聯絡，正想與岑土龍商量，却聽見一個小女孩

的聲音：「你是岑叔叔？」

岑土龍轉頭向她扮了個鬼臉，黎明輕輕踢了他一脚道：「你在幹啥？人呢？」

那小女孩道：「你是不是岑叔叔？」

岑土龍一愕，道：「你是誰？」

「我認得你，你便是岑叔叔！」

岑土龍沒好氣地道：「快走開，要不然打死你！」

小女孩道：「姚伯伯叫我告訴你，把人帶到晒穀場去！」

岑土龍道：「知道了！」拉着黎明向左轉去。

「且慢！」黎明問道：「晒穀場在那裏？」

「你何必多問？俺帶你去就是！」

「假如他們已經安排了槍手在那裏等我，你跟着我去，不怕會被犧牲掉嗎？」

「被犧牲……」岑土龍道：「你的意思是認爲他們會順便殺死俺？」

「不一定，不過他們反正要殺人，多殺一個，又有什麼稀奇？」

岑土龍一張臉都變了顏色，黎明說道：「你不用怕，你把方向告訴我，我自己去！」

岑土龍道：「假如你不去呢？俺日後可就慘了！」

「俺是來救人的，我會不去麼？」

岑土龍垂下頭，道：「但假如他們眞的在那裏埋伏了槍手，你一去就……還救什麼人！」

黎明道：「那有啥辦法？你知道他們把夏姑娘藏在那裏嗎？」

岑土龍忙道：「俺什麼也不知道，你由這裏直走吧，到一棟紅磚屋時拐左，走十來步就看到了！」他快步走了。

岑土龍走得很快，黎明心頭一動，連忙悄悄地跟了下去。岑土龍雖然鬼祟，但他並不是去找四大金剛，只見他閃出姚家莊，快步向來路跑去。黎明在樹後看了一陣，直至他的背影在視綫中消失，才返回村中。

「風牧在晒穀場上有什麼埋伏？自己是不是就這樣去，還是先跟李信他們倆商量過後才去？」

黎明想了一下，決定先去找那個石椿。石椿就在莊口附近，蓋了一個草棚，這是屬於公衆的，村人都在這裏椿米，不過現在還沒有人來，黎明看看附近沒人，便閃了進去。

草棚裏有幾塊大石，大概是用作石櫈的，還有兩隻竹籮。黎明知道李信不會把信放在石後，便抬頭望上，只見屋頂竹架有根橫柱縛着一塊紅布，黎明搬了一塊石頭，站在上面，伸手上去，一掏便抓到一柄烏亮的盒子槍！

黎明把槍繫在腰帶上，走出草棚，便見到秦守仁在對面徘徊，秦守仁一見到他，便自兩屋之間的一條小胡同走了進去。

黎明向兩旁瞧了一眼，跟着走過去。

秦守仁在屋後等他，黎明忙把姚祥傳令岑土龍送自己去晒穀場的事說了。

秦守仁道：「小李到晒穀場那裏去，等他回來看有什麼動靜，然後才決定！」

黎明焦慮地道：「如果能救出玉蓮一切便好辦！」

秦守仁點頭不語，一忽，李信來了。

「老大，聽見一個女子於通知你去晒穀場，俺先去看過了，四週並沒有陌生的人，他奶奶的，不知他們在耍什麼鬼！」

秦守仁接道：「老黎，你有什麼辦法？」他見黎明答不出來，便提出建議：「俺提議你跟小李去晒穀場，當然一個在明，一個在暗，而我則混進姚家去，伺機救出夏姑娘！」

黎明道：「不，孤身入虎穴，太危險了！」

李信道：「俺讚成老秦的提議，不過由我混進去比較合適，你們忘記我曾經在萊陽城混進趙再富家，偷出那尊玉觀音嗎？老秦你保護老黎，就這樣決定！」

秦守仁道：「你比較毛躁，還是由我去，要知道如果失手了，可能要連累了夏姑娘一條命！」

李信道：「俺雖然毛躁，但俺比你靈活，而且俺『八臂哪吒』是吃那一行的飯？穿堂入舍是咱們的絕技！」

黎明考慮了一下，道：「好吧，就讓小李進去，你先去，咱們隨後行動！」他把槍遞給李信，李信二話不說接過槍，扭頭便走了。他把這件危險的事，當作是請客赴宴那麼輕鬆逍遙，黎明望着他的背影，眼眶忽然濕了。

秦守仁平日有點看不起李信，因爲李信經常跟他抬槓，但這刹那間，他心底也泛上崇敬佩服的情緒。

過了好一陣，秦守仁才說道：「老黎，我也去了，你保重，這柄槍你拿去吧！」他掏出身上的盒子炮，「我還有這柄獵槍！」

「不用，我估計我用槍的機會不多，還是你帶上，眞能用得上時再說吧！」

秦守仁點點頭，也走了。黎明再過了半晌才慢慢走出屋後，向晒穀場前進。

他依岑土龍的指示出進，看到一株整齊的紅磚屋，便向右轉去，走了十多步，果然便見到前面有個晒穀場，場上放着幾隻篩子，上面鋪着黃豆，不見有粗猛的漢子，只有一個看豆的小孩。

黎明走到場上，左盼右望，那小孩忽然問道：「大爺，你叫啥名字？」

黎明心頭一動，想道：「莫非姚祥又利用孩子來傳遞消息？」心念及此，便道：「俺叫黎明，就是天快亮那兩個黎明，誰叫你問我的？」

「不是問你，凡是有陌生人來這場子，俺都會問他。」那孩子天眞地道：「是姚爺請我替他等人的！」

黎明警惕地向四周一望，問道：「姚祥呢？」

「他叫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孩子站了起來，「你跟我走吧！」

黎明道：「去那裏？」

小孩道：「姚爺不准我告訴你。」

黎明故意板着臉道：「你不說，俺就揍你。」

小孩忽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我如果告訴你，我爹就要替他做一年的苦工……叔叔，你不要打我。」

黎明心中暗罵：「他媽的姚祥，好一條毒計！」當下只得說：「好吧，你別哭，俺不揍你。」

孩子這才慢慢收淚，拉着黎明的手，

向前走去，黎明怔怔問道：「他在莊外等我嗎？」

孩子緊張地道：「俺不能說。」

黎明嘆了一口氣，料不到對方會利用孩子來與自己接觸，這是他們聰明的地方，因爲無論如何黎明都不會向孩子下手。

走了一程，已走出姚家莊，前面有一座很濃密的樹林，孩子向那裏走去，黎明一顆心立即提起，這林子藏十來個人在裏面，也不容易發現！

來至林外，黎明立即停步，問道：「小兄弟，是不是在裏面？你快告訴我，叔叔是對你好。」

孩子又緊張又好奇地問：「你對我好，那就進去吧！」

「我老實告訴你，俺是姚祥的仇人，他要殺我，裏面可能有很多壞人在等我，所以你不要進去，你只把姚祥的話告訴我就行。」

孩子臉色發青，急得快哭，道：「但如果我告訴你，他們就要我爹……」

黎明道：「傻孩子，我不說，他們怎麼知道？」

孩子想了一下，覺得有理，便道：「姚爺叫我帶你進『鬼見愁』的土地廟。」

「鬼見愁！」黎明問道：「什麼鬼見愁？」

「這座樹林叫做鬼見愁……大人們說，如果有鬼進去，也走不出來……」孩子臉帶驚慌地道：「因爲這林子的樹又多又密，而且土地公公又很靈……」

「好，他還說些什麼？」

「他說只要我帶你到廟裏去，他們除了放殺掉爹爹之外，還會請我吃糖。」

「我現在請你……」黎明自身子拿出幾個銅板，塞在孩子的手中，「你快回去吧！」

孩子收了錢，道：「叔叔，你眞好！」黎明向他揮手，但轉身過去走了幾步，回頭來望黎明。

黎明向他笑笑道：「你再不跑回去，那些錢我就要收回來了。」孩子快步走，黎明吸了一口氣，向大樹看了一下，然後邁步走入林。

外面青天白日，已經近午，但林裏却灰灰暗暗的，好像天巳將晚，那些大樹不但高而且枝葉茂盛，幾乎把天空遮住了。

林裏响着三兩道不知名的鳥叫聲，深沉嘹亮，陡增陰森，走過十來棵大樹，便見到前面比較空洞，光綫也亮了許多，曠地上建着一座規模不小的土地廟。

這情景有點特別，土地廟的周圍沒有樹，再出去才是濃密的林子，善男信女到這地方，便有一個幻象，以爲土地廟會發亮！

廟外沒有人，廟裏又如何？黎明不敢多想，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快步奔前，到了廟門突然停住，向裏看了幾眼，不見有人，然後再回頭一望，背後也沒有人，他一個箭步，衝了進去！

身入虎穴

李信信步來至姚祥家的那棟院子外，這院可眞不小，估計他當年跟隨金銀城以及許雙槍混得不錯，賺了不少血腥錢，在家鄉買地建大屋，「榮宗耀祖」一番，金銀城父子死了之後，便回來家鄉，過着土霸的生活。

姚祥今年四十多歲，早年跟許雙槍當「刀客」時，讓山上林子的壯丁用鳥槍打瞎了他一隻眼睛，不過他勇悍過人，十足的亡命之徒，因此甚得金銀城的器重。

在金銀城那般流寇之中，風牧排名第二，許雙槍排行第三，梅天星排第四，風牧足智多謀，許雙槍槍法也如神，慓悍兇殘，梅天星武藝高强，不過自視過高，不太爲金銀城所喜，若論武功，則許雙槍最好。

姚祥是當年許雙槍手下的一員悍將，並得他傳授雙槍絕技，因此搏到一個「獨眼配雙槍」的外號。

「四大金剛」姚祥雖然排行第二，但排第一的風牧，只是因爲輩份老，受到尊崇而已，那些嘍囉們，大概都是姚祥的打手，現在姚祥家更成爲這幹人的總部，戒備森嚴不言而喻，對外人來說，這實是一個虎穴，李信雖然有爲朋友兩脅插刀的義氣，但他並不魯莽，來至姚家門外，便在附近蹓躂起來。

姚家門外有幾條勇猛的漢子，附近有些不類好人的漢子在巡弋，李信邊走邊叫：「高價收購皮毛，老虎皮的，豹子皮的，鹿皮的，通通都要。」

那些漢子見他行裝沒有破綻，只道他眞的是個皮貨商，便道：「你瞎了眼嗎？咱家大爺屋子這般大，會是個打獵的？快走快走！」

李信涎着臉問道：「你請了，請問貴莊，有誰是打獵的嗎？」

那漢子不耐煩地道：「他媽的，快滾，要問到別家問去吧！」

李信喃喃地道：「你老兄這麼樣大的火氣，好好，生意不成仁義在，俺到別家去問就是！」他仍吆喝着，慢慢向屋後走去。

走了幾步李信便不叫了，走到另一棟土屋旁，注視着姚家等了一陣，無計可施，正在不耐，忽然聽見一個蹄聲和轆轆的車聲，他轉頭望，便見到一個老漢駕着一輛驢車慢慢駛來。

老漢一手執鞭，一手提韁，手指裏還挾着一根旱烟杆，慢慢地吸着，驢車慢慢駛來了，上面裝滿了油，鷄肉，魚鴨的。

李信一見這情景，便知道這些必是姚家買的，他立即想到一個辦法，待那驢車經過，駛向姚家後門時，他才悄悄地竄了出去。

驢車停在後門，老車夫跳下車，用烟杆在門板上敲打着，李信一伏身，鑽入車底，他俯伏着，以手脚支地。

老車夫敲了好一陣門，門才打開，只聽一個粗啞的女人聲音道：「老鬼，你怎地到現在才回來？」

老車夫道：「油漲價了，俺不相信，多跑了兩家去問，就誤了些時間，其實也遲了不多少，急什麼？」

「哈哈，不急？你不知道風爺要吃魚嗎？等着你回來下鍋呢！」那女人道：「俺先拿魚進去，你把車子拉進去吧！」

老車夫埋怨地道：「行啦，你就少說兩句話！」他呀地叫了一聲，催驢子前進

，車子慢慢駛前，李信在地上爬動着，跟着車子進入姚家。

車子又駛了幾丈才停下來，老車夫提起油桶，叫道：「快來搬東西吧！」

李信探頭望出去，見車子停在後院中，旁邊一行平房，窗口冒烟，料是灶房，旁邊的若不是放雜物的，料必便是柴房，那老車夫提着一桶油向一扇門走去。

李信轉頭望向另一邊，後院牆角，堆放着一疊大竹籮，李信看看灶房還沒人出來，便快速地竄了出去，匿在竹籮後面。

半晌，灶房裏走出一個女人來，把魚肉提進灶房，李信覺得她有點眼熟，但一時間又想不起在那裏見過，更不敢多看，只望了一眼便縮回去。

那女人來回走了幾趟，車上已沒有食物，只聽她叫道：「大叔，你可以把驢子拉走啦。」

老車夫應了一聲，拉着車出去，李信又覺得這女人的叫聲，十分耳熟，偏又想不起她是誰，假如虎穴之中，有個熟人，那的確是最妙不過的事，奈何一來李信想不起她是誰，無從分出敵友，二來灶房裏料必尚有其他人，他不敢造次去偷窺。

姚家總算被自己混進來，但夏玉蓮被關在那裏？

李信向裏屋望去，心頭忐忑，不知該不該在這時候衝進去，一忽，他已有了主意：「等他們在吃飯時，俺才進去！」

後院只有那些僕婦偶爾的出入，再無其他男人，李信十分無聊，不斷四處張望，忽然他發現灶房旁邊那兩間房子的門都沒鎖，他揣摸了一下，決定冒險進去看一看。

李信趁沒人在，一個箭步衝了過去，到灶房外，向裏望了一眼，只見裏面有四五個婦人，煮飯的煮飯，洗菜的洗菜，正忙得不可開交，李信向第一扇門走去，輕輕一推，門便開了，他向內看了一眼，只見屋子裏是幾個木架，上面放滿雜物。

這房子不適宜雜藏，李信便到第二間房外，推開房門，這果然是間柴房，裏面一邊整齊地堆着乾柴，另一邊則堆着乾麥杆，李信毫不猶疑地閃了進去，順手再把門關上。

木門後有横門，不過李信不敢門上，悄悄走到麥杆堆後，坐在地上倚着壁，倒也溫暖舒服得很。

他坐了一陣，開始打量起這間柴房，見屋內的磚柱都還很新，估計建成的日子不會超過三年，他頭頂上還有一個木窗，李信站了起來，伸手頂開一縫，踮着脚望出去，這窗子原來向着裏面的住宅。

住宅横列，與後院之間的通道，剛好可以看得到，只見那裏站着兩個腰揷手槍的漢子，還有一個不斷地巡弋着。

李信心頭一沉，暗道：「他奶奶的，這叫我怎樣進去？」

他關上窗子，重新坐下思索，要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去，除了由屋頂爬過去之外，任何辦法都不安全，但就算由屋頂爬過去，跳下前院，也絕不安全，前院怎會沒有看守的人？

李信心急如焚，心中又記掛着黎明的安危，他煩燥地掏出袋錶來，已是十一時四十五分，他剛收了袋錶，木門忽然被人推開，帶進一陣風，接着門又砰的一聲關上了。李信猛吃一驚，不敢亂動，右手却慢慢地把槍抽出來。

過了一陣，只聽一兩聲悉索，却不見有人走來，李信十分詫異，因爲明明聽見木門上門的聲音，分明有人進來！

半晌，仍不聞動靜，他實在忍不住了，在草堆後探頭望了出去，只見一個女人正在更衣，身上只着一件淺藍色的肚兜，肌肉勝雪，令人目眩。

李信一驚，縮了回去，他定一定神才發覺這女人正是剛才那個令自己覺得眼熟的女人！

李信吸了一口氣，再探頭出去，只見那女人已穿好衣服走過來，李信只好又縮回去，那女人走去拿乾柴，後背剛好對着李信。

李信這刹那間，忽然想起她是誰來，立即自地上竄起，向她撲去。

那女人聽見聲音，轉過頭來，嘴巴已被李信捂住，李信左臂摟住她的腰，使她無法脫身。「你是不是曾白菜？我是『八臂哪咤』李信！」

那女人一對眼睛睜得老大，半晌才點點頭，李信見她認出自己，便放了手，兩人同時問：「你怎會在此？」

李信示意她輕聲一點，低聲道：「俺是來救人的！」

「是不是一個漂亮的姑娘？」曾白菜問。

「是，她被關在那裏？」

「在裏面，」曾白菜秀眉一皺，道：

「她是你的意中人？」

「不是，是俺朋友，就是那個黎明，那姑娘是他的未婚妻，叫夏玉蓮的！」李信懇求她：「你能夠幫助我麼？」

曾白菜道：「你先躲着，我現在要捧菜出去了，所以才進來換衣……」說至此，她一張臉已紅得如同柿子。

李信尷尬地把臉別開，轉身走向麥杆堆後，曾白菜拿了幾根乾柴道：「你等我，我等下來找你！」她開門出去，李信心頭狂喜，料不到會在這裏遇上她！

原來曾白菜是萊陽城趙再富的第二十房姨太太，去年李信去趙再富家偷玉觀音，誤觸警鐘，結果奔入曾白菜的睡房躲藏，被她發覺，幸而曾白菜曾聽聞過李信的大名，知道他是個「好賊」，專刼富濟貧，所以不但不呼叫，在後來趙再富派人搜房時，還把他藏在床上，用自己的身體遮掩他，使他避過一個難！

那一次李信與曾白菜肌膚相觸，使他又尷尬又難受，但曾白菜却落落大方，毫不爲忤，此刻李信想起來，仍有一份溫馨感，料不到這次到姚祥家救人，又意外地遇到她！

他兩次在困難中都遇到她，對他來說曾白菜實在是他的貴人！

李信等了很久，才聽見開門的聲音，由於這是柴房，任何下人都隨時可以進來，所以李信不敢亂動，生怕進來的不是曾白菜。

門閂聲起，接着便聽見曾白菜的輕聲叫：「李大哥！」

李信鬆了一口氣，他忙走出去，道：

「怎麼樣？」

曾白菜道：「他們都在吃飯，不過那姑娘被關的屋子外有人守着！」

「有幾個人？」

「兩個。」曾白菜道：「家裏的人本來是不少，但今早他們都出去了，還未回來！」

李信心頭一跳，想道：「這些人一定是去對付黎大哥！」當下急道：「白菜，你快帶我去救那姑娘！」

「不行，你這樣去只會送死！」曾白菜說道：「我現在就要送飯菜去給那位姑娘……」

李信心頭又一跳，道：「我有一件事求你，請你把這柄槍交給她！」他抽出一柄盒子炮來，塞在曾白菜手中。

曾白菜有點驚，傻乎乎地道：「你要叫她自己想辦法逃出來？」

李信道：「你順便告訴她，俺來救她！喂，關她的地方到底在那裏？」

「不行，你沒辦法進去，因爲有人在外面守着，只是我可以利用送飯的時候進去！而且那屋很高，又沒有窗子……啊！有天窗！」

李信心頭狂跳，道：「行了，你去送飯，俺爬上屋頂，垂下繩子讓她爬上屋頂，然後逃掉！白菜，你怎會來到這裏？」

曾白菜嘆了一口氣：「我是從趙再富那裏逃出來的，不敢回家鄉，希望在外面躲一陣，等風聲過去回去看看家人，不料半路把錢失掉了，只得來這裏做短工！」

李信道：「你救了人之後，這裏也不好再躭下去了。」他掏出一把大洋來，塞在她手上。

曾白菜道：「我不能要你的，而且你這樣也是看不起我！」

「我怎麼會看不起你？我若看不起你的，又怎會求你？快拿去，等下也許有用，而且你在這裏實在危險得很，這姚祥本是個强盜，現在跟他在一起的也都不是好人！」

曾白菜幽幽地一嘆，道：「我有家歸不得，不在這裏去那裏？」

李信心頭一陣激動，脫口道：「那你就跟我回去吧！」

曾白菜目光發亮，囁嚅地道：「你眞的肯收留我？」

李信嘆了一口氣，道：「我這條命是你救的，你怎麼還說這種話？能跟你在一起，我實在很高興！」

「你是個好人，我不配跟你在一起……我做你的丫頭吧！」

李信忽然握着她的手，道：「不，你做我的女人，你肯不肯？」

曾白菜嬌軀一震，忽然撲入他懷中，把臉貼在他胸膛上，激動得流下淚來，喃喃地道：「我怎不肯？自從上次見過你之後，我便開始編織這個夢了！」

李信道：「俺也是……很懷念那天在你床上……」

曾白菜臉上一紅，害羞之下，連忙離開李信，說道：「我還未替你通知夏姑娘呢！」

「且慢，你還未有告訴我，她關在那裏？」

曾白菜推開窗子，指給李信看。「這時候，那六個人已去吃飯，你跟我從這裏走過去，再翻上屋頂，便可以看到了，因爲關囚夏姑娘的那棟屋子最高！」

「她有沒有被縛住？」

「有，用繩縛住，一頭拴在柱子上，但五六尺之內還可以自由活動，不過她雙手却被縛住！」

李信想了一下，把槍要了回來，改把匕首與她。「你設法把刀子給她，叫她在你離開之後再把繩子割斷！」

曾白菜點點頭，開門出去了，不一會兒又見她探頭過來示意他出去，李信輕快地跟在她背後，走上一條暗廊，這暗廊通往前院。

前面院子裏有兩個漢子，曾白菜示意李信藏在柱後，她提着食籃向那兩個漢子走過去。一個臉有刀疤的漢子見到她便涎下臉來，說道：「曾姑，你今日怎地來遲了？」

曾白菜道：「給囚犯吃的，還用準時嗎？」

圓臉的漢子伸手來捏曾白菜的臉蛋，道：「曾姑，你丈夫死了三年，不如你嫁給俺吧！」

疤臉漢道：「不，老七你怎可搶俺的老婆！」

曾白菜嗔道：「誰是你老婆？」

圓臉的答道：「俺要你做正經的老婆，他要你做不正經的老婆，你還是跟着我吧！」

疤臉漢道：「胡說，俺要跟她做長久的夫妻，怎會不正經？」

曾白菜機智地竄前幾步，再轉過身去，那兩個漢子只得跟着她轉身，以背對着李信，繼續與曾白菜相纏，李信乘機爬上屋頂，匐伏着在屋脊後前進。

曾白菜見李信已爬上屋頂，便道：「我沒空跟你倆胡纏，等餵了那死囚，再跟你們說話！」

那兩個漢子巴不得她這樣說，連忙把門打開，曾白菜閃了進去，疤臉漢子還要跟着進去，却料不到曾白菜脚跟一撞，那門「砰」的一聲關上，她順手閂上。

夏玉蓮緩緩抬起頭來，臉色十分憔悴，曾白菜把飯菜放在她面前，把馬桶拿到柱後，又替她拉下褲子，夏玉蓮默默地坐了下去。由於她雙手被縛着，所以吃喝及大小兩便都由曾白菜服伺。

曾白菜輕聲道：「我知道你叫什麼名了，你叫夏玉蓮……」

夏玉蓮沒有一絲表情，曾白菜續道：「是李信李大哥告訴我的！」

夏玉蓮霍地站了起來，但隨即紅着臉坐下。「你認識小李？」

「輕聲一點！」曾白菜一邊盛着飯，一邊道：「他來救你！」

夏玉蓮雙眼發亮，忙問：「他現在在那裏？」

曾白菜指一指屋頂。「他在上面，等下會用繩子把你吊上去！」

夏玉蓮連忙道：「你快替我把褲拉上！」她顧不得害羞地站了起來，曾白菜替她拉好褲，把馬桶拿開，餵她吃飯。

夏玉蓮忙問道：「你怎麼會認識小李的？」

曾白菜簡單地把與李信認識的過程說了一遍。夏玉蓮忽覺房內一暗，一抬頭，

只見天窗上出現李信的臉。

李信示意她繼續吃，也不知他用什麼東西纔動，那塊玻璃便讓他拿掉了他，把旁邊的瓦片逐塊拿掉，直至洞口足夠一個人出去為止，然後示意曾白朶出去。

曾白朶收了飯菜，用稻草蓋住沙石，再把匕首放在草下，只聽外面疤臉漢子已經不耐煩了，叫道：「曾姑，幹嗎這般慢的！」

「來啦來啦！」曾白朶向李信打了一個眼色，李信立即縮開，曾白朶把門打開，走了出去，道：「老七，你看清楚，這女囚可還在，她雙手仍縛着！」

「得啦，俺還信不過你！」

「你最好看一看！」

圓臉的探一探頭，見夏玉蓮呆呆地站立着，雙手仍然縛着繩子，便立即把門拉上，再加上了鎖，曾白朶立即又跟他倆胡纏起來。

夏玉蓮立即蹲下身去，用嘴咬起匕首，割斷手上的繩子，再用手抓住匕首割斷腰上與柱子間的繩子，李信就在這時候拋下繩子，夏玉蓮一手握住，李信弓着腰，猛吸一口氣，雙手連扯，把夏玉蓮拉了上去。

夏玉蓮激動地道：「多謝你小李！」

李信把槍塞在她手中，道：「快走！」他弓着腰在屋背上急奔，來至暗廊外，見曾白朶仍然纏住那兩個漢子，便跳了下去，夏玉蓮也跟着躍下。

就在此刻，忽然傳來一個叫聲：「凱旋歸來，開門！」

接着，屋內傳來莫寡婦的聲音：「你們還不去開門！」

李信與夏玉蓮料不到在將近得手時才出現這種事，這刹那間都好像失了魂魄般呆了一呆。

後面又傳來一陣脚步聲，估計是下人們聽見聲音趕出來的，李信咬一咬牙，拉着夏玉蓮的手，衝向莫寡婦的房！

與此同時，房門忽然打開，李信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頭撞在莫寡婦身上，大手捂住她的嘴，把她推了進去，夏玉蓮立即把門關上，轉身提槍，喝道：「別動！」

反敗為勝

黎明見殿上沒有人，邊走邊叫：「有人沒有？」

土地廟裏靜悄悄的，沒人應他，但當他剛踏上殿堂，神帳後突然衝出四個手提盒子炮的漢子來，喝道：「站住，舉起手來！」

黎明料不到他們行動如此迅速，而且即使他要反抗，也因種種原因而投鼠忌器，只得乖乖地舉起雙臂來。

一個滿臉鬍鬚茬子的大漢道：「楊貴，你上去縛住他雙手！」

一個年青的小伙子收了槍，掏出一束繩子，神色十分緊張地慢慢走前。黎明問道：「你們的頭子呢？風牧在那裏？」

大漢道：「等下你便可以見到他！」

他槍管一直指着黎明。

楊貴來至黎明身後，道：「把手反過來！」

黎明心頭連續閃過幾個念頭，想制住楊貴再想辦法離開，奈何又怕連累了夏玉蓮的生命，只得喟然一嘆，乖乖把雙臂反到背後讓楊貴牢牢地縛住。那繩子的另一端，便被楊貴握住。

大漢喝道：「出去！」

黎明虎落平原受犬欺，乖乖地走出土地廟，那四個漢子跟在後面，三柄盒子炮仍一直指着他。

出了土地廟楊貴大聲呼道：「抓到黎明了！」

只聽樹後湧出十多個漢子來，手上都拿着兵器，前面那兩個黎明認得是風牧與姚祥。

風牧吃吃笑道：「黎先生，你往日的威風那裏去了？」

黎明道：「挾持人質以威脅黎某，算得什麼好漢？」

風牧冷笑一聲：「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誰跟你論手段，何況兵書有云：兵不厭詐，若風某是你的話，必定敗得口服心服，哈哈……」

姚祥恨恨道：「你打死了我師父，等下回去之後，俺要好好地跟你玩一玩！」

黎明沉聲說道：「你們把夏姑娘如何處理？俺可以任你處置，請你們先放她回去！」

「那丫頭也是咱們的眼中釘，放她回去？你別作夢！」姚祥道：「俺告訴你，咱們正要在你面前強姦她，丟你的臉！」

黎明臉色大變，罵道：「你們眞是一羣沒人性的禽獸！」

風牧道：「英雄難過美人關，當眞沒錯！如果換了別人怎會為了一個女人來送死！眞是愚不可及！走，大家都回去！」

姚祥道：「他還有兩個死黨……」

「黎明在咱們手中，還怕他們什麼？」風牧道：「他倆不來猶自可，來了正好一網打盡！」

一行人向姚家莊進發，四大金剛的手下都興高采烈，因為事前風牧許下抓到黎明，每人可得五個大洋的諾言！

他們高高興興地回到家門外，便忍不住叫喊起來，準備慶祝一番！

× × ×

莫寡婦、秋娘和從艮三個女人在夏玉蓮的槍口下，登時被嚇得作不得聲。

李信道：「你們乖乖的不要叫一聲，否則俺便開槍！咱們是亡命之徒，你莫寡婦可是有錢又有情郞呀！」

夏玉蓮也道：「咱們只求出去，只要你們合作，便不會有事！」

李信推開窗子望出去，只見大門打開，走進一大批人來，黎明赫然垂頭喪氣地夾在人羣中，曾白朶見狀，心頭忐忑惦掛着情郞的安危，連忙走了過來。

李信關上窗子，閃到門後，開了一絲，輕聲叫道：「白朶！」

曾白朶認出他的聲音，驚喜地道：「你怎還在這兒？」她推門走了進來。

李信道：「俺有兩件事託你，第一，你把那個負責管囚房鑰匙的漢子引來；第二，到灶房放火，若不行便到柴房！」

這時候，外面的人聲吵雜，情況有點混亂，曾白朶又閃了出去，只聽姚祥叫道：「快把酒席開去院子裏，咱們慢慢喝酒取樂，讓這小子乾看！」

曾白朶走到圓臉漢子身後，道：「七哥，俺有幾句話跟你說，你過來一下！」

老七一怔，傻傻的道：「你可是答應俺要做我老婆？現在沒空，可不能跟你談情！」

曾白朶啐了他一口，道：「你若不來，以後便別想再跟我說話！」她扭頭向柴房的方向走去，老七看看其他人都沒留意他，便遠遠地跟着她。

到了暗廊，曾白朶推開莫寡婦的房門走了進去。老七又一怔，遲疑了一下才跟着進去，一進去，後腦便吃了一掌，他只覺眼前一黑，便軟軟地癱倒。

李信收拾了老七，便說道：「白朶，你放了火便悄悄自後門溜出去！聽見了沒有？」

「那你們呢？」

「俺自有辦法出去，現在沒時間跟你解釋，你快去放火吧！」

曾白朶閃了出去，李信立即把老七的外衣解了下來，穿了上身，再用自己的外衣把他細住，最後又細住了秋娘跟從艮。

外面姚家的下人們忙碌得很，搬桌的搬桌，拿椅的拿椅，還有捧酒上菜的。

風牧道：「那老婆子怎地不出來，他奶奶的莫不是出去買胭脂水粉的？」

負責在家看守的四大金剛老三余立羣應道：「沒有呀，今日一早到現在都不見她出去，也許您這兩天冷落了她，她在生你的氣！」

姚祥暗暗笑道：「老風，你可得安慰安慰這個老情人呀！」

風牧笑嘻嘻地道：「這女人雖然老一點，但是她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喜歡服伺男人！」

姚祥取笑他：「她喜歡服伺男人脫褲子呀？」

「去你的！」風牧罵了一聲，向莫寡婦的睡房走來，自從莫寡婦再跟上風牧之後，生怕自己年老色衰，主動讓秋娘與從艮也陪風牧，風牧年紀巳近六十，對那回事是摸的機會比幹的多，晚上睡覺多了兩個女人，總也比沒有強幾分。他來到門外，叫道：「老婆子，俺來了！」

房內沒人應他，風牧罵道：「他媽的，老子要玩年輕的女人大有機會，你他奶奶的擺甚麼架子！」他邊說邊推門。

房門一推即開，却望不到床上有人，原來李信聽見聲音，把那三個女人搬到門後去。風牧看不到人，便走了進去，冷不防有人自後捂住了他的嘴，接着腰上一痛，被一硬物抵住，只聽有人道：「別叫，否則要你的命！」

風牧身子撲簌簌地亂抖，李信示意把風牧綑綁起來，然後又用手帕塞住風牧的嘴，最後縛住他雙手。

外面傳來姚祥的聲音：「他媽的，老風幹嗎去了這般久！」

余立羣道：「也許他急不及待要將功贖罪，先來一回午戰！」衆大漢都哄然大笑起來。

李信對夏玉蓮道：「大嫂，俺先混出去找機會救老大，你等下推他出去，威脅姚祥放人！」

夏玉蓮點了頭道：「你小心一點！」

李信打開一縫門，向外看了一陣，見外面不時有人來往，他顧不得那許多，開門閃了出去，剛好聽見姚祥的罵聲：「他奶奶的熊，肚子餓死了，不等了，咱們先吃！」

余立羣道：「還是等一等吧，老姚，你去敲敲門，叫他別幹了事，還懶在床上死拖時間騙弟兄們！」那些漢子又哄堂一陣大笑。

李信低着頭急行，幾乎與那個老黃碰個滿懷，他一手伸進懷裏，握住了槍柄，轉頭一望，黎明被縛着，後面有一個人拉着他，墻頭上站着兩個拿槍的漢子，監視着院子裏的一切，這情況有點出乎意料，他只得伺機行事，匿在一根柱子後。

忽然老黃一聲驚叫，接着又傳來夏玉蓮的聲音：「快讓開，否則開槍！」

余立羣叫道：「發生了甚麼事？」

話音剛落，夏玉蓮巳推着風牧出來，她以風牧作擋箭牌，後身挨在一根柱子上，叫道：「乖乖的放了黎大哥，否則俺便先把風牧殺了！」

余立羣叫道：「老七，他媽的，這妮子怎樣跑出來的！」

姚祥十分狡猾，他身子一縮，抓住一個手下，把他擋在自己的身前，掏出手槍，對着夏玉蓮，冷冷地道：「出了房出不了院子，你出甚麼？把槍丟下！」

夏玉蓮喝道：「你們不要風牧的老命嗎？」

姚祥冷冷地道：「咱們只要黎明跟你的命，死丫頭，你是逃不出去的！」

就在此刻，後院傳來一陣叫嚷：「火燒柴房，火燒柴房！」

姚祥眼色一變，知道被奸細潛入來，忙道：「兄弟們，分一批去後頭！把黎明幹掉吧！」

× × ×

曾白朶進入柴房根本毫無困難，她在草堆上點了火，連忙退了出去，順手關上門，由於柴房的門窗是閉着的，等到衆人發現裏面出了問題，火勢巳經不可收拾，這時候曾白朶巳經從後門溜了出去！

曾白朶低着頭急向前門跑去，忽然撞到一個人，接着被人掩着嘴，拖到紅磚屋後，只聽一個漢子兇巴巴地道：「俺問一句，你便答一句，否則斃了你！」

曾白朶點點頭，那漢子道：「裏面的人在幹甚麼？」

「他們在慶祝……喝酒，因為抓到了他們的仇人！」

「那人是不是叫黎明？」

曾白朶點頭，那漢子又問：「他處境如何？」

曾白朶見他情意殷切，忍不住問道：「你是他的朋友？」

「正是，你不合作老子就殺了你！」

曾白朶鬆了一口氣，問道：「你認識小李李信李大哥嗎？」

那漢子一怔，反問：「你認識他？」

曾白朶更加肯定自己的看法，便簡單地把情況說了。「是李大哥叫我放了火，到外面等他的，他說他有辦法出來！」

原來這漢子正是秦守仁，他一直悄悄跟着黎明，但當他到達那座叫「鬼見愁」的樹林外時，黎明巳經落在姚祥等人的手中，他不敢造次，只得又悄悄跟在他們背

後來了。正在苦思無計，見有人自後門出來，便把曾白菜擄到一角去查問！

當下他抬頭望去，只見姚家屋頂巳冲起一股黑烟，同時裏面傳來砰砰的槍聲，秦守仁拉着曾白菜的手道：「快來！」飛快地向前門跑去，因爲槍聲是來自前院！

× × ×

李信在柱後一聽見姚祥的命令，立即探臂出去，食指扣動扳機，「砰砰」兩槍把牆頭上的那兩個大漢撂倒！當他發出第三槍打死楊貴後，那些大漢們才定過神來，此刻黎明已向走廊這邊奔來！

由於他雙脚沒被縛住，因此行動很快，余立羣反應較快，拔槍對着黎明的後背，但夏玉蓮一槍自後打來，嚇得他縮在桌下！

黎明閃在柱後，李信立問：「老大，你沒事吧？」

「沒事，玉蓮呢？」

李信道：「吶，那個挾持住風牧的不就是她麼！他媽的，想不到姚祥不要風牧的命！」

夏玉蓮也在這時候閃在柱子後面，風牧大聲叫道：「不要開槍，不要開槍！」

這幾槍好像在油鑊下洒下幾桶冷水一般，嘩啦啦地爆響，姚祥、余立羣把桌子推倒，那些飯菜倒了一地，他們躲在桌子後面與李信對壘着！

黎明雙手被縛，他身上雖然有匕首，可是每次蹲下要用嘴咬起匕首割繩，身子稍露出柱子都引來一陣子彈！

姚祥叫道：「弟兄們，他們是自投羅網，是甕中之鼈，咱們慢慢來，耗也把他們給耗死！後頭的弟兄繼續撲火！」

× × ×

秦守仁與曾白菜來到前門，不時聽到裏面的槍聲，他推門不動，便叫曾白菜躲到一角去，把獵槍交給她，自己跳起，雙手扳住牆頭，慢慢爬了上去。

當秦守仁在牆頭出現後，李信與黎明便發覺了，但余立羣和姚祥等人，因爲背向着，所以沒一個發覺。

秦守仁本想用槍掃射，但見敵友分開，便擱下一顆手榴彈，把拉綫拔了，就在此刻，風牧也發現了，叫道：「有人！」

話音剛落，秦守仁的手榴彈巳擲了下來，余立羣所匿的那張桌子被炸開！

「轟！」巨大的爆破聲和强烈的氣浪，炸得余立羣與手下血肉模糊，未死的也被拋開，跌倒地上！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更連在後院撲火的人都被嚇傻了，使得旁邊的姚祥與手下們口呆目瞪，以爲天崩地裂，爆炸的氣浪也把他們的掩護體——桌子拋開，李信十分機智，立即連發兩槍。

秦守仁一梭盒子炮子彈掃了過去，桌後的八九個人死傷了好幾個！

姚祥被殺紅了眼，霍地轉過身來，秦守仁冒死向左前方躍下，姚祥連發的兩槍都射空了，李信又驚又急，探身出去，連發幾槍，壓住姚祥等人，秦守仁連滾帶爬奔了過來，恰好匿在黎明的那根柱子後！

這時候，他身上只有一顆手榴彈，而槍膛的子彈巳用光，他索性把槍插在腰帶裏，黎明叫他在自己的靴筒裏抽出匕首爲他割斷手上的繩子。

秦守仁不斷說：「俺身上還有炸彈，你們快投降吧，警察廳的人巳在外面！」

那些人聽見警察廳的人四個字還不怎樣，但那炸彈兩個字却着實令他們不敢冒險衝過去！

秦守仁替黎明割斷繩子，便把手榴彈交給他，自己則裝起子彈來，想不到李信的子彈也將用光，這時候也在上彈，姚祥他們不知道，不敢衝過來，否則，這倒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可是姚羣他們看不見，但風牧因爲同排的關係却看得清楚，不過他最怕死，夏玉蓮一手抓住他後衣領，一手用槍抵在自己的後腰上，剛才他高叫巳受過警告，實在不敢再冒險提醒姚祥他們，只得猛向他們打眼色，歪嘴巴！

姚祥等人在桌子後面，心頭着實害怕，進退不得的，一個手下道：「姚爺，你看風牧在幹甚麼，他這是甚麼意思？」

姚祥探頭看了幾眼，響道：「他奶奶的，眨眼歪嘴的，這老傢伙在這時刻犯了中風症？」

風牧又怒又急，萬般沒奈何便道：「你們若不投降的，便退出去吧！」他想這樣大概不會惹火了夏玉蓮，不料夏玉蓮雖然沒被惹火了，但姚祥仍不知他的意思是表示這是最佳的時機，聽後仍在猶疑。

半晌一個手下問道：「姚爺，咱們到底怎辦？」

姚祥道：「誰跑過去打開大門的，事後俺賞一百個大洋！」

那些人心中都想道：「這不是去送命？命都丟了，還要大洋作什麼，因此並無「勇夫」！

姚祥火了，喝道：「不去，左右也是在這裏等死！他把炸彈拋過來，還不是一齊完蛋！」

左推右讓之下，才有一個勇夫冒死奔了過去，一口氣奔到門外，伸手去拉木門，夏玉蓮發覺了，槍管一移，但風牧老奸巨滑，輕輕一擰腰，夏玉蓮那一槍便射到三尺之外去了！

那漢子果然把木門打開，他立即跑出去，但巳慢了一步，李信巳裝滿子彈，食指一扣砰的一聲，子彈自他後背貫入，那漢子奔跑了兩步才撲倒！

秦守仁道：「老黎，準備吧！」

黎明叫道：「你們都把槍拋出來，把桌子踢開，慢慢走出來，否則咱們便把炸彈拋過去！」

姚祥與手下臉臉相覷，終於不知由誰開始，首先將槍拋了出去，其他人立即效尤，紛紛把槍拋開，踢掉桌子，高擧雙手走出去！姚祥這次十分機警，立即在人羣後衝了出去，奔出大門。李信雖然發現，但要開槍，又被別人的身形遮住！

黎明提着手榴彈，首先跳出去，秦守仁則與李信提槍隨後，那幾個大漢立即跪在地上！

李信問道：「老秦，你剛才進來時，可有見到一個女人？」

秦守仁道：「你那個曾白菜是不是？她在外面，你去找她吧！」

李信臉上發熱，但仍跑了出去，向四周打量着，一回果見曾白菜在一棟土屋後探頭出來叫道：「李大哥，裏面怎樣？」

「都解決了！」李信問道：「你可曾見到姚祥？」

「他跑了……我不敢開槍……」

「跑向那裏？」

曾白菜向莊外一指，李信奔前過去，只見遠處田埂上一個人影正快速地移動着，他開了兩槍都落在他身後，知道追不上，便道：「你進來吧！」

姚家莊的人聽到卜卜的槍聲，又見李信和曾白菜手上都提着槍，都心中暗驚，連忙縮回家裏。

李信與曾白菜回來，夏玉蓮也把風牧推到俘虜裏，曾白菜與她檢起地上的槍枝，問道：「李大哥，這些人怎樣處置？」

李信轉頭望向黎明，黎明道：「把他們帶回諸城，交給警察廳辦理吧！」

李信立即拿出繩子來，把他們的手反縛，雙脚也連了起來，但中間有兩尺長的繩子，使他們既可走動，又不會跑得太快，弄好這一切，秦守仁便道：「你們乖乖上路吧，若果想逃跑或反抗的，你們背後的五管槍可不會閑着！」

李信叫人撲熄了火又把姚祥家的車把式找來，借了他的驢車以載槍枝，又打開姚祥家的錢櫃，拿出一些分給下人們，其他東西都教莊民進來搬。

他們在下午三時才起程，帶了好些手電筒及燈籠，準備夜行。

當他們回到諸城時，巳是二月初一的黃昏。最高興的是馮家上下，夏玉蓮一回家，便給母親和妹子拉到房裏去。

黎明、李信和秦守仁把人交給警察廳處理，趕到馮家，見到馮承宗便問：「你大姐呢？」

馮承宗神秘地道：「她跟娘和二姐在房裏說話！」

黎明有點焦急地踱着步，一回才見馮承珠喜孜孜地跑出來，黎明追上去，問道：「你大姐……」

「恭喜你啦大哥！」馮承珠笑道：「她快做新娘子啦，自然害羞！你快準備吧，初七是吉日！」

黎明大喜，說道：「這次比上次還要忙！」

馮承珠一怔，詫聲問道：「爲什麼？現在有我協助你打點一切，還會比上次忙嗎？」

「怎麼不會呢？因爲這次還有一對新人！」

李信與曾白菜臉色都紅了，曾白菜說道：「黎大哥你不要胡說，我，我配不起他……」

李信忍不住道：「他沒胡說，我的確想娶你……」話音一落，廳裏立即爆起一陣笑聲。

春滿乾坤

二月初七，整座諸城都熱鬧起來了，上次黎明成親時，大家對他都不熟悉，但經過救美兼捉拿風牧這一役，他們幾個人巳成爲全城的注視焦點，因此爭看熱鬧的人更多！附近的幾隊吹打的，今日都全被請來諸城了，大清早黎明家的大門外便擠了不少人！

十一點，吉時，花轎、媒婆與吹打的，「嘀嘀打打」，浩浩蕩蕩地開向馮家。

曾白菜臨時拜了崔大娘爲義母，所以她也在馮家，至於馮承珠，這幾天自然也要住在娘家，讓讓大姐！

花轎回來了，秦守仁親自在大門外點燃鞭炮，鞭炮爆破聲與人羣的歡笑聲融成一片。

今日男家的主婚人，仍請市長及警察廳長担任，黎明讓李信先迎新娘。

等得兩對新人都拜過天地之後，酒席便開了上來，賓客們一直鬧至半夜才盡興而歸……

黎明終於娶得心上人歸，而且從此娥皇女英同事一夫，享盡齊人之福，幾乎使他懷疑自己入了仙境。

春風一度之後，黎明擁着嬌媚含羞的新婚妻子，道：「蓮妹，我有一事要跟你商量！」

「什麼事？」

「我想再另外找一所房子，這裏不够住，就讓給小李和老秦吧！」

夏玉蓮道：「這可不好，他們可是你的好兄弟，你怎能够爲了妻子便疏遠他們？若不是他們，咱們也不會有今日！」

黎明囁嚅地說道：「但實在是不够地方……」

夏玉蓮如小貓一般縮在黎明懷內，嗔道：「傻哥哥，這張床多睡一個人也不擠，難道你不喜歡三個人睡在一起麼？」

黎明歡呼一聲：「上天對我實在太好了！」他低下頭去香妻子……

從此黎明便享着齊人之福。

（全文完）

神秘白衣客　一鳴天下白

白衣人

俠情恩仇錄　一期完

朱家·文
可飛·圖

風從林間穿過，發出尖銳的呼嘯，下弦月像一把秤鈎，掛在濃濃的烏雲之間，時隱時現。看天色，似乎將就要落下一場傾盆大雨。

龍子雲已經連續趕了兩天兩夜的路，避官道，走小徑，棄坐騎，靠兩條腿狂奔疾走。餓了，吃點乾糧，渴了，喝點山泉，倦了就往樹幹上一靠，或者草地上一躺，閉閉眼，養養神，然後又往前趕，真够辛苦的。

他盤算着，穿過這座林子，再翻過一座不算太高的崗巒，已經到了河東縣境。他記得在崗巒的那邊有一家夜不閉戶的野店。他不再有什麼奢望，只盼能舒泰地坐在那兒，喝一盅熱茶，吃一頓熱呼呼的飯菜。

本來兩腿已有千斤重，想到那家野店，龍子雲的脚步又輕快起來。

這林子眞够深，也够密，走到深處，一絲月光也漏不進來，黑沉沉的。所幸龍子雲是練劍的，練劍首重練眼，儘管四週一片漆黑，他還不至於一頭撞在樹幹上。

少說也有頓飯工夫，龍子雲才走出了這座密林。這時，那秤鈎似的月牙兒已完全失去了踪跡，天空中已稀稀落落地下起雨來了。

龍子雲不禁皺了皺眉，但他並沒有停下，長長地吸了一口氣，提起精神又往前走。不遠處的崗巒像一個巨獸般在昏暗中蹲伏着，等待着龍子雲去征服。

龍子雲的確有信心征服橫在眼前的那座崗巒。打從洛陽出發一路奔北，他走的全是荒徑小道。從十七歲投身洛陽萬成鏢局，八年來，他走過無數的險路。以他的看法，江湖路才是最崎嶇，最艱險的，而他已經平平安安地走了八年，雖有驚，却無險，仗着他的一柄劍，總算闖過來了。

出了那座密林，路面較寬，兩旁都是高過人頭的蔓草，若是在口外，龍子雲一定會提劍在手，一步一驚，因爲草叢中隨時都會竄出一條野狼，幸好這一帶並沒有這種兇殘狡猾的野獸。

但是，龍子雲却想不到蔓草中會有埋伏。

那是四個黑衣大俠，突然從兩旁的蔓草中竄出，一字排開，橫在路中，將龍子雲的去路擋住了。

龍子雲驚在內心，表面上却是沉靜的。他也沒有試圖拔出腰間的長劍，只是停下了步子，雙手下垂，靜靜地站在那兒，距離那四個黑衣大漢約有十步之遙。

那四個黑衣大漢也沒有蠢動的跡象，而且連兵刄都沒有亮出來，但是那八道目光却像閃電般晶亮的一齊盯在龍子雲的臉上。

龍子雲很想問問對方阻道的目的，話到喉間，又嚥了回去。在萬成鏢局八年，他學會了不少江湖門檻，更懂得以靜制動，以逸待勞的最佳策略。

就這樣僵持了一陣，四個黑衣大漢的其中一個向前走了幾步，沉聲說道：「請教，尊駕是否萬成鏢局的副總鏢頭龍子雲呢？」

龍子雲心頭的驚意又增添了一分，這趟差事，除了總鏢頭何行豪之外，再無第三者知道；自己一路上更是絲毫未露行藏，對方是如何知道的呢？

他盤算着，如果承認自己的身份，也許會招惹無謂的痲煩，若是搖頭不認，豈不弱了名頭？一旦傳揚出去，更將貽笑方野。他微一沉吟，就反問道：「請教閣下寶號如何稱呼？」

「請先回答，你是不是龍子雲？」直呼姓名，尊稱也省略掉，對方的口氣已相當地不客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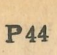
這八年來，龍子雲在事業上可說一帆風順，在萬成鏢局中以一個小小的武師，爬上了副總鏢頭的寶座；在劍術上，因他有過人的資質，再加上潛心精研，南走姑蘇，北到口外，鮮有對手。正因爲如此，他就難免養成了幾分傲氣。

儘管在臨行時，何行豪一再囑咐，此行千萬要小心謹慎，不可輕易與人動武，在這個節骨眼上，他也動了肝火。不由得沉聲道：「不錯，本人就是龍子雲，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在下唐傑，江湖無名小卒。」

就像突然响起一聲霹靂，龍子雲不禁微退半步。對方雖然自謙爲無名小卒，實際上却是赫赫有名，提起「義俠俊傑」唐家四兄弟，不管黑道，白道，都會情不自禁地咋舌，尤其是站在龍子雲面前的這位四兄弟老么唐傑，更是不好對付。

僅只一瞬間，龍子雲的傲氣消失了。雖然他不肯承認自己畏懼對方，但他必須承認——唐家四兄弟突然出面阻道，這事情就一定不簡單，也絕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將對方打發走的。



他臉色一改，笑呵呵地一拱手，道：「原來是唐氏四豪，幸會！幸會！」

「客氣！」唐傑的神情很冷漠，雖然也拱手爲禮，却顯得極爲勉強：「請問龍副總鏢頭，此行目的地可是保定？」

對方對他的行踪似乎瞭若指掌，龍子雲心頭的驚意瞬即再增添了一分。緩緩地點點頭，道：「不錯。」

「聽說尊駕要去會見保定府的百萬富豪沈百泰，可是？」

「不錯。」

「咱們兄弟就猜想尊駕這趟是在走暗鏢。」唐傑回頭向其餘三人望了一眼，又回過身來說道：「是珍珠？瑪瑙？還是一方價值連城的璧玉？」

「錯了！」龍子雲這才透了一口氣，輕笑道：「只是一封函柬。」

「哦？」唐傑似乎有些意外的樣子，「一封函柬？區區一封函柬值得化五千兩銀子托交萬成鏢局保送？貴局又慎重其事地派出了赫赫有名的副總鏢頭親自傳送？而閣下更是神秘地繞道而行？」

龍子雲沉住氣說：「想不到尊駕對內中情由竟是如此清楚，只可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唐傑必恭必敬地道：「請賜教！」

龍子雲道：「的確只有一封函柬，也許因爲托送人求快……」

唐傑截口道：「若是求快，儘可交驛站快馬傳遞，日夜不停，從洛陽到保定，至多七日。龍副總鏢頭縱使生了一雙飛毛腿，七天也到不了吧！」

「或許托送人爲了求穩安，所以才將這封函柬托交敝局保送。」

唐傑目光望向別處，冷笑道：「唐家四兄弟雖然好管閒事，却不是鷄鳴狗盜之流，萬成鏢局南行北走，也沒有怕過誰。龍副總鏢頭懷帶金珠玉寶，却佯稱只是一封函柬，莫非怕我唐家兄弟劫鏢？」

龍子雲連忙陪笑道：「閣下如此說，未免言重，龍某人身上的確只携帶了一封函柬。」

唐傑一伸手，道：「那麼，請龍副總鏢頭將那封函柬出示，以辨眞僞。」

龍子雲突有所悟，看來對方的眞正企圖是在那封函柬上，自己一時不察，竟然中了對方的圈套。

楞了一楞，他這才搖搖頭，說道：「恕難從命，托送人一再交代，這是一封密函。」

唐傑語氣咄咄逼人地道：「即使是密函，在下也要看。不啓封，不覽內容，諒無大礙。」

龍子雲搖搖頭，道：「這件事龍某人萬難從命。」

站在後面那三個黑衣漢子之中走上前來一個，向龍子雲拱拱手，道：「在下唐義。」

「哦！」龍子雲拱手回禮：「原來是唐家大兄！」

唐義突地出手如電，一把扣住了龍子雲的左腕，沉聲道：「老四喜歡動口，我這個老大却是喜歡動手，快將那封密函拿出來。」

龍子雲自然不是省油燈，左腕被扣，他的右腕却還能活動自如，探手取劍之快，使人目不暇給，手才一翻，一道晶光已向唐義的大臂處捲到。看情勢，即使唐義即時撤手，他那條右臂也非斷不可。

其實不然，唐義不但沒有撤手，反而猛力將龍子雲的左腕猛力一擰，人已到了龍子雲的左脇下。除非龍子雲存下了壯士斷臂的狠勁，否則他這一劍是落空了。

唰！龍子雲果然沉腕壓劍，劍尖高挑，路邊草被削飛了一大遍。

唐義冷笑道：「姓唐的只要看看那封密函，龍副總鏢頭犯不着拔劍動武。」

在這一招之間，龍子雲已看出了對方的功夫，別說以一對四，單挑單，他想贏對方都很費勁，但是也不會就此妥協，沉聲道：「頭可斷！血可流！想看那封密函可辦不到。」

唐義面色倏地一變，兩道目光也變得森森可畏，站在一旁的唐傑適時插口道：「大哥放手！」

這四兄弟似乎以老么唐傑的權力最大，經他這一喊，老大唐義果然放開了手，一聲不響地向後退去。

龍子雲當然看出目前情勢，對方並不想動武，方才唐義出面不過是給他一點顏色看。因此胆氣一壯，揚聲道：「嘗聽人言，唐氏兄弟行事素有分寸，何必一再使龍某人爲難？」

唐傑淡淡一笑，道：「實不相瞞，在下選擇此地與龍副總鏢頭見面，業已替貴局留下了顏面。此時四野無人，尊駕只要將那封密函拿出於在下的眼前一幌就算完事，除神靈之外，再也沒有旁人知曉這樁秘密……」

「未必吧！」突然在陰暗中响起一聲冷笑，那三個字就像突地點燃三枚炮竹，砰碰響亮。

唐傑站在原地一動也不曾動，而他的三位兄長——唐義、唐俠、唐俊等人却是身形電起，如脫弦疾矢般向那發話處縱去，衣袂飄飛，帶起陣陣勁風。

人影交錯之間，唐傑與龍子雲的中間突然多了一個人。

一身白衣，頭戴寬邊遮陽竹笠，髮髻聳立於竹笠頂端，一根金閃閃的簪子即使在黑夜之中也是耀眼生輝。來人頭額低垂，看不見他的面容，更見不到他的目光，但是却有一股懾人的威稜迫使唐傑和龍子雲情不自禁地退後了一大步。

雨已停了，月牙兒也從浮雲間擠了出來。唐傑的兩道目光却像兩顆閃亮的星星，將來人凝視了一陣，冷聲道：「閣下好身手！」

他的三位兄長一舉撲空之後，業已飛快轉回，各自相距五步之遙，環伺在那白衣人的身後，誰也沒有輕舉妄動。

經唐傑的話一提，龍子雲突然想到那白衣人的出現宛若天降，身法委實絕佳。平日存留胸臆的幾分傲氣已蕩然無存，反而還有一絲慚愧的感覺，因爲他發覺江湖能人太多，他那一點武功實在微不足道。

白衣人依舊不曾抬頭，緩緩說道：「四位是唐家兄弟？」

「不錯，」唐傑那兩道亮若星辰的目光一絲也不曾眨動：「閣下高姓大名？」

白衣人說道：「竊人隱私，死後當入十八層阿鼻地獄，並受剜目之刑，爾可知曉？」

唐傑反唇相譏道：「竊聽人言，死後當入十八層阿鼻地獄，並受割耳之罪，爾又可知曉？」

白衣人緩緩抬起頭來，在月光下只見他面如玉，日如珠，眞個是丰神俊秀，神態飄逸。他向龍子雲一擺手，道：「龍副總鏢頭請先趕路。」

龍子雲很想知道這位神秘白衣人的來歷，更想目睹一場驚天動地的大廝殺。但他也極欲離開這是非之地，於是微微一點頭，揚長向前行去。

剛一邁步，唐義就一橫身攔住了他的去路，沉聲喝道：「咱們姓唐的兄弟夥阻道，還得咱們開道，尊駕請留步。」

龍子雲正感進退維谷之際，只聽那白衣人一聲輕叱，唐義的身形立刻向蔓草間倒去，並發出一聲悶哼。至於那白衣人是如何出手？施展的是什麼武功？龍子雲根本就沒有看清。當唐家另外三個兄弟齊發一聲暴喝，向那白衣人撲過去時，龍子雲已經接連幾個提縱，衝上了崗巒，身後隱約傳來陣陣厮殺之聲

× × ×

爐火熊熊，小米粥的香味散發在秋夜的空氣裏。龍子雲雖不想稍作停留，但是腹饑難耐，他一再猶豫，最後還是走進了這家夜不閉戶的野店。

龍子雲大概有兩三年不曾走過這條路了，那位白鬚白髮，滿臉皺紋的老店家看來仍是那樣健旺。一見龍子雲進店，連忙笑呵呵地迎了過來，道：「客官辛苦啦！讓俺先給您沏壺茶，是雨前龍井？還是茉莉香片？」

龍子雲搖搖頭，道：「不用費事啦！打完了尖，咱還要連夜趕路。來點野味，一碗小米粥……」

老店家接着道：「再加兩斤剛出籠的熱饅頭？」

「行！」龍子雲坐了下來。

他選的座頭正好對着崗巒下來的那條山道，那是從山崗那邊過來的人必經之路，若有風吹草動，他可以先一步溜開。

食物很快送了上來，龍子雲剛要低頭進食，神情突地一楞，拿在手裏的竹筷也情不自禁地放了下來。

原來他發現方桌的一角被利刀削去，痕跡很新切面平整，這家野店在不久之前必定出過什麼事。

「老人家！」龍子雲以漫不經意的語氣問道：「方才有人在你店裏打架麼？」

「沒……沒有啊！」老店家的語氣極不自然，而且特別轉頭去，避過了龍子雲的視綫。

龍子雲看在眼裏，明白在心頭，老店家必是受了警告。他知道多問無益，於是低頭進食。四週靜悄悄的，只聽見他喝粥的聲音。

在微弱的燈光下，龍子雲突然覺得有一道紅影在他面前閃動。抬頭看，只見一個紅衣女郎站在他的面前。

那位女郎一身紅，鬢邊還插了一朵紅花。

論姿色不算美，却有幾分媚，看年齡

，少說也有二十五六，倒有幾分俏。龍子雲心中暗暗嘀咕，這家野店不但賣酒，連酒字下面那一個「色」也具備了。

他沒去理會，又低頭去啃饅頭，喝稀飯。

那紅衣女郎却向他搭訕道：「客官！山崗那邊可是有人在打架？」

這野店距離唐家兄弟和白衣人動手的地方少說也有十里地，而且還隔着一座崗巒，她如何知道那裏有人打架？莫非她方才也在蔓草之間窺覰？

心頭暗凜，龍子雲不禁停下了筷子，自己將對方看成賣笑的，八成是走眼了。

他目注對方，反問道：「姑娘怎知山崗那邊有人打架？」

「不知道才問你呀！」紅衣女郎眉開眼笑地坐了下來，粉白細嫩的五根手指竟然輕柔地搭上了龍子雲的手背，接着問道：「客官從那裏來？」

「洛陽。」龍子雲沉靜地回答，身子一動也沒有動，左手穩定地端着小米粥，他已盤算好，只要對方稍有行動，這碗熱騰騰的小米粥就會兜頭蓋臉地向她潑將過去。

那紅衣女郎並沒有輕舉妄動，白嫩的指尖在龍子雲的手背上輕柔地摩挲着，仍是笑容滿面地問道：「要去何處？」

「保定府。」

「有急事？」

「姑娘怎知？」龍子雲冷冷地反問。

「沒有急事因何要連夜趕路？」

「夜裏趕路較涼爽，姑娘的話問完了麼？」

紅衣姑娘嬌笑道：「別急！你怎知方才這裏有人打架？」

龍子雲指着缺角的桌子，說道：「這裏。」

「好尖的眼，」她那白嫩的手指，離開了龍子雲的手背，撫摸着桌角被削去的地方喃喃地說道：「這是被一把利刀削去的。」

「那絕不是老店家手裏的菜刀。」

紅衣女郎神色突然正經起來，道：「看你身佩長劍，必定是個闖蕩江湖的人，應該知道江湖上是誰的刀最快。」

龍子雲神色立即一凝，道：「快刀高立！」

「不錯，」紅衣女郎緩緩頷首道：「快刀高立！他的刀能够削下空中燕子的尾，也能削斷花蝴蝶的鬚，却無法砍下那位白衣少年的手。」

「白衣少年！」

「嗯！」紅衣女郎一手平伸在桌面上：「那白衣少年的手就這樣擺在桌面上，高立揮刀砍下，桌子缺了角，他的手却好生生的，高立的快刀，他的動作更快，被砍落的桌子還沒有落地，他的手已恢復了原來姿勢。他明明在高立揮刀砍落時手臂挪開了，但是看上去却像沒有動一樣。」

「那個白衣少年？」

「就是方才在山崗那邊，用一塊小石子打翻唐家老大的白衣少年呀！人家帮了你的忙，你怎麼將人家忘了呢？」

「快刀高立因何要砍他的手？」

「他們在打賭。」

「打賭？」

「嗯！這立在這兒喝酒，好像在等什麼。」說到這兒，紅衣女郎有意無意地瞟了他一眼。「白衣少年要趕他走，高立自然不肯，於是兩人打賭，結果高立的快刀沒有傷到白衣少年的一根毫毛，他乖乖地走了。」

「哦？」龍子雲楞住了。

「喂！」紅衣女郎伸手搭在他的肩上。「以我看，高立一定是在這兒等你，你身上究竟帶了什麼寶貝，才引來了這麼多的江湖高手？」

龍子雲冷笑道：「姑娘不去問問那些高手？」

「放心！」她收回了手，撇撇嘴道：「不管什麼金銀珠寶也休想教我動心。」

「什麼才能使姑娘動心呢？」

「漂亮的小伙子！」她吃吃嬌笑，壓低了聲音：「比如說那位白衣少年吧！可眞是舉世無雙的俊秀人才，唉！只怕這塊肥肉難以吃到口哩！」

龍子雲心頭一動，頓時想到這紅衣女郎是誰了。除了紅娃武麗這個小番婆之外，誰還會如此厚顏無恥？

「哦！原來是紅娃姑娘！」

「唉！你認識我？」

「鼎鼎大名紅娃，江湖上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他語氣之間，明明有譏誚之意，然而武麗却不以爲忤，泰然道：「所謂鼎鼎大名，大概是臭名吧，我可不管人家怎樣說，咱們苗族天性坦白，要愛就愛，要恨就恨，絕不像你們漢人，只會在肚子裏作文章。」

龍子雲道：「姑娘倒是個直性子，可要聽在下一句直言？」

「請講！」

「那位白衣少年不是一塊肥肉，而是一塊石頭，當心妳那滿嘴白牙。」龍子雲說完之後，將沒有吃完的饅頭放進了乾糧袋，站了起來。

武麗坐着沒有動，依舊笑道：「你用話損我，我可不和你一般見識。以你的脚程算計，天亮之前，八成可以趕到九里墳，當心遇鬼！」

「鬼！」龍子雲不自禁地回過身來。

「請姑娘不必操心，我有斬鬼利劍。」

「眞鬼那時候已然進了墳，等在那兒的假鬼。」

「假鬼？」

「相信你不會沒有聽過『冷面無常』皮雷的大名吧？」

皮雷？龍子雲心頭不禁大驚，這個黑道巨擘雖然是人見人怕，却是絕不輕易出動，此番出頭又是爲了那封密函麼？

他楞了一楞，才低聲道：「姑娘因何知道皮雷等在九里墳？」

「是皮雷告訴我的。」

「令人難信。」

武麗淡笑道：「一些兒也不足怪，皮雷雖然武功出衆，心狠手辣，却是一個有疾寡人，枕邊細語，什麼機密話也會說出來。」

「那麼，妳又爲何將他的行踪告訴我呢？」

「因爲我想爭取那位白衣少年對我好感。」

龍子雲楞了一楞，道：「我不明白姑娘這句話的意思。」

「原來你是個大笨蛋。」武麗暗笑。「白衣少年顯然在暗中助你，我若想和他成爲密友，當然也要助你一臂之力啊！」

龍子雲沒有答理她，塞了一塊碎銀子在老店家的手裏，揚長走出店去。

月牙兒已偏西，怕有三更天了。

× × ×

九里墳雖是去河東縣城的必經之地，龍子雲若是存心要繞道兒也未嘗不可，但他却沒有避；他悱知像冷面無常皮雷這種具有數十年江湖歷練的老魔頭找上頭來，即使鑽到牛肚子裏去也休想躲得過。

九里墳距河東縣城的南門約有二十里之遙，是一遍大荒地，墳地連綿，沒有一戶人家。

武麗算得很準，鷄唱二遍，甫交卯時，龍子雲就來到了。他畢竟在外闖蕩了幾年，還有點胆識，雖明知前途有厲鬼在等着，步履依然十分穩定。

墳地裏雜草叢生，堪堪留下一條小徑，龍子雲剛一走進這鬼氣森森的地域，前面五十丈處驀然出現了一排亮晃晃的燈。

紙糊竹燈籠，一字排開，共有八盞。

龍子雲心頭暗暗嘀咕：姓皮的老魔頭算得上光明磊落。人未現，燈先亮，而且很有些排場。幾個大步，人已到了燈前。

龍子雲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

抬眼細看，那八盞燈籠並非提在人的手裏，而是掛在竹竿上，竹竿插在地裏，排列得非常整齊。

這是怎麼呢？是皮雷在故弄玄虛麼？以那老魔頭的功力而言，放眼江湖，他該可以欲取欲求，何必還如此費心機？

龍子雲納悶了一陣，彎腰檢起了一塊石子揚手打去，噗地一聲，最右邊的一盞燈熄滅了。

四週毫無動靜。

龍子雲胆氣一壯，雙手檢起一大把石塊，猛力打出，只不過眨眼之間，四週一遍漆黑。

驀然，一個陰冷的聲音道：「好大胆的狂徒！」

那聲音似遠若近，龍子雲根本無法辨別說話的人藏身何處。一陣冷風迎面撲來，使他不由自主地起了一身鷄皮疙瘩。楞了一楞，才壯胆問道：「閣下何人？」

那陰冷的聲音道：「別問我是何人，只問你因何要投石擊滅的燈籠？」

龍子雲道：「在下只是信手投石，並無惡意，毀損的燈龍，在下願意賠償。」

「只怕你賠不起。」

「連財寶皆有價，閣下這八盞紙糊燈籠難道是無價之寶？」

「紙糊燈籠只值十六個銅錢，但是『金綫蟾蜍』却是舉世難求。」

「綫金蟾蜍是怎麼一回事？」

「金綫蟾蜍是五毒之一，而牠的唾液却可以解百毒，九里墳地裏有一頭金綫蟾蜍，我已等候了百日，這八盞燈籠正是爲引誘牠出洞而設。蟾蜍剛探出頭來，却被你這胆大的狂徒將燈籠擊滅。火光一失，蟾蜍又歸回洞內，使我前功盡棄，你如何賠得起？」

「古人云，不知者不怪罪……」

「休要狡辯！」一聲暴叱起於龍子雲的面前。

在暗淡的光綫下，龍子雲發現面前站着一個筆直的身影，一身黑衫，頭上戴着一頂高高的帽子，模樣兒有些古怪。

龍子雲拱了拱手，道：「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除了無常之外，誰還會戴這樣高的帽子？」

「哦——」龍子雲不禁倒吸一口冷氣。「原來是皮老前輩。」

「想不到你這娃兒還叫得出我的名號，既然如此，你就該知道我這幾個月一直在九里墳捉那隻金綫蟾蜍，你方才擊滅燈籠，莫非是存心和我搗蛋？」

龍子雲抗聲道：「不……在下絕非故意……」

皮雷截口道：「少說廢話！罰你自此刻起，每夜守候九里墳，等那金綫蟾蜍出洞，否則你就要成爲我的掌下亡魂。」

聽口氣，皮雷守候在九里墳，與那封密柬毫無關係。龍子雲沉吟了一陣，試探地說道：「在下既然誤了老前輩的大事，理應受罰。只是在下尙有要事在身……」

「什麼事？」

「有一封急函要送往保定府。」

「你在何處當差？」

「洛陽萬成鏢局。」

「什麼重要的函柬需要鏢局保送？」

「在下身爲伙計，並不知內情。」

皮雷沉吟了一陣，又問道：「多久可回？」

「來回約莫半月光景。」

「好！辦完了事再回到這兒來受罰，你若不守信，休想活過百日。」說到此處，皮雷側身道旁，擺擺手，接道：「你可以走了！」

龍子雲心頭不禁一寬，人道冷面無常難纏，却想不到是如此通情達理，連忙拱拱手，道：「多謝皮老前輩，在下一定如期而至。」

他才向前走了幾步，皮雷却又喚道：「慢走！」

龍子雲停步問道：「皮老前輩還有什麼吩咐？」

「這封密函是何人托送？」

「密函由敝局何總鏢頭收受，在下不知情。」

「送給何人？」

「收函人名叫沈君泰。」

「唔！保定府的百萬富豪。」

「在下可以走了麼？」

皮雷冷聲道：「我生平最是痛恨有錢人，爲富多半不仁，我反悔了。你要守候在這九里墳，等我捉住那頭金綫蟾蜍之後，你才可以往保定府送信。」

龍子雲心頭暗駭，繞了許多彎，看來皮雷的目的是還在那封密函上，而他却不明說，皮雷何以不直截了當地逼他交出那封密函來。楞了一陣，他才緩緩道：「古人云：爲人謀而不忠……」

皮雷暴叱道：「少在我面前咬文嚼字，就這樣說定。日間你可宿在河東縣城南門邊高陞棧房，一起更就隨我來九里墳守候那頭金綫蟾蜍。除非你想死，否則就乖乖地聽我吩咐。」

龍子雲張口結舌，一時說不出話來。

突然，噗地一響，那八盞燈籠復明，每一盞燈籠上都被龍子雲以石塊擊破了一個大洞，此刻可以見到熊熊燭火在晨風中搖曳不定。

天色已漸明，可以清晰地看見小徑中間站着一個人——就是那位神秘的白衣少年。

皮雷緩緩地轉過身去，目注那白衣少年，凝神問道：「娃兒，你是從那兒學來這手劈掌傳火的神功？」

白衣少年顯然無意回答皮雷的話，只是擺了擺手，道：「在下可否爲萬成鏢局的龍副總鏢頭講一個情？」

皮雷反問道：「講什麼情？」

白衣少年道：「先讓他往保定府送信，然後回來受罰。」

皮雷道：「我想問問，你爲他講情的動機何在？」

白衣少年道：「因爲在下知道，這封密函十萬火急，途中躭擱不得。」

皮雷道：「你冒昧求情，焉知我會答應？」

白衣少年道：「請尊駕務必賞在下一個面子。」

皮雷道：「你的年紀雖輕，武功却高深莫測，是應該給你一個面子，如果不按時回來受罰，唯你是問？」

白衣少年點點頭，道：「如果副總鏢頭不按時回來受罰，在下願意代過。」

「好！」皮雷揚聲說道：「交個萬兒來。」

白衣少年突地一楞，兩道修眉也微微一皺。抿唇良久，才緩緩道：「在下名叫葉萍……」

皮雷目光一亮，嘿嘿笑道：「江湖中姓葉的並不多，高手更少。我問你，『平地一聲雷』葉超羣是你什麼人？」

自稱葉萍的白衣少年神情微微一震，道：「乃是家父！」

提起葉超羣，龍子雲也有印象，乃是二十年前的一代大俠，所創「一聲雷」掌法凌厲無匹，一招之下就要見生死，只是已多年不聞他的信息了。

皮雷突然哈哈笑起來，其聲宛如狠嗥梟啼，使人聞之心悸。

他的笑聲一住，葉萍立即沉臉問道：「尊駕因何發笑？」

皮雷冷聲道：「葉超羣雖是二十年未履江湖，歸隱林泉，然而皮某人却還多少知道一點有關他的信息，姓葉的也許因爲過去殺人太多，犯了天怒，罰他絕後，只不過生了一個寶貝女兒，你竟然要冒認是他的兒子，豈不是令人發笑？」

葉萍面上不禁一訕，語氣不悅地道：「笑也笑過了，尊駕是否答應龍子雲往保定府送信？」

皮雷搖搖頭道：「不答應。」

葉萍沉聲道：「是不給面子？」

「並非不給面子，而是你不具誠意。」說到此處，皮雷向龍子雲擺擺手道：「走吧！你進縣城後一定要投宿在南門的高陞棧房，晚上一起更就到這兒來，如果你隨身携帶的密函眞的十萬火急，你不妨修書一通，交驛站快馬傳遞，要你們鏢局另外派一個人來接替你的差事便了。」

說罷，自顧自地走了。走得極快，一瞬間，連影兒都已不見。

自出道以來，龍子雲還不曾担當如此神秘莫測的差事，更不會遭遇到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葉萍凝望皮雷的身影在遠處消失後，回轉身來，道：「龍副總鏢頭，你儘管依照他的吩咐，前往縣城高陞棧房稍歇，睡飽之後趕你的路，皮雷興師問罪，有我頂着。」

龍子雲故作畏懼地道：「皮雷這個老魔頭我可惹不起啊！」

葉萍冷聲道：「你怕他？」

「江湖上不怕皮雷的人太少。」

「江湖上不怕唐家四兄弟的人也太少，他們並沒有傷害你一根毫毛。」

「龍某人禁不住要請教，朋友因何要一再相助？」

葉萍沉下臉，道：「龍副總鏢頭此行的目的是保送那封密函，密函到了沈君泰的手裏，你的差事算完，別的事你最好少問。」

龍子雲情知問不出什麼來，不過他的心裏却有數，葉萍必然和這封密函有莫大的關係，否則他不可能如此呵護。但是，龍子雲又猜不透，若說這封密函與葉萍有莫大關係，函柬怎會輪到萬成鏢局保送？以葉萍功力來說，這封函柬安全地交到沈君泰手裏，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 × ×

夜裏下過一陣雨，青石板舖砌的大街顯得很淸淨，沒有落葉，也沒有塵土。然而，却有一個頭戴竹笠，身披簑衣，手拿掃帚的人在清掃大街。唰唰的響聲，龍子雲一走進南門就聽見了。

青石板的凹坑處，在一陣秋雨之後，自然會有一些積水，掃帚掃過，水珠飛濺而起，在晨光照耀下閃閃發亮，像一粒粒耀眼的珍珠。

龍子雲不免多看幾眼，也因而注意到了那個清掃街道的人；他突然發覺那人揮動掃帚的速度非常地快，快得就像……

當他有了這種感覺之後，竟然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那清掃街道的男人也突然回過身來。

龍子雲看到了兩道烱烱的目光，一張威稜突出的面孔。他暗暗吸一口氣，右手不知不覺間搭上了腰際的劍柄，似要準備迎接一場大戰。

那人身形未動，眼光未霎，低聲道：「尊駕可是萬成鏢局副總鏢頭龍子雲？」

「不錯，」龍子雲目注對方，不稍一瞬，沉靜地反問道：「閣下是……」

「快刀高立！」

「哦！幸會！幸會！」龍子雲欣然拱手爲禮，很快的，他的右手又回到了劍柄上。「閣下清晨掃街，不知何故？」

「恭候大駕。」

「哦？不知有何見教？」

「尊駕如此連夜趕路，是否要在這河東縣城內歇一歇？」

高立截口道：「打尖則可，小睡則大不妙。出北門，走小黃山，約二十里地，有一大方禪寺，寺內設有清淨禪房，若在那兒小睡，絕不至於有好事之徒來擾人好

夢。」

龍子雲冷冷反問道：「聽說閣下昨夜在野店等候龍某？」

「不錯。」

「爲什麼？」

「想告訴尊駕，河東縣城之內停留不得。」

「閣下的動機何在？」

「受人之托。」

「何人所托？」

「恕難奉告。」高立將手中掃帚棄之路旁，接道：「高某已將此話轉告，信與不信，則全憑尊駕了。」

說完，轉頭而去。

龍子雲忙揚聲說道：「請閣下慢走一步。」

高立緩緩旋轉身了，道：「尚有何見教？」

龍子雲沉聲道：「龍某自從離開洛陽後，遇見不少奇人，聽說不少妙事。內中以閣下的言行最爲怪異，憑閣下在江湖中的聲望，竟然會替人跑腿帶信？」

高立辭色平靜地道：「方才高某業已說過，信與不信，全憑尊駕。」

「以龍某拙見，那大方禪寺必然已張好了羅網。」

「龍副總鏢頭未必就是一頭自投羅網的黃雀。」高立的面色倏然沉了下來，但是他並未繼續說下去。身子一轉，向前走去。

龍子雲也未追上去和對方多作搭訕。在進城之前，他已經盤算妥當，不管如何都要在南門邊的高陞棧房小睡半日，一連串怪人怪事的出現，反而使他忘却了本身的危險，產生了一種發掘事實眞相的好奇心。

前行約五十步，就看到了高陞棧房的市招。

一陣油香隨着晨風迎面撲來，那是油炸粉粿子的味道；跟着那股香味，龍子雲一脚跨進了高陞棧房。

進朝食的人不多，龍子雲選了一副座頭。不待吩咐，店小二就送來一碗熱粥，一盆猶在嘶嘶作響的油炸粉粿。

龍子雲一把拉住了店小二的手，低聲問道：「小二！可有上房？」

店小二楞了一楞，才反問道：「客官趕了一夜的路麼？」

「嗯，給我整頓一間上房，我要小睡半日。」

店小二連聲應道：「行！行！客官請先進食，小人這就去知會廂房管事，爲客官將上房整頓好。」

在跨進棧房之前，龍子雲原以爲這兒必是藏龍臥虎，險象環生，是以在進食之際，隨時默察四週的動靜。殊不知當他戰戰兢兢地吃完了早點之後，一個古怪的人也沒有出現，一點情況也沒有發生。

小二帶他來到西廂一間上房，只見庭園花木扶疏，週遭一遍寂靜，小睡片刻，必然是非常安寧的。

趕了一夜路，又遇上許多驚心動魄的事，不管龍子雲的體魄多麼强壯，多麼健旺，到這個時候也感到疲累不堪。剛剛和衣躺下時，他還將注意力集中在兩隻耳朵上，右手也緊緊地握住了身側的劍柄。但稍過片刻，睡意漸濃，警戒的意識也消失無蹤。

也不知過了多久，龍子雲突然從夢中驚醒，他翻身躍起，長劍也倏然出鞘。

屋內突然響起一陣咯咯嬌笑，龍子雲定神看去，只見武麗神態悠閑坐在椅上。

龍子雲喝問道：「妳怎麼進來的？」

武麗嬌媚地笑道：「走進來的呀！」

龍子雲看看門窗，依舊完整如初，並無破損跡象，不禁有些納悶；他清晰地記得，在臨上床之前，他還特別小心地檢查了門戶。

見他納悶，武麗又笑道：「這兒又不是銅牆鐵壁，我能够進來，也算不了什麼稀奇事啊！」

龍子雲沉聲道：「妳穿門越戶，偷進我的上房，必然是圖謀不軌，幸好我及時醒來……」

「哈哈！」武麗高聲狂笑，打斷了他的話。「龍副總鏢頭！你說我圖謀不軌？又說你幸好及時醒來？眞是笑掉我的大牙啊！告訴你吧，我在這兒足足坐了一個時辰了。」

「哦？一個時辰？」

「吃驚了？」

「妳就那麼規規矩矩地坐着？」

「哈哈！你以爲我搜查了你的行囊？」武麗站起來走向他，面上浮現着嘲弄的笑容。「龍副總鏢頭！趕快查看一番，看看掉了什麼貴重的東西沒有？」

龍子雲沉聲道：「請妳出去！」

「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一個男人向我說這種話。」

「請妳出去！」龍子雲的語氣更加嚴厲。

武麗那副妖媚的面孔突然沉了下來，雙眉倒豎，宛如兩把挑起的利劍，一字字低沉有力地說道：「龍副總鏢頭！希望你說話客氣一點，若不是我紅娃坐在這裏，你的腦袋可能早已搬了家。」

龍子雲冷笑道：「休要危言聳聽。」

武麗也回以冷笑道：「我紅娃在江湖雖然有點臭名，却沒有人敢說我信口雌黃，胡說亂道。你在這兒高枕無憂，殊不知隨時都有性命之憂。」

「武姑娘！」龍子雲的語氣業已緩和了許多。「果眞如此，我一定要拜謝護命之恩，不過請姑娘拿出憑據來。」

武麗突然揚腕一揮，突然一道紅光閃電般向床榻處射去。

龍子雲目光非常銳利，當對方一出手之際，他就看出了武麗手裏拿着一根極細紅綫，前端拴着一枚精巧的鐵鈎。

那鐵鈎直射床下，似乎鈎住了什麼東西之後，武麗才突然向後一拖。

原來她在床下鈎出了一個人，一個死人。現在端端正正地坐在椅上。

死者年紀約莫三十歲，一身黑衣，右手中還緊緊地握着一把匕首，刀刃上發出藍光，顯然淬過劇毒，他的致命傷是喉間刺進了一把鋼鏢，鏢尾繫着殷紅的穗子。

龍子雲聽說過紅娃武麗的大名，自然也聽說過她那向不虛發的紅纓鏢，立即倒抽一口冷氣，半晌說不出話來。

武麗冷冷問道：「龍副總鏢頭，認識這個人嗎？」

龍子雲向死者凝視一陣，搖搖頭道：「不認識！」

「你是否認識他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想要你的命。」

「武姑娘在何處殺死他的？」

「這裏。」

「哦？我會睡得那樣沉麼？」

「因爲你太疲倦。」

「武姑娘可知道他爲什麼想要我的命呢？」

「如果死人會說話，你不妨去問一問他。」

龍子雲發覺對方的言辭非常刁鑽潑辣，只得笑笑道：「那麼，我眞要多謝姑娘了。」

「謝倒是不必，你還是早些離開此地吧！」

「武姑娘因何要如此照顧我？」

「在野店中我就對你說過，照顧你只是爲了討好那個白衣少年。」

「妳眞的很喜歡他？」

武麗毫不忸怩地點點頭，道：「當然喜歡他，我願意爲他作任何事。」

「我不妨告訴姑娘一些有關那位白衣少年的事蹟，他名叫葉萍，是『平地一聲雷』葉超羣的兒子。」

武麗的兩眼突然瞪得溜圓，疾聲問道：「是誰告訴你的？」

「是他自己說的。」

武麗嘆了一口氣，道：「我的心血白費了！」

龍子雲大惑不解地問道：「請問姑娘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葉超羣根本就沒有兒子，葉萍是他女兒。」說到這兒，武麗打從鼻孔噴出了一股冷氣：「哼，我追了好幾百里地，原來追的是個假男人。」說罷，開門就走。

龍子雲連忙叫道：「姑娘慢走。」

武麗連頭都沒有回轉過來，冷冷道：「什麼事？」

「這個死人該如何處理？」

「那是你的事。」

「可是，這個人是妳殺死的呀！」

「龍副總鏢頭！」武麗惡聲惡氣地道：「媒人帮你娶老婆，可不包管你的老婆生兒子。」

龍子雲不禁一愣，一瞬間，武麗走了個沒踪沒影。

然而，房門口仍然站了一個人，那個人是快刀高立。他已換了裝束，原來的過山刀掛在腰際，顯得英氣勃勃。

龍子雲道：「閣下該可作個見證，這人可不是龍某殺……」

高立冷冷道：「龍副總鏢頭幹的是鏢行，南走北闖，難道還怕添寃家，結樑子嗎？」

「話可不是那麼說，河東縣城是個有王法所在，龍某只怕官府捕快找麻煩。」

高立一步跨進房來，隨手關上了房門，道：「尊駕可願到小黃山的大方禪寺去小歇片刻？」

龍子雲搖搖頭，道：「龍某方才業已小睡片刻，無此必要了。」

「有一個人在那兒等候尊駕。」

「誰？」

「見面便知。」

「龍某倒想多結識幾個江湖上的朋友，只可惜有要事在身，不便擱延，小黃山龍某不想去了。」

高立突然神情一凝，手指椅上的死屍，道：「尊駕可知這人是誰？」

「不知。」

「燕趙雙毒的老二。」

「哦？」龍子雲微微一驚。「原來他是名震黑道的毒泥鰍吳海？」

「正是他。」高立的語氣透着威脅。

「他的哥哥毒蠍子吳江還在河東縣城，他兄弟喪命的事一旦張揚出去，只怕尊駕有麻煩。」

龍子雲道：「閣下在要挾龍某人？」

「如此說也未嘗不可，即使尊駕那把劍勝得了吳江，尊駕也不可能輕而易舉地一走了之，官府要落案，少不得要盤問尊駕，稍一躭擱，就是十天半月。」

龍子雲沉吟了一陣，道：「如果龍某聽從閣下的勸告去小黃山大方禪寺呢？」

「這死屍由高某負責處理。」

「閣下應該認識葉萍。」

「就是那個白衣少年？」

「不錯。」

「怎麼樣？」

「在野店中你兩人打賭，你輸了？」

高立截口道：「不錯，高某是輸了，因而高某立刻離開了那家野店。但他可管不了高某在河東縣城內幹的事。」

「你不怕皮雷？」

「因何要怕他？」

「皮雷要龍某住在這家客棧之中，不得擅離，閣下却唆使龍某離此前往小黃山的大方禪寺，一旦皮雷知悉，勢必要向閣下興師問罪吧。」

高立冷笑道：「笑話，尊駕自己走出客棧的，他憑什麼要向高某興師問罪？」

「好！龍某答應去大方禪寺，不過有個條件？」

「請講。」

「告訴龍某，是何人在寺內等候？」

「不便明告。」

「請稍作暗示，如何？」

高立想了一想，道：「一鳴天下白，尊駕心裏有數了吧？」

「一鳴天下白？那豈不是雄鷄……」

龍子雲一念未已，忽聽屋外有人朗聲笑道：「哈哈，堂堂快刀高立！怎麼爲雄鷄帮帮主白曉天跑起狗腿來了？」

高立聞聲色變，龍子雲也是一驚。門推開，人走了進來，乃是人見人怕的「奪命無常」皮雷。

高立雖然色變，却未胆寒，竟然若無其事地向龍子雲拱拱手，道：「高某話已說完，尊駕不妨三思，告辭了。」

說罷，大搖大擺地向門外走去。

皮雷突然沉叱道：「站住！」

高立已然越過了皮雷的身邊，聞聲停下脚步，冷冷道：「有何見教？」

皮雷說道：「告訴白曉天，若是有事找這姓龍的，教他到這兒來，姓龍的不能去。」

高立道：「高某自當轉告。」

皮雷緩緩轉過身子，道：「你多大年紀？」

「三十五歲。」

「可知老夫多大年紀？」

「不知。」

「七十有七。」

「老邁年高。」

皮雷冷笑道：「年高是實，老邁却未必。」

高立道：「高某相信尊駕並未老邁，否則不需紅娃武麗薦席伴枕。」

皮雷沉聲道：「休要老夫出手，趕快自割一耳。」

高立緩緩轉過身子，冷冷問道：「何故？」

「因爲你對老夫說話，絲毫不懂得禮貌。」

「高某並不知道尊駕是誰，因何要對尊駕待之以禮貌？」

「老夫皮雷。」

高立拱一拱手，道：「久仰！」說罷，轉身就走。

皮雷就像一陣風似的，身子一旋就擋住了高立的去路，沉叱道：「割下一耳再走。」

龍子雲不免替高立暗捏一把冷汗。孰料高立的神情却非常平靜，緩緩道：「尊駕是成名多年的高手，慢說要高某留下一耳，即使留下性命也是不費吹灰之力，不過尊駕要講道理才行。」

皮雷怒目圓睜，道：「你有什麼道理好講？」

高立說道：「見面之初，高某並不知道尊駕是誰。及至尊駕亮出名號後，高某立即拱手爲禮，道聲久仰，並沒有缺禮之處。」

皮雷楞了一楞，突然哈哈大笑，道：「快刀高立倒不是凡夫俗子，刀利，嘴也利，好！那隻耳朵暫且寄存在你的頭顱上，不過得替老夫辦一樁事。」

高立道：「請吩咐。」

皮雷道：「到大方禪寺去，教白曉天立刻到這兒來會見老夫。」

高立道：「高某一定將此話轉告，但來不來是他的事。」

皮雷冷笑道：「姓白的不敢不來。」

高立沒有再說什麼，意味深長地看了龍子雲一眼，掉頭而去。

× × ×

白色的影子在秋陽照射下格外顯眼，武麗趕上前去，高聲叫道：「前面走的是葉萍麼？」

四野寂靜，而她的喊聲也顯得特別嘹亮。

白色的影子聞聲停下，旋轉身來，武麗接連幾個提縱，就到了那白衣人的面前，然而當她看清那白衣人的面孔時，却不禁發出了一聲低呼。

原來那人並不是她要追趕的葉萍，而是另一個人，濃眉大眼，英氣勃勃，看樣子是一個眞正的男人。

只要見到英俊瀟洒的男人，武麗的骨頭就會輕了一半。她媚笑道：「對不住！我認錯了人。」

白衣人和善地笑着道：「姑娘是姓武吧？」

「你……你認識我？」

「看姑娘一身紅，所以在下猜測姑娘就是那位艷名四噪的紅娃。」

「過獎了！」武麗嬌媚地一笑！問道：「可否見告寶號？」

「在下白曉天。」

「白曉天？」武麗瞪大了兩隻眼睛，喃喃道：「一鳴天下白，你是雄鷄帮的帮主？」

「正是在下。」

「哦……想不到白帮主是如此年輕瀟洒……」

白曉天似乎唯恐說出過份肉麻的話，連忙截口道：「姑娘要追趕的那位葉萍是何許人？」

武麗笑道：「不相干！誤打誤撞，認錯了白帮主，眞是三生有幸。」

「在下也有同感。」白曉天遊目四顧：「不知道附近可有野店茶鋪，在下很想和姑娘談談。」

武麗眸子一轉，道：「河東縣城東門外十里鋪有好幾家清淨茶舖子，白帮主請隨我來。」

說罷，超前引路。

只不過幾里地，二人走得極快，一盞熱茶光景，就到了十里鋪，武麗選了一家潔淨的茶店，店家似乎認識她，不待吩咐，就將二人迎進雅座，沏上兩壺雨前龍井，放下了門口的垂簾！

白曉天開門見山地道：「聽說武姑娘和皮雷老鬼很熟。」

武麗面上微微一訕，低下頭，道：「認識而已，談不上很熟。」

「有一件事要想武姑娘帮忙。」

「請吩咐。」

「在下和萬成鏢局的何總鏢頭有點交情，聽說他的副手龍子雲冒犯了皮雷老鬼，被老鬼留在河東縣城內，想請姑娘說個人情。」

「說個人情？」武麗似乎不明白對方話中的含意。

「龍子雲有要事在身，不便久留，姑娘在皮雷老鬼面前一言九鼎，讓老鬼放龍子雲先去保定，冒犯之處，易日陪罪。」

武麗緩緩道：「白帮主要爲龍子雲說情，只是因爲和萬成鏢局的何總鏢頭有交情？」

白曉天楞了一楞，微笑道：「姑娘以爲在下別有居心？」

武麗綳着臉道：「雄鷄帮打着一鳴天下白的旗號，可謂聲勢浩大，門徒遍佈各處，白帮主應該瞭解我武麗的爲人。」

「嗯，聽說武姑娘性情爽直，古道熱腸……」

「休說好聽的話，說我性情爽直倒是眞的，古道熱腸却未必盡然。江湖中人，有些吃軟不吃硬，有些吃硬不吃軟，我這個人是軟硬都不吃，刀架在我頸子上沒有用，跪地哀求也沒有用，凡事要我心甘情願。」

「在下並不敢相強。」

「這樁事我心甘情願去辦。」

「龍子雲有福了。」

武麗瞟了他一眼，似笑非笑地說道：「我可不是冲着龍子雲，而是冲着你白帮主。」

白曉天拱拱手，道：「在下領情。」

「但是我要聽眞話。」

「什麼眞話？」

「爲了龍子雲加以援手的眞正目的何在？」

白曉天楞了一楞，低聲道：「實不相瞞，龍子雲身上帶着的那封密函可說十萬火急，若不在半月之內送到保定，就要誤了大事。」

「什麼大事？」

白曉天搖搖頭，道：「日後自明，目下還不能告訴姑娘。」

「好！我也不再問。」武麗看看窗外天色，接道：「現在才約莫午初光景，我包管龍子雲在午末相交之際就可上道。這事辦成之後，白帮主拿什麼謝我？」

「黃金十封。」

「不稀罕。」

「再加明珠一顆。」

「那不過是身外之物，死了又不能帶走。」

白曉天口不擇言地道：「姑娘要什麼，在下就給什麼。」

武麗嬌笑道：「大丈夫一言九鼎，這可是你白帮主親口說的啊？」

說罷，扭頭走了出去。

白曉天皺皺眉頭，表現出無可奈何的神情，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 × ×

佳餚美饌，龍子雲却食不下嚥。而對着神情冷峻的皮雷，任何人也會減低三分食慾！

他一面扒着飯，一面在暗動心機。終於，他試探地問道：「皮老前輩，這一路上，有無數人對我囊中那封密函感到興趣，唯獨你例外。不過，我心裏却明白得很。你留我在此，其目的還是在那封密函之上。」

皮雷說道：「胡扯，憑老夫的功力，要留下你身上那封密函，可說不費吹灰之力。」

「未必！」

「要不要試試？」

「不必試，你可以取我性命，却休想取得到那封密函。」

皮雷霍然起立，道：「老夫不信。」

龍子雲也站了起來，並退後兩步，道：「待我實說了吧，密函的封套上塗滿了燐硝，若有人强搶，我只要伸手在那封套上用力一擦，燐硝立刻自動起火，密函也就付之一炬了，你得的只是一堆灰燼。」

皮雷楞了一楞，重又歸座，道：「眞不知道那封密函中寫着什麼機密大事，要如此費盡心機防範洩密。」

龍子雲絃外有音地說道：「如果有人要知道密函中的內容，那只有一個辦法——盡快讓我將函束送到沈君泰手裏，然後再去問他。百萬富翁最怕死，刀刄加身，不怕他不說。」

皮雷語氣淡然地道：「別打歪主意，老夫並不想知道密函中的內容。」

說到此處，武麗突然推門而進。只見她氣喘吁吁，顯然趕路得很急。

皮雷疾聲問道：「找到葉萍了麼？」

武麗並未回答他的問題，玉手指着龍子雲，道：「立刻放他走。」

皮雷道：「爲什麼？」

武麗道：「不必問爲什麼，放他走就是。」

皮雷搖搖頭，說道：「那可不行，他還要每夜前往九里墳去守候那頭金綫蟾蜍哩。」

武麗嬌嗔道：「皮老鬼！你眞不肯放他？」

皮雷輕叱道：「休要胡鬧，來！坐下吃飯。」

武麗一本正經地道：「我絕不是無理取鬧，你若不放姓龍的走，咱們的交情就到這兒中止。」

皮雷傻眼了，只因爲人老心不老，活到七十七歲，還要受制於一個年紀輕輕的小番婆。

武麗氣勢洶洶地道：「皮老鬼！你到底放不放他上路？」

皮雷頹然地向龍子雲揮揮手，道：「走吧！算你小子走運。」

× × ×

龍子雲已經將總鏢頭何行豪的話當作耳邊風。何行豪告訴他，這一路上要捨官道，走小徑，晝宿夜行，要盡量掩藏行跡。他照樣作了，仍然有無數人找上頭來，因此他一出河東縣城的東門之後，就邁開大步向官道上走去。行跡既然無法掩藏了，倒不如走官道要來得快當些。

其實，也並不見得快當，剛一出東門，就有人來阻道了。

那個人是快力高立，他攔住龍子雲的去路，道：「尊駕該去一趟大方禪寺。」

龍子雲拱拱手，道：「請高兄原諒，龍某實在躭擱不得。」

高立道：「如果沒有白帮主托武麗姑娘向皮老鬼說情，尊駕此刻必然還受困於高陞棧房之中，尊駕如果不去見見白帮主，似乎太不近情理了。」

龍子雲詫然道：「是白帮主托武麗姑娘向皮老鬼說情的？」

「高某絕不會作欺人之說。」

「按理說，龍某該去向白帮主道謝，只是……」

高立截口說道：「你我來打一個賭如何？」

「打賭？」

「聽說尊駕的劍勢如風，而高某以快刀之名闖蕩江湖。如果尊駕的劍快，聽由尊駕前去，否則就要隨高某前往大方禪寺一行。」

龍子雲心中躍躍欲動，傲然道：「如何比法？」

高立指着道旁一棵柳樹，道：「你我同時躍起，看看那棵柳樹是被利劍所斷，還是快刀所斷？」

龍子雲忙點點頭，說道：「好！一言爲定。」

二人轉向對着那棵柳樹，正要騰身而起，驀聽有人喝道：「且慢！」

二人聞聲回頭，見來人是那自稱葉萍的白衣少年。

高立道：「這位少俠來得好，正巧爲我倆作一個見證。」

葉萍冷冷地說道：「擊技重功力，比招式，快慢並非重要因素，閣下分明想討巧。」

高立道：「你是說，龍副總鏢頭的劍比不上高某的刀快？」

葉萍冷聲道．「不管他的劍勢是否比

閣下的刀快，他都不能去大方禪寺。」

高立反問道：「何故?」

葉萍道：「他要趕路到保定，不能節外生枝，拖延行程。」

高立冷冷道：「尊駕如此作法，似乎有越俎代庖之嫌。」

葉萍道：「不管怎樣說，在下不贊成龍副總鏢頭和閣下打賭。」

龍子雲插口說道：「多承少俠一再相助，龍某感激不盡。不過，龍某和高兄打賭一事已成了定局，不便反悔，只得違命了。」

葉萍道：「人該有自知之明，尊駕的劍絕沒有高立的刀快。」

龍子雲語氣不悅地道：「劍貴輕靈，若是速度比不上高兄那把厚重的過山刀，龍某這把劍也可以棄之山澗了。」

葉萍道：「大丈夫一言九鼎，龍副總鏢頭說話要有分寸。」

龍子雲毅然道：「高兄，若是龍某的劍勢慢了一步，除了立刻隨閣下前往大方禪寺之外，待保定之行歸來，定當棄劍歸隱，退出江湖。」

高立道：「龍副總鏢頭如此說，就未免將事態看得過份嚴重了。這位葉少俠說得不錯，快只不過取巧，即使高某能贏，也不見得是高某的刀法比尊駕高明，尊駕何必如此認眞。」

龍子雲有些不耐煩地道：「高兄不必多言，龍某喝起即起，請預爲準備。」

他們用來作爲目標的是棵老柳，粗約一抱，距他們所站之地約莫十丈。

葉萍似已發覺了無法阻止硬要逞强的龍子雲，索性別轉頭去，連看都不想看一眼。

龍子雲道：「高兄準備好了?」

高立雙手下垂，沉靜地道：「請龍副總鏢頭發號施令吧!」

「起!」龍子雲大喊了一聲。

兩道身影飛快地向那棵柳樹撲去。

在騰起中，高立的刀已出鞘，他不但刀快，人也快，最少比龍子雲超前了半個身子。

不知何故，高立的身子在半空中打了一個廻旋，本來超前的，反而落後了。

就在這一瞬間，龍子雲的長劍已向那棵柳樹攔腰削去。只聽唰地一聲，柳樹一折兩斷。

柳樹緩緩倒下，同時間，一個血淋淋的人頭也從樹心裏滾了出來。

原來那棵樹是空心的，裏面還藏了一個人。

而這個人却被龍子雲的利劍削飛了頭顱。

葉萍身形電轉，微微一幌，人已到了快刀高立的右側。未見仲抬手，但是，高立的右腕却已進入了他的掌握之中。

高立右腕被扣，面上雖有驚色，却並不顯著，側首冷冷地問道：「閣下因何動手?」

葉萍冷笑道：「好一個借刀殺人的狡計!」

高立道：「高某人可不明白閣下這句話的意思。」

葉萍道：「你明明比他快，却故意慢了一步……」

高立截口道：「如此就能證明是高某借刀殺人?」

葉萍沉聲道：「這些江湖上的小手法瞞得了別人，可是却瞞不了我，這個人早已昏迷不醒，顯然是你預先安放在樹洞之中。」

高立反問道：「怎見得?」

葉萍道：「此人如未昏迷，聽說有人以此柳樹打賭，一定會逃，再看人頭，嘴唇緊閉，雙目密合。我到過殺人場，也曾見過人頭落地，莫不是雙眼暴睜，唇齒咬草啃土，你休想騙人。」

龍子雲突有所悟，一個箭步來到高立身前，沉聲道：「龍某人一直信任閣下爲坦蕩君子，却想不到是一個卑鄙小人。快說!被殺之人是誰?」

高立突然縱聲大笑起來。

他這一笑，頓使龍子雲和葉萍二人成了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了。

笑了一陣，高立才冷冷道：「他是毒蠍子吳江。」

「哦?」龍子雲不禁一楞，毒泥鰍吳海晨間死在他的房間裏，如今吳江又莫名其妙地死在他的劍下，怎不令人大吃一驚呢?

高立說道：「這還不好麼?吳江一死，雙毒齊滅，再也不會有人找尊駕的痲煩了。」

葉萍道：「吳江、吳海號稱雙毒，若說有人能使他們吃下迷藥，那是絕不可能之事，你是如何使吳江昏迷不省的?」

高立道：「封閉了他身上一十三處穴道。」

葉萍冷笑道：「你好像在吹牛，刀雖快，點穴的手法却不高明。」

高立道：「高某人不敢掠人之美，點封吳江穴道是另有其人。」

龍子雲和葉萍同聲問道：「是誰?」

高立搖搖頭，道：「不想說。」

葉萍右臂一抬，將高立被扣的右腕高高舉起，沉叱道：「你這隻右手還想拿刀麼?」

高立沒有抗拒跡象，神態也很鎭定。冷冷道：「高某可以去練左手刀。」

「好!」一聲沉叱，葉萍突地沉腕，擰腰……

「慢!」一聲洪亮的吼聲自道旁的樹叢中響起，緊接着一個白色的人影來到了他們的面前。

葉萍似已打算扭斷高立的右臂，見有人出面，才停了下來，冷冷地向來人瞟了一眼，沉聲問道：「你是什麼人?」

白衣人道：「在下白曉天!」

「哦?」葉萍猛一甩手，鬆脫了高立。「原來是雄鷄帮白帮主，請教，貴帮因何以雄鷄爲名?」

白曉天道：「一鳴天下白，使衆人早醒惡夢。」

葉萍冷笑道：「以我看，不是這個意思。」

白曉天微笑道：「倒想聽聽高見。」

葉萍道：「一鳴天下白!一鳴驚人，天下盡屬白，分明是白帮主有君臨天下的野心。」

白曉天哈哈笑道：「在下倒不敢有此雄心。」

龍子雲連忙插口道：「在下萬成鏢局副總鏢頭龍子雲，白帮主相召不知有何見教?」

白曉天道：「在下只是想告訴副總鏢頭一個秘密，享譽江湖的萬成鏢局這回受了騙，而且副總鏢頭的性命危在旦夕。」

龍子雲疾聲道：「此話怎講?」

白曉天道：「副總鏢頭身上那封密函就是尊駕的催命符。」

龍子雲道：「哦?龍某不明白此話何意?」

白曉天道：「沈君泰目下也已到了河東縣境，據說是來迓迎尊駕，那吳氏雙毒就是他的護衛，只可惜都已被尊駕解決掉了。」

幹鏢局這一行，大都不願與人結樑子，因而龍子雲冷冷道：「吳海死在紅娃武麗之手，吳江是被人先點了穴道，置放在樹洞之中被龍某誤殺。至於那點封吳江穴道的人，恐怕就是白帮主。」

白曉天點點頭道：「不錯!是在下點封了吳江的穴道，那只是爲了挽救尊駕的性命。」

龍子雲冷笑道：「白帮主過份危言聳聽了。」

白曉天道：「此事如果不眞，在下願輸頭顱。」

龍子雲伸出一隻手，道：「憑據?」

白曉天道：「在那封密函上。」

龍子雲說道：「請白帮主說得明白一點。」

白曉天道：「在下說出來，尊駕也未必會信。」

龍子雲道：「當信則信?」

白曉天道：「據在下所知，密函啓封後，還有一層封套，封套上寫着八個字，那八個字就是尊駕的催命之符。」

葉萍插口道：「那八個字?」

白曉天一字字鏘鏘有力地說道：「先殺來使，再閱密函。」

葉萍暴叱道：「胡說!」

白曉天微笑道：「怎知是在下胡說，莫非閣下見過那封密函?」

葉萍輕嗯一聲道：「閣下言之鑿鑿，也莫非見過那封密函?」

白曉天道：「在下若說教龍副總鏢頭將密函取出，容我四人共同一閱，以辨眞僞，那是絕不可能之事，因而在下也就無話可說了……」

話聲一頓，向龍子雲拱拱手，道：「副總鏢頭!聰明人一點就透，尊駕自己斟酌吧!」

向高立一招手，二人聯袂向官道旁小徑走去。

看神情，葉萍似乎不想讓白曉天和高立二人一走了之，而他又有什麼顧忌似地在猶豫着。

儘管他沒有攔阻，白曉天和高立二人却沒有走掉。

他們被唐氏兄弟攔住了。

唐氏四兄弟像是突然出現，在事前竟然沒有一絲跡象。

唐傑一馬當先，沉聲道：「二位慢走一步。」

白曉天冷冷道：「有何見教?」

唐傑道：「請問保定府來的沈員外在何處?」

白曉天道：「那個沈員外?」

唐傑道：「百萬富翁沈君泰。」

白曉天道：「在下如何知曉?」

唐傑道：「你不知何人知?」

白曉天道：「這是什麼話?」

唐傑道：「閣下方才說，聰明人一點就透，難道還不明白?」

白曉天搖了搖頭，說道：「在下不明白。」

唐傑道：「你既然不明白，我就再說得明白一些。沈君泰的護衛不是吳氏雙毒，而是你和快刀高立。」

白曉天哈哈大笑，道：「這眞是天大的笑話，雄鷄帮帮主竟然是一個土豪劣紳的護衛。」

唐傑道：「拿人錢財，爲人消災，想不到你竟然罵那沈君泰是土豪劣紳。」

白曉天的臉色已沉了下來，冷冷道：「雄鷄帮從不受人錢財。」

唐傑道：「不錯，雄鷄帮從不受人錢財，白帮主也絕不可能作人護衛，然而你却不是白曉天。」

高立插口喝道：「姓唐的不要血口噴人……」

他一言未已，唐義、唐俠、唐俊等三人已飛快地縱到他的身邊，唐義更是揚掌向高立的頸項處砍下。

高立身子旋動中，鋼刀業已出鞘，刀光猶如匹鍊，捲向唐義的右臂拐肘處。

他們三兄弟雖是將高立環伺其中，却未以衆擊寡，只有老大唐義一人動手，目下眼看唐義有斷腕之危，唐俠、唐俊也仍然靜立不動。

唐義也像無視於高立手中鋼刀的犀利，既未變招，也未撤招，那掄起的右掌仍然向高立的頸項切下。

只聽叭噠一響，唐義的右臂立時齊肘而飛。

幾乎在同時，另一隻手從唐義的大衫前襟處閃電般伸出，結結實實地在高立胸口上砍了一下。

一道血箭從高立口中射出，他連退數步，翻倒在地，雙腿不停地抽搐。

原來高立以刀削斷的手臂是一條木製假臂，唐義將眞的右臂藏在衣服裏面了。

當唐義以詭招擊倒高立的一瞬間，老二唐俠突然旋動身子，右手食中二指雙駢，點向白曉天的左脇，出手之快，使人猝不及防。

突聽葉萍一聲沉叱道：「住手。」

唐俠立刻撤招收勢，退去一邊。

原來面對着白曉天的唐俠也很快地站開。

龍子雲目睹此情，不禁大感意外。葉萍爲了維護自己，曾經和唐家四兄弟動手，如今他們四人怎會對葉萍如此唯命是從呢?

當他正感迷惑之際，葉萍已走到白曉天面前，冷聲道：「你是誰?」

「白曉天!」

「你不是白曉天。」

「那麼，我是誰?」

「要你回答。」

白曉天突然放聲大笑，一面狂笑，一面旋動身子，當他轉了一圈，再回過身來

時，他的面前竟然起了極大的變化。

他原先的模樣非常俊秀，年齡也不過是二十七、八歲，而現在却變成了五十餘歲，面上更是佈滿了皺紋。

他那雙顯得很溫和的眸子此刻也射出冷冽的光芒。沉聲道：「高立的刀快，人所共知，你們可知道江湖上誰的易容術既精又快，各位眨幾下眼睛，他就可以變好幾種模樣。目下他活到五十餘歲，還沒有人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並非他有多麼神秘，而是別人不敢看淸他眞面目究竟是何模樣？」

葉萍神情一楞，道：「原來你是『鬼臉兒』常英。」

「嘿嘿！你倒不算孤陋寡聞，可知道老夫另一綽號如何稱呼？」

「萬無一失。」

「對！萬無一失，因爲老夫精於算計。」常英說到此處，一旋身，面向龍子雲說道：「龍副總鏢頭！將那封密函拿出來吧！」

龍子雲搖搖頭道：「辦不到！」

常英緩緩道：「老夫也痛恨爲人謀而不忠之輩，副總鏢頭的行爲使老夫非常欽敬。不過，老夫要告訴你一個不妙的消息，自你離開洛陽後，貴鏢局已經起了極大的變化。」

「哦……」龍子雲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

「有人上門尋釁，貴局總鏢頭何行豪不是敵手，因此貴局的金字招牌險些被摘，幸經老夫從中斡旋，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何總鏢頭感激老夫，交給老夫一封信轉交給你。」常英自衣襟內取出一封信甩了過去。揚聲道：「你拿去看吧！」

那輕飄飄的一封函束，却像重物似地疾速向龍子雲飛來，剛好不輕不重地落在龍子雲手裏，顯示對方有極深厚的內家修爲。

封套上有萬成鏢局的火漆印，那是絕對假不了的、龍子雲啓封一看，束上實係何行豪龍飛鳳舞的親筆：

「子雲老弟：速將密函交與來人，並立即返回洛陽，一切面敍，何行豪。」

龍子雲連話都沒有說，立刻自懷中取出一個羊皮軟篋，雙手捧着，向常英走過去，道：「密函收在篋中，當閣下當面看過。」

葉萍突地橫身攔在中間，厲聲道：「龍子雲，不要上這老鬼的當，那封信是假的。」

龍子雲道：「一點也不假，的確是何總鏢頭的親筆函束。」

葉萍道：「不管是不是何總鏢頭的親筆函，我不准許你將那密函交到常老鬼的手裏！」

龍子雲吶吶道：「這……這可有些使我爲難了。」

葉萍道：「弱肉强食，江湖本來就是一個爭勝之地，誰的本領好，所說的話就算數。」

常英冷冷道：「如此說來，閣下認爲武功在老夫之上？」

葉萍道：「高低强弱，這要等過招後方知。」

常英沉聲道：「老夫行事，一向萬無一失，這封密函老夫是要定了，龍子雲，將密函丟過來。」

在場的人，誰也沒有看見葉萍動一下，而他的手中却多了一把映日生輝的精鋼短劍。那把劍只有二尺左右，刄口青光畢露，犀利非凡，劍尖輕輕地點在龍子雲手中的羊皮軟篋上。

龍子雲道：「如閣下强人所難，龍某人只有毁了這封密函。」

葉萍道：「毁了吧！」

龍子雲緩緩後退，葉萍却緩緩向前，二人一起移動了兩步，葉萍手中的劍尖仍然壓在那羊皮軟篋上，看樣子，即使龍子雲打算銷燬那封密函都不太可能了。

秋老虎天氣，太陽依然很烈，在場每一個人頭額上都冒出了汗珠。

沉靜了一會，只聽唐傑道：「唐老么很想試試鬼臉兒常老頭子的內家修爲，可願奉陪？」

常英冷冷道：「你不配……」

他一語未落，唐傑業巳電射而起，飛身向他撲了過去。難怪唐家四兄弟教人難惹，原來他們在對敵之時，採取了拚命的打法。

常英的身形紋風不動，唐傑的雙掌剛要接觸到他身體的一刹那，他方將身子微微一挫，右手袍袖隨意一揮。行家一眼就可看出，他這極不着痕迹的隨意一揮，却蘊含了濃厚的殺機。

一陣狂飈隨着常英那一揮之勢突地捲去，眼看唐傑難逃大限，孰料他的身子出奇怪異地一閃躲，竟然到了常英的背後。那陣狂飈雖捲起了他的衣袂，却未傷到他一絲毫髮。

幾乎在同時間，唐義巳閃身來到常英的左側，高舉那隻斷了半截的假臂，向常英的左脇處截去。那隻木製斷短臂竟然成了一支禿頭槍。

常英冷冷一笑道：「難怪唐家兄弟人見人怕，原來是採取以多勝少的策略，何不四人一齊上來送死？」

話聲中，一掌向唐義的面門拍去。

唐義看來勢，銳不可當，其實速度非常緩慢，當常英揚掌反擊之際，他的身形一閃，業巳滑開了八尺有餘，很輕易地避開了迎面而來的狂飈勁鋒。

一陣嗖嗖之聲，唐義那隻木製斷臂中突然射出了幾點銀星。

這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是想像不到的事，也是防不及防的，然而常英的身子却閃動得非常快，一片銀芒，悉數射入道旁樹叢之中。

常英冷冷笑道：「別忘了老夫有個綽號稱爲萬無一失。」

唐傑在他身後回以冷笑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江湖上恐怕還無人敢如此誇口。」

常英道：「老夫胆敢如此誇口。」

唐傑道：「未必！」

常英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在他狂笑之際，不遠處突然響起了一陣輕脆的蹄聲。一乘雙轡套車很快地駛了過來。

趕車的人竟是那「冷面無常」皮雷，他向這羣人瞥了一眼，在相距約莫五十步之處停下了套車。

然而他却沒有離開那高高的座台，沒有說話，也沒有動一動，兩道目光却不一稍瞬地盯在龍子雲手中的羊皮軟篋上。

車門的垂簾落下，也不知車廂中是否尙有別人。

皮雷的突然出現，顯然爲現場帶來不安的氣氛，連那狂笑不巳的常英也屛神凝息，神態略顯緊張。

不知沉靜了多久，皮雷突然一抖馬韁，二馬八蹄又緩緩地向前邁進，套車移動了約莫四十步，再度停下。

大家都猜測皮雷必有行動，却料不到他仍然高坐在座台上，左手持韁，右手高舉着皮鞭，紋風不動。

但是，皮雷的兩顆眼珠却在動，他似乎在爲現場的每一個人看相。

看了一陣，他才喃喃道：「一封函束，因何敎這許多人亡命爭奪？」

聽語氣，他似乎在自問，也像是在問現場的每一個人。

不料車廂內却有人出聲答話：「只因爲那封密函中有一宗巨大的財富。」

說話的聲音柔中帶剛，雖是非常斯文、低細，却字字淸晰。

皮雷又道：「一宗巨大財富？難道密函中附帶了一張鉅額銀票？」

車廂中那人道：「相傳有一行脚僧人在南海之濱發現了一枚萬年老蚌，蚌精因擱置沙灘，涸竭而死。行脚僧人也就在那蚌殼內拾得一粒大若胡桃的珍珠，懷此珠於身上，刀槍不入、百毒難侵、不畏烈火，不懼酷寒，可謂擧世難求之寶。」

皮雷搖頭道：「老夫也曾聽人說過，只怕是無稽之談。」

車中人道：「並非無稽，而是確有其事。行脚僧人慈悲爲懷，以此珠爲江湖中人療傷祛毒，活人無算，却因此遭到了殺身之禍。」

皮雷嘆息一聲，說道：「看來好人作不得。」

車中人道：「從此之後，江湖上掀起了一陣腥風血雨，得此珠者，均不得安寧。連那素有君子俠客之稱的葉超羣都動了貪念。」

葉萍的神情微微一變，而他却沒有插口，似在靜靜地等待下文。

車中人又道：「十五年前，傳說此珠巳到了葉超羣手裏，江湖高手莫不追尋他的踪跡，而他却杳如黃鶴，原來他躲到黃山天仙洞裏去了。」

皮雷冷笑道：「葉超羣也太傻，身懷寶珠而東躲西藏，要此寶珠何用？」

車中人道：「後來葉超羣終於被人找到了，找他的人是黑道上有名的追魂叟莫七。」

皮雷道：「連老夫也要懼他三分。」

車中人道：「據說，追魂叟莫七和葉超羣在天仙洞外苦鬥了七天七夜之久。」

皮雷道：「勝負如何？」

車中人道：「無人在旁觀戰，不知誰勝誰負。而莫七就從此未再出江湖，看來，他巳葬身黃山絕谷之中了。」

皮雷道：「你方才說，懷此珠者，刀槍不入，百毒難侵，那麼，怎會有許多人因身懷此珠，而遭殺身之禍呢？」

車中人道：「看來傳說並不可靠。」

皮雷道：「對了！你繞了這麼大的彎兒，還沒有說到正題之上，那粒寶珠與龍子雲携帶的密函又有什麼關係？」

車中人未答所問，轉過話題道：「近年來，江湖上又起了另一個傳說。」

皮雷問道：「什麼傳說？」

車中人說道：「傳說百萬富豪沈君泰願意以黃金千束，明珠百顆買下這一粒寶珠。」

皮雷緩緩搖頭，道：「看來那沈君泰是活得不耐煩了。」

車中人道：「此說一傳，立刻轟動江湖，保定府沈宅也就有人常川監視。據說，有神秘人物前往沈宅聯繫，得知有人托交一封密函由萬成鏢局護送，收信人又是沈君泰，自然會敎許多人千方百計地爭奪了。」

皮雷道：「那些人太傻！」

車中人道：「怎見得？」

皮雷道：「那粒寶珠絕不會藏在密函中。」

車中人道：「不錯。」

皮雷道：「既然如此，奪得那封密函又有何用？倒不如等待寶珠到了沈君泰手裏後再下手也不遲啊！」

車中人道：「閣下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皮雷說道：「老夫倒想聽聽其中的道理。」

車中人道：「沈君泰願以黃金千束，明珠百顆換取那辟毒寶珠，並非想據爲己有，而是要投下無定河中，從此消滅因此珠而引起的殺孽。」

皮雷道：「人說爲富不仁，這姓沈的却例外，只怕寶珠到手，他又捨不得扔下無定河了。」

常英忍不住道：「嗨！皮老鬼！咱們多年不見啦！」

皮崔冷冷道：「你是誰？」

常英道：「鬼臉兒常英，認不出我的面孔，該聽得出我的聲音啊！」

皮雷神態依舊冷漠地道：「原來是你，想不到你還沒有死。」

常英道：「好人不長壽，你不是巳經活到七十多歲了麼？」

皮雷並未動怒，似乎也不想答理他，高擧皮鞭，顯然要趕車離去。

葉萍揚聲道：「請尊駕慢走一步。」

皮雷瞪了他一眼，說道：「原來你也在場，老夫正好問一問你，那些傳說可是眞的？」

葉萍道：「我想先問問尊駕，車廂中是那一位前輩，竟然知道許多的掌故？」

皮雷神秘地笑一笑，道：「你不妨猜猜，有何人够資格坐在車廂中，要老夫爲他趕車？」

葉萍道：「只怕江湖上還沒有這樣一號人物。」

皮雷道：「有倒是有的，只是你猜不着。」

唰地一鞭，雙轡大車又向前移動了。

葉萍突然向唐家兄弟打了個眼色。

只見老二唐俠，老三唐俊飛快地撩起大衫下擺，一陣疾矢立刻從他們胯下射出，拉車的兩馬在一眨眼之間變成了刺蝟，倒地而亡。

葉萍也縱身而起，手中精鋼短劍穿透了車廂，他捏拿的部位極準，看來車中人難逃他這出其不意地一擊。

他這裏還未將短劍拔出，却聽到了皮雷的狂笑之聲。原來他已乘機將龍子雲手中的羊皮軟篋搶了過去。

葉萍似乎對那封密函看得不甚重要，只是飛快地拔出短劍，撩起了車簾。

車廂內却是空的，方才和皮雷交談的人突然平空消失了。

皮雷哈哈笑道：「娃兒！你太嫩啦！車廂內根本就沒有人，老夫只不過是在施展腹語術，自己和自己在交談而已！」

葉萍道：「皮老鬼！你以爲你很高明麼？」

皮雷道：「沈君泰宅中有老夫的眼綫，據說你父已與沈君泰議妥，將那粒寶珠給埋藏之地繪好圖形托萬成鏢局送上，沈君泰則將黃金千束、明珠百顆交萬成鏢局送信之人帶回。這封密函到了老夫手中，那粒寶珠也就屬於老夫的了。」

葉萍道：「只怕你上了大當。」

皮雷道：「休要危言聳聽。」

葉萍道：「若是眞有其事，家父不會如此招搖。他當年既能勝得了上門尋衅的追魂手莫七，也就沒有將任何人看在眼裏，這封函也就不會托交萬成鏢局護送。他儘可以親自前往保定府和沈君泰面談。再說，家父若是要黃金千束、明珠百顆，該是垂手可得，用不着拿那粒寶珠去換。」

皮雷哈哈大笑，道：「娃兒休想以花言巧語來瞞騙老夫。」

葉萍道：「信不信由你。」

皮雷道：「有一個天下人都不知的秘密，唯獨老夫知曉，你父雖然殺死了追魂手莫七，却被莫七殘了雙腿，早已變成一個老廢物了。」

葉萍臉色一變，沉聲道：「皮老鬼！你確信密函中有埋藏寶珠的地形圖？」

皮雷道：「老夫確信。」

葉萍道：「你不妨啓封一看。」

龍子雲突地拔出長劍怒道：「皮老鬼，你若要拆閱密函，先要殺了龍某人。」

葉萍橫身攔阻，道：「這封函是我托交貴局護送的，並有貴局的收據在此，儘管讓他看，我不追究責任就是。」

他邊說邊取出何行豪出具的收據，遞交到龍子雲手裏。

那邊，皮雷業已小心翼翼地自羊皮軟篋中取出密函，啓封拆閱，只見雪白的箋寫著七個大字：「貪婪者齊來送死」！

葉萍已然逼近到皮雷的身側，沉聲道：「皮老鬼！我想告訴你一個秘密。」

皮雷將手中密函揉得粉碎，揮手一揚，如片片雪花飄落，大笑道：「老夫唯一想知道的秘密就是那粒寶珠藏於何處？」

葉萍道：「老實告訴你，家父從來就不曾見過那粒寶珠。」

皮雷冷笑道：「老夫不信。」

葉萍道：「當年追魂手莫七也是不信，家父雖是說破唇舌，也是狂然。據莫七說，是有人與他打賭，說他無法在家父手中奪得那粒寶珠。」

皮雷動容道：「莫七和誰打賭？」

葉萍道：「莫七在墜落絕谷之前沒有說出來，不過，我認爲那個唆使他上黃山和家父拚命的人，就是你。」

皮雷冷笑道：「有何憑據？」

葉萍道：「江湖上無人知道莫七與家父亡命搏鬥一事，只有你。」

皮雷道：「若老夫既知你父已被莫七殘了雙腿，早就會去找他，逼令他交出寶珠，何必等到今日？」

葉萍道：「你曾經去黃山天仙洞找過，洞中却無家父的踪跡。」

皮雷突然縱聲狂笑道：「娃兒伶牙俐齒，說得像眞的一樣。」

葉萍道：「是眞是假你心頭有數。」

皮雷沉聲道：「好男不同女鬥，據老夫所知，葉超羣只有一個寶貝女兒，並無兒子。娃兒最好在老夫動手之前，表明你的身份。」

葉萍摘去竹笠，拔出金簪，一縷長髮立刻披洒下來，沉聲道：「皮老鬼！我正是一代名俠葉超羣的女兒，家父被莫七殘了雙腿，都是因你所賜，今天要向你討回公道。」

皮雷嘿嘿冷笑道：「老夫方才就已經說明，不屑與女流之輩動手……」

話聲中，向一旁站立的常英揮揮手道：「鬼臉兒，給老夫拿下這女娃兒，輕點，別弄傷了她，老夫要用她和葉超羣去作一宗交易。」

常英道：「放心！這女娃跑不了。」

雙掌交叉，緩緩向葉萍逼進。

他竟然是皮雷的同路人，這顯然出乎在場每一個人的意料之外。

龍子雲一時動了俠義之心，仗劍攔阻道：「以二對一，算得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先得會會龍某手裏的長劍。」

一道銀虹，向常英的項間捲去。

常英發出一聲冷笑，雙掌連揮，平地勁風三尺，蔓草低頭，龍子雲一個踉蹌，口中噴出一道血箭，立刻踣地不起。

唐氏兄弟也一字排開，橫在常英與葉萍的中間，由唐傑發話道：「姓常的！有我四兄弟在，休想動葉姑娘一根毫髮。」

常英冷笑道：「葉超羣只有一個女兒，何來四個女婿？」

唐傑怒聲道：「放肆！住口！」

唰地一聲，腰中抽出一根鮫皮軟鞭，閃電般向常英的面門抽去。

叭地一響，鞭梢竟然落在常英的手裏，只見他順勢一帶，唐傑的身子立刻飛了出去。

蔓草中突然出現了一個白衣人，雙臂張開，正好將半空落下的唐傑接在手中。

白衣人將唐傑放下，緩緩走到常英的面前。

常英沉叱道：「閣下何人？」

白衣人微笑道：「你會不認識我？」

常英向對方注視一陣，嘴角突地牽動了一下，似是非常意外。

白衣人道：「我就是白曉天，你所喬扮的人。易容術之精妙，令人稱絕，不過，你却不够資格稱爲萬無一失。」

常英道：「爲什麼？」

白曉天道：「你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易容冒充我，因而你這回要失手了。」

常英冷笑道：「好大的口氣！」

白曉天道：「三招之後，你就會知道姓白的說話向不誇口。」

皮雷揚聲道：「一鳴下天白的頭兒到了，眞是三生有幸，老夫要討教幾招。」

白曉天道：「皮老鬼！不知那頭金錢蟾蜍，找到不曾？」

皮雷道：「世上也許無金錢蟾蜍。」

白曉天接道：「你可曾想到，世上也許並無那粒寶珠。」

皮雷沉聲道：「少說廢話，轉過身來老夫讓你先出招。」

白曉天原地未動，冷冷道：「如果那隻能辟百毒的金錢蟾蜍尚未到手，你最好老老實實地站在那兒。」

皮雷厲聲道：「這話是何意思？」

白曉天道：「你若不動肝火，不運內力，也許還有救。否則，你在一盞熱茶的時間之內就會踣地不起。」

皮雷道：「休要危言聳聽。」

葉萍沉聲道：「皮老鬼！白帮主的話一點也不錯，密函的箋頁之上淬有劇毒，你方才運力揉碎箋函之際，毒性已從你掌心進入血脈。想不到你這老江湖也會在陰溝裏翻了船。」

皮雷暴叱一聲，揚掌向葉萍打去。

他的身形方才躍起，突又墜了下來，而且步履踉蹌，喘吁不已，顯有力不從心之感。

常英見狀，不由神色一變。

白曉天道：「鬼臉兒常英！你的叩頭大哥已經着了道兒，你待如何？」

常英楞了一楞，緩緩向皮雷走過去。

白曉天又橫身攔住了他，沉聲道：「答話，你待如何？」

常英道：「救人如救火，常某要背負皮老哥離此，堂堂雄鷄帮主，該不會乘人之危吧！」

白曉天道：「放心！我絕不會乘人之危，不過，得有一個交換條件。」

常英道：「提條件就是乘人之危。」

白曉天道：「這個條件並非苛求。」

常英道：「說說看。」

白曉天道：「沈君泰現在何處？」

常英道：「不知。」

白曉天沉聲道：「那麼，不說，你和皮老鬼就休想走脫。」

皮雷嘶聲道：「告訴他。」

常英點點頭，道：「好！我告訴你，沈君泰現在少黃山上的大方禪寺之中。」

白曉天擺擺手，道：「二位請走！」

葉萍疾聲道：「白帮主出面相助，小女子感激不盡，但却不贊成縱虎歸山。」

白曉天道：「皮老鬼縱使有救，十天半月也難以復元，剩下鬼臉兒常英一人難成氣候，據白某所知，沈君泰並非一個安份良民，待見到他之後，白某人定給葉姑娘一個交代。」

葉萍猶疑了一陣，道：「好！小女子信得過你白帮主。」

× × ×

大方禪寺不算大，却很靜。

約莫申牌時分，寺前來了一個白衫文士，他正是雄鷄帮的帮主白曉天。

一個小沙彌前來應門，合十道：「施主前來禮佛上香麼？」

白曉天道：「我來找一位沈員外，這是我孝敬的一點香火錢。」

話聲中，一錠白花花的銀子已經塞到了小沙彌的手裏，小沙彌笑嘻嘻地接過，若說出家人不愛財，這話未必可靠。

跨過不二法門，繞過偏廊，小沙彌將白曉天帶到一間禪房門口，悄聲道：「沈員外在這兒打座參禪，小心別驚動他。」

白曉天擺擺手，小沙彌合十退下。

白曉天屈指在門上輕彈兩下，不待他呼喚出聲，房門業已呀然而開。一個身裁略顯肥胖的中年人正在蒲團上打坐，神情肅穆，似乎任何事物都不會打擾他。

白曉天站在門口，揚聲道：「沈君泰！你是在練功？還是在參禪？」

肥胖的中年人緩緩地睜開眼睛，將白曉天打量了一陣，道：「沈某無緣識荊，閣下何人？」

「白曉天！」

「哦？雄鷄帮帮主。」

「有一點事想請教閣下。」

沈君泰站起來，道：「佛門乃清靜之地，你我寺外去談。」

白曉天擺一擺手，道：「先請！」

沈君泰昂視闊步地出了禪房，率先向寺外走去。

在大方禪寺的左側，有一塊廣闊的空地，沈君泰在空地的中央停下步子，回過身來，道：「有何見教？」

白曉天道：「近年來，聽說你在保定府頗有善名，修橋鋪路，濟貧施藥從不後人，保定府的居民都知道你是一個善士，却不知你是一個積案如山的江洋大盜，所有的財富都是賍物。」

沈君泰平靜地道：「我不否認曾經是個江洋大盜，但我在十年前即已金盆洗手，而且竭力行善補過，難道還不够麼？」

白曉天冷冷笑道：「你可知道敝帮因何要以雄鷄爲名？」

「求教。」

「一鳴天下白。」

「原來閣下是志在問鼎中原，領袖羣倫。」

「錯了！」

「難道還有別的用意？」

「雄鷄一啼，喚醒世人之夢。敝帮的宗旨是要江湖中人辨善惡，明是非，一鳴天下白的解釋是──要江湖中人明白誰是坦蕩君子？誰是邪惡小人？」

沈君泰楞了一楞，道：「我雖不够資格稱爲坦蕩君子，却也不是邪惡小人。」

白曉天沉聲道：「據我所知，你是不折不扣的惡徒。十年前你追逐的是利，如今追逐的是名。你保定府行善不過是沽名釣譽，暗中籠絡黑道高手，妄想在江湖中稱霸，你以爲白某不知麼？」

沈君泰道：「白帮主此話太重了。」

白曉天道：「你那兩名護衞，我方才已經會過了，可惜雙翼已折其一，不能展翅鵬飛。」

沈君泰面現驚詫之色，道：「我不明白閣下話中的含意。」

白曉天冷笑道：「那麼，我不妨說得明白一些，皮雷中毒甚深，恐有性命之危，常英爲了救他那個叩頭大哥，未必還有餘力來照顧你。」

沈君泰道：「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兩個人。」

（以下轉入第一式九頁）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自傅香君逃情懺悔在苦修庵哀求恒山派苦師太師父爲她削髮爲尼，苦師太不答應，認爲她情緣未了，不宜出家，還派她去參加明年百花節少林寺心禪上人和白蓮敎主不老神仙的決鬥約會，如果白蓮敎戰勝，叫她將錦盒交給敎主，否則就免了，還有一信交給主持。傅香君按照苦師太的指示去少林寺，在路上遇到安樂侯徐廷封，他救了被白蓮敎不法之徒擄刧的童男童女，徐廷封是崑崙派鍾大先生的高徒，也是去少林寺的，二人雖不同行，但不約而同的到達，還有在寺內療傷的雲飛揚，參觀這一場派系鬥爭成敗，誰勝就率衆信奉那一敎……

險遭滅門禍　斷掌保佛門

無我在寺外草地盤膝坐下，亦將頸掛佛珠拿下，默默的數着，無爲以下衆僧亦不約而同，一齊取出佛珠來。

徐廷封看看衆僧，目光轉落在傅香君面上，道：「姑娘小心了。」

傅香君沒有作聲，在旁邊一方石上坐下，默運眞氣準備抵抗不老神仙的七煞琴音。

當夜不老神仙琴音送客，只是隨意彈來，已經令她心驚魄動，此際定必全力施爲，威力可想而知。

心禪小心的立令衆人退出寺外，傅香君絕不以爲誇張。

×　　×　　×

不老神仙雙手終於落在琴絃上，霹靂一聲，動地驚天。

心禪應聲混身一震，但立即穩定，面容却是毫無變化，不老神仙看在眼內，面露冷笑，手指輪轉，琴聲連響，由緩而急，每一下都是那麼威猛，緊接而來，便成爲排山倒海之勢。

棲止在附近的雀鳥全都被驚動，紛紛飛起來，無數樹葉亦紛紛落下。

這種琴聲以內力發出，非獨驚人心魄，亦傷殘天地間的生機。

心禪似乎再沒有感覺，手中佛珠非常有規律地轉動，嘴唇顫動，默默的細誦經文。

琴聲响亮而怪異，似是隨意彈來，但細聽之下顯然大有章法。天下間相信再沒有比之更妖異的樂章。

心禪聽不到，他心中開始只有經文，逐漸連經文也沒有，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

×　　×　　×

琴聲越來越妖異，也越來越凌厲。

無我到底還有我，並沒有心禪的定力，表面看來雖然並沒有感覺，心巳驚魄巳動。

無爲的額上巳冒出汗珠，比起無我他又遜一籌。

徐廷封表情越來越嚴肅，傅香君黛眉終於蹙起來，不難看出她正在力持鎮定。

衆僧反應不一，有的搖搖欲墮，有的巳經雙手掩耳，在草地上翻滾。

在寺外尚且這樣，若是在寺中，這些內力不足的，只怕巳魄散魂飛。

×　　×　　×

不老神仙越彈越急激，十指在琴絃間飛舞，越來越青白，也越來越晶瑩，彷佛就變成了十根碧玉。

心禪閉目如故，手數着的佛珠仍然很有規律，只是巳逐漸緩下來。

葉落更多了。

×　　×　　×

傅香君額上終於冒出汗珠，雙手也不由自主掩住雙耳，「崩」的一聲，髮插玉釵的墜子突然斷飛，横射開去。

徐廷封立被驚動，抬手正好將那個玉墜接下，向傅香君苦笑了一下。

傅香君白了他一眼，偏過頭去。

徐廷封亦說不出話來，連隨閉目調息，額上亦開始冒出汗珠。

×　　×　　×

十指而雙手，不老神仙的一張臉亦逐漸變成碧玉般，在琴絃間飛舞的十指巳化成十縷碧光在迴環閃動，琴聲之急激，盡天地之造化，也絕盡方圓百丈天地間之生機。

葉落盡，脈絡亦盡斷，樹皮開始枯裂，「畢剝」有聲。

面對不老神仙的心禪仍然毫無變化，佛珠轉動得雖然慢，到底不停的轉動。

長空突然一聲鶴唳，那早巳飛進青天外白雲裏的一雙白鶴竟然在這時候飛回來，飛向心禪坐關二十年的烟霞洞，還未飛近，生機便絕，墮斃地上。

心禪聽到了這一聲鶴唳，也同時想起了那雙白鶴在洞內方誕下不久的四隻幼鶴。

那雙白鶴是必就因爲四隻幼鶴才飛回來，連那雙白鶴亦難免一死，四隻幼鶴又焉能倖免？

心禪算無遺策，也考慮到寺中所有弟子的生命安全，却疏忽了四隻幼鶴。

不是人才有生命，心禪不由自主張開了眼睛，隨即看到了枯裂的樹木，墮斃樹旁的

一隻白鶴。

然後他才看到不老神仙，也立即感覺到不老神仙目光的銳利，森寒、妖異綿密的琴聲也乘虛而入，一下緊接一下擊在他心頭上，他的心神迅速被擊碎，再也不能够集中。

出家人慈悲爲懷，那兩隻白鶴伴他多年，也助他練成「鶴舞九天」身法，彼此間已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四隻幼鶴更就不用說。

人却也到底是人，難免有疏忽，面對不老神仙，他立即考慮到沒有相當的內力修爲難以抗拒七煞琴音，考慮到所有人的安危，却疏忽了雀鳥的生命，沒有作好妥善的安排。

到聽到鶴唳，心禪長老突然驚覺自咎，却忘了七煞琴音，這鶴唳便成了他的致命傷。

也心神旁移同時，經文便從他的腦海消散，數着佛珠的手亦停下，到他再省起不老神仙的存在要收拾心情，已經來不及了。

琴聲迅速佔據他的神經，血脈也迅速的賁張。

汗珠開始從他的毛孔湧出，才湧出便蒸發，化成絲絲縷縷的白烟。

他的面色也變了，由嫣紅而酡紅，再變成赤紅色紅血色。

不老神仙看得清清楚楚，鬚髮皆張，雙手揮舞更急，琴音舖天蓋地而來，非獨天地，連風雲也彷彿爲之色變。

心禪眼前一片血紅，逐漸轉變成暗黑，他體內的水份已然逐漸蒸乾，連血也快乾透了。

他肌膚的光澤逐漸消失，面上終於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握着的佛珠突然碎斷，右手同時壓落地上，中指爬蟲般在高台石級上刻下了「白鶴」二字。

他的肌膚也同時開始龜裂，由慢而快，在一下驚天動地的琴聲中一個身手突然爆開，爆成粉碎。

不老神仙雙手同時停下，仰天大笑三聲。

× × ×

徐廷封傅香君無我無爲驚魂甫定，立即奔進來，跟着是衆僧。

無我在高台前停下，看着那風中飄飛的屍灰，心頭激動之極。

「阿彌陀佛，長老去了。」他拜倒在地上。

衆僧亦拜倒，一聲梵唱，天地間刹那一片蒼凉。

不老神仙仰首向天，梵唱後目光才垂下，傲然笑說道：「無我，心禪此戰佔盡天時，地利，人和，仍然難免一敗，灰飛烟滅，少林派還有何話說。」

「無話可說。」無爲一聲佛號，仰天長歎。

「如此還不脫袈裟，毀佛珠，罵佛祖！」不老神仙回首戟指大殿內佛像！

衆僧嘩然，徐廷封傅香君怒形於色。

「我佛慈悲，少林浩刦，貧僧愧爲掌門，無力挽救，只得一死以保清白。」無我淒然一笑，反手一掌擊在天靈蓋上，氣絕倒地。

沒有人來得及去阻止他，驚呼之聲四起。

「食古不化。」不老神仙若無其事，冷笑。「無爲，你又如何？」

無爲轉顧衆僧。

衆僧有些悲憤滿面，磨拳擦掌，有些却是垂頭喪氣。

無爲目光一轉，沉聲道：「掌門以身殉佛，貧僧理應追隨，只是身爲護法，必須交代淸楚，你們若是願意歸附白蓮教，以保性命，貧僧絕不會阻止，若是不願意，且待貧僧打點好寺中各事，一齊追隨長老與掌門下去。」

「寧死不屈啊？」不老神仙打了一個「哈哈」，笑顧衆僧。「有那一個要活下去的，站出來。」

一陣沉默後，一個年青僧人終於走到不老神仙高台下，有第一個便有第二個，也不多，只是十四個。

其他僧人大都投以不屑的目光。

不老神仙笑望着那十四個僧人。「本座說過，脫袈裟，毀佛珠，罵佛祖。」

那十四個僧人猶疑着終於將袈裟脫下來。

羣僧中到底不乏年少氣盛的，忍不住破口大罵：「叛徒——」

兩個年青僧人隨即雙雙撲出，撲向不老神仙，一個更大呼：「邪魔外道，與你拚了！」

他們事實全力出擊，但武功相差太遠，人在半空已然被不老神仙「冷燄搜魂」彈指擊中要害，慘叫着倒摔回去，當場斃命。

「少林名門大派，想不到多的厚顏無恥，言出無信之徒。」不老神仙連聲冷笑：「那一個不服氣的，只管出手。」

三個僧人立即搶出，傅香君比他們更快，却還是快不過無爲。

無爲截下傅香君，一聲佛號說道：「這是少林派與白蓮教的事情，請施主不要插手。」

「大師——」

「此地不宜久留。」無爲歎了一口氣，轉向那三個僧人：「少林弟子可以死，不可以做辱沒師門的行爲。」

那三個僧人悲憤退下，不老神仙目光再回到那十四個僧人，道：「毀佛珠，罵佛祖——」

「不老神仙。」一個聲音突然傳來：「且莫得意！」

不老神仙目光循聲落在不知何時已上了高台的徐廷封面上，道：「你又是什麼東西。」

「好管閒事的。」

「管得了？」不老神仙傲然又一個「哈哈」。

無爲正要說什麼，徐廷封已道：「只問你是否言而無信之徒？」

「你以爲白蓮教跟少林派一樣？」不老神仙冷笑。「本座一向一言九鼎——」

「心禪長老與你如何分勝負？」徐廷封接問道：「七煞琴音下不成飛灰就算你輸了。」

不老神仙傲然一笑。「除了灰，你還能找到什麼？」

「只是一截斷掌。」徐廷封俯身挑開了死灰上的一角袈裟，那之下赫然有一截斷掌，雖然龜裂，並未粉碎，他也就因爲有所發現才躍上高台來。

不老神仙目光及處，笑容僵結。

徐廷封接大呼：「心禪長老尚存一掌，雖死仍勝！」

衆僧一陣愕然，紛紛不由自主的跪下，熱淚亦不由奪眶而出。

「阿彌陀佛。」無爲一樣激動：「佛法無邊，少林不滅！」

「想不到——」不老神仙鬚髮皆顫，道：「心禪這個老禿顱較本座還要狡猾，明知金剛禪定難敵七煞琴音，竟然將眞氣內力都聚在一掌之內，本座今日，雖敗猶榮！」

「阿彌陀佛——」無爲合什一揖：「教主果然信人，貧僧佩服。」

不老神仙胸膛一下起伏，嘟喃道：「七煞琴音畢竟天下無敵。」

無爲又是一聲佛號，不老神仙霍地拂袖：「事已至此，不必多言，這些少林叛徒還你處置。」

那十四個僧人面色已發青，聽說慌忙跪倒在無爲面前，無爲不等他們開口求饒，淡然道：「千古艱難唯一死，怪不得你們，願意留在少林的，面壁思過去。」

那十四個僧人一個個面露羞愧之色，叩了三個頭，爬起來頹然走向寺後。

無爲轉向徐廷封，拜倒。「多謝，多謝……」

「千萬不可。」徐廷封躍下急忙扶起來。

其餘僧人已同時拜倒地上，不老神仙看着實在不是滋味，冷笑。「想本座七煞琴音天下無敵，竟然敗在一隻斷手上，少林氣數未盡，本座想不承認佛法無邊也不成啊。」

「佛法固然無邊，心禪長老未能够盡全力，却是戰敗主要原因。」一個清朗的聲音從烟霞洞那個方向傳來。

一聽這聲音，傅香君心頭怦然震動，雲飛揚的音容笑貌她刻骨銘心，又怎會忘記？

來的果然是雲飛揚，雙手捧着一大四小五隻鶴屍流水行雲般掠來。

傅香君的目光已凝結，她實在做夢也想不到三年後的今日竟然在這地、這樣再遇上雲飛揚。

她想叫，但沒有叫出來，一聲「雲大哥」到了咽喉便哽住，突然有一種要哭的衝動。

淚光湧現，她到底沒有哭出來。

雲飛揚也終於發現了傅香君的存在，一怔，目光還是轉向不老神仙。

「那一個？」不老神仙瞇起眼睛，他當然瞧出這個年青人不比一般，內力猶在徐廷封之上。

「武當雲飛揚——」

「雲飛揚？」不老神仙有些訝異。「你就是擊敗獨孤無敵，被稱爲天下第一高手的那一個雲飛揚？」

「言重。」雲飛揚淡應：「山外有山，人上有人。」

「這種話不是年青人說的，年青人若是有這種思想，如何能够縱橫天下。」不老神仙接問道：「心禪未盡全力，何以見得？」

雲飛揚將墮斃樹下那隻白鶴也拾起，從容掠上高台，將鶴屍放在架裟旁邊。「心禪長老閉關烟霞洞，白鶴爲伴，及至發覺七煞琴音絕盡天地間生機，省起烟鶴洞內的幼鶴未有適當的……」

「這是疏忽。」不老神仙冷截。「出家人心細如塵，普渡衆生，竟只知有人命，不顧鶴命，罪無可恕。」

「也就因爲心懸鶴命，心禪長老才爲琴音所乘……」

「那是定力不够，金剛禪定至高境界泰山崩於前不變色，心禪因爲白鶴而動搖，不錯出家人慈悲爲懷，亦可見仍欠火候，疏忽於前，旁騖於後，未盡全力，咎由自取，死無可怨，怪得誰來？」不老神仙大笑。「如此金剛禪定，縱然不敗於鶴命，亦難免敗於其他物事，本座倒是錯說了一句勝負決定於將他駭體化爲飛灰。」

雲飛揚無言，不老神仙接說道：「勝者非勝，敗者非敗，天下第一還得算本座七煞琴音——」

他突然住口，好像省起了什麼，目光閃動，上上下下的打量雲飛揚。

無爲心念一動，一聲佛號，徐廷封傅香君的面色同時變了，不老神仙打的是什麼主意，他們並不難明白。

不老神仙笑了笑，隨又道：「心禪當年少林派第一人，天下知名，二十年閉關，正如本座一樣，記得起來的人應該已不多，第一什麼無疑自說自話，江湖上的朋友未必認同。」

雲飛揚嘆了一口氣，他怎會不明白將會有什麼煩惱降臨。

「你我今日這一戰是免不了。」不老神仙又笑笑。「天蠶神功江湖上傳說神妙無比，武當派弟子中只有你練成，連獨孤無敵的滅絕魔功也不是對手，難得有這個機會，非要向你這位天下第一高手好好的領教一番不可。」

「江湖人難道就是這樣？」雲飛揚搖頭。

「不戰也可以，只要你承認不是本座敵手，武當派武功不如白蓮教，門下弟子以後遇上白蓮教的弟子懂得迴避就是了。」不老神仙說得倒也輕鬆。

雲飛揚只是開口問道：「教主可要歇息……」

「心禪又能够耗我多少內力？休息到現在若是還未完全恢復，這二十年閉關就是白做工夫的了。」不老神仙傲然一分鬚髮。

雲飛揚盤膝坐下，有意無意望了傅香君一眼，傅香君欲言又止，雖然沒有說話，那一份關心已然在眼瞳中表露無遺。

無爲與衆僧梵唱中退出，徐廷封傅香君走在最後，傅香君一步一回頭，心亂如麻，不老神仙的七煞琴音雲飛揚能否抗拒得來她當然不能够肯定，她雖然見過天蠶功的威力，却方在七煞琴音之下心驚魄動，又怎能不担心？

× × ×

出到寺外，無爲忍不住搖頭嘆息，說道：「想不到老神仙這個年紀仍然好勇鬥狠。」

「否則二十年後的今日，他也不會如

期到來，堅持與心禪長老作一個了斷。」

徐廷封苦笑。「個人的成敗得失，難道眞的是如此重要？」

無爲明白徐廷封言下何所指，一聲佛號。

徐廷封接道：「方才也雖然口上認輸，心裏到底不服，既不會號令白蓮敎徒歸附少林，他個人留在少林寺內，始終是少林心腹大患。」

傅香君插口問：「以你看這件事要怎樣才能解決。」

「除非他心服口服……」

話聲未落，琴音已傳來，一開始便是雷霆萬鈞之勢。

傅香君黛眉應聲深鎖，這便巳心神恍恍惚惚，徐廷封似有所覺，接一聲：「姑娘小心了。」

傅香君如夢方醒，在方才那塊石上盤膝坐下，眞氣運行一周天。

× ×

不老神仙非獨十指，整雙手都巳變成碧玉般，眼瞳中亦似有碧光射出來，迫視雲飛揚。

指落處，琴絃上碧芒閃射，尖銳的琴聲無孔不入，七煞琴音演變到這個階段，巳接近極限。

不老神仙將心禪震成飛灰用不到九成功力，現在巳用到差不多十足，汗珠開始從他的毛孔冒出，手額上也青筋畢露，一條條蚯蚓般爬突起來。

坐在他對面高台上的雲飛揚却竟然連汗珠也沒有，神態也始終那麼安詳，非獨聽不到琴聲，完全不受影响的，而且其他什麼感覺也都似沒有。

這份定力看來巳然在心禪金剛禪定之上。

心禪身在佛門數十年，四大皆空，金剛禪定又是以凝神靜心爲本，雲飛揚却是這麼年輕，怎可能有這種定力？

不老神仙實在奇怪，他盯緊了雲飛揚，十指再增功力，七煞琴音發揮極限。

也就在這時候雲飛揚雙睛暴睜，猛喝一聲。

這一聲之威猛匪夷所思，也無可形容，非獨將琴音掩蓋，而且鐵鎚一樣撞擊不老神仙的心頭。

「崩崩崩」同時三聲，不老神仙指下琴絃連斷三條，指頭皮膚亦迸裂。

不老神仙兩條白眉飛揚，急彈剩下的四絃，跡近瘋狂。

雲飛揚深吸一口氣，再一喝，又是三條琴絃應聲斷去，不老神仙十指彈空，面色一變再變，汗珠從額上冒出，突然一聲怪嘯，十指落在最後的一條，也是最粗的一條琴絃上，瘋狂的拉彈。

這條琴絃在這種情形下發出來的聲响，當然極盡妖異，威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强勁。

雲飛揚披肩的散髮那剎那都飛舞起來，目光電閃般落在最後那條琴絃上，突然長身而起，同時一聲大喝！

那條琴絃應聲而斷，冒出了一股白烟，迅速蔓延開去，到白烟飛散，整具七煞琴巳變成焦黑色。

不老神仙的面色却慘白，倒翻在七煞琴後，十指鮮血奔流，掙扎着要爬起身子，口一張，便是一口鮮血噴出來。

雲飛揚身形一動，凌空飛越，落在不老神仙的身旁，探懷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一顆藥丸，一把接將不老神仙扶起來。

不老神仙目光在藥丸上一轉，搖頭。「沒用的……」

雲飛揚仍然將藥丸放進不老神仙口內，不老神仙勉强嚥下，又搖頭。「七煞琴音傷敵不傷主，若是不能傷敵，必然反傷主人，本座經脈巳盡震斷，即使大羅神仙也無可救藥的了。」

一陣佛號即時傳來，無爲率先領着羣僧走進，但很快便被傅香君越過。

傅香君脚步零亂，血氣到現在才平靜下來，她心懸雲飛揚的安危，精神未能集中，若不是內功造詣還不錯，巳經傷在七煞琴音下。

徐廷封緊跟在傅香君身後，他也看出傅香君這一次應付得非常辛苦，却只以爲是內功問題，並沒有想到其他，準備隨時救助，傅香君這麼快便回復正常，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看見雲飛揚平安無事，傅香君一顆心才完全放下，再看見不老神仙那樣子，立時省起師傅的囑咐，脚步再加快，急奔向那邊高台。

不老神仙冷眼看着無我與羣僧，突然笑起來。「據說少林派的運氣一向都不錯，果然是事實，可惜擊敗本座的並非少林，是武當——」一頓轉向雲飛揚。「你這個天下第一高手，果然名不虛傳。」

這句話說完，他又吐了一大口鮮血，傅香君即時掠上高台，在他身旁蹲下來。

「晚輩恒山派傅香君——」

不老神仙一怔，目光一轉。「你……你……」

「奉師命帶來一物。」

「你是苦修庵的弟子？」

「正是。」傅香君取出了那個錦盒。

不老神仙目光落在錦盒上，眼角的肌肉，一陣顫動，忽然問道：「她還記得我啊？」

傅香君沒有回答，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不老神仙雙手也顫抖起來，接過錦盒打開。

放在錦盒內的是一支金釵，不老神仙看在眼內，神情更激動，嘟喃道：「她還留着這支金釵……」

「師傅還有話要晚輩轉告……」

「快……快說……」

傅香君附耳說出了苦師太要她說的話，不老神仙聽着眼瞳中淚光湧現，伸手從錦盒中取出了那支金釵，緊握着，仰首向天，嘴唇顫抖着，就是說不出話來。

「老前輩——」傅香君欲言又止。

「天意——」不老神仙長嘆一聲。「你若是二十年前跟我說，又怎會變成這樣子？」

再一聲嘆息他才垂下頭來，目光落在傅香君面上。「好好的侍候你師傅。」

「老前輩放心。」

不老神仙笑起來，笑得是那麼無可奈何。「不放心也得放心。」

他的心情也顯然平靜下來，環顧衆人一眼，目光最後落在無爲的面上。「少林也好，武當也好，今日之敗，本座心服口

服，現在依約定發出訊號，着白蓮敎所有弟子上山，皈依我佛，只望你們能够好好的開導他們，本座死亦瞑目。」

「阿彌陀佛，本寺上下一定盡力而爲。」無爲合什再喧一聲佛號。

不老神仙隨即探懷取出一支烟花火炮，擲上半空，那支烟花火炮也就在半空中爆開，爆出了一朶血紅色蓮花也似的烟花，經久不散。

到那朶烟花散盡，仍然沒有反應，不老神仙終於露出了疑惑之色。

「敎主——」徐廷封到底忍不住。「我看他們是不會上山的了。」

不老神仙看看徐廷封，突然省起了什麼似的。「你就是用豬換去小孩子的那個人？」

「得罪了。」徐廷封沒有否認。

「所以你懷疑本座發出去的訊號？」

徐廷封搖頭。「晚輩絕對相信敎主是出於一番眞心誠意，只是敎主閉關二十年，有所不知……」

「不知什麼？」

「白蓮敎徒今非昔比，爲禍江湖巳不是一朝一夕，今番敎主戰敗，那邊不乘機背叛，另立門戶。」

「你是說天地雙尊？」

「江湖中人早巳改稱他們爲苦海雙妖，晚輩若非知道他們胡作非爲，也不會出手……」

不老神仙沉吟了片刻，嘆息道：「本座也知道他們居心叵測，只待嵩山事了再清理一番，現在——」他又是一聲嘆息，深注徐廷封。「閣下高姓大名？」

「徐廷封。」

「好——」不老神仙考慮着。「看你絕無疑問是俠義中人……」

「敎主有話無妨直說。」

「本座希望你能够答應，帮助本座解決一件事。」

「晚輩盡力而爲。」

「本座一死，白蓮敎徒再無顧慮，是必變本加厲，而天地雙尊偷練白骨魔功，相信巳經有相當火候，一旦練成，更難對付，你必須及早找到他們，替本座清理門戶！」不老神仙隨即拿出那塊碧玉令牌，塞進徐廷封手裏。「這是本敎碧玉令，一向由敎主執掌，見令如見人——」

「晚輩巳拜在崑嵩派……」

那你就替本座物色一個適合的傳人，白蓮敎百年基業，萬萬不能够毀在本座手上。」不老神仙的語聲越來越弱，也不停的吐血。

徐廷封看在眼內，如何忍心將碧玉令推回去，終於頷首。「敎主請放心。」

不老神仙乾笑一聲。「這個碧玉令……」下面的話尚未接上，一大口鮮血便嗆咳出來，他搖頭，目光落在手中金釵上，百感交集的淒然一笑。

這也是他最後的一笑，眼蓋隨即無力的垂下，他的生命雖然巳結束，腰背仍然挺得筆直，身子沒有倒下去。

無爲長喧一聲佛號，梵音接從少林羣僧中响起來，迴盪於天地間。

徐廷封看看手上的碧玉令，看看不老神仙，再看看那邊高台上的心禪的屍灰，無可奈何的歎了一口氣。

傅香君的目光却是由不老神仙手中緊握不放的金釵轉落在雲飛揚的面上。

雲飛揚仰首向天，面無表情，沒有人能够看出他心中的感受，即使傅香君也不例外。

× × ×

短亭。

雲飛揚將徐廷封送出了少林寺，送到這座短亭前才停下來。

傅香君追隨左右，她實在害怕再失去雲飛揚，也到現在她才明白苦師太爲什麼一直不肯讓她出家，對雲飛揚她實在情深一片，一見便不能自主。

徐廷封一路走來保持沉默，現在才開口再問：「老弟決定了。」

雲飛揚淡然一笑。「侯爺何必再多問這一句？」

徐廷封打了一個「哈哈」。「今日一別，又不知何日再見。」

「若是有緣始終會再見的。」

「不錯。」徐廷封笑接，說道：「有天到京城你却也千萬記得走一趟西城鐵獅子胡同，只問姓徐的，自會有人指點你找到去。」

雲飛揚點點頭，徐廷封轉向傅香君。「傅姑娘，日前不敬之處別記在心上，姓徐的生來任性，要改也改不了，這個玉墜還你！」

他探懷取出傅香君被七煞琴音震斷的那個玉墜子。

「侯爺言重。」傅香君接過玉墜，回顧雲飛揚。「早知道侯爺是雲大哥的朋友，焉敢冒犯？」

她眼中柔情萬縷，雲飛揚似無所覺，目光也只是停留在徐廷封面上。

徐廷封隨即告辭，目送他遠去不見，雲飛揚回顧傅香君。「香君，事情巳了，你有何打算？」

「你呢？」傅香君反問。

「聽濤軒三年我巳經習慣，還是留在少林寺好了。」雲飛揚語聲異常的冷淡。

傅香君彷彿沒有聽進去，垂下頭一會才說道：「我現在才明白師傅說的話。」

「她說了什麼？」雲飛揚有些奇怪。

「說我塵緣未了，不宜出家。」

雲飛揚怔了一怔，脫口問：「你想出家？」

「現在不想了。」傅香君搖頭，沉吟着接一句。「我習醫多年本就該替貧苦的病人盡些心力。」

這絕無疑問並不是她要說的，雲飛揚却似聽不出，點頭道：「對，而且你還這樣年青，應該好好的珍惜，以你的善良，也總有好日子的。」

「我還有什麼好日子？」傅香君偷眼看雲飛揚。

「一定有——」

「你是說不會再離開我？」傅香君喜形於色。

雲飛揚總算明白，面上掠過了一絲苦痛之色。「香君——」

「我雖然曾在苦修庵三年，一顆心可是——」

「香君——」雲飛揚截斷了傅香君的話。「我巳經看破紅塵，不想再牽掛兒女私情。」

「我知道配你不起——」傅香君又垂下頭去。

「錯了，這句話應該我說。」雲飛揚重重一頓。「只是你在我的心目中，一直以來都只是妹妹一樣。」

傅香君霍地抬頭，脫口問：「你從來沒有……」

雲飛揚又截道：「我一生中只喜歡過兩個孩子，一個是師妹倫婉兒，還有一個是我的妹妹獨孤鳳……」

「她們都死了。」傅香君不覺伸手扶着短亭的柱子，一個身子在顫抖。

「不錯，但永遠活在我心中。」

「雲大哥，你又何必這樣折磨自己？」傅香君眼中淚光閃現。「我知道你重情義，也別無所求，只想侍候你一輩子。」

「我不要別人侍候。」雲飛揚霍地轉身。「我也不想再負累別人，你走吧——」他斷然拂袖。

傅香君眼淚奪眶而出，一面搖頭一面往後退。

雲飛揚頭也不回，直立不動，非獨心腸，整個身子也像是鐵打的。

傅香君終於忍不住放聲哭出來，雙手掩面，轉身疾奔了出去。

雲飛揚聽着遠去，身心到底崩潰，揮拳痛擊在柱上，隨即抱着那條柱子喘息起來。

「香君——」他的眼中也有淚光，一下嗆咳，突然吐出了一口鮮血。

「雲大俠——」無爲從那邊竹林驚呼着奔出，奔到雲飛揚身旁，忙伸手扶住。

「大師——」雲飛揚回顧無爲，搖搖頭。

「七煞琴音非同小可，貧僧早就看出有些不妥。」無爲歎息。「也所以才左右留意着。」

「我們先離開這裏……」

「傅姑娘對你一往情深，你又何苦拒人於千里？」

「大師出家人，又何必理會俗世兒女私情？」

「出家人慈悲爲懷，總希望有情人終成眷屬，傅姑娘冰雪聰明……」

「大師有所不知，我身受內傷極重，命不久矣……」雲飛揚終於說出了這個秘密。

無爲震驚。「是不是老神仙的七煞琴音？」

「不全是。」雲飛揚歎息。「當日玉皇頂一戰我雖然擊敗獨孤無敵，亦傷在他的天魔解體大法之下，得遇安樂侯，慨贈千年斷續，再送來少林寺由無我大師金針度穴，接通斷去經脈，三年下來，已恢復七八……」

「還未完全痊癒啊？」無爲恍然。

「是以方才又斷在七煞琴音之下，一斷再斷，縱然再有千年斷續金針度穴這種靈藥妙術，也難以再續的了。」一頓雲飛揚突然一揖。「大師，我求你一件事。」

「雲大俠對本派恩重如山，莫說一件，就是十件百件也……」

「大師言重了。」

「請說——」

「香君若是再找到來，就說我已經離開。」

「這個……」

「大師，你一定要答應——」雲飛揚心裏一急，又吐出了一口鮮血。

「好、好……」無爲忙點頭。「你身受內傷，千萬不要激動。」

「有勞大師。」雲飛揚仰首向天，眼中淚光閃現，他畢竟是性情中人。

無爲沉吟着倏的嚷起來。「本派藏有達摩祖師所傳易筋經，據說參悟其中變化便能够洗髓易筋，脫胎換骨，只是非有相當內功造詣，非凡智慧不易明白，雲大俠却無妨一試。」

「大師——」

「雲大俠却是爽快人，又何必多說，事不宜遲，快隨貧僧到藏經閣。」

雲飛揚無言點頭，心頭又燃起千重鬥志。

× × ×

月升月落，長夜終於逝去。

傅香君呆坐在石上經已一宵，眼淚也經已流乾，看着那高升旭日，冰冷的心深處又有一股烈火燃起來。

她隨即跳下高石，奔向少林寺。

× × ×

知客僧將傅香君迎進聽濤院小樓前。人去樓空，傅香君正在奇怪，無爲便出現了。

「傅姑娘還未下山？」無爲歎息在心中，面上却並無任何變化。

「大師——」傅香君急問：「雲大哥他——」

「已經離去了。」

「去那兒？」傅香君追問。

「沒有說。」

傅香君怔怔的望着樓外，喃喃自語。

「他走了，他走了……」

無爲歎了一口氣。「有緣無緣，上天註定，若是無緣，强求也無用，否則始終會再見。」

傅香君茫然點頭，梵音中帶着無可奈何的心情離開少林寺，何去何從，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 × ×

京城，大街。

兩旁多的是攤檔，林林總總，吃的玩的用的全都有，而人來人往，肩摩踵接，大呼小喝，總是那麼的熱鬧。

徐廷封不慣走在大街上，不因爲認識他的人太多，儘管他便服出遊，人又隨和，認識他的人仍然不忘施禮，乃因爲人在京城便不由自主的變得很緊張，事事都講求速度、效率。

在他的眼中，天下只是表面上太平，實在孳蔓難圖，京城內尤其危機四伏，一觸即發。

少林寺一轉，請不動雲飛揚，回到京城來，他更有勢單力薄的感覺。

可是現在走在大街上，他非獨心境平和，而且笑容滿面，這當然完全因爲憶蘭的關係。

憶蘭是他的女兒，今年才不過八歲，長得既美麗聰明，又活潑可愛，看到這個女兒他便很快樂，而快樂之餘，又難免有些傷感。

憶蘭三歲喪母，並無兄弟姊妹，父女二人，相依爲命，他這個做父親的忙於朝

政，與女兒相處的時間實在不多。

有空他當然會陪伴着這個女兒，憶蘭要到大街上看看，他當然不會拒絕。

熱鬧的大街對小孩子原就有一定的吸引，何況憶蘭這個小女孩生活在王侯府中，難得到大街上一趟。

她手上又是風車又是糖葫蘆，三步一跳的，笑得合不攏咀，看見女兒這樣高興，徐廷封那還不快樂。

大街的前面圍攏着一大羣人，鑼聲不絕。

「爹，我要到那兒去。」憶蘭拖着徐廷封便要走過去。

「那是賣解的，沒有什麼好看。」徐廷封搖頭，可是禁不住憶蘭又跺脚又皺鼻一頓撒嬌，連嚷帶求，還是走過去。

憶蘭隨即從人叢中鑽進去，她個子小，身手又靈活，自然是毫無困難。

徐廷封只有在外面看着。

× × ×

打鑼的是一個老蒼頭，鬚髮俱白，却長着紅紅的老大的一個酒糟鼻子，頭臉跟身子也都是圓圓的，兩條短脚，站在那裏就像個不倒翁。

好像這樣的一個老頭兒實在令人難以相信身手竟然那麼敏捷，猴子也似的一時跳到東，一時跳到西，偶然還來一個「鐵板橋」，翻一個觔斗，手裏一面銅鑼敲過不絕，驚天價响。

他的表情，也很多變化，時喜時驚，時怒時樂，大笑中突然來一聲驚呼，叫人提心吊胆，難得靜下來，却是不忘拿起身旁機子上的大紅葫蘆，「骨嘟嘟」喝一口酒。

在他面前配合鑼聲表演的那個年青人却也實在令人提心吊胆。

一樣是翻觔斗，那個年青人就像是沒有骨頭的，連翻百十個觔斗，一個身子仰彎成圓形，頭脚相接，皮球也似彈飛半空，落在地上，兩丈多長的一條竹竿頂上，隨即在那之上團團滾轉，突然像失手，滾跌下來，到了一半却又滾回了竿頂上去，花式之多之深，也實在罕見，難怪圍觀的喝采不絕，大拍手掌。

憶蘭亦看得又叫又笑，一雙小手掌都拍紅了。

年青人腰身一直，竹竿頂上再來一個「倒豎蜻蜓」才翻身落地，面不紅，氣不喘，飛揚的散髮令他看起來更覺得活力充沛。

他的相貌令人有一種頑皮淘氣的感覺，却絕不討厭，一面的笑容，一雙大眼睛亦是充滿了笑意。

老頭兒待他落到地上才拉開那張略帶沙啞的嗓子：「各位叔伯兄弟——」

「叔伯兄弟——」年青人帮上腔，接取過銅鑼大力的敲了一記。

「今天是我們師徒二人在京城的第六天，雖然不能說是初到貴境，到底還是人地生疏，我這個徒兒的胃口又特別好，賺到的還不够塡他的肚子，現在非獨我這個師父，他這個做徒兒的肚子也空了，只好又來獻醜。」

「師父——」年青人一敲銅鑼，接口：「是娛樂各位叔伯兄弟。」

「你這個小子就是不怕笑話。」

「師父，徒兒又說錯了什麼？」

「方才你那幾下子好就是好了，可惜是——」

「可惜什麼？」

「有些脚步虛浮。」

「那裏？」年青人轉向觀衆，伸手掩着半邊嘴巴，語聲也壓下來。「肚餓當然脚軟。」

衆人一陣大笑，老頭兒耳朵好像有些問題，隨即問年青人，道：「你跟他們說甚麼？」

「沒甚麼。」年青人一攤雙手。

「只見這幾下子便要討賞了？」老頭兒隨即拿起了插在旁邊的另一條竹竿。

年青人一眼看見，立即來一個猴跳，慌不迭的搖手。「徒弟就是表演得不好，師父要教訓徒弟也得待回到家裏，大庭廣衆，衆目睽睽之下……」

「你知道表演得不好，還不加倍賣力？」老頭兒竹竿一掄，看似要打在年青人身上，但掄到一半那條竹竿便脫手，正好飛落在年青人方才拿來表演的那條竹竿頂上。

眼看搖搖欲墮，年青人團團急轉，伸手便要接下，竹竿却沒有掉下來。

「師父，這是幹甚麼？」年青人接問道。

「還不爬上去？」老頭兒揮手。

「爬上去？」年青人一張臉好像在發青，語聲也顫抖起來。「這麼高……」

「越高越刺激——」

「徒弟害怕。」年青人伸手掩着了胸口。

「沒用的東西，平日師父是怎樣教你的？」老頭兒瞪眼睛吹鬍子。

「師父可沒有教徒弟爬到這麼高。」年青人突然省起了什麼的。「還是師父先來表演一下，好讓徒弟知道如何才能够爬得這麼高。」他轉向圍觀衆人。「大家認爲怎樣？」

衆人當然大聲叫好，老頭兒也似乎因而技癢起來，拿起大紅葫蘆「骨嘟嘟」喝了一口酒，搓着雙手走前去，道：「看好了！」

他走來搖搖幌幌的就像隻醉鴨，走到竹竿前，雙手抱着竹竿。

年青人即時敲了一下銅鑼，「噹」的一聲，老頭兒雙脚應聲一縮，夾住了那條竹竿。

那條竹竿一陣搖幌，難得頂在竹竿頂上另一條竹竿竟然沒有掉下。

「好——」年青人喝一聲采，再一敲銅鑼。

老頭兒應聲手脚一伸一縮，又爬上了三尺，年青人連聲叫好，銅鑼一陣亂敲，老頭兒應聲一陣亂爬，突然失手，一個觔斗掉下來，摔了一個元寶翻身。

衆人大笑，年青人鑼棒一丟，掩目不忍卒看，老頭兒揉着腰爬起來，大叫：「人有錯手，何况我這個老頭兒還喝多了幾口老酒。」

話口未完，他又已摔翻地上，年青人索性轉過頭去，冷不防老頭兒乘機拿起了鑼棒，用力一敲。

年青人應聲一個猴跳，雙手正好抓住了那條竹竿。

（未完・二）

鷹飛江南

故事續篇

文・皐飛
圖・高可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彈鋏谷谷主馮追、二谷主郭子羽、三谷主方玫商議參加青城山召開「幻滅禪妙」大會，比較初時發現三空藏劍經還要轟動，黑白兩道已經紛向青城山趕去，他們決定分三批出發，郭子羽、方玫爲一批；郭氏家族爲第二批；馮追爲第三批。路過黃河南岸的靈寶鎭集，和令狐世家，冷泉莊，還有中原武術評鑑會的會長婁仁奎等人，他們找碴先與郭子羽、方玫戰鬥，隨即撤隊離開，郭子羽正在莫名其妙，此時又來了一位藍衣姑娘，將「左手七殺」刀笈送給方玫，接到情報彈鋏谷出了事故，各批人馬連忙趕回，在路上郭子羽又遇上幾個陌生女子……

遇害墮溝谷　無意得毒經

郭子羽見主人這麼說，恭敬不如從命，他們只好道謝入席，紅綠兩名婢女也在側相陪。

於是郭子羽舉起面前的酒杯道：「妹子，來，咱們借花獻佛，敬壽星一杯。」

敬過酒，郭子羽再咳了一聲道：「在下郭子羽，她是方玫，請恕咱們失禮，還沒有請教姑娘的姓氏。」

素衣小姐道：「原來是郭少俠伉儷，久仰，小妹魯椰娘，她們二人是嬌嬌，紅紅。」

恭維別人，介紹自己，這原是極爲平常的事情，但郭方二人的面色竟然爲之一紅。

原因自然是那伉儷二字，伉儷是夫妻，他們對這項稱呼却無法否認。

這很簡單，不是夫妻就得分房而居，只是，他們總不能喧賓奪主，要人家讓出兩個房間吧！

那麼爲了不使主人爲難，他們只好接受那伉儷二字，其實他們打從習得陰陽道起，投懷送抱，四唇相接已經不少次了，旣已有了如此親密的動作，自然早已存下非卿不娶，非君不嫁的打算，此時從權承認是夫妻，又有什麼不可？

此後他們把話扯到天下名勝，及江湖見聞上去，這主婢三人知識豐富，見聞極廣，而且談吐風趣，出語典雅，一席頃談，已然引起郭方二人的好感。

最後紅衣婢女嬌嬌道：「郭少俠，此地山勢險惡，地瘠民窮，你們跑到這兒來做甚麼？」

郭子羽道：「聽說青城山有一個武林盛會，咱們想去開開眼界。」

嬌嬌啊了一聲道：「巧極了，咱們也是回青城，豈不正好同道。」

方玫一怔道：「姑娘家住青城？」

嬌嬌道：「也可以這麼說，咱們住在灌縣，青城山近在咫尺，只要一抬頭就可以瞧到那青翠的山峯了。」

方玫道：「原來如此。」

語音一頓，扭頭對郭子羽道：「大哥，時間已晚，咱們不便再打擾魯姑娘她們了。」

魯椰娘道：「別這麼說，方姑娘，咱們一見投緣，應該多親近親近，好在來日方長，希望兩位不要見外，紅紅，妳去將左面的房間收拾一下，好讓他們兩位歇息歇息。」

紅紅道：「是。」

郭方二人立起身來，同時雙拳一抱道：「多謝盛筵，明早見。」

魯椰娘凝眸含笑，風情萬種，她甚麼都沒有說，但那目送神馳的嬌柔神態，却有一股扣人心弦的魔力。

進入客房，紅紅替他們點燃了油燈，然後告了一個罪自行退出。

如今這客房之內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了，他們雖是一樣情懷，却有兩樣心境。

郭子羽原是生就一副豁達開朗，行爲洒脫的個性，縱使四面楚歌，身陷絕地，別想叫他皺皺眉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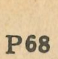
現在他像是遇到一件無法解決之事，雙眉緊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

方玫的情形似乎比他更糟，她一進門就坐在床沿，兩頰紅得像塗丹，螓首低低的垂着，嬌怯怯像個新娘子似的。

他們都是江湖中人，曾經出生入死，見過不少驚人的場面，如今更闌夜靜，萬物皆寂，並沒有任何危險等着他們，爲什麼會這般窘迫？

其實說穿了很簡單，在禮教束縛之下，縱使是江湖兒女，當他們一室相對之際，任誰都會有這種尷尬的表現的。

良久，方玫緩緩抬起頭來，向郭子羽瞥了一眼，櫻唇一張，欲言又止，只是輕



「鷹飛江南」

輕吁出一口長氣。

時間在慢慢溜走，更鼓已經三傳，他們一坐一站的形象並沒有絲毫改變。

最後，方玫忍不住嘆口氣，道：「大哥……」

「什麼事？」

「你不喜歡我？」

「誰說的？」

「可是你……」

「不要瞎猜，妹子，快睡吧，明天咱們還要趕路。」

「那你呢？」

「我在這裏打個盹就可以了。」

「唉，大哥，莫非……你還要我嫁給別人！」

「這個……」

郭子羽呆了一呆，終於轉過身來，向飲泣的方玫瞧去。

她是一個冰清玉潔的處子，爲了救他，不惜檀口送吻，投懷送抱，她作如此重大的犧牲，自然非君不嫁了。

這些，郭子羽當然明白，而且他也不是一個負心之人，於是緩緩走到床前，伸手摟着她的酥肩，挨着她坐下來道：「妹子，咱們兩心相映，豈能讓妳嫁給別人？只不過婚姻是一件大事，小兄必須事先禀明父母。」

方玫道：「我知道……」

郭子羽說道：「好啦，妹子，咱們睡吧。」

他們相擁着睡了，雖是温香在抱，却守着那最後一關。

翌晨早餐之後上道，魯椰娘特地替他們準備了馬匹，此後曉行夜宿，並未發生什麼事故，只有一點，使郭方二人感到不安。

嬌嬌紅紅是魯椰娘的婢女，她們除了侍候主人之外，對郭方二人同樣服侍起居，幾乎是無微不至。

這是使郭方二人不安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這兩名婢女不只是嬌艷絕俗，而且在擧手投足之間，都有一股動人的媚態。

方玫也是一位絕色佳人，絕不會差於魯椰娘主婢，不過她却缺少了一個媚字，使美麗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

一個石膏塑像，無論怎樣美麗，必然沒有人娶作妻子，只有回眸一笑百媚生，才能使六宮粉黛無顏色。

當然，郭子羽不是一位登徒子，千嬌百媚的姑娘，並不能使他移情別戀，但他有血有肉，血氣方剛，時日一久，難免對魯椰娘主婢生出好感。

這一點轉變，郭子羽並無感覺，方玫旁觀者清，難免要憂心忡忡，而寢食難安了。

劍門關距離劍閣城約莫三十餘里，是川北的要隘，屬於軍事重鎭之一，這天傍晚時分，郭子羽一行準備趕到劍門關的鎭上投宿。

離鎭十餘里，有一條深峻的山溝，此地原是有一座橋樑供行人通行的，也許上游曾下暴雨，那座木橋，竟然被山洪冲走了。

溝寬八丈，中間沒有借力之處，很難一躍而過，再說縱然郭方二人能夠躍過，

也不能丟下魯姑娘主婢不管！

正當他們徬徨之際，一名年約五十出頭的灰衣老者，也來到溝邊，他向山溝瞧了一眼，道：「橋又沖走了，這眞害人。」他說話之間一轉身，逕向右側一條羊腸小道走去。

郭子羽心頭一動，急忙出聲招呼道：「老丈請留步。」

灰衣老者並未停下脚步，只是咳了一聲道：「這小路難走得很，你還要說甚麽廢話？」

郭子羽道：「在下是想請問老丈，走小路是不是可以繞過山溝？」

灰衣老者道：「如果繞不過山溝，我老人家這是吃飽了撐的！」

嬌嬌道：「快跟上去吧，郭少俠，別把人走丟了。」

郭子羽不再遲疑，立即放步跟隨上去，方玫及魯椰娘主婢也魚貫的踏上小路。

今晚是個晦日，星月無光，天宇一片混黑，郭方等人雖身負上乘武功，在這等坎坷不平的山道上行走，也有舉步維艱之感。

約莫一個時辰之後，郭子羽已經不知道天南地北，身在何處了，他惟一的感覺是越走越深，越走越高，不由出聲詢問道：「老丈，咱們走到那兒來了？」

灰衣老者說道：「你這人的廢話爲甚麽這樣多，要是不願意跟我走，你可以回去。」

問問原本沒有什麽要緊，想不到這位老人家的火氣很大，也只好不問了。又是頓飯時間，郭子羽跟着灰衣老者爬上了一塊巨石，方玫及魯椰娘還在巨石之下。

此時的視綫較適才好了一點，郭子羽正在縱目打量之際，一股突如其來的強大勁力忽然撞上他的後心。

這太意外了，在這荒山野嶺，夜色若墨之時，任誰也估不到會有人對他突施暗算。

郭子羽自然也料不到，待他感到後胸劇痛，身形已被震得飛了起來。

立壁千仞，下臨無地，他墜身之處竟然是一個深不見底的絕壑。

嚴重的內傷，使他的意識逐漸模糊，他只覺得高速的下墜使他砸斷了不少由壁縫中生出來的樹枝，最後在一聲巨震之後他終於完全失去了知覺。

碰到如此可怕的遭遇，很少人能够留得命在，也許是他命不該絕吧，他居然舒舒服服的睡在一個山洞之內。

他當然不可能摔到山洞之內，自然是有人救他了，但這等鬼不生蛋的地方，怎會有人類的足跡？

他醒來第一個感覺是黑暗，當他張目一瞧之際，幾乎伸手難見五指，其次他覺得身下是乾草，身旁還蜷伏着一具温暖的人體。

這是什麽地方？身旁又是何人？

他記得自己是遭到了暗算，被人打下山溝的，如今死裏逃生，莫非是被方玫所救？

如果當眞是這樣，那麽身旁的人體必然是方玫了，於是他出聲呼喚，並伸手向她推去。

「妹子……」

他剛剛喊出了一聲「妹子」，好像突然遇到極端恐怖之事，整個人都呆了，他的手自然也沒有推出去。

其實並不是他不敢推動身旁的人體，是他的手臂根本伸不出去。

也許是睡眠太久，右臂被身體壓得痲木，及再試左臂，還是一樣的不聽使喚，除了雙臂癱瘓，而且全身酸痛，轉側困難，看來日間那一摔雖然僥倖留得命在，但嚴重的內傷，未來怎樣，實在不敢設想。

於是他發出一聲沮喪的嘆息，同時出聲呼喚道：「妳醒醒，妹子。」

「唔，大……大哥，你好一點麽？」

他身旁的人醒了，並且稱他大哥，他却愕然叱喝，問道：「妳不是方玫，妳是誰？」

「是的，我不是你姓方的妹子，但我不避艱險的來救你，難道我錯了？」

「對不起，姑娘，我沒有說妳錯，請問妳是誰？方玫她們那兒去了？」

「你應該聽得出我是誰。」一頓接道：「咱們分途找你，我也不知道方姑娘找到那兒去了。」

他的確聽出她是誰了，不由嘆口氣道：「多謝相救之恩，嬌嬌姑娘，這兒是什麽地方？」

她是魯椰娘的婢女嬌嬌，一個擧手投足都能扣人心弦的姑娘，郭子羽詢問這是什麽地方，她頗爲興奮的道：「這兒是一個十分隱秘的山洞，被我無意中發現的，裏面很深，似乎別有洞天，由於我要替你療傷，天色又很快的黑了，只好在洞口不遠之處將就一夜。」

郭子羽道：「暗算我的那個人呢？」

嬌嬌道：「那人刁滑得很，他暗算得手，轉身就溜，咱們爲了找你，只好任他逃去。」

郭子羽恨恨的道：「我與那人素昧平生，我想不出他爲甚麽要暗算我。」

嬌嬌道：「江湖之上詭詐百出，令人想不到的事多得很，只有一點你要記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要不出錯就得處處小心。」

郭子羽說道：「多謝姑娘指教，唉，在下的傷勢如此之重，不知道還有沒有以後。」

嬌嬌道：「不要灰心，哦，我能够這麽叫你麽？」

郭子羽道：「當然可以。」

嬌嬌道：「大哥先中那人全力一掌，再墜下百丈懸崖，如非你功力深厚，一般人那裏能够活到現在，不過在百日以內，恐怕很難恢復功力。」

郭子羽道：「我雙臂都無法移動，臂骨是不是折斷了？」

嬌嬌道：「雖然沒有折斷，但關節傷得太重，短期內將難以復元。」

郭子羽沒有再說甚麽，只是嘆息一聲，神情顯得消沉以極。

由於洞裏太過黑暗，嬌嬌自然瞧不到他的神情，惟一可以感覺到的，是他在不停的發抖。

這也難怪，荒山野嶺，寒氣特重，尤以時値深夜，寒氣當然更爲凌厲，他們衣着原本單薄，他又無法提氣運功，在嚴寒

侵襲之下，他怎能不凍得發抖！

嬌嬌明瞭郭子羽發抖的原因，她沒有說甚麽，只是將一具嬌柔的胴體，向他貼了過去。

以人體取暖，應該是他們惟一可以採取的辦法，但郭子羽是一個雛兒，幾曾見過如此火辣辣的陣仗！

雖然方玫曾經投懷送抱，香吻相接，但那是練功，心無雜念，再說人家方姑娘的動作，絕不會像嬌嬌如此大胆。

因此，他不只是臉熱心跳，連呼吸也急促起來了，他想推開這具惹火的胴體，却力不從心，連想躲避都不可能，他惟一可以表達的，只有他的口舌。

「別這樣，妹子，讓人家知道了會有損妳的名節的。」

「瞧你那冬烘的頭腦，莫非你不知道嫂溺援之以手的故事？唉，寒氣如此凌厲，你又無法運功，如是重傷再罹重病，豈不有違我救你的初衷了？」

這是一個十分堂皇的理由，實情也的確如此，郭子羽雖是滿心不願，却也無可奈何。

漫漫長夜終於渡過去了，待晨曦射入洞口，郭子羽才如釋重負的，吁出一口大氣。

「天亮了，妹子，來，瞧瞧我的傷有沒有變化？」

「好的。」

傷勢沒有變化，但也沒有好轉，看情形，一時之間他還無法離開這個山洞。

不能離開就得生活下去，他們面臨的第一個困難是吃的問題。

「大哥，你歇歇，待我去外面找點吃的。」

「好的，妹子，就便中去找找方姑娘她們。」

「這個我知道。」

別看嬌嬌如此嬌柔，對求生的能力却也半點不差，用不了多少時間，她已找來一些可以充飢的野菓，及一隻已經烤好了的兔子。

塡飽肚皮，嬌嬌指着洞內道：「大哥，這洞深得很，我想進去瞧瞧。」

郭子羽道：「瞧瞧可以，但要小心裏面藏有野獸蛇虫。」

嬌嬌道：「放心吧，我會應付的。」

她由懷裏掏出一柄紅光耀目的短劍，劍柄上連着一條長約丈許的銀色練子，然後向郭子羽嫣然一笑，這才邁着步向洞裏奔去。

她的背影消失了很久，郭子羽還在瞅着那兒發呆。

是她太美，太迷人，令人百看不厭，片刻都不能分開？

還是昨晚胴體相偎，櫻唇送吻，那動人的情調，使他一時之間難以忘懷？

不，他是因爲自己看走了眼，這位嬌姑娘敢情還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她那柄紅色短劍他沒有見過，但他敢於斷定必然不是凡物，能够使用此等兵刄，她的武功必然不俗。

那麽有婢如此，她的主人魯椰娘定是一位武林高人了，千里聯騎，長途同行，他竟然不知道這主婢三個是武林高人，豈不是一椿笑話！

時間在沉思中慢慢溜走，約莫頓飯光景，一聲嬌呼才使他清醒過來。

「大哥，我找出後洞了，那兒不只是極端隱秘，而且應有盡有，走，我帶你去瞧瞧。」

說話的是嬌嬌，瞧她那興奮的神情，必然有令人滿意的發現。

只不過郭子羽的雙臂形同廢物，沒有它們帮助，連起身都有困難，嬌嬌叫他走，他不由發出一聲苦笑。

嬌嬌見他依然靠着洞壁，口中啊了一聲道：「別難過，大哥，我帮你。」

她扶起郭子羽，架着他走向後洞，進洞之後，嬌嬌伸手按了一下右側的紅色寶石，洞門就自動開關，嚴密吻合，連半絲痕跡也沒有。

郭子羽道：「這兒果然隱秘，妹子是怎樣發現的？」

嬌嬌道：「這門外洞壁上有一處的如石塊比別處光滑，我試着用手一按，洞門就現出來了。」

郭子羽道：「原來如此，那就不算隱秘了……」

嬌嬌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放心，我已經動過手脚，使它跟其他的洞壁一樣，沒有人能够瞧得出來，再說這山溝如此荒涼，除了像你遭人暗算，誰會來到這種地方。」

她說得頗有道理，郭子羽自然不再疑慮了，及擧目向洞內打量，忍不住讚嘆道：「好一個修心養性的神仙洞府，我當眞有點喜歡它了。」

洞內分隔許多房洞，壁間鑲着發着柔和光綫的寶石，一切像俱應有盡有，而且古色古香，使人瞧一眼就有舒適的感覺。

嬌嬌將他扶進一間陳設豪華的臥室，道：「大哥，這兒就是咱們的房間，你還滿意麽？」

郭子羽道：「太好了，這兒任何一件物品，都稱得上精緻華美，但不知此間的主人是誰，他既然花了很多金錢與心血，爲甚麽又捨之而去？」

嬌嬌道：「也許是被謫人間的神仙，受難期滿，他自然要回天庭去了。」

郭子羽哈哈一笑道：「妹子說的不錯，但不知咱們何日能够回到天庭。」

他語音甫落，忽然啊了一聲，那英朗絕俗的玉面之上，現出一股尷尬之色。

嬌嬌一怔道：「你怎麽啦？大哥。」

郭子羽道：「我……肚子不舒服，想要……」

嬌嬌一笑道：「我道是甚麽事，人吃了東西總要排洩的，便所就在後面，我帶你去。」

郭子羽面色一紅道：「可是……」

可是什麽？莫非要方便還有問題？的確有問題，因爲方便必須解除部份衣著，他雙臂不能移動，自然會有困難。

嬌嬌已然想到了這些，微微一笑道：「別担心，我會照顧你的。」

方便要一個相交不深的女人照顧，郭子羽那個尷尬之情就不必說了，但形勢如此他又有什麽辦法？

此後他不僅方便如此，飲食又何獨不然，他簡直成了嬰兒，在在都要嬌嬌照顧着。

晚間睡眠時，嬌嬌就擠進他的懷中，他因身負重傷，雖然蘭麝在抱，却無法眞箇消魂，只不過這小女人的浪聲媚語，眉日傳情的神態，每每使他心搖神蕩，幾乎睡難成眠。

經過多日的調息，郭子羽的傷勢逐漸好轉，如今他的雙臂已經能够運動，功力也可以提到六成。

這一晚他們又擠在一起，嬌嬌較往日更不安份，她在扭，在擠，鼻中發着一種扣人心絃的聲音，極盡挑逗的能事。

郭子羽無法再忍耐了，一個翻身就展開一輪兇猛的撻伐，使他想不到是這小女人的浪態，那股嬌啼婉轉的神情，使他興奮得忘乎所以。

待事過境遷相擁休息之際，郭子羽忽然想起了方玫，他無法逃避嬌嬌的挑逗，却有點愧對伊人。

「唉……」

嬌嬌道：「怎麼啦？大哥，是那兒不舒服了？」

「沒……沒有，哦，妹子，妳的武功好像不錯，是誰敎妳的？」

「是小姐。」

「是魯姑娘？想不到妳們主婢都是高人，我竟然失之交臂。」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哦……」

「人家躺在你的懷裏，甚麼都給了你了，怎能說失之交臂？莫非你要咱們主婢三個一起投懷送抱你才甘心？」

「啊，別多心，妹子，算我失言。」

「我不是多心，是警告你，色字頭上一把刀，古往今來多少英雄好漢栽在這把刀上！何況人家……」

「多謝妹子的忠告，不過，妳似乎言中有物？」

「這個……」

「怎麼啦？妹子，咱們已經是夫妻了，對我難道還有顧慮？」

「唉，大哥，我只是一個殘花敗柳，有你這句話，總算不枉我在人間走了一趟，不過我不配作你的妻子，如果你顧念咱們今日的情誼，你就將我當作情人吧。」

語音一頓，幽幽嘆息一聲道：「她毀了我的一生，我恨死她了！」

郭子羽道：「妹子，妳說的是誰？」

嬌嬌道：「魯椰娘。」

郭子羽愕然問道：「她不是妳的小姐麼？」

嬌嬌道：「她是我的主人，也是我的仇人。」

郭子羽道：「這話怎麼說？」

嬌嬌道：「我原是一個鄉下女孩，自小父母雙亡，由叔叔撫養，她派人將我買去，敎我歌舞，傳我武功，然後要我接客，替她賺皮肉銀子，我的一生也就毀在她的手裏了。」

郭子羽一嘆道：「這當眞是人不可貌相，想不到風華高雅的魯姑娘，竟然是一個鴇母！」

嬌嬌道：「她的確是一個鴇母，但她却別有用心。」

郭子羽道：「哦……」

嬌嬌道：「她在咸陽東頭開設妓院，是有兩種目的，一是打探三空藏劍經的下落，第二就是爲了大哥你了。」

郭子羽一怔道：「爲我？咱們素不相識，可以說風馬牛無關……」

嬌嬌撇嘴道：「那是你的想法，我問你，禿筆判生死劉炎昌是不是你殺的？」

郭子羽道：「劉炎昌是我殺的，莫非他們有什麼淵源？」

嬌嬌道：「劉炎昌是她的二師兄，她找你報仇難道不該？」

郭子羽道：「應該，可是劉炎昌是殺手集團的首腦，他收了別人的銀子要殺我，找碴的是劉炎昌，魯椰娘不能不講道理啊？」

嬌嬌哼了一聲，說道：「講理？哼，江湖上的理就是拳頭，誰的功力高誰就有理。」

郭子羽道：「如此說來，我被打下山溝，是一項有計劃的安排了。」

嬌嬌道：「你總算想通了，但人算不如天算，偏偏出了我這個吃裏扒外的嬌嬌，要是被她們找到……」

郭子羽健臂一收，將她往懷裏一摟道：「多謝妳，妹子。」

嬌嬌送給他一記長吻，然後眉峯一皺道：「這般人不好惹，對未來我眞有點担心。」

郭子羽道：「怕甚麼？兵來將擋，我不信她能將咱們怎樣。」

嬌嬌一嘆，道：「你是不知道他們的厲害，所以才這麼說，你知道暗算你的是誰？」

郭子羽道：「不知道。」

嬌嬌道：「他是魯椰娘的大師兄，破鍋煮英雄婁仁奎。」

郭子羽道：「就算是他吧，那又怎麼樣？」

嬌嬌櫻唇一噘道：「你這人怎麼啦？好像什麼你都沒有放在心上？」

郭子羽道：「婁仁奎的確是一位高人，不過他跟劉炎昌旣是師兄弟，我殺得了他的師弟，難道就殺不了他這個師兄？」

嬌嬌道：「話不能這麼說，師兄弟之間，由於資質不同，成就也有差異，劉炎昌只能在黑道上混，婁仁奎却當了中原武術評鑑會的會長。」

郭子羽道：「如此說來婁仁奎的成就一定很高了。」

嬌嬌道：「不錯，如非他成就極高，怎能當上中原武術評鑑會的會長？」

郭子羽道：「妳知不知道他是那一門派的？會些什麼奇異的武功？」

嬌嬌道：「他們師兄妹三人是海南派的，屬於五指山黎母峯五缺上人的傳人，自二十年前五缺上人死後，他們就跑到中原來闖天下了。」

郭子羽說道：「五缺上人？沒有聽說過。」

嬌嬌道：「五缺上人一生從未離開過海南島，江湖上知道他的不多，不過他却調敎出三個很出色的弟子，尤以破鍋煮英雄婁仁奎更是名滿天下。」

郭子羽道：「哦，對了，那破鍋煮英雄是什麼意思？」

嬌嬌面色一整道：「你問對人了，相傳他那隻特大號的破烟鍋暗藏玄機，有不少成名的高人被它煮得屍骨不存！」

郭子羽訝然道：「破烟鍋能够生煮活人？這實在使人不敢相信。」

嬌嬌一嘆道：「江湖之上詭詐百出，聽起來使人不敢相信，事實上却是千眞萬確。」

郭子羽道：「那妳說，他用破烟鍋如何煮法？」

嬌嬌道：「除了他的本門中人，沒有人知道他是怎樣煮法，因爲被煮的沒有一個活在人世。」

郭子羽道：「妳適才不是說我問對人了麼？」

嬌嬌道：「我是這麼說過，唉，如非那次魯椰娘酒醉，她也不會吐出這項秘密來……」

郭子羽道：「究竟是什麼秘密？」

嬌嬌道：「他那隻破烟鍋之中，裝有一種極端可怕的毒水，名叫『爛泉』，他以機簧控制，一按機鈕便會作強烈的噴射，只要碰到肌膚，那怕只沾到針眼那麼大的一滴，就會迅速潰爛，並且立即擴散全身，片刻之間，中毒者就會屍骨不存！」

郭子羽面色一變道：「好歹毒的心機，這就難怪他會名滿江湖了。」

嬌嬌道：「中爛泉者無救，大哥此次倖逃刦難，但他們不會放過你的，今後你千萬要多加小心。」

郭子羽道：「謝謝妳，妹子，我會小心的。」

此後郭子羽日夜運功，傷勢大有進境，這天他剛剛運功完畢，嬌嬌忽然興冲冲的奔來，道：「大哥，快來瞧，我發現了一間秘室。」

她不由分說拉着郭子羽往後面跑，一片原來是平整的洞壁，果然出現了一個洞口。

這是一間頗爲寬大的石室，壁洞鑲着綠色的珠寶，光綫暗綠而深沉，令人有一種陰森的感覺。

室內三面是石案，陳列着各種瓶瓶罐罐，另一面只有一個蒲團，上面坐着一具骷髏。

郭子羽只是瞧了一眼便欲退出，他認爲這是一間丹房，那骷髏可能是一位煉丹之士。

煉丹他不懂，如果不小心碰到有毒的東西，豈不是自找麻煩。

但嬌嬌不同意他的見解，所謂旣入寶山，怎能空回？她叫郭子羽在一旁觀賞，她好歹也要找找試試。

嬌嬌的心思頗爲細密，經過一陣仔細搜查，終於被她在一個隱秘處找出兩本書籍。

「大哥，快來看，我找到了。」

郭子羽接過兩本書籍一瞧，只見厚的一本上面寫的是「萬毒眞經」四字，薄的一本是「易容術」。

對使毒一道，郭子羽十分厭惡，對易容術他却頗有興趣。

嬌嬌的想法正好與他相反，她認爲自己花容月貌，足以顚倒衆生，如果易了容，豈不是蹧蹋了老天賜給她的美色。

更由於她的武功不高，如今背叛了海南派，一旦行走江湖，必將難逃魯椰娘她們的毒手，要自保，除了習會萬毒眞經別無選擇。

於是他們瞧着自己的意願，分別學習這兩項奇術，百日之後，郭子羽的易容術習成了，他可以化身千萬，無不維妙維肖，同時他的傷勢已經痊癒，功力較往日更精進幾分，爲了担心方玫，他不想再在山洞待下去了。

「妹子，咱們應該離開這兒了。」

「去青城山？那兒的武林大會早已曲終人散了。」

「這個我明白，我是想回彈鋏谷，免得我爹他們懸念。」

「好吧，你那天走？」

「明天，哦，妹子，妳好像還不準備離開？」

「是的，萬毒眞經我沒有全部練成，如果離開這兒，豈不功虧一簣！」

「這個……妳一個女孩兒家，孤苦伶仃的，一個人住在這荒凉的山溝，叫我如何放心得下！」

「不要替我担心，大哥，這洞裏甚麼都有，生活可以無慮，我只要不出去，倒也安全得很。」

「妳總不能永遠不出去？」

「我會出去的，我毒功練成的時候，一旦毒功練成，天下誰能將我怎樣？」

「妳說的雖是有理，可是我有責任照顧妳。」

「不要迂腐，大哥，我只是你的情人，不是你的妻子，你要照顧的是方玫，不是我。」

「不，不，妹子，咱們已經有夫婦之實……」

「千萬不要這麼想，大哥，我是殘花敗柳，往日過的是生張熟魏，送往迎來的妓女生涯，作你的情人已經過份，作妻子我不配。」

這位柔情似水，一向千依百順的姑娘，此時竟然固持己見，心如鐵石，郭子羽原想帶她回彈鋏谷的，但說破了嘴皮，她仍然絲毫不爲所動。

郭子羽無可奈何的嘆口氣道：「好吧，妹子，咱們以一年爲期，如果妳不到彈鋏谷找我，我就到這兒來找妳，妳看看怎樣？」

嬌嬌道：「好，就這麼辦。」

郭子羽道：「今後妳不必在秘室練功了，要用的東西妳可以拿出來。」

他這麼說是因爲秘室中有一個骷髏，一個女孩子整天對着骷髏練功，在心理上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他們原曾討論應不應該埋掉那具骷髏，結論是不可以，因爲那人在秘室坐化，就是將那兒當作墳墓，如果移出另葬，就違背他的初衷了。

不管怎樣，郭子羽一旦離開，嬌嬌一個人到秘室練功就不太相宜，所以他才有以上的建議。

誰知嬌嬌微微一笑道：「咱們雖然不知道他老人家是誰，但練了他的毒功，就是他的弟子，師徒如父子，這有什麼好怕的？」

郭子羽拗她不過，也說她不過，只好聽任她了，不過他還是傳了她南聖絕藝「飛星迸雷手」，及本門的獨門暗器「追風神芒」，直待她完全領悟，兩人才戀戀難捨的互道珍重而別。（未完・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等人將賊黨郭天威、萬長青捉着，問明情況，點了他們的暈穴，搜出了「毒經」和顏色不同的腰牌，然後易容喬裝，蕭寒月扮郭天威，陳抱山扮萬長青，滿面痲子裝得維妙維肖，還要模仿他的動作、口才，朱盈盈扮作郭天威的隨行小厮，常九因爲她刁蠻，受了她不少的烏氣，將她打扮得十分怪異，把這位千嬌百媚的郡主變成又黑又粗，像是一個放牛娃的頑童，常九也扮成了不同的行人、店家，老嫗打探白玉仙的行踪，發現她和一個斷腿的文士坐在一輛馬車上，趕車的年輕人是由文雀姑娘改扮，常九連忙趕回向蕭寒月報告……

白玉仙移情別戀　黃天復傷心欲絕

常九道：「不是，兩人大概是話不投機，引起了一番爭吵，所以，白玉仙連夜趕路北上，那位斷腿男人却留在這百家集。」

蕭寒月問道：「他也住在這裏？」

常九點點頭，道：「就在十丈外一家大盛客棧中。」

蕭寒月道：「這麼說來，白玉仙和郭天威萬長青也不認識了。」

「認識，白玉仙對那男人提過，言下之意，似乎對郭天威的用毒之能，心中有着很大的顧忌。所以，你們既然沒有發覺她，她也樂得不和你們招呼了。」

蕭寒月道：「常兄，還聽到些什麼？」

常九沉吟了一陣，道：「白玉仙的身份在那個神秘組合中，似是有着相當的份量，但我聽她的口氣，竟然也是瞭解的有限……」

蕭寒月霍然站起身子，道：「常兄，帶我去見見他。」

常九道：「要去見誰？」

「那位斷了一條腿的藍衫文士……」

「這個……」常九有些顧慮，道：「此地距離金陵，不過百里，如果兩位改扮的身份洩漏，只怕咱們的行動，就十分困難了。」

蕭寒月說道：「也許咱們的行踪早已洩漏了，他們佈置好了一個陷阱，等咱們自己走進去。」

常九呆了一呆，道：「你的意思是……」

「我在想……」蕭寒月說：「你的隱形潛踪之術，雖然高明，但如說能在白玉仙乘坐的蓬車下，藏身了幾個時辰，不被發覺，兄弟就有些懷疑了。」

「你是說她早知道了？」

「白玉仙遲遲不肯下手，不外兩個原因，一是爲了那個缺腿文士，一是還不太清楚你的身份……」

凝神思索片刻，蕭寒月緩緩接道：「他們的組合太神秘了，有利有弊，白玉仙也許該把你當作了暗中監視她的人了！」

常九點點頭，道：「這倒大有可能。」

蕭寒月道：「不論那缺腿文士是何身份，但他和白玉仙之間，必有淵源，與其咱們暗作猜疑，何不找他一談？」

陳抱山道：「常兄說他是一位飽學儒士，自會分辨是非，也許咱們能從他那兒知道不少隱密。」

常九吁一口氣，道：「此刻天色還早，咱們休息一下，三更左右再去見他。」

大盛客棧距離太平客棧不過十家店舖，三更時分街上已無行人，常九帶着蕭寒月直撲客棧後面一座小院落中。

房中燈火通明，顯然室中人尚未安歇。

蕭寒月示意陳抱山、朱盈盈分守兩側屋面，常九守在院中，這才行近門前，舉手叩動門環。

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房門未關，請進來吧！」

蕭寒月推門而入，只見一個身着青色長衫，三十左右的文生坐在案前，木案一側還放着一隻枴杖。

蕭寒月緩步而入，一面打量那青衣文士，一面提氣戒備，目光轉動，四下打量。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不用查看，室中只有我一人，閣下可是寸草不留郭天威？」

蕭寒月點點頭，道：「你認識我？」

青衫人道：「玉仙跟我提過，說你用毒之能，是當今第一高手。」

蕭寒月哦了一聲，道：「白姑娘還跟你說些什麼？」

青衫人道：「沒有，我們談的並不愉快，除了我們私人之間的事務之外，她沒有提過貴組合中任何秘密。」

蕭寒月道：「你和玉仙姑娘之間……」

「往事如烟，不提也罷……」青衫人無限感慨的說道：「你是殺我的罷？」

蕭寒月沉吟不語。

青衫人歎息一聲，道：「我說過，你們不會放過我的，玉仙還不相信，她錯了……」

蕭寒月冷冷接道：「白玉仙眞的沒有談到什麼隱密？」

「沒有……」青衫人雙目凝注在蕭寒月的臉上，說：「人各有志，勉强不得，經過了這次交談，我已死了心，閣下要我之命，儘管出手吧！」

說完話，閉上雙目，一副束手就縛坐以待斃的神情。

蕭寒月凝神望去，發現他臉上一片平靜，當眞是已到了視死如歸的境界，不禁心頭一震，忖道：什麼事，使他這般的了無生趣？

緩步行近木案，冷冷說道：「我不用毒，咱們在武功上一分生死吧！你只要能够擋我三招，我回頭就走！」

青衫人緊閉的雙目未睁，嘴角間却泛起一抹冷淡的笑意，道：「你認識白玉仙麼？」

蕭寒月說道：「認識，不過她從來沒提過你……」

青衫人突然睁開雙目，盯注在蕭寒月的臉上，瞧了一陣，歎道：「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二物不算毒，最毒婦人心，這女人的心，當眞是難測得很……」

蕭寒月歎口氣，道：「看來你們之間，似乎是有着一段很纒綿的情意了？」

青衫文士苦笑一下，道：「人物事事非，何苦徒傷悲，你要殺我，儘管出手，我不會武功。」

蕭寒月忽然對此人生出了極深的同情之心，低聲說道：「閣下，可有什麼訊息，讓我轉給玉仙姑娘麼？」

青衫文士微微一怔，道：「你……」

「我雖心狠手辣，殺人無數，但我也是人啊！看閣下的神情，定然和白姑娘有過一段纏綿悱惻的戀情，你仔細想一想……」

青衫人打斷了蕭寒月的話，接道：「唉！沒有用了，我們在蓬車談了很久，但却是不歡而散……」

突然瞪大雙目，盯注蕭寒月，接道：「你認識過女人麼？」

蕭寒月點點頭。

青衫文士道：「不要相信女人的話，我爲了她，斷去一條右腿……」

蕭寒月望着他殘廢的右腿，歎了口氣，道：「玉仙姑娘既然肯和你同車兩天，足見心底仍然有情，閣下又何必如此灰心呢？」

青衫人苦笑一下，道：「江湖上稱你寸草不留，應該是一個冷若冰霜的殘酷人物才對，想不到竟然是……」

蕭寒月接着說道：「江湖之上，有很多事，非常人所能夠瞭解的，在下極願爲兄台一盡心力……」



青衫人突然由貼身處，取出一個白色絹袋，道：「見着白玉仙，把這個絹袋交給她。」

蕭寒月伸手接過，絹袋甚輕，不知裏面存放的是什麼東西，隨手藏入袋中，轉身向外行去。

青衫文士取過案側拐杖，站起身子，道：「天威兄……」

蕭寒月停下脚步，回頭笑問道：「兄台貴姓……」

「黃天復……」

蕭寒月接道：「黃兄，不管情勢如何，這絹袋，我一定交到白玉仙的手中，不過，請黃兄答應我一個條件。」

黃天復道：「什麼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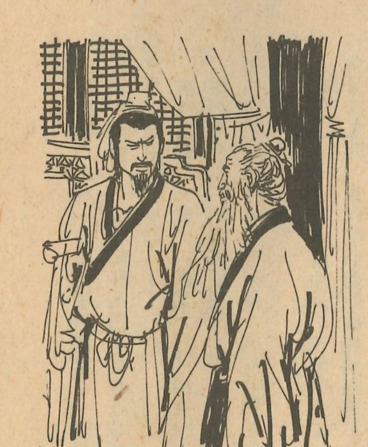
蕭寒月道：「等待一年……」

黃天復道：「等待一年，什麼意思……」

蕭寒月道：「我不知這隻絹袋中，收存的究竟是什麼？但我想來，定然是兩位定情之物，也許玉仙姑娘睹物思人，舊情復燃，希望能够見黃兄一面……」

「這個……」黃天復有些黯然的說：「不太可能，她如還念舊情，怎會絕裾而去……」

蕭寒月道：「她如是全然無情，也不會見你之面，又怎會與你同車而行？」





黃天復雙目一亮，似乎又燃起了希望之火，吁口氣，道：「郭兄之言，倒也有理。」

蕭寒月道：「在下相信，三五日之內，就能把這個絹袋交到玉仙姑娘手中，希望黃兄等待一年，一年時間，白玉仙還不和黃兄見面，大概是不可能再有見面的機緣了。」

黃天復點點頭。

蕭寒月道：「所以，你一定要活着等待一年。」

黃天復道：「我明白……」語聲一頓，接又說道：「郭兄，你認不認識一個叫蕭寒月的人呢？」

蕭寒月心頭一震，道：「知道這個人，黃兄……」

黃天復接道：「玉仙提過他……」

「哦！她怎麼說？」

黃天復道：「聽說他劍術高强，玉仙亦非他敵手。」

蕭寒月道：「不錯，在下這一次南下，也是爲了蕭寒月的。」

黃天復沉吟了一陣，說道：「在下答應郭兄，一年內絕不自絕，不敢再躭誤郭兄的時間了。」

蕭寒月心中暗笑道：大約他希望早些把這個絹袋交給白玉仙，竟然下起逐客令了。點點頭道：「白姑娘如若想見你時，到那裏去找黃兄？」

黃天復道：「唉！如果玉仙眞要找我見面，我想，她一定會找到我了。」

蕭寒月一轉身，騰身而起。

回到房中，朱盈盈和常九也隨後趕到。

常九笑一笑，道：「又是一段哀怨纏綿的男女愛情故事？」

「對……」蕭寒月點點頭，道：「白玉仙移情別戀，丟下了昔年的男侶腸斷心酸……」

朱盈盈接道：「白玉仙移情別戀，她又喜歡上了什麼人？」

蕭寒月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朱盈盈道：「蕭大哥，你要好好的勸勸那位白玉仙姑娘，她心中一定有了別的人，所以，才會不喜歡黃……」

轉頭看去，只見蕭寒月面帶微笑，瞪着眼睛望着她，頓覺臉上一熱，道：「不來了，蕭大哥，你笑人家。」

蕭寒月寒着臉，道：「我現在是郭天威，要叫我郭爺，不能再叫我蕭大哥。」

朱盈盈怔了一怔，道：「哦！我叫你郭爺，你們要叫我什麼？」

蕭寒月略一沉吟，道：「我們叫妳……」一時之間，想不出叫什麼才好，目光轉到常九身上，道：「常兄看看，她應該叫什麼名字？」

常九心中忖道：這丫頭嬌生慣養，要她多受一點折磨，才知道世間疾苦。輕輕一咳，道：「我看這個名字，大有關係，起的一定要像個常隨跟班的名字才行。」

「對……」朱盈盈竟然搶先接口，道：「要常叔叔帮忙替我取個名字了！」

一句常叔叔叫得常九心裏十分受用，想她

是郡主之尊，竟然委屈求全，叫了一聲叔叔，說她不解人情事故，却也能見風轉舵，聰明得很，不覺心中一軟，道：「我看這個名字，叫得要十分適用，也不能太過難聽才對。」

「是啊！常叔叔要多多費心了。」

常九突然歎一口氣，道：「當眞是後生可畏，看起來，區區是眞的老了。」

他心中感慨萬端，想到在江湖之上，走了數十年，竟然被一個從未履足江湖的小姑娘，玩弄於掌股之上，兩聲叔叔叫得他心火全熄，反而油然生出惜憐之心。朱盈盈也明白前兩天，給了常九不少的折磨，現在不是身在王府，受盡寵愛，可以任意的發發小姐脾氣，這常九實在對自己不錯，也是蕭寒月的知己好友，這個人開罪不得，心中轉着念頭，人却緩步行到常九的身側，低聲道：「常叔叔，我前兩天給你添了很多痲煩，不過，我是小孩子嗎！叔叔，不要和我一般見識。」

「不會，不會……」常九豪爽的笑道：「常叔叔這麼大年紀了，怎會和妳小孩子賭氣，我看這個名字，要起的雅緻一點，叫作小珍珠，怎麼樣？」

蕭寒月道：「小珍珠……」

常九道：「不錯啊！她生性玲瓏剔透，有如掌上明珠，如今是流落江湖，忍受委屈，叫她小珍珠，有何不可？」



「常兄……」蕭寒月笑道：「叫珍珠，確無不可，不過，這個名字，可不像個常隨的名字。」

常九道：「那就叫小珠兒好了……」

「珠，豬同音，叫一個長隨的小名，應該可以混得過去了……」蕭寒月望着朱盈盈說：「那就叫妳小珠了。」

朱盈盈點點頭。

但聞木門呀然，陳抱山行入室中，道：「那缺腿的文士走了。」

原來，陳抱山還留在大盛客棧，看到黃天復離去之後，才回來。

蕭寒月道：「他會不會武功？」

陳抱山道：「縱然會點武功，也不太高明，他是拄着拐杖，打開了客棧後門，悄然而去，不過，這個人既多心機，又有種很特殊的本領，却在我們的意料之外。」

蕭寒月道：「什麼樣的心機、本領？」

陳抱山道：「他在這百家集早已安排了接應的人，離開客棧，發出了兩聲短嘯，就有一個灰衣人由暗影中閃了出來。」

常九道：「江湖之上倒未聽說過黃天復這個人……」



蕭寒月接道：「他表現出了什麼本領？」

「一輛輪車，十分靈巧，黃天復坐在上面，自己可以操縱行走。」

「機關消息之學……」蕭寒月神情肅然的說：「這個人，也不是個簡單人物。」

常九道：「蕭兄弟，能不能打開他交給你的絹袋瞧瞧？」

蕭寒月道：「這個，不太好吧！」

常九道：「黃天復既非簡單人物，很可能在絹袋之中，暗藏機關，蕭兄弟是讀書人，不太瞭解江湖上鬼蜮技倆，再說，他既托你轉上絹袋，個中有些什麼隱密，似是也無意隱瞞你了。」

蕭寒月取出絹袋，揑在手中，仍然有些猶豫不決。

陳抱山道：「蕭大俠，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這固然是君子的行徑，但是，這個黃天復，對你仍然保留，而且，咱們也無法斷定他的眞正身份，打開瞧瞧，也許能够帮助咱們對黃天復這個人多些瞭解。」

蕭寒月道：「此事乃黃天復私人的情愛生活，怎會和江湖上的恩怨，扯上糾紛呢？」

朱盈盈道：「蕭大哥，常叔叔和陳大俠說的很有道理，你是君子，可是敵人不是君子，咱們打開瞧瞧，只是爲了小心而已……」

蕭寒月接道：「好吧！咱們可以打開看看，不過，如果只是黃天復和白玉仙之間的私事，咱們一定要代爲守秘。」

常九等三人齊齊點頭。

蕭寒月放下絹袋準備拆看，常九却一把搶了過去，道：「我來。」拆開封口，取出了一張宣紙畫成的圖畫，上面畫着一個人長髮披垂，一條巨蛇，纏在那人身上。

朱盈盈看的一皺眉頭，道：「這張畫畫的好可怕呀？」

蕭寒月瞧了一陣，說道：「這是什麼意思的？」

常九道：「這幅畫的內情，大概只有白玉仙和黃天復可以瞭解，咱們就算瞧了，也不明白什麼意思？」一面捲好圖畫，放入絹袋之中，交還給蕭寒月。

陳抱山道：「天已四更，天亮動身，趕緊一些，落日之前，就可以趕到金陵了。」

蕭寒月道：「目下，咱們還沒有和閑雲大師及墨非子兩位老前輩取得連繫，唉！鍾山那麼廣大，咱們要到那裏去找？」

常九沉吟了一陣，道：「這個組合，不但神秘莫測，而且，連繫極少，照說，這一路之上，他們早該有人和你們連繫了，怎的竟然全無消息？」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如果那郭天威、萬長青說的都是謊言，咱們豈不是自投羅網之中，防人之心不可無，常兄閱歷豐富，看看應該如何準備一下。」

常九沉吟了一陣，道：「蕭兄弟，閑雲大師、墨非子未見現身，老實說，敵情很難瞭解，世無完美之策，關鍵就在他們是否已發現了兩位的身份……」

（未完．卅七）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相國寺的僧人因齊雲飛闖進藏經樓附近，發起全寺僧徒將他逐殺，他因追查白衣人的下落，被誤認為偷去易筋經抄本和殺人兇手，弘達主持雖然對他懷疑，但沒有賍證，叫他協助偵查，但不准出寺，齊雲飛百辭莫辯，自己當晚因好奇追那白衣人，忽略了自己也是穿白衣的，故引起僧衆誤會，因此提出勘探現場——藏經樓死者度虛的北三房遭難情況和被劍刺死的屍體，發現死者用血漬畫出兩條橫綫，便和弘達商議，提出自己的疑點，二人都未下得結論，晚上他又去找弘海，不見在僧房，再到永別亭一看，度虛的屍體又失去……

鐘聲魅影

齊雲飛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誣蟻是兇手
無故關地牢

齊雲飛下意識地一縮，他在黑暗中站立了盞茶工夫，不見有任何動靜，這才拿出火熠子來，提心吊胆敲動火石，把其點亮。

火熠子光只能及丈餘範圍，齊雲飛把其高高舉起，在永別亭裏走了一遍，夜風吹來，火光搖幌，白幔飄動，獵獵作响，黑暗中似有無數怪物在張牙舞爪，準備隨時撲出來，令人毛骨悚然！

度虛的屍體去了那裏？難道傳說不虛，寃死枉死的人，心有不甘便會成殭屍，留在人間作祟報仇？

假如此乃子虛烏有的事，那麼是誰偷走屍體的？

齊雲飛心頭猛地一跳，兇手！一定是兇手知道留有綫索在度虛屍上，所以才趁黑夜沒人，把屍體偷掉！

想到此，他心頭怦怦亂跳，既興奮又懊喪，怨怪自己來遲一步。

背後突傳來一陣獵獵的聲音，齊雲飛如受驚的兔子般跳了起來，凌空轉身，由於他動作過快，火熠子被風吹熄！

只見亭外直挺挺地立着一個灰影，齊雲飛輕聲喝道：「你是……誰？」

「你來此作甚？」灰影發出的聲音既冷又熟悉，赫然是弘海！

齊雲飛緊張的心情立即鬆懈，但隨即又猛地一跳，反問道：「大師貪夜來此何為？」

弘海怒道：「老衲身為本寺知客總管，什麼地方去不得？快說，你來此到底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

「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齊雲飛沉着地答道：「晚輩來看度虛！」

弘海冷笑一聲：「施主這種話騙得了誰？死人有何好看？」

「他雖然已經死了，但我相信他還會告訴我，誰是兇手！」

弘海一怔，隨即怒哼一聲：「你不必故意裝瘋扮傻，死人怎樣跟你說話！」

「晚輩沒說死人會跟我說話，只是說他會告訴我而已！」

「簡直胡說八道！他如何告訴你？你不說清楚老衲便不客氣了！」

「他身上的一切將會告訴任何細心的人！」齊雲飛走了出去，邊行邊道：「晚輩懷疑他身上還會有什麼綫索！」

弘海雙手伸開一攔，喝道：「站住！你要去那裏？」

「貴寺的主持只規限晚輩不得出寺而已！」

「但本寺之內，仍有不少禁地！」

「我要去找度虛的屍體！」

弘海忽然仰頭大笑起來，齊雲飛心中有氣，冷冷地道：「你們出家人只會唸經練武，懂得什麼？昨夜那個殺人兇手一定發現自己不小心在度虛的身上，留下了綫索，所以才來盜屍！」

弘海笑聲更响，齊雲飛更怒道：「你以為這樣便可以攔得住我麼？」

弘海譏道：「不，出家的人都很聰明麼？老衲知道度虛屍體在那裏，可惜那地方你不能去！」

「他在那裏？」

「剛才已經火化了！」

齊雲飛一怔，隨即臉上發熱，訕訕地道：「那有晚上火化的？」

弘海道：「因為子時是吉時，為何火化不得？」

「你剛才去看火化？」

「火化儀式由老衲主持的！」弘海道：「施主再到處亂走，日後本寺把你囚禁起來，屆時你莫相怪，快請回房！」

齊雲飛仍然挺立在夜風中，道：「大師，晚輩有一件事相求，希望你能方便一下！」

「施主為何前倨後恭起來？不必用話識老衲，有話且先說來聽聽！」

「晚輩想問大師，司空業給你的信，說的是些什麼？」

弘海臉色一沉，說道：「久聞施主文武雙全，讀過聖賢書的人，想不到還會這樣！」

「晚輩只是請求，既不是強求，也無偷拆信閱之，並無違聖賢教導！」齊雲飛正容地道：「晚輩這樣做是有道理的！」

「什麼道理？」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道：「待晚輩看過信後才說！」

弘海冷笑一聲：「請你死了這個心吧！老衲再說一遍，你若還不回房的，老衲便要呼人來了！」

齊雲飛道：「大師故意刁難，不知有何用意？可使人懷疑呀！」

「懷疑什麼？」弘海緊問一句。

齊雲飛打了個哈哈，大步向東閣走去，弘海瞪着他的後背，雙眼異采連閃！

× × ×

次晨，齊雲飛一早便被震耳的鐘聲吵醒，他下了床，準備出房取水盥洗，豈知見那些和尚們匆匆忙忙地奔了出去，齊雲飛心中奇怪，便跟了出去，要看個究竟。

那些大小和尚快步向前行，穿過僧舍園林花徑，到大雄寶殿，殿外立着幾個度字輩的和尚，神態肅穆之至！

齊雲飛剛走近，度光便道：「本寺召開大會，外人不得內進，請施主停步！」

齊雲飛只得向後寺走回去，心中暗叫霉氣，當他到了殿後，見一個老和尚自鐘樓裏走了出來，料是負責敲鐘的。那老和尚不向前行，向後行，齊雲飛甚是奇怪，忍不住叫道：「老師傅，你不用到大雄寶殿開會？」

那老和尚渾然不覺，邁開步伐一步一步前進，齊雲飛呼了兩遍，他都當作耳邊風，齊雲飛不由有氣，心想這老和尚如此可惡，該教訓教訓他，當下便飛身射去，幾個起落，便立在老和尚之前！

那老和尚驟然見到面前多了一個人，吃了一驚，瞪着一對老眼，望着齊雲飛。

齊雲飛道：「老和尚，你沒聽到我說的話麼？為何不去大雄寶殿，反來這裏作甚？」

老和尚神情有點詫異，隨即指着自己的耳朵搖頭。齊雲飛恍然，原來這個和尚是個聾子，難怪由他負責敲鐘！心中怒氣登時盡消。

當下他蹲下身子準備在地上寫字，那知那老和尚忽然大聲道：「老衲聽不到，請你大聲一點！」說着伸着脖子把耳朵送上去！料不到這老頭耳朵不靈，但嗓門却十分大！

齊雲飛暗道：「原來他不是聾子！」於是湊前大聲把剛才的話重複了一次。

老和尚道：「老衲不用開會，聽不到！而且老衲不是在相國寺出家的！」

「原來你是掛單的！」

「不錯，在這裏患了一場重病，所以一直留了下來，替他們敲鐘，這一敲便敲了三十五年！」

齊雲飛一怔，脫口問道：「敲了三十五年？」

老和尚傷感地道：「如果不是如此，老衲這對耳朵怎會壞了？」

齊雲飛與他並肩而行，在他耳旁問道：「大師今年貴庚？」

老和尚道：「五十六！」

齊雲飛見他外表望之猶若古稀，料是三十五年前那場大病造成的，有點惻然地道：「大師你如今蓮體如何？」

老和尚淡淡地道：「還去不了西方極樂世界！」

齊雲飛見老和尚言談風趣，忍不住請教：「大師如此豁達，對佛所悟必多，晚輩誠心請教蓮號！」

「蓮號法號等於俗人之名，不過記號而已，何必認眞！」

「晚輩不認眞，但對你有個稱呼！」

老和尚道：「他們都叫我聾和尚，你不妨亦以此稱之！」

「晚輩齊雲飛！」

「齊雲飛？你是想做天上的鳥兒，要不然，就是你要告訴別人，說你有凌雲之志！」

齊雲飛臉上發熱，道：「晚輩庸俗得很，不敢有凌雲之志！」

來到內寺，聾和尚走向西閣，道：「我聾和尚要去睡覺了，你請回吧！」

齊雲飛一怔，道：「大師這般早便要睡？何不傾談一下？」

聾和尚道：「炕上自有顏如玉，炕上如有黃金夢！」言畢拂袖而去。

齊雲飛覺得此人有點瘋瘋癲癲，發了一陣怔，在附近走了一匝，到藏經樓外，又見門窗緊閉，他不敢多作逗留，轉身走了出去。

到前面，只見大雄寶殿門禁森嚴，大概會議未畢，齊雲飛轉身望外，只見廣場上，擺了無數的攤檔，有賣菜的，賣膏藥的，賣畫的，算命問卜的，賣胭脂女紅的，形形式式，不能盡錄，好不熱鬧！

齊雲飛這刹那，忽覺自由之寶貴，儘管他可以在寺內活動，但外面天空海闊，有翅難飛，令人心傷！

他怨嘆了一番，忽覺人羣中有一道目光，灼然生輝，似瞪着自己，心頭一動，轉頭找尋，但當他轉頭過去時，那道目光又消失不見了！

齊雲飛心頭狂跳：「是那個熟人在此？此人是友是敵？」他有了這個發現，便仔細在人叢中找尋起來，忽然那道目光又射了過來，這次齊雲飛立即把之捕捉住！

那是一個身穿鵝黃色衣裙的妙齡少女，雙頰在朝陽下泛起紅暈，眼波柔若弱水，臉上神態乍驚乍喜，纖腰一束，手上勾着一隻竹花籃，旁邊還立着一個丫環，這人是誰，爲何如此眼熟，偏偏在這瞬間又記不起來！

那少女目光與齊雲飛相觸，臉上紅暈更艷，似塗了胭脂般，含羞低頭，她那丫環拉着她衣袖，道：「小姐，那邊有賣魚的，咱們過去看看！」

少女挺立不動，難捨的抬起頭來，丫環覺得有異，隨她的目光望去，立即堆下笑容，道：「原來是齊公子！」

齊雲飛心頭一動，心中叫道：「是了，我爲何這般糊塗，他不是學禮的妹子！嗯……」他一邊想着心事，一邊走前，作揖道：「小姐在上，在下這廂有禮了！」

那少女正是鄭學禮之堂妹鄭慧珠，見狀臉上又是紅了一紅，怯生生地說道：「公子折殺了小妹了，請勿多禮……其實齊公子是江湖兒女，理該豪爽才是，爲何這般……」

齊雲飛笑道：「在下雖是江湖兒女，但小姐不是！」

丫環荷花道：「我小姐也是習武的，尋常三兩個男子漢也近不得她的身！」

鄭慧珠輕叱了她一聲：「要你饒舌，沒的讓齊公子笑我不知天高地厚！」

齊雲飛說道：「原來那天鄭兄所言不虛！」

鄭慧珠說道：「家師的確人稱的紅衣大娘，不過，小妹學藝的日子還淺，而且資質不高，實在不敢與齊公子這等高手比較！」

齊雲飛苦笑一聲，說道：「在下怎稱得上是高手……咳咳，令兄尚在小姐家中乎？」

「伯父要他留在寒舍讀書，準備明春赴試！」

「有個叫韓鐵衣的男子，也曾到府上找鄭兄，不知小姐知道麽？」

「見過兩面，皮膚黝黑的那位？」鄭慧珠道：「那天公子與司空業比武不成，他回來之後，本想等公子回來吃飯的，後來不知爲何，飯未曾吃又與一個姓田的出城去了，至今不見他回來！」

齊雲飛道：「在下有一事要求小姐，盼小姐能應允！」

鄭慧珠粉臉又是一紅，聲調有點興奮地道：「公子太客氣……有話請說，小妹若做得到的，絕對不會拒絕！」那丫環在旁掩嘴而笑。

齊雲飛有點奇怪，但仍正容地道：「小姐回去之後，請叫令兄來此與在下一聚如何？」

鄭慧珠道：「公子何不與小妹一同回去找敝堂兄？」

「在下暫時不能離開此寺，嗯，還有一點，請吩咐令兄，他來時萬勿四處張聲，叫他在那棵老槐樹下等在下！」齊雲飛向靠圍牆的一棵槐樹一指，「勞煩小姐之處，日後再報！」

「公子客氣，這算得什麼勞煩！」鄭慧珠有點失望。「嗯，不知公子是不是遇到什麼痲煩，未知小妹可否帮助你？」

「多謝小姐關懷，在下並非遇到什麼痲煩！」

鄭慧珠年紀雖輕，但到底女子心思較細，始終覺得齊雲飛神色有點不自然，因此走前一步，壓低聲音問：「那麽小子可否把要見敝堂兄的原因，透露一二？免得敝堂兄問起時，小妹不知如何回答！」

齊雲飛要見鄭學禮，只是在困境中，渴望見到朋友的一種下意識的行爲，到底鄭學禮來了之後，他要跟他說些什麽，連他自己此刻也不知道，甚至鄭學珠來了，他亦不會吐露眞相！

他心念電轉，忘了回答，鄭慧珠更認定他有事，當下道：「齊公子，你請放心，小妹照你的話轉述與敝堂兄知悉就是！」言畢拉着荷花而行，走了兩步，回眸斜乜了齊雲飛一眼，見他呆呆地望着自己，

一張粉臉登時如映上了紅霞，低頭疾行。

荷花咭地一笑，道：「小姐，奴婢認爲咱們先得去做一件事，然後才回家！

鄭慧珠一怔，脫口問道：「此刻尚有何事比回家要緊？」

「有！」荷花抿嘴而笑。「便是先去問卜！」

鄭慧珠更是一愕，罵道：「死丫頭，你吞吞吐吐的，還不給我說清楚！」

「問小姐今日這段姻緣有沒有希望……」荷花話未說畢，已自己笑得打跌！」

「鄭慧珠粉拳在她身上擂了好幾下，偷眼再望過去，齊雲飛已轉身向寺內走去，她連忙帶着丫環回家！

× × ×

齊雲飛見鄭慧珠與荷花離去，心頭竟有落寞之感，失神地望着她倆的背影，但當鄭慧珠回眸凝睇時，才驀地發覺秋波似水，令人心醉，他瞿然一驚，暗道：「這妮子有點古怪！」心念至此，連忙轉身進去。

他轉過大雄寶殿，在過道上彳亍地走着，由於今早佛殿暫停開放，香客不來，連帶遊人也少，花徑上只見有幾個秀才模樣的文人對景輕聲吟哦！

齊雲飛準備回房休息，來至東閣後，一陣風吹過來，風中帶着絲絲的花香，但有一股濃烈的血腥味。

齊雲飛心頭狂跳，立即走前查看。他不斷用力吸氣，找尋血腥氣的來源，終於在一座假山石洞中，見到一具屍體。

那屍體頭部向下，看不到臉目，但憑他身上的那襲灰色僧袍，便知道是寺內的和尚。

齊雲飛心頭爲之亂跳，又驚又急，他不敢移動屍體，立即轉身向大雄寶殿跑去，園林裏的遊人，見他如此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

齊雲飛來至大雄寶殿外，恰好此刻殿門打開，僧侶們自殿裏湧了出來，首先出來的是弘字輩的和尚，弘達當然走在最前面，他見齊雲飛面色有異，便問道：「施主有事要找老衲？」

「不錯，請大師借一步說話！」

弘德道：「大師兄千萬別聽他的，此人十分狡猾，提防他使詐！」

弘達笑笑走前幾步，左手伸到身後打了一個手勢，示意後面的人停步。

齊雲飛輕聲道：「主持，適才晚輩在東閣後的假山中發現一具屍體，不敢怠慢和造次，立即過來，恰好你出來……」

弘達臉色一變，道：「請帶路！」

齊雲飛二話不說，立即轉身奔去，他有心試試弘達的武功，故意拚盡全力施爲，奔跑起來，當眞疾如閃電，他馳了十來丈，轉頭望後，只見弘達與弘字輩的和尚遠遠落在後面，只是洒開大步而行，完全不展輕功，齊雲飛計不得逞，只好嘆了一口氣停下來等他們。

一行人來至假山後，齊雲飛伸手一指，道：「屍體就在裏面。」

弘達向後打了一個手勢，弘德走前，伸手進石洞，把屍體拉了出來，只見僧袍上血漬斑斑，腥氣撲鼻。

弘德把屍體平放在地，撥起死者之頭顱，臉上雖然血肉模糊，但仍認得出他是度千！

齊雲飛驚呼了一聲，心念一動，認爲此七成是那個偷經者所幹的，就算不是，那也與他有關！

這是殺人滅口的勾當，齊雲飛只顧想着心事，却不知其他人都望着他，直至弘達咳嗽一聲，他才瞿然一醒。

「齊施主，這屍體藏在石洞裏面十分隱蔽，你是如何知道的？」弘達臉上神色雖不嚴厲，但比之昨夜已甚不好看。

齊雲飛把剛才自己發現的情形說了一遍。

弘航冷笑道：「可惜無人可以證明你是清白的。」

齊雲飛一怔，道：「你們懷疑他是我殺的？」

弘航道：「不是你殺的，難道是老衲殺的？」

「在下爲何要殺他？」齊雲飛盛怒之下，已由自稱晚輩，改爲在下。

弘德說：「你昨日盤問度千，必是事後認爲度千可能會懷疑你，所以你先下手爲強，把他殺死以圖滅口。」

齊雲飛道：「在下也知道此乃殺人滅口的勾當，但絕對不是我齊雲飛幹的，在下可以對天發誓，主持，請你主持一下公道。」

弘達合什，一喧佛號道：「阿彌陀佛，齊施主未曾洗脫嫌疑，又教老衲如何替你說話？」

齊雲飛臉色鐵青，澀聲問道：「連主持你也不相信我？」

弘達沉聲道：「現在重要的是證據，若無證據如何也不能相信！」

齊雲飛怒道：「好呀，既然你們認爲人是我殺的，請問你們又有什麽證據？」

弘海道：「咱們自然要調查，絕對不會寃枉好人！」他走前彎彎腰，把度千身上的僧袍撕開，只見胸膛上有一道傷口，不過血已凝固，又染滿胸膛，難以看得清楚。

弘慈走了過去，提來一桶水，手上還有一塊毛巾，他用毛巾浸濕，把度千胸膛上的血漬洗掉，血漬一去，傷口便清清楚楚地呈現出來，傷口扁長，寬約兩寸，正在心房上，一望而知是劍傷，而且是一劍畢命。

弘慈再擦掉度千面上的血漬，他臉上的傷顯然是只被山石擦傷。

弘德道：「傷口與度虛的死一樣，證明同一個人所爲，齊雲飛，你還有什麽話說？」

齊雲飛道：「閣下已查明度虛是我殺的麽？」

弘正揚腔道：「度虛且不說他，度千肯定是你殺的，試問咱們都在大殿內開會，除你之外，還有誰能殺他！」

「笑話，兇手不會從外面踰牆進來殺人？」齊雲飛冷笑道：「何況寺內也還有人沒去開會！」

弘海急問：「你怎知道？難道你偷偷進去藏經樓看過？」

齊雲飛臉罩嚴霜，「大師是出家人，說話請小心一點，晚輩曾見一個撞鐘的老和尚，他敲了鐘後並非去大雄寶殿！」

弘慈笑道：「你是指聾和尚？哈哈，

他一身病痛，若不是他豁達，可能整天都躺在床上，憑他也能殺得了度千？哼，連無塵也可收拾他！」

「在下只是擧例而已，並無說他是兇手！」

弘航問道：「施主剛才在何處？」

「在下一直在寺內，除了在東閣與西閣間的院子中與聾和尚交談過幾句之後，一直在前面！」齊雲飛道：「別說殺人，在下除聾和尚外，一個和尚也不見，嗯，對啦，度千身上的血已快乾涸，證明他被殺的時間不短……」

弘正道：「應該是一個時辰左右！」

「非也，起碼超過兩個時辰！因爲如今是春天，濕氣重，血水乾涸較慢，至此程度非兩個時辰不可，何況屍體是在石洞陰涼之處？」

弘正說不出話來，齊雲飛續道：「兩個時辰你們還未去開會，所以兇手肯定不是在下，而且很可能便是你們。」

衆僧臉色齊變，弘達合什喧佛號：「施主沒有證據，請莫侮辱出家人！」

「嘿嘿，難道出家人，便可侮辱衆生乎？」

「阿彌陀佛，老衲絕無此意。」

「在下有一個奇怪的問題想不通，度千旣然在藏經樓內，就算被殺也該在樓內，豈會在這個地方？」

弘德道：「也許他出來大解，剛巧碰到你，是以才遭害！」

齊雲飛冷哼一聲，也不跟他一般見識，續問道：「藏經樓內，沒有大解的地方麽？」

弘達道：「因爲樓內門窗關得密不透風，是以只准在內小解，不許大解，有需要者便要出來解決！」

齊雲飛道：「不錯，此處地上一片乾淨，顯然殺人場所不在此處，度千是被人殺死之後，然後移來藏起！快找一找！」

弘正抬頭望向弘達，弘達點點頭，道：「請諸位師弟辛苦一下吧！」

齊雲飛道：「請主持帶晚輩到茅廁看看好麽？」

弘達道：「齊施主請跟老衲來！」他帶齊雲飛穿過一條花徑，來至一座太湖石旁，原來那裏有個茅廁，不過這附近並沒有血漬，因此度千顯然不是在此被殺。

齊雲飛道：「主持，貴寺還有其他茅廁否？」

「敝寺如此大，自然不止一座茅廁，不過以此最近。」

齊雲飛想了一下，道：「此座茅廁建在這裏，看來要是要給遊人用的，貴寺弟子另有方便之處吧！」

「齊施主果然聰明，請施主跟老衲來！」弘達帶齊雲飛到西閣附近的一座用磚瓦蓋的茅廁，果然在那裏的地上發現一攤血！

齊雲飛心頭狂跳，立即在附近走動，希望能搜到綫索，但他一絲綫索都找不到，此刻，弘海和弘德等老和尚聞訊紛紛趕來。

齊雲飛道：「主持，晚輩請求你再帶我去找……」

弘正截口道：「還找來作甚？要找理該先到你房中去！」

弘慈與弘航更是神情激烈。「不錯，咱們理該去他房中搜索一下。」

弘海目光在他腰上掠過，接問：「齊施主，你那柄寶劍呢？」

齊雲飛心頭微微一沉，却裝作淡然地笑道：「晚輩將之放在房裏。」

「那就更加非去不可了。」弘正立即在前帶路。

齊雲飛心想自己的確沒有殺人，又何懼別人搜查，便坦然跟着他們走進東閣，弘正推開房門，只見齊雲飛那柄劍放在枕下。

弘海道：「請齊施主把劍拿來，借老衲們看看！」

齊雲飛把劍抓起，連鞘一齊推到弘海面前，道：「請看。」

弘海望了他一眼，接過劍來，按下劍簧，慢慢將劍抽出來，只見劍尖赫然有血漬。

刹那間，房內六個弘字輩的相國寺和尚和齊雲飛，臉色齊是一變，半晌，齊雲飛才尖叫一聲，道：「這是一個陰謀。」

弘達合什喧佛號：「阿彌陀佛，老衲也認爲這是一個陰謀。」

齊雲飛稍覺安慰，吸了一口氣，問道：「請問大師有何高見？」弘正等人也把目光注在弘達面上。

弘達不慌不忙地反問一句：「老衲也正想問齊施主，爲何要這樣做？難道不怕死後要下十八地獄麽？」

齊雲飛臉色再一變，大聲問道：「主持這話何意？」

「老衲認爲陰謀者便是施主。」

齊雲飛呆了一呆，他被相國寺大和尚寃枉，一直因爲弘達對他客氣，而且頗爲講理，可是如今連弘達也認爲齊雲飛是這兩件殺人案子及偷易筋經手抄本的陰謀策劃者，使他在這瞬間已陷千丈冰窖，手足冰冷，幾無感覺。

良久，齊雲飛才道：「大師爲何突然改變看法？」

「自施主來後，一而再地發生變故，你敎老衲如何相信你？」

「但這分明是別人嫁禍的！」

弘航道：「是誰嫁的禍？」

「晚輩懷疑是司空業！」

弘達說道：「司空施主爲何要嫁禍施主？」

「他……也許他對晚輩……懷恨在心上！」

弘海冷笑一聲道：「齊雲飛你莫忘記，司空業視你爲友，否則他怎會託你捎信給老衲！你毫無根據，誣衊朋友，武林難容！」

齊雲飛被他說得臉上發熱，半晌才訕訕地道：「不過除此之外，晚輩想不出還有誰要嫁禍我！」

弘海冷笑說道：「你爲何沒有想到自己？」

齊雲飛怒道：「齊雲飛若在相國寺殺過人，敎我天誅地滅！」

弘德道：「阿彌陀佛，施主發誓也沒作用！大師兄，這厮如何處置？」

弘達沉吟了一陣，道：「把他先關押在地牢裏吧！」

「主持，希望你審愼一點，勿令眞兇

逍遙法外，無枉你一寺之主的身份！」

弘達臉色一沉，澀聲道：「阿彌陀佛，施主言重，老衲辦事自有分寸！」他拂袖而去。

弘正說道：「請施主放棄抵抗，不作無謂之鬥，敝寺若抓到眞兇，自會放你出來！」

齊雲飛自忖無法以一敵五，加上聽他們的語氣，尚有一綫生機，是故眞的放棄抵抗，任由弘慈點了暈穴，被拽出房去！

當弘海等人拉着暈了的齊雲飛出東閣時，只見度正匆匆忙忙奔了進來，神色十分惶恐，叫道：「不好了，不好了，請問主持在何處？」

弘海輕喝道：「何事慌張，萬事有咱們！」

度正驚慌地說道：「外面又鬧起事來了！」

× × ×

齊雲飛悠悠醒來，只覺全身冷颼颼的，鼻端聞到一股噁心的臭味！四週一片漆黑，他定一定神，過了一陣，雙眼才逐漸適應黑暗！

只見對面也有一個人，面容枯瘦，只剩皮包骨，是以顯得他一對眼睛特別圓大，甚至他一對眼珠幾乎突了出來。

這地牢不知深入地底多深，但牢房却極小，四四方方的，約七尺乘七尺，但高只允許被囚之人，席地而坐，在裏面行動，只能用爬，其實那牢房這般小，根本沒法活動！

石板地上濕漉漉的，又霉又臭，這地方彷如地獄，齊雲飛先是呆了一呆，繼而大聲呼叫起來：「快放我出去！」

他大聲一叫，牢房裏回音迴盪，震得耳鼓嗡嗡作響，那大眼睛的，道：「別叫，叫破喉嚨也沒人理你！」他聲音出奇地沙啞！

齊雲飛怒氣未消，怒道：「這些出家人，滿口仁慈寬恕，他奶奶的却這般陰損，不罵這氣怎能消！」

那人道：「你娘的臭……你這樣吼叫，老子的耳朶都要給你震聾了！」

齊雲飛道：「你也可以罵，閣下也被關着，不罵是你的損失！」

那人道：「王八羔子的，誰說你老子不罵？老子已罵了十多年，把喉嚨都罵壞了！操你奶奶的，你要罵請在肚子裏罵，別吵你爹爹睡覺，否則老子便揍你！」

齊雲飛怒道：「你是誰的老子，你要揍誰？」

那人道：「誰應話，便揍誰！」

齊雲飛滿腔怒犬，刹那間全發洩出來，雙臂齊出，十指如鈎，向對方抓去！

不料那人夷然不懼，雙臂擧起如弓，前臂格住齊雲飛的手腕，齊雲飛輕咦一聲，那人右拳已自中擊出！

這一拳變法甚快，而且沒處躲避，齊雲飛雙臂在外，收架不及，只好提氣運功，護住胸膛。

「蓬」的一聲，那人一拳結結實實搗在齊雲飛的胸膛上！齊雲飛只覺體內氣血翻騰，十分難受！

那人桀桀怪笑道：「小子，老子是疼愛你才會敎訓你！」

齊雲飛猛吸一口氣，抑下翻騰的氣血，沉聲說道：「你請小心，老子要敎訓你的！」

「你也叫老子？」

齊雲飛右臂一揚，「吧」地一聲，摑了那人一巴掌！這一掌他已手下留情，但那人仍然痛得呱呱大叫！

「不行，你他娘的偷襲，不算！」

「好，操你娘的，你小心！」齊雲飛見他滿嘴粗言穢語的，便不客氣地回敬起來。

「來吧！」那人竟然躍躍欲試。

齊雲飛右臂一揚，那人左手立即迎起，但齊雲飛這一記只是虛招，右臂一起，右拳已自下穿出，狠狠擊在其小腹上！

那人料不到齊雲飛有此一着，加上地牢漆黑，待他發覺已來不及了！只痛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齊雲飛道：「現在你該知道老子的厲害吧！」

那人趁他說話，右拳忽然沒聲息地搗出，不料齊雲飛已自他眼光中看出端倪，右臂一沉，恰好把對方的拳頭架住！

那人道：「小子，算你他奶奶的聰明！」他縮手回去，右拳忽然又搗出去！

齊雲飛冷笑一聲，右拳比他更快，黑暗中認位奇準，剛好擊在那人的臂彎上！這一拳用了七成力，使得那人連人帶臂向旁一歪。

「你服不服！」

「小子你是誰，怎會被關進來？」

「你再叫在下小子，我便不客氣！」

「好好，算老……算老衲服了你，尊你一聲少俠好了吧！」

齊雲飛一怔，脫口問道：「你是個和尚？」

「不錯，老衲自小便出家！」

「剛才聽你說在這裏叫了十多年，難道你……」

「老衲住在這裏已二十一年，起初來時日夜大罵，嗓子壞了稍好又罵，結果失望！」

「他們不下來的？」

「他們把食物抛下來，三個月才有人來清洗一下地板！」

齊雲飛忖道：「難怪這般臭！」他忽然記起懷中尚有火熠子等物，連忙摸了出來，啓動火石把其點亮！

火光一起，那人立即驚叫一聲，全身顫抖不已！齊雲飛目光一及，只覺毛管直豎！原來那人身上那件僧袍已爛得只剩下幾條布條，根本不能遮蔽，那人瘦得皮包骨，而且皮膚長滿了疙瘩，令人看了有股說不出來的噁心及恐懼！

那人大概看到自己的模樣，情緒激盪，不敢再看，一手掩眼，另一手掩住下陰，喉頭胡胡亂响，似在嗚咽！

齊雲飛轉頭一望，原來牢房的一端有一道鐵欄，那些鐵枝粗如兒臂，欄外有四尺寬，十多尺長的一個小曠地，再過去便是一道石級，石級有多長，根本不知道，因爲看不到頂！

那人忽然尖聲大叫起來：「火！火！快把火吹熄！」

齊雲飛不理他，目光旁移，發現原來旁邊尚有一間牢房，那只是憑外面有曠地推測出來的，旁邊那間牢房有沒有人無從

知道，因爲牆壁是用厚大的花崗石砌成，嚴絲密縫！

齊雲飛再抬頭望上石級，但就在此刻，忽覺手上一痛，他吃了一驚，轉過頭來，只見那人抓住自己的手臂，叫道：「快把火吹熄，快，快，老衲求求你！」說到後來，他語氣已成哀求！

齊雲飛心頭惻然，對他的感覺由怕化爲同情，立即張嘴把火熠子吹熄！

良久，那人的嗚咽聲才不復聞，齊雲飛問道：「你爲什麽被他們關在這裏？」

那人又嗚咽了，齊雲飛忙說道：「對不起，在下無意提及你的傷心事！」但過了半晌他仍忍不住再問道：「你叫什麼佛號？」

那和尚過了許久才幽幽地道：「若不是你今日問我，老衲幾乎已忘記了！家師賜號弘寬！」

齊雲飛吃了一驚，脫口問道：「你是相國寺的和尚？弘達是你的師兄，還是師弟？」

弘寬桀桀一笑。「他是大師兄，老衲排行第二，弘枯第三，弘榮第四……」

「弘枯，弘榮？在下未曾聽過，也許他倆已歸西！」

弘寬哈哈太笑。「老衲在此地獄二十一年尚不歸西，他倆在上面納清福，怎會反而早逝？」

「你們師兄弟間感情很好吧？」

弘寬桀桀而笑。「好，好得很！」

齊雲飛心頭一動，問道：「貴寺有一本易筋經抄本，大師二十一年來在這地牢中苦練，心無旁鶩，成就必高，不知學成了多少項絕技？」

弘寬臉色一變，雙手作勢欲撲，沙聲叫道：「小……你怎會知道本寺有易筋經抄本……」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晚輩便是因爲這件事才被送來這裏的！」

弘寬怪叫一聲：「是誰派你來的？弘海？弘德？還是弘達？」

齊雲飛微微一怔，見他雙眼射出驚怒及防備的神色，忍不住再問：「大師到底因何進來的？」

弘寬全身顫抖，雙手抓住齊雲飛的手臂，道：「快說！是誰派你進來的？」

「前輩誤會了，晚輩是被你師兄弟抓住，送進這裏來的！」齊雲飛把連日來發生的情況說了一遍，然後道：「晚輩完全是寃枉的，我怎會知道貴寺有一本這樣的武學秘笈，既然不知道，又怎會來偷經及殺人！弘海他們糊塗，想不到弘達也這般糊塗！」

弘寬鬆了手，喃喃地道：「弘達不會糊塗……終於讓他找到那本易筋經！」

齊雲飛心頭又是一動，忽然弘寬雙手又握住他的肩頭，用力搖幌，問道：「弘達的武功如何？會不會比老衲高？」

齊雲飛道：「晚輩不但未跟他交過手，而且連他的一拳一掌也未曾得睹！不過，聽他的語氣，他的武功與黃衣僧人差不多……」

弘寬急問：「黃衣僧人是誰？」

齊雲飛道：「便是你們的十七師叔！是個啞吧！」

弘寬點點頭，道：「原來是淨心師叔！」他雙眼神光一閃又問道：「十七師叔的武功跟你比又如何？」

「各有千秋，他內功比晚輩強，但輕身功夫及招式却不及晚輩！」

弘寬懊喪地道：「如此說來，他現在的武功也高過老衲了！」

齊雲飛心中暗覺好笑：「此人雖云是出家人，但好勝之心比常人還要強上幾分！這裏不見天日，環境惡劣，有如地獄，隨時會死去，即使不死，也未必有機會出去，還爭這種閒氣，豈不好笑！」

弘寬臉上竟有傷心失望之色，喃喃地道：「你不知道，二十三年前，本寺一次大比武，老衲技壓全寺……嘿嘿……那時候眞他娘的威風！」

齊雲飛見他突然又冒出一句他娘的，不禁莞爾！問道：「那時候誰當主持？」

「那是家師淨台！」

「貴寺經常比武？」

「不是……」弘寬臉上忽然湧上一股難以形喩的神色，長嘆一聲：「這些事還說來作甚？」

「大師是不是犯了寺規才被囚在此處的吧？」

弘寬雙眼睜了一睜，問道：「你怎知道？」

齊雲飛心中暗道：「你滿嘴汚言穢語，完全不類出家人，一定是不甘心過清淡無爭的生活，而做出犯戒的事，這還用說麼！」

弘寬眼光注在齊雲飛臉上，道：「老衲跟你一樣！」

齊雲飛心頭一跳，道：「也是因爲易筋經？」

「不是！老衲也是寃枉的！」

「哦？他們給你訂了什麽罪名，竟然把你囚在這裏二十一年？」

弘寬雙眼發出怒火，半晌怒火熄滅，代之的是痛苦之色。「他們寃枉老衲……犯了色戒……」他忽然提高聲音道：「但，我是寃枉的，你應該知道！」

齊雲飛哈哈一笑：「二十一年前，晚輩才三歲，如何知道？」

弘寬道：「老衲若不是童身未破，如何還能活着？須知老衲練的是童子功！」他趕緊又問了一句：「施主，你相信老衲是寃枉的麽？」

齊雲飛頗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忍不住道：「那些和尚都是些糊塗虫，你當然是寃枉的！」

弘寬大喜，點點頭道：「那些和尚的確都是些糊塗虫！咱們將來上去，把這些糊塗虫一隻一隻提出來，他娘的，老子連那女人的手臂都未看到，無端端惹來了一身的騷！」

齊雲飛道：「剛才晚輩曾問大師……貴寺的易筋經，你學了多少項絕技？」

弘寬道：「這是本寺的秘密，老衲不能說！」

齊雲飛心頭一動，便用話誘他：「大師犯了色戒，還想上去？」他指一指那道石級。「就算能再見天日，他們也不會當你是相國寺弘字輩的弟子！」

弘寬臉色一變。「老衲是寃枉的！他奶奶的……嗚嗚……」他忽然哭了起來。

齊雲飛吃了一驚，不知如何是好，過了半晌，弘寬哭聲更响，齊雲飛越勸他越哭得起勁，最後齊雲飛索性倚牆休息，不再理他！

弘寬哭得連聲都啞了，最後才收聲止淚，齊雲飛道：「晚輩不是有意引起大師傷心的！」

弘寬忽然又哈哈地笑了起來，齊雲飛十分詫異，正想問他何事大笑，只聽弘寬道：「痛快痛快，二十一年來未試過這般痛快過！」

「大師何事痛快？」

「哭得痛快！」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在此地獄般的地方，虧你還會覺得痛快！」

「施主將來可能比老衲更慘！」

齊雲飛心頭一沉，道：「爲何會比老衲慘？」

「老衲過慣清淡的生活，尚覺得生不如死，何況你從花花世界來！」

「那大師爲何不死？」

「哼，就是因爲還未洗寃，我死不甘心！」

齊雲飛道：「晚輩若能重見天日，必爲大師洗寃！」

弘寬笑道：「施主好意老衲感激之至，不過施主還是多爲自己的事操心吧！」

「大師這是什麽意思？」

「來到這裏，你還想出去？」

「他們會不會下毒？」

「本寺有一條寺規，規定不得殺人，若非如此老衲早已死了！」弘寬道：「但人雖活着，不能離開又與死何異？」

齊雲飛心頭再一沉，道：「這並不能說明，進來之後，便不能出去，也許他們會放晚輩上去！因爲晚輩有朋友知道我在這裏！」

「只怕機會不大……因爲，因爲他們會害怕……」

齊雲飛見他說得吞吞吐吐，忙問：「他們怕什麽？」

「怕老衲會洩露一些秘密與你知！」

齊雲飛心頭狂跳，道：「不吃羊肉也惹來一身騷！反正這罪名是坐定了，若晚輩是大師，便索性說個痛快，氣氣那些糊塗虫也好！」

這幾句話頗有煽動力，弘寬不由猶疑，心中有點活動，齊雲飛暗暗高興，就在此刻，石級上忽傳來一陣脚步聲。弘寬立即向他打了個眼色，突然大聲罵了起來：「操你娘的熊，叫你替老子擂骨，是老子看得上你，否則，哼！」

齊雲飛一怔，但他生性聰明，心念轉動間立即明白他的用意，當下便道：「否則又如何？」

「老子揍你！」

「老不死的，你何不試試看！我若怕你的，便不叫齊雲飛！」

弘寬大叫一聲，撲了過來，扭住了齊雲飛，齊雲飛只覺一陣令人窒息的臭味，由鼻端衝到丹田，幾乎連隔夜飯也嘔了出來，四肢一軟，便被弘寬按倒在地！

石級上傳來的脚步聲，越來越近，弘寬騎在齊雲飛的身上，頓足於地，發出「蓬蓬」的聲音，嘴裏不斷地問：「你服不服？」

「不服！」齊雲飛在喉管中艱辛地吐出兩個字來！

有燈光照到，弘寬只得在齊雲飛身上打了一拳，叫道：「不服老子再打！」

齊雲飛被他那股臭氣，薰得暈頭轉向，再也忍不住，一扭腰把弘寬倒壓下去，剛要作勢打他，忽然背後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不要打了！」

齊雲飛扭頭道：「少爺要打人，你管得着？」

原來是度光與度寧，度寧手上拿着一串鑰匙，「嗆啷」一聲，把鐵欄的大鎖打開，道：「出來吧！」

齊雲飛先是一怔，繼而大喜，雙脚一軟，欲倒轉過去，豈知他忘記牢房屋頂極低，頭顱撞在屋頂，痛得他眼淚水直往下丟，但是，心裏想有機會出生天，他只怕這是一個夢，那還顧得這許多，連滾帶爬出去！

弘寬也在地上爬了上來，道：「喂，老子呢？弘達是不是也肯放我出去？」

度光一脚把鐵欄踢上，「蓬」的一聲，震得地牢嗡嗡亂响，弘寬罵道：「操你奶奶的熊，你威風什麽！」度寧「格」的一聲把鎖鎖上！

這刹那齊雲飛心底忽然泛上一股難言的悲痛，面對弘寬絕望的目光，他幾乎流下了淚來，但是他知道此刻絕對不能對他表露出一絲同情心，否則累人累己，是以他故意乾笑一聲，罵道：「老不死的，少爺忍耐你，你竟敢欺侮我，應該有此報！」他嘴上雖罵得兇，雙眼暗中向他眨了一眨！

他不知道弘寬能否瞭解他的意思，不過弘寬却大聲罵起來：「臭小子，你以爲你可以逃出生天麽？笑話！弘達要拉你去殺頭！哈哈，你過不了一時三刻，老子却起碼還有幾年好活！」

齊雲飛爲他心頭愴然，還不知該如何與他「串演」下去，幸而度光把他一推，道：「還不快走！」

齊雲飛昂首挺胸而行，抬頭一望，只見那石級不知有多少級，起碼有五六丈高！他心中咒罵：「他娘的！和尚廟裏有地牢已奇怪，而且地牢還這般深，更是豈有此理！」

度光忽道：「停！」他閃身走在齊雲飛前面。

齊雲飛乘機向後一望，只見弘寬雙眼有欣喜之色，他應該悲哀才對，如今竟有欣喜之色，肯定是爲了齊雲飛！齊雲飛心頭激動，忍不住丟下一句話：「老不死的，我若被殺了頭，你當然開心！假如弘達不敢殺我，那你就得當心！」

「爲什麽？」

「只要他再送我來這裏，少爺這次一定狠狠地揍死你這臭和尚，老瘋子，臭瘋子！」

度寧在後面不斷催促齊雲飛，齊雲飛離頂越接近，心頭越是沉重，再偸眼向下一望，已看不到那弘寬和尙的身影，忽聞他空洞沙啞的笑聲，笑聲剛起，又化爲哭聲！

笑聲如同夜梟，令人毛骨悚然，度寧輕聲罵道：「眞是老不死的！人家關了二十一年便死，他關了二十一年，還這般精神旺健！」

齊雲飛心頭愴然，他認識弘寬還不到一個時辰，料不到對他却有一份難忘的感情，也許是同是天涯淪落人，更也許是患難之交，容易刻骨銘心！

石級盡處，有道石門，石門之旁，有一根鐵製的手柄，度光左手提燈，右手握住手柄轉動起來。

齊雲飛暗暗留意，他轉動的速度，時慢時快，似有一定的規律，度寧似乎怕他不明白，輕聲說道：「這手柄控制外面的一個銅鈴，每次出入都得跟外面看守的人，約定訊號，外面才開門！」

齊雲飛故意冷冷地道：「何必如此麻煩！」

「若非如此，剛才那老不死的，爲何這般乖巧，不趕快衝出鐵欄，然後威脅咱們開門？」

齊雲飛正想說就算有了事先約定的訊號，也一定可以威脅你們，但心念未了，那石門忽然打開了，石門一打開，齊雲飛心頭便是一怔，因爲他以爲外面便是相國寺，豈料只是一個小圓洞！

那小圓洞只够一個爬出去，齊雲飛暗暗奇怪，只見度光吹熄了燈，慢慢爬出去，他雙手在前，匍匐而進，到了盡處，忽然跌了下去！

度寧道：「齊施主請先出去！」

齊雲飛學度光那樣，雙手在前，匍匐爬動。

地洞約長三丈，到了外面，忽然有一隻手伸了上來，把他一拉而下！

齊雲飛猝不及防，跌了下去，下面是一張巨大的網子，又軟又鬆，敎人無從着力，跌下時自然不會因此受傷，但也沒法跳上去。

齊雲飛躺在網子上向四周打量，只見那小洞出口離地約三丈，網子吊在一個凹形的地方，四周較高，整間建築物就像是一個池子，不過沒有水，而且池子是建在室內的！

上面有人抛下一條繩子下來，道：「請施主抓穩！」

齊雲飛伸手接着，立即牢牢地握住，跟着上面的人便把他拉上去。

他暗中讚道：「虧得這些和尚們想出這種辦法來，如此便不怕裏面的人逃出來！」可是想到弘寬仍在下面受苦，心頭鉛石般重！相國寺設施越是精密，要救人越是困難！

齊雲飛被吊了上去，度光巳在上面等他，道：「請施主跟貧僧來！」

牆上又有一扇石門，度光一推而開，走了出去，却是一道迴廊，再出去巳可遠眺鐘亭！

齊雲飛走出去，見到天日，雖然只經過一個時辰之久，但這刹那間，竟有彷如隔世之感！

度光在花徑中穿行，步履如飛，齊雲飛心頭忐忑不知凶吉，緊跟在後，奇怪，偌大的一個園林，不但不見僧侶，竟連遊客亦付厥如！

眨眼間，兩人巳來至東閣，度光仍帶他到那個寢室，齊雲飛再也忍不住，問道：「請問你帶我來此，有何貴幹？」

「貧僧責任至此巳完成，其他的事一概不知，請施主在房裏稍候！」

齊雲飛見他要走，忙問：「你們主持呢？」

「主持說他等下會來見你！」度光言畢退出房去，「砰」的一聲，又把門拉上了！

齊雲飛見自己那柄劍仍放在床上，十分詫異，伸手將劍拉出來，只見劍尖那道血漬，仍怵目驚心！

房門忽又拉開，只見兩個小沙彌抬着一隻大木盆進來，齊雲飛問道：「你們拿這木盆來作甚？」

「主持說請你先洗個澡！」

齊雲飛心中更是奇怪：「這老和尚在弄什麼玄虛，又來一個大轉變？」

又見一個小沙彌捧了一套白色的內衣褲，一件白色的袍子，還有一條白絹腰帶，道：「主持要施主先試一試，看看合不合穿？」

齊雲飛拿着袍子在身前比了一比，道：「可以，請代向你們主持道謝！」

小沙彌退出房去，齊雲飛關上了房門，此刻覺得最愜意的事，便是好好地洗一個熱水澡，把在地囚沾來的污穢盡量清洗掉！

他脫光身子跳在澡盆裏，只覺渾身上下的毛管全都張開，齊雲飛望着由盆裏蒸發上來的裊裊白烟，心中疑團如霧，弘寬忽冷忽熱，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管他娘的，只要勢色不對，少爺立即反臉，這次絕不跟他客氣，先動了手再說！」齊雲飛心念未了，房門忽又「局局」地被敲响！

（未完‧四）

奇俠司馬洛故事

驚天毒連環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靈猴等候關莉回來，等了很久，才見她坐飛機降落，連忙截了他們二人一齊飛往哥馬拉山，行動旣隱藏，又迅速，自己對她的計劃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心裏很納悶，有點後悔，關莉將手上的文件資料給他看，心中豁然開朗，但關莉對史比高只是手頭資料，和對其他恐怖分子的資料不多，經過司馬洛的詳細說清每個人的特性，關莉才明白，三人共同採取策略，飛機降落在湖上，第二天進入山中，遇到了土人攔截，爲他們醫治被槍傷的土人，原來這裏的部族被史比高的人打死打傷，擄走婦女……

打將起來，吃了大虧，那些人打死了他們兩個人之後還想全部打死，他們連忙跳進一個水洞裏。所謂水洞，就是其中一個通到這地下河流中的天然岩洞，那些人不知道這條河的來龍去脈，以爲他們跌進去是必死無疑的，就不再追了。他們就是在地下步行回來的。

「你說他們不知道地底有路可通。」靈猴問。

「我認爲是的。」猛鷹說。

「但是，」靈猴說：「你說有兩個女人在他們的手中，你們這兩個女人，不會講出來嗎？」

「她們不會講的，」猛鷹說：「她們也應該知道的，假如講了，也就是等於害死我們了，而且，假如他們講了，他們就也會已經從地下過來了。」

那些土人的族中亦有醫生，他們的醫生來看過，亦認爲這個傷者是會痊癒了。這個醫生並不是什麽巫醫，他祇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人，他不會用抗生素，亦不知有這種東西，不過他是有本領看出一個人的情況是正在好轉還是正在惡化的。

司馬洛亦看得出這個傷者是正在好轉，再注射一次，以後交給他們的醫生照顧，就沒有大碍了。

猛鷹在下午就對他們道謝，他說：「你們要我帮你們，我可以爲你們做些什麽呢？」

「我們要做的，」司馬洛說：「也可能正是你們要做的事情，我們是要到那山

殲滅賊黨 救出博士

中去救一個人，那些人，捉了我們一個朋友。」

「你們需要我們的帮忙嗎？」猛鷹問：「你們看來是要自己去，而不是來找我們的！」

「我們沒有料到這條河會有一段流進地底，」司馬洛說，「我們的計劃是沿河而下，現在，我們都不敢繼續走水路了，我們不知道水路通不通，假如扳山而過，我們會多用許多時間，而且碰到他們的機會也大，我們本來的計劃是採取突襲的戰略的，我們人少，不能够力敵！」

「這河是可以到達的，」猛鷹說：「不過要知道怎樣走法，不然就會在裏面迷了路，永遠出不來了，我們通常行獵亦是從地底在水路去，回來時扳山步行，這樣可以快些。」

「這很好，」關莉說：「你們對這裏面的情形比較熟悉，照你認爲，是不是從山洞走水路去會好辦一些呢？」

「是的，」猛鷹說：「旣然你們是去救人的，就應該走水路，你們可以從許多個地方出來，他們是防不勝防的。扳山過去的話，他們就容易提防了，因爲可以走的路不多，他們需要守着的地方就也不多了，事實上，我們就是這樣逃回來的，他們不知道，他們還以爲我們是跌進水洞裏死掉了！」

猛鷹告訴他們，上次族中的行獵隊伍就是因爲其中有女人隨行而闖了禍，史比高那些人搶了他們的女人，他們要奪回，

這倒是合情合理的講法。

沒有錯，假如那二個被捉去的女人把秘密透露了的話，那些人就極可能已經從地底的通道攻過來了。也許，假如他們用刑逼供的話，那兩個女人就是不想講也非講不可的，不過他們並不知道有地底的通道這回事，就也不會問了。

「那麼，」關莉說：「你願意帮我們的忙嗎？」

猛鷹遲疑着，靈猴催促地道：「怎麼了？我們帮了你的忙，難道你現在要食言而肥嗎？」

猛鷹現出略為痛苦的神情。他說：「我們有兩個女人在他們的手中，我們也是要把她們救回來的。」

「那還有什麼問題呢？」靈猴說：「這件事情我們可以合作呀。」

「我也知道，」猛鷹說：「老實講，假如我是有把握的話，我也老早就已經攻過去救人了，我就是不想我的族人犧牲太大。」

「唔，」司馬洛點點頭，「你實在是不相信我們有帮助你的能力！」

「你也不能怪我這樣想呀，」猛鷹說：「雖然你們是把我這個族人醫治好了，但是這祇是醫治，而是不需要用武力的，假如用起武力來——你們也會給我們捉到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關莉說道，「但是，我們給你們捉到，却並不表示我們是輸給你的，我們不過沒有把你當是敵人，而且，在給你們捉住了之後，我們也不想逃走，祇要殺死你們，我們就可以逃走了！」

猛鷹仍然表示懷疑。司馬洛說：「我相信，這個是需要示範一下的。」他伸手一指，那山上的那塊石頭：「我相信可以弄下來，靈猴，做吧！」

靈猴把手中的一隻遙控器一按，他事先在那山頂的石上所放的少量炸藥便爆炸了。

「隆」的一聲，那塊大石便脫離了原位，而從山上滾跌下來。

這使林中不少飛鳥驚起。

司馬洛說：「那兩隻紅色的鳥，可以打嗎？」

「呃——可以。」猛鷹在驚愕中說。

司馬洛抓起長槍來放了兩槍，鳥羣中那兩隻紅色的鳥便中彈跌下來了。

關莉說：「這祇是我們的本事的一小部份罷了，其他的，我們是很難完全對你詳細解釋的，假如你相信，你就相信，假如你不相信我們可以再給你表演一些！」

「我相信。」猛鷹點着頭。

「那麼我們可以進行我們的計劃了。」關莉說。

於是他們就在當夜出發，乘着木筏，隨着水流進入那岩洞之中。

白天出發抑或夜間出發，實在也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因為那裏面反正都是黑暗不見天日的了。

他們在出發之前已經先研究過那裏的地勢了，猛鷹亦研究過了關莉帶來的地圖，指出他對那山上的形勢是很熟的，因為以前，在那些人還沒有來之前，他們就已經是常常到那裏去行獵，而後來，有人在那裏建了一座營地，他們才漸漸不再接近，因為那營地上是常常有人開槍的。

聽猛鷹所講，司馬洛就知道，那個地方，乃是一個恐怖份子的訓練營。

靈猴對此表示担心，因為，假如那裏面有許多正在受訓的恐怖份子呢？

雖然說是採用偷襲的方式，但是假如對手太多的話，那却是偷襲不成功的。

司馬洛叫靈猴不必担心，因為這些訓練營的地點是常常更換的，一兩批恐怖份子訓練成功，放出去了之後，就會搬走，那是因為，假如其中一些恐怖份子被捉住的話，他們可能會招供出他們是在什麼地方受訓的，那麼反恐怖份子的組織就可能加以對付，別的不說，譬如派架飛機來轟炸一番，就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他們一定會搬走。

而且，利炳炎博士收藏在這個地方，是一件需要高度守秘密的事情，假如有受訓的人在這裏，受訓的人離開了之後就有可能把秘密洩漏出去了。所以，司馬洛猜想，這個訓練營是停用已久的，現在祇是再用來藏人罷了。

猛鷹所講的，也是與司馬洛的推測脗合的。猛鷹說，那地方的確是有一段時間靜了下來，連人都走光了，不過他們的族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有人來，所以還是不願意去接近，而祇是在距離較遠的範圍行獵，果然，在不久之前，又有這一批人來進駐了。

猛鷹的族人與以前那些受訓的人一向都是河水不犯井水，既沒有聯絡，亦沒有什麼過不去的，所以不虞有他，而祇要不去惹他們就沒事了，想不到這一次來的這一批人却是窮兇極惡的，一出手就已把他們的人殺死和捉去了二個女的。

早知如此，他們就不過去行獵了。

他們的木筏在那地底的河道中前進着，起初，地洞是很寬大的，洞頂很高，他們差不多有如是置身於一座很長的教堂之中，而教堂的地面就是流水。

後來，漸漸，前頭的去路就收窄了，而他們也發覺，這河有了支流，分從好幾個洞向前流去，假如不認得路，那的確很難決定走那一條路。

後來，他們又到了一處很寬大的地方，而這個巨大的空洞的盡頭又是分左右兩條去路的，左邊的去路寬闊而高大，右邊的則是矮而窄，假如進去的話，木筏的人就連站直也不能了。

猛鷹却是選擇了右邊這條矮而窄的去路。

「唏，」靈猴在雷鳴似的水流聲中叫道：「你沒有弄錯吧？」

「別多事的，靈猴，」關莉責備地說道：「猛鷹是也要顧他自己的性命的，而且，他還有那許多手下，亦是要活下去的呀！」

猛鷹帶來了幾個木筏的精銳手下帮忙作戰，他們還是用弓箭的，這些武器，以前已經是不敵史比高他們了，現在應該也是一樣不敵的，不過司馬洛與關莉已經為他們擬好了一個作戰計劃，祇要善於運用，這些原始的武器亦是一樣可以收到超銳的效果的。

猛鷹亦同意了這個計劃，因此他們有信心合作，不單是負責領路而已。

猛鷹說：「看來難走的路，也往往才是正確的路！」

猛鷹既然是熟悉這地方的形勢的，他所講的當然不會錯，他們進入了那窄而矮的洞內，要伏在木筏上前進，一面用槳子撑着洞的壁，以使木筏不致撞過去。

後來，他們又到了另一個很高大的地洞，這裏分開兩個部份，一個部份是一個無底深潭，有一條河一如瀑布似的狂瀉進這無底深潭中，另一部份就是他們所行的部份，河是平穩地前進，而流向另一個方向。

猛鷹說：「假如我們剛才是走右邊的水道，就是通到這裏來，而我們會墮入無底深潭中了。」

他果然是有道理的。

他們安全地滑入那另一個洞中。

湍急的流水把他們推着，繼續向前送，不久，他們的前頭便又開朗起來了，洞頂變得相當闊大。

靈猴不由得舒了一口氣，他顯然是一個有着若干程度的懼窄心理的人，置身於窄小的地方就是不舒服，現在到空曠的地方，才舒了一口氣。

他們用以照明的，就是關莉帶來的手提電燈及電筒。

本來猛鷹他們進這個地方來是要用火把照明的，不過有了電筒，就不必帶火把，方便得多了。

其實，手提電燈發出來的光是不變的，在窄小的地方，光綫就會強得多，而在寬闊的地方，因為要照的範圍大了，光綫則是弱得多，簡直有些詭異之感。不過靈猴祇是怕窄而不怕黑，所以他祇要寬闊，就不担心了。

使司馬洛困擾的則不是這個，他在前進之中對關莉說：「我還是不明白，他們把利炳炎博士囚禁着，究竟是有什麼目的呢？」

「不要問我，」關莉說：「不過，答案不會太久就出來的了，因為我們可以問史比高。」

司馬洛總覺得，假如他能夠有機會向他的消息來源查問，也許會知道得清楚一些，知道得清楚一些，形勢當然也會較為有利，但是，正如關莉所講的，假如一問，就沒有那麼容易守秘密了，而守秘密對他們也是很重要的。

靈猴忽然又問猛鷹：「唏，假如外面下雨，那我們怎麼辦？」

「現在，」猛鷹說：「外面就是正在下雨！」

「老天！我們要淹死了，」靈猴尖叫起來，變得面無人色。

司馬洛也是很關心這個問題的，連忙問道：「你怎麼知道？」

「那邊，」猛鷹伸手一指道：「那個洞已經滿了，本來船是可以進去的，現在已經不能了，而且，由於我們出發之前天氣還是很好的，這雨一定還是剛剛下了不久，却已經這樣滿了，證明雨是下得很大的！」

「老大！」靈猴叫道：「我們怎麼辦？我們要淹死了！」

「不會的，」猛鷹說：「我們是可以登岸步行的！」

「快點上岸呀！」靈猴叫道。

「現在還不行，」猛鷹說：「這裏沒有路可走！」

他們的木筏又滑進了一段很窄水道，那裏又是矮到人也站不直身子的，靈猴更加慌張了，不斷發抖，不過他不敢在猛鷹的面前太過示弱，否則他是真可能喊起救命來的。司馬洛和關莉也祇是在極力保持鎮靜，他們雖然對猛鷹頗有信心，却不明白猛鷹究竟有些什麼把握。

猛鷹則是對自己很有信心，仍然很鎮定地領航着，不久，前頭又寬闊起來了。

這個地方，倒是使靈猴放心得多的。因為這裏有不少通向上面的洞穴。

「我們走吧！」靈猴連忙說道：「我們快走，快點離開這個地方！」

這也正是猛鷹所計劃的。

他指揮那些木筏都靠到水邊去，就自己領先爬上了岸上。

這時，他們都可以看到，這洞內的水是正在一點一點地高漲起來。可以想見，假如那雨是繼續落下來，而且落得够大的話，這洞內是亦會被水浸滿了的。

「這裏很多地方都有洞通到地面上去，」猛鷹指出，「不過亦有些洞是通不到什麼地方去的，總之懂得走就沒事了！」

猛鷹對這個當然是有把握的，而大家亦對他有信心，知道他一定懂得走一個不會是前無去路的洞，於是，他們就跟着猛鷹走，開始向上爬。

他們爬進了一個比較窄小的洞裏，也是不能容人站直的，有幾個很高很闊的洞，猛鷹却不去選擇，世界上的事情，常常就是這樣的，看似是安全的路，却偏偏就正是險惡的路，倒轉過來也是一樣。

靈猴爬着，說着：「我們走水道，本來有一個目的是為了要節省時間，結果，還是一樣步行！」

「也沒有什麼大分別，」猛鷹說：「我們已差不多到達了。我們所損失的，不過是大約一小時的時間罷了！」

靈猴說：「一個小時，是在水中的一個小時，還是步行的一個小時？」

因為在這之中的分別很大，在水中行走，有如行車那麼快，是遠比步行快得多的。

「是步行的一個小時，」猛鷹說：「我們祇是要多步行一個小時而已！」

他們沿着山洞爬上去，忽然之間，就發覺已經到了頂而出現在樹林之中了。

由於是在黑夜裏，洞內洞外都是黑暗的，沒有陽光射下來給他們指示，所以他要出去了才知道，雖然司馬洛則是早一些便已感覺到了，由於接近洞口時，空氣就清新得多。

他們出去，就把燈熄掉了。

熄了燈之後就可以分辨出洞內是明暗不同的了，洞外到底有一些星光在照着。

「行了，」猛鷹說：「我們就從這邊向前行，不過要小心一點！」

在小心的方面，却是不成問題的，所謂小心，祇是恐怕對方有人在附近而不知道罷了，這個問題，關莉却帶來了一些儀器可以解決的。

她這儀器是小小的電子計算機似的儀

器，上面有指示的燈光，原理大致上是等於一副小型的雷達，假如附近三百呎之內有大型的動物，即使沒有移動，憑體溫亦可以測出來，燈就會亮！

他們聚在一起而行，司馬洛等三人每人的手上拿着一隻這樣的儀器，面對着他們的人堆的外圍，如此，儀器就不會感應到他們自己人的體溫了。

這樣的一隻儀器可能比一百個放哨的人還要有用，因爲在三百呎外的人不可能感覺到所看到他們的存在，而他們雖然看不到，却是可以感覺得到的。

「假如這東西眞有效，」猛鷹說：「那我們就可以用很少人戰勝很多人了！」

「這正是有效的，」司馬洛說：「所以我們才會實行我們現在所實行的這個計劃！」

他們已對猛鷹解釋過了這儀器的原理是如何的，而他們要費了很多唇舌才能使猛鷹大致明白，但猛鷹仍不大肯相信。

他們亦不能夠怪猛鷹，因爲猛鷹是一個幾乎完全沒有科學知識的人，如此高深的科技原理，要使他大致明白已經是不容易的了。

他們隨着猛鷹的指示前進，猛鷹熟路，所以即使在黑暗之中，不必有羅盤，亦能分辨方向，猛鷹是靠着天上的星以及地形而分辨方向的。

他們步行了大約一個小時之後就停下來了。

猛鷹說：「這裏就是我們要到的地方，雖然我們是遲了一個鐘頭，應該也不成問題的，現在距離天亮還久！」

「是的，」關莉說：「這是不成問題的！」

於是他們就在那裏坐下來等着，還是聚成一堆。

司馬洛與關莉及靈猴都拿着一隻儀器，對着圈子的外圍，如此，假如圈子的外圍有什麼人動，他們就立即可以知道。

靈猴的儀器忽然亮起燈來。

靈猴說：「來了，來了，有一個人來了……這個人動得太慢，他們的儀器，連快與慢都能顯示出來。」

「讓我去！」猛鷹說。

「我跟你一起去好了！」靈猴說，他們一起出發。

那儀器中所顯示的，果然就是哥馬拉山上的其中一人。

也就是其中一個史比高的手下，這個人負責在附近巡邏守衛，却漸漸深入林中，那是因爲他也想得到一個土女。

他們雖然已經捉到了二個土女，還是不夠，他希望自己也捉到一個，自己私人應用，他有的是犀利的武器，所以不把這些土人放在眼內，但是這一次，他就遭殃了。

靈猴有了那儀器，在黑暗中行動自然是佔優得多的，而且，靈猴又不是一個庸手。

那人察覺到他的附近似乎有人在移動時，已經太遲了，靈猴那奪命索是可長可短的，靈猴把索一拋出去，一隻柄作爲借力的重物，在這人的頸上一纏住，靈猴再一拉，這人便立即氣絕。

不過他又不是氣絕身亡。

靈猴是有他的一套本領的，他這奪命索的威力可大可小，現在就是「小」的時候，這一下並沒有奪去了那人的性命，而祇是使那人暫時失去知覺罷了。

喉嚨被這樣一勒，那人果然暈過去了，而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已經給靈猴用槍指着。

他的喉嚨仍痛得很，但他仍極力提高聲音說：「唏，你在幹什麼？爲什麼用槍指着我？」

靈猴得意地微笑着：「你何不再大聲一點呢？你的同伴還是不會聽到的！」

那人扭頭望望身邊，才發覺他所携帶的那隻無綫電對講機已經不在了，他剛才提高聲音，的確是希望他的同伴通過對講機而聽到，知道這邊出了事。

「你……你想怎樣？」他慌張地問。

靈猴却已經用一塊膠布在他的嘴巴上一封，使他不能夠出聲。跟着，靈猴的繩子又迅速在他的身上縛好，使他的手給縛到背後，而有一個繩圈纏住他的喉嚨，連接他的手上，假如他有什麼突然的動作，事實上，即使他把雙手略爲放低一些，那繩圈亦會在他的頸子上勒緊，在這種情形之下，任由他是有通天本領，亦無法施展了。

「走！」靈猴用槍在他的腰背撞上一撞。

那人祇好向前走，喉嚨間發出着「唔唔」的聲音。他是問靈猴要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但是嘴巴被膠布封着，講不清楚，就祇能發出那「唔唔」的聲音，靈猴亦不回答他。

猛鷹則沒有跟着靈猴走，猛鷹此時還要做一件工作，他拿着那人的無綫電對講機，說道：「我已經殺了他！我已經殺了他！」

他的聲音果然通過對講機傳到了那人的同伴的耳中。

那個同伴是在較爲接近總部的地方去，他一聽，連忙對對講機中叫道：「喂！喂！基夫！基夫！發生了什麼？」

基夫當然沒有回答，因爲他已經給靈猴押走了。猛鷹則走開一些，用土語自言自語起來，也是爲了故意給這另一個打手聽到。

這另一個打手繼續呼喚：「基夫！基夫！你怎麼了？你回答我呀！」

他呼喚了一陣，還是得不到回答，就知道不妙了，立即用那無綫電與總部聯絡：「請接史比高先生！」

「史比高先生已經睡着了，」總部那邊的一個人回答：「什麼事？」

「叫一叫他——」

無綫電中傳出另一把聲音，就是史比高的聲音。史比高吼道：「什麼事情？」

「我看——我們是受到了攻擊！」那打手說。

「攻擊？」史比高叫道：「什麼人的攻擊？」

「是那些土人！基夫走得太遠了，我召喚他，沒有回答，却聽到那些土人的聲音，他們好像已經殺了他！」

「哦，土人！」史比高明顯地舒了一口氣，因爲他的心目中也不認爲那些土人算是什麼大敵人，祇要不是外面的人來攻

就放心了，不過，史比高隨即又暴怒地叫道：「你怎麼會讓他走得那麼遠的？」

「他——呀——」那人很難解釋，因爲他也同意了基夫去獵一個女人，而這個主意，史比高是並不贊成的，「呀……我現在去看看！」

「好！」史比高說：「我派兩個人來掩護你！」

這個打手向基夫出事的方向前進，他是一個有叢林作戰經驗的人，他認爲加上他的犀利武器，那些野人是敵不過他的。

他不知道猛鷹正在用那隻體溫電子探測器，這就遠勝他了。

猛鷹經過了基夫的事之後，對這儀器已有了信心，他看着這儀器，就知道那打手正從那一個方向接近，以及有多近。

這個打手，就連自己怎麼死法也不知道，當他相信已差不多接近基夫出事的地方時，一支箭就無聲無息地射過來，貫穿了他的喉嚨。

猛鷹射了這一箭之後，就立即退却，向司馬洛他們那邊走回去。這是司馬洛他們定下的計劃，既然進行得很順利，他當然亦依計而行了。

他很快就回到了司馬洛他們那邊去。

這時，大家正在一個洞口的旁邊等着他。

猛鷹回來了。司馬洛說：「你在這裏守着，假如測到他們來的時候，你就通知我們！」

於是，猛鷹就在那洞口守着，拿着那隻電子探測儀器很感興趣，從來沒有機會碰過這種東西，現在他却有機會應用，就像使他變成了一個半神半人。

那個打手給押在地洞的裏面，看着那些目露凶光，對他充滿仇視的土人，他不禁爲之不寒而慄。

他自己知道他們對這些土人，做過一些什麼事情，心裏有數，因此他就知道，這些人對他報復起來是不得了的。

「你們——你們究竟想怎樣？」他吶吶着問，「我們……我們都是文明人，你們不要把我交給他們！」

司馬洛是在旁邊看着他，不動手，而是讓靈猴和關莉去對付他。而關莉和靈猴也不與他說話，靈猴祇是把他猛的一推，這人便踉蹌地向關莉仆過去。

這裏的地面是很崎嶇的，一個人即使不是雙手縛在背後，給這樣推一下，也是不容易保持平衡的，更何況他的雙手是給縛在背後。

他差點仆倒在地上的時候，關莉就把他扶住，而他已經腿子都軟了，就向地上一坐。

那是因爲他的手上的繩子是連着喉嚨處的，當他被一推的時候，他不能不移動雙手或扭曲身子去遷就動手，以免頭撞在岩洞壁的石頭上而給撞破了。這樣動作時，他的喉嚨就給繩子勒了一下又一下，勒得苦不堪言，然而這却又是不會把他勒死的。

但是，他坐下來又不行，因爲一坐，背就是彎着，又把繩子勒緊了。

他嗆咳着連忙站起身來，也是勉強站得起身，就把背盡量拗後，而兩手也盡量提高，以使頸上的繩子放鬆，他深呼吸起來。

但是就在此時，他又給關莉一推，向靈猴推回去，他又踉蹌地向靈猴仆過去，繩子又是一連串地，在自己的頸上勒着自己，靈猴也是在他差點倒下來的時候把他扶着。

他實在不能站住了，便又軟倒下來，這一次他則是聰明得多了，就在地上一倒，把身子側着，這樣，他還是可以把身子拗後，讓喉嚨放鬆，而不會再給靈猴推回去。

靈猴吃吃笑着：「起來呀！」

「不……不要！」他吶吶着說。

靈猴一手執住那繩子，他的喉嚨便又受到壓力了。

「請你不要！」那人哀求着。

「怎麼了，基夫，」司馬洛冷冷地說：「你專門製造恐怖和破壞，給人以痛苦，原來你自己却是受不起痛苦的嗎？」

「這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呀！」靈猴笑道。

「你究竟想怎樣？」基夫哀鳴着問。

「我們要你招供，」關莉說：「我要你把總部的形勢招供出來，以及告訴我們有些什麼人在那裏！」

「你們想幹什麼呢？」基夫問。

「別多事吧！」關莉不耐煩地說：「叫你講，你就講好了，我們問一句你答一句，不要問題多多！」

基夫祇好乖乖地招供了。正如司馬洛所講的，他很擅長於把痛苦施諸別人的身上，然而他自己却受不起痛苦的。

另一方面，那個喉嚨中箭的打手已經給他的同伴們組成的隊伍找到了。

他們找到了基夫遺下的無綫電通話器，却找不到基夫，然而他們却並沒有懷疑基夫是給捉去了，因爲基夫的無綫電是棄在一個通入地下的水洞的旁邊，他們相信基夫的屍體是跌進了那洞裏。

於是，他們便把那個打手的屍體搬回總部，放在史比高的面前。

一臉都是鬍子，身裁高大如猩猩，雖然狡猾，然而脾氣亦很暴躁的史比高非常之生氣。

他吼叫道：「你們實在不應該去惹那些土人，看！現在惹來了這樣的痲煩。然而他又不敢罵得太嚴厲，因爲他的手下殺了人把那兩個土女捉回來時，他並沒有表示過不滿意。

史比高深呼吸了一陣，又喃喃地埋怨着：「眞沒用！受過訓練，身經百戰的高手，就這樣爲人所算！」

「看來他們是來復仇！」一個手下說：「也許他們人相當多！」

「我早就說你們不要亂跑，」史比高說：「假如不跑得太遠了，就不會這樣痲煩了！」

「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有多少人，」另一個手下說：「假如與他們作戰，那是很痲煩而且犯不着的。也許他們是爲了那兩個女人而來的，就還給他們算了！」

「但我們死了兩個人又怎樣？」另一個手下說：「也是這樣算數嗎？」

「不能夠向他們示弱的！」另一個也說：「我們不能夠向任何人示弱！」

他們都是好戰的人，他們的確是沒有

示弱的習慣的。

史比高考慮了一陣，也說：「對，我們不能示弱，一定要迎頭痛擊，把他們打到不敢來爲止，而且，這兩個女人，我們已經用過了，還給他們，他們也未必肯干休的！」

「我們去追吧！」一個手下說。

「我們一定要去追的，」史比高說：「但是，不是晚上，在晚上，我們是不利的，我們要等白天才動身！」

史比高決定了，就馬上部署調派人手，準備明天天亮之後去追擊。

他們並不覺得這是一件浪費人力和時間的事情。有些殺手是很重視錢的，假如沒有代價，他們就甚至連自己的仇人也不願意殺死，因爲認爲這是等於奉送一次殺人。

但是史比高這一羣則並不是如此的，他們都是嗜殺的人，他們認爲在這個地方實在已經困得夠久了，無事可做，實在很悶，於是這一次的行動等於是一次演習，甚至等於是一次消遣性的出獵。

自然，基夫則是沒有那麼舒服了。在那地洞裏，他正在接受着疲勞審問，要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的總部的形勢講出來，以及有些什麼人講出來。

他是不容易說謊的，因爲起碼有猛鷹在對照着，假如他是有所隱瞞的，那麼猛鷹就馬上可以察出眞僞了。

關莉他們還是叫他講了一遍又一遍，重複就是看看他的話有沒有前後矛盾。

一個人假如是說謊的話，重複的次數多了，就會前言不對後語。

後來，司馬洛他們亦終於滿意了，認爲基夫已經盡可能講了眞話，跟着，司馬洛就問：「你們究竟把利炳炎博士捉來幹什麼呢？」

「我不知道呀！」基夫說：「這件事情是由史比高領頭的，我也不淸楚。」

「講出來吧，」司馬洛說道：「反正我們以後問利炳炎博士，亦是可以問出來的。」

「我是眞不知道的！」基夫說。

「講！」靈猴把他踢一腳，每一句話，他們都總是要留難和重複，以便盡量把眞相逼出來。

「我眞的不知道——」基夫這樣說着時，靈猴就憤怒地把他一拉起身來，向關莉一推。

但是基夫實在是太疲倦，和受了太長時間的苦了，這一次他已無力踉蹌地奔到關莉那邊，而是在中途就腿子一軟，向地上仆了下去。

這裏的地面是凹凸不平的，到處都有突起的石頭，基夫的額就是撞在一塊石頭上，發出令人噁心的「格」一聲。他的身子劇烈地抽搐起來。

靈猴連忙跳前，首先就是拔出刀子來把繩子割斷了，因爲基夫抽搐之時，把繩子勒得非常之緊。

繩子鬆開了之後，基夫已是一動不動了。

靈猴把他搖搖，再檢驗一下，說：「他已經死了！」

關莉瞥了一眼，司馬洛聳聳肩，說：「死得眞可惜，太便宜他了！我本來是打算把他交給猛鷹處置的。」

「這個基夫，」關莉說：「假如我沒有記錯你所講的有關他的紀錄，他眞是曾經綁票一個意大利富商的七歲女兒，勒取贖金，把那人勒索到傾家蕩產之後才把女兒歸還，卻是屍體！」

「這就是他！」司馬洛說。

靈猴在旁邊插嘴說：「一個七歲的女孩，有沒有碰過呢？」

司馬洛噁心地把頭扭開，關莉責備地對靈猴說：「你別胡說八道行嗎？不論那個富商有什麼不對，他的女兒是沒有罪的，你不應該講這種幸災樂禍的話！」

「對不起！」靈猴連忙道歉。

司馬洛則已站了起身來，走到上面，到洞口去。

猛鷹還是守在那裏，拿着那副儀器。猛鷹說：「他們還沒有來呀，這儀器不會有什麼毛病吧？」

「他們會來的，」司馬洛說：「但是不會是現在，他們一定是要等白天才來，他們在黑夜裏失去了兩個人，就不願意再在晚上出動了。」

猛鷹得意地微笑着：「這很好，不論是白天抑或是晚上，我們的計劃都是一樣可以成功的，而且，白天，我們更可以親眼看着他們死去！」

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抽吸着，對目前的發展相當滿意，與猛鷹結交上了，這是他們的運氣。

因爲，假如史比高他們不是與土人們有這樣的過節的話，任何的攻擊，都會使他們大爲震驚，提高警惕，甚至可能逃離那裏。

但是由於他們以爲對手祇是土人，他們就輕視而會採取輕率得多的行動，如此就有機會把他們的實力削弱，他們派了人出來追殺土人，總部留下的人就大爲減少了。

司馬洛對猛鷹說：「關於你們那兩個女人，我們眞的很抱歉，她們的遭遇，我們是無法挽回的，我們祇是能夠盡可能把她們安全救出來罷了！」

「不要緊，」猛鷹說：「她們的遭遇，不是她們的錯，所以我們的男人亦不會看不起她們的！」

「這很好。」司馬洛說。

果然，在第二天一早，史比高的手下就大隊出發了。

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由於留守在總部的人太少了。

不過，就是由於史比高以爲他的對手們祇是那些區區的土人而已，所以才會犯這個錯誤。

他認爲總部有屋子，容易防守，以他們的犀利武器，即使土人再多，亦是不易攻入的，而派出的人因爲是去攻擊的，不能夠太少。

當然，假如他知道是司馬洛他們來了的話，他的做法便又會完全不同了。

那些人大隊出發，還帶了一隻獵犬引路。

獵犬可以憑嗅覺而把他們引到敵人那裏去，不必走太多冤枉路，這本是好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卻是獵犬把他們更快地帶上滅亡之路。

他們尋到了一座山谷，獵犬的吠聲越來越興奮，使他們知道是相當接近了。

事實也果然是如此，猛鷹和他手下的土人們就是正在山谷的出口處等着。

本來，那些人携帶着裝有望遠瞄準鏡的步槍，本來是佔優得多的，但是可惜難展所長。

這是因爲這裏樹林密而樹多，地勢又崎嶇，不易望遠，即使能夠登上高處，亦是不容易望到遠處，望不到遠處，那他們就空有望遠之槍，而不能發揮作用了。

但他們仍然不害怕，看見山谷的頂上不可能有土人埋伏着，會襲擊他們而不被他們看見的，便進入山谷中。

猛鷹他們早已有了妙計安排，所以是胸有成竹的。

他們聽到獵狗的吠聲，知道有人進來了，而且躲在高樹上的土人亦打手勢通知，指出敵人確是已經來了。

那隻獵狗首先衝到，猛鷹就毫不留情地一箭射去。他的準確的箭法不負所託，一箭就射中了獵狗的胸部，獵狗哀鳴着倒下來，死去了。

那些打手們吃了一驚，雖然還沒有看見人，也先行開槍，向前頭掃射了一番。

假如猛鷹等是要他們正面衝突的話，那的確是不容易力敵的，但是計劃並不是如此。

猛鷹向那隻獵犬射完了一箭之後，就立即轉身，向他的右邊放箭，一箭射中遠遠一棵大樹的樹幹。

這是一個暗號，那大樹下面已經有幾個土人在等着了，他們一接到暗號，便立即放箭。

他們在那裏放箭是不可能射中那些打手的，然而他們亦並不是要射那些打手，他們是向接近崖頂，一隻插了紅旗的箱子放箭，因爲角度關係，那些打手亦是絕對不可能看到這隻箱子的。

幾支箭準確地一齊射中了這隻箱子。

這隻箱子乃是關莉他們安排在那裏的，箱子的裏面放着某種化學品，箭一射中箱子，那震力的刺擊便足以使其中的化學物品燃燒起來。

這燃燒點着了幾條藥引，一直通到一些埋藏在崖頂上的炸藥，炸藥爆炸起來，發出隆隆的巨響，並且使崖頂上的岩石崩碎，墮落下來。

那些打手們大驚失色，卻是無法逃避，因爲他們所在的地方，乃是山谷最窄的地方，沒有什麼空位可以逃走的，而墮下來的岩石亦是飛不到什麼別的地方去，大致都是壓到他們的頭上來。

這還不夠，原來那些墮下來的岩石之中是還另外藏着炸藥的，這些炸藥則是在跌到了谷底之後才爆炸。

這樣已經算是夠糟的了，但是仍然有更糟的地方，那就是，原來這谷底的地方並不穩固，經過大量的岩石一壓，再一番爆炸，就陷了下去。

原來這地面之下是中空的，而這情形也祇有猛鷹他們知道，猛鷹就是把他的知識配合關莉他們的炸藥而成就了這個計劃的。

地面陷下，打手們就跌了下去，而那下面原來就是其中一條地底河的支流所經的地方，那些打手們不跌死，亦被湍急的流水帶走了。

祇有其中二個幸而逃過大難，還能活着爬上崖壁。但是，他們的運氣也是支持不了多久。

兩隻箭射過來，一支射中一個的心臟，一支射中另一個的背心，他們倒下來，亦完蛋了。

他們這一役是慘敗的，而且也敗得出奇地快，他們根本就沒有時間向史比高報告。

不過，史比高則可以通過無綫電而聽到爆炸聲及慘叫聲，就知道他們是已經完蛋了。

史比高大聲咒駡起來，不過，機警的天性還是很快就克服了暴躁的脾氣，他立即對餘下的手下們說：「我聽到爆炸聲！那些土人是沒有炸藥的，這其中一定有古怪！」

「莫不是外人來帮助他們？」其中一個手下問。

「很有可能！」史比高說：「我們得快些準備應戰！他們是不能馬上來到的！我們還有時間！」

但是，史比高卻不知道他們已經沒有時間了。

司馬洛他們已經來了。他們是從地下來的，幾個猛鷹的手下領着司馬洛他們通過地下的岩洞，就在他們的總部的中間，一個用作水井的洞中爬出來。

此時天又正在下雨了。

天氣是忽晴忽雨的，上次司馬洛他們在地底水道中行走着時外面下雨，使他們連忙爬上地面，爬到上去時已經沒有雨了，現在又在下雨了。

雨的掩護使司馬洛他們行事起來更爲方便。

史比高的手下都是被派到外圍去，守着要塞的地方，以提防外來的進攻，就沒有想到敵人竟是從裏面來的。

他們一個又一個被土人們用箭在背後射倒，以及被靈猴用奪命索消滅。

司馬洛與關莉都沒有開槍，以免槍聲驚動了他們。

史比高從一間屋子裏出走來，正在走向另一間屋子，司馬洛就在屋子的旁邊出現了。

司馬洛叫道：「史比高！」

史比高連忙拔槍轉身，司馬洛手中的槍「砰」的一響，史比高的前額中了一彈，向後一倒，便就此結束了他的罪惡的一生。司馬洛早說過，他最不喜歡動手殺人，然而史比高這一類人則是例外。

司馬洛走向史比高要去的那間屋子，把屋子門外的鎖打開了，踏進去。

裏面有一個老人在着，這個人就是利炳炎博士。

「你？」利炳炎博士呆呆地看着他：「我認得你！我見過你的！」

「我是司馬洛。」

「呀，對了，是你！你來這裏幹什麼？」利炳炎博士問。

「我當然是來救你的！」司馬洛說：「我們已經把他們都殺掉了！」

利炳炎博士探頭向外面望望，可以看見倒在地上水窪中的史比高的屍體。他點

點頭說：「幹得很好，這些人，他們都是該殺的！」

關莉也來了，她說：「我們還是快點離開這裏吧，他們這裏有車子，我們可以開車走！」

司馬洛說：「對了，快走，這裏不是可以久留的地方！」

「但是……」利炳炎博士說：「我的東西，我得收拾一下帶走。」

「東西可以再買，」司馬洛說：「丟下算了吧！」

「不行，」利炳炎博士說：「這是我的研究，我必須帶走！有些東西是錢買不到的。」

「研究？」司馬洛詫異地說：「你在這裏做研究？」

「是呀！」利炳炎博士說：「我在這裏可以繼續我的研究，我研究出來的東西，我定要帶走。」

「你收拾一下也好，」關莉說：「我去準備車子。」

關莉走了，司馬洛看着利炳炎博士在屋子裏東摸摸西摸摸的，而這屋子裏果然放着不少古古怪怪的科學儀器。

「你究竟在這裏研究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你知道的，」利炳炎博士近乎喃喃自語地說：「我嘛，還有什麼別的好研究呢？」

司馬洛認爲，這種問題以後大有機會再問，所以也不浪費時間了，便又說道：「我有什麼可以帮你的嗎？」

「不！不要碰我的東西，」利炳炎博士說：「我自己的東西，祇有我自己才知道是怎樣放的，必須讓我自己來。」

「好吧，」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但你得快一點！」

利炳炎手忙脚亂地在收拾着，司馬洛則走到門口去望外面，他看見猛鷹的那些手下已經從其中一間屋子裏把兩個土女救出來了。

救出兩個土女，是他們來的目的，司馬洛他們來的目的，則是要把利炳炎救出來。

那兩個土女看來沒有什麼大碍，沒有受傷，祇是給那些男人摧殘過，他們能够活着被救出來，而利炳炎博士亦是順利地被救出來了，這也可以說是皆大歡喜的事情。

關莉又走過來了，對司馬洛說：「弄好了沒有？」

「祇等他，」司馬洛說：「他又不肯讓我帮忙！」

「靈猴正在檢驗車子，」關莉說：「要裝汽油，也要一陣才能弄好！」

她走到那二個土女的面前，同情地摸摸她們的頭髮，問其中一個土人：「她們有受傷嗎？」

那個土人也是會講生硬的英語的，他說：「還好，我相信她們是沒有什麼大碍的。」

「那很好，」關莉說：「現在你聽我講，你們已經辦好了你們的事，我們也辦好了我們的事了，我們要趕時間，不能够再跟你們回去了，我們會開車下山，你們帶了你們的女人自己回去吧！」

「你們坐飛機來，」那土人說：「不坐飛機走嗎？」

「不了，」關莉說：「回到湖上，逆流而上，要花太長的時間，而且飛機只够燃料飛來，也不够燃料飛回去，你替我告訴猛鷹，我們很多謝他的帮忙，後會有期了！」

那些土人們都顯得惺惺惜別，顯然，他們復仇成功了，一定會開一個慶祝會之類，而這個慶祝會假如沒有關莉他們參加，就不够美滿了，但是他們也明白，關莉等人是正在做着一件重要的事情，的確是需要趕時間的，於是他們也道別而去了。

司馬洛看着他們走，說：「實在是他們帮了我們很大的忙！」

「是呀，」關莉說：「假如沒有他們，我們恐怕無從入手呢？」

這時，車頭燈光照亮了陰暗的天色，一部貨車開到他們的身邊，靈猴從車上跳下來。

「這車子很好，」靈猴說：「你們用這一部吧，我在那邊還有一部，我在前頭開路，你們跟着來好了。」

「我跟你一起，」關莉說：「司馬洛和博士跟着來好了，」她低聲對司馬洛說：「他不會不走吧？」

「當然不會，」司馬洛說：「他留在這裏幹什麼？這裏都已經沒有活人了！」

「很好，」關莉說：「他信任你，你把他帶走好了。」

關莉跟着靈猴走了，司馬洛看見靈猴開來了另一部車子，接了關莉，掉頭開下山去。

司馬洛很耐心地等他把東西放好了，然後把車子開動。利炳炎就坐在車子的後面。

司馬洛把車子開下山，這裏是有路可以行車的，祇不過不是一流的路，假如再下雨的話，就不大好走。

司馬洛對車後的利炳炎博士叫道：「你還是先休息一下吧，我們還要走很長的路，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後，我們再好好地談談！」

「我在這上面也休息得够了，」利炳炎博士喃喃着說：「睡覺的時間太多，悶死了，現在我才不想再睡。」

「你會用槍嗎？」司馬洛問。

「恐怕不會了，」利炳炎博士說：「爲什麼呢？」

「我開車，你拿着槍負責守衞，提防會有危險，」司馬洛說：「不過也算了吧，我相信前頭也不會有什麼阻碍，後面亦不會有什麼追兵，史比高他們全死了。」他把準備遞交給利炳炎博士的一挺輕機槍放下來。

車子沿着山路駛下去，因爲密雲欲雨，天色很暗，車頭燈也需要開亮，關莉的車子的燈光已在前頭很遠。

利炳炎博士在車子後面忽然說：「爲什麼你的車子上放着一隻炸彈？」

「什麼炸彈？」司馬洛問。

利炳炎把一隻奇怪的儀器遞到前面來，說：「這是我發明的探測器，可以探出什麼地方有炸彈，幾乎任何炸彈都可以探出來！」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司馬洛問着

，就全身的汗毛都直豎了起來。

「我當然不是開玩笑，」利炳炎博士說：「我會跟你開這種玩笑嗎？我是專門研究這個的！」

司馬洛已經把車子停下來，他回轉頭對利炳炎博士大聲叫道：「下車，快些下車！」

「我也不很有興趣坐在一部裝了炸彈的車子上，」利炳炎博士說：「不過，我的東西——」

司馬洛已經跳進車後，把他捉了下來，拖進路邊的林中，在一堆大石的後面伏下來。

「你在幹什麼？」利炳炎博士問：「你不知道車上有炸彈的嗎？」

「知道我還會坐上去？」司馬洛說：「你這儀器，可以探出這是不是一隻計時炸彈嗎？」他看見利炳炎博士的手上還拿着那隻儀器。

「太遠了，」利炳炎博士說：「要走近一些才可以！」

「不必了，」司馬洛又把他拉着，「我們在這裏等！」

他們伏在那些大石後面等着，時間過去了一分鐘，兩分鐘……第三分鐘開始，車子就爆炸了。

轟隆一聲，黑烟四射，黑烟散了之後，車子已經不見了，路面上也給炸出了一個大洞，一隻車輪跌在他們的身邊，沿着山坡滾下去了。

「那果然是一隻計時炸彈，」利炳炎博士說：「史比高雖然死了，還是留下詭計！」

「也許是，也許不是？」司馬洛說：「等會看看就知道了，」他記得車子是由靈猴檢驗過的。

他們還是留在原處等着。

時間又過去了。一分鐘，兩分鐘……十分鐘。

「他們不來接我們，」利炳炎博士說：「開車子折回頭，應該很快就到呀！他們雖然看不到，但是爆炸聲是一定可以聽到的。」

「我們很幸運！」司馬洛問。

「但是我們給在這裏丟下來了。」利炳炎博士說。

「炸彈是他們裝的，」司馬洛說：「他們以爲我們現在是巳經給炸死了，他們爲什麼要回來，也許他們正在慶祝了。」

「但是——」利炳炎博士說：「他們是跟你一起來救我的呀！」

「你不明白的了，」司馬洛說：「我猜我是上當了，他們不是來救你，他們是來殺你的，而我這個傻瓜，我却一直在帮助他們！」

他想起了自從碰到了關莉和靈猴之後，這兩個人就一直不讓他離開任何一個的視綫之內，不讓他與外界聯絡，尤其是不讓他與莫先生聯絡，假如他與莫先生聯絡到的話，就會露出馬脚了，因爲他們根本就不是替莫先生工作的。

關莉講得沒有錯，別人也講得沒有錯，他就是有這個缺點，最容易上美麗女人的當。利炳炎博士說：「殺死我？爲什麼要殺死我呢？」

「你告訴我吧。」司馬洛說。

利炳炎博士想了一陣，搖着頭：「我也不明白，捉到我，是會有用處的，起碼也可以拿我去賣一些錢，但是殺死我，有什麼用處，我又不是什麼總統政客。」

「這要看他們是爲誰工作的了。」司馬洛說。

「現在我們怎辦呢？」利炳炎博士問：「我們給在這裏丟下來了。」

「我們可以步行！」司馬洛說：「我們還有腿子！」

「步行？」利炳炎博士說：「在這樣的地方？」

「人在還未有車子發明之前也是靠步行的，」司馬洛說：「祇是慢一點罷了，來，我們還是快點離開這裏。」

「我的東西，都炸掉了。」利炳炎博士痛惜地說。

「你以後是還可以再製造的，司馬洛說：「起碼你手下還拿着這一件，很實貴，祇要有錢，你什麼都可以再製造，而我相信，你是一定不乏支持者的。」

於是他扶着利炳炎博士步行離開。

這時，天上雨又下來了，使路更加難走。

不過在三天之後，他們還是回到文明的地方。

事實上，他們到了莫先生的總部辦公室。

他們祇要步行有人的小鎮，有電話可打，就可以與莫先生聯絡到，而莫先生就馬上派飛機來接他們，這之後就容易了。

利炳炎還是不斷在打着噴嚏，因爲淋過了幾次雨使他大傷風，不過他身體還算好，並未因此而弄出個肺炎來，傷風却是沒有醫生醫治得好的，祇能够用藥減輕辛苦的程度，還是要等幾天，等傷風菌自動死亡。

與他們在一起的還有林鈴和李敏這兩個藍衣女俠，她們也是司馬洛的老搭檔。

李敏說：「這都是風流之過，司馬洛，你沒有我們這樣正經的女孩子與你合作，你就很容易連性命都丟了！」

司馬洛祇能够苦笑，他常常取笑李敏，現在李敏也有機會取笑他了，而他無辭以對。

莫先生乾咳一聲：「我們現在又是討論這個！」

「對了，」司馬洛說：「讓我們來談談正經事吧！」

莫先生把手中的一叠文件一掀，大家的手中都有同樣的一叠文件，那是利炳炎博士經過了問話之後的紀錄。

其實，莫先生掀這叠文件祇是一種手勢而巳，因爲文件的內容，他都完全記得，而大家也是完全記得。

莫先生說道：「我們對於史比高把你捉去的目的是不明的，而他也沒有對你講過？」

「他沒有對我講過，」利炳炎博士說：「我問他，他也不肯講，不過，我相信他是要把我轉賣給別人吧，他叫我繼續研究，祇有我的研究，是值得他把我捉起來的！」

「而且，」司馬洛說：「關莉和靈猴要殺你，動機更是令人莫名其妙了。」

（未完・三）

崑崙三劍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宋鎮山回到天華山莊，岳少俊要求再和他比試劍招，仍是未能接他一招，但宋鎮山要變劍招才能取勝，說明岳少俊所學劍法，已得到金鐵口傳授的奧妙，只不過尚未純熟，假以時日，便可以和宋鎮山的劍比美了，宋鎮山托他將惲慧君留下的貞姑劍和一塊方玉，帶去揚州交給惲夫人，岳少俊和竺秋蘭來到揚州，她發現自己的母親留下暗記約見，不能同岳少俊同往，約定在客棧再見。岳少俊來到惲府見到惲夫人，發現惲慧君和惲大俠還未回府，便將前後情況告知，惲夫人正在驚疑，此時小翠逃回來，說小姐被賊黨擄刦，勒索貞姑劍贖人……

人劍難互換　爭持人易人

惲夫人想到這裏，不覺藹然一笑道：「岳相公肝胆相照，老身十分感激，只是小女現在落在人手，賊黨要的是劍，就把此劍交給他們，只要小女能平安回來就好，這柄劍那就請岳相公暫時留着，明晚有勞岳相公帶着小翠去一趟雷塘舊苑了。」

岳少俊道：「在下遵命。」

從几上取過吸金劍，依然佩到身邊，一邊說道：「賊黨約定明晚初更，如今還有一天多時間，也許他們羽黨，就潛伏在揚州城中，在下想盡這一日工夫，也許可以查探出對方一點眉目，亦未可知，在下告退。」

說罷站了起來。

惲夫人一擺手道：「岳相公請留步，你遠來是客，現在已是中午，就是要走，也該在舍間用過便飯再去。」

小翠道：「是啊，岳相公吃了便飯再去不遲，小婢這就去吩咐廚下，馬上就可以送來了。」

說罷，翩然往外行去。

惲夫人道：「岳相公請坐呀，你和小女是朋友，就不能算是外人，家常便飯，都是現成的，再要和老身客氣，那就見外了。」

岳少俊只得坐下，說道：「夫人這麼說，在下只好叨擾了。」

說到這裏，忽然想起宋老爺子交給自己的一方玉珮，當時，曾說務必親手交給惲夫人，自己差點忘了，口中不覺輕「哦」了一聲，說道：「在下差點忘了一件正事。」

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布包，雙手送到惲夫人面前，說道：「在下臨行之時，宋老爺子親手交與在下一方玉珮，再三囑咐務必當面交給夫人，方才因小姐之事，差點忘了。」

惲夫人聽得不覺一怔，看着布包，說道：「是大哥要岳相公交給老身的麼？」

她伸手接過，就隨手打開布包，一眼看到玉珮，不覺臉上露出驚喜之色，目光一抬，說道：「你是……」

岳少俊道：「宋老爺子當時曾交代在下，夫人如有差遣，要在下悉聽安排。」

惲夫人隨手拿起玉珮，輕輕摩擦，問道：「你姓岳？」

岳少俊聽得暗暗奇怪，便應道：「是的。」

惲夫人又道：「今年幾歲了。」

岳少俊道：「在下虛度二十。」

惲夫人似乎覺得不對，略為遲疑，問道：「我大哥還和你說些什麼。」

岳少俊道：「宋老爺子沒有說別的事情。」

惲夫人接着問道：「大哥也沒有告訴你這方玉珮是誰的麼？」

岳少俊道：「沒有！」

「這就奇了。」

惲夫人接着又道：「你再仔細想一想看。」

岳少俊想了想道：「宋老爺子眞的沒有再說什麼了。」

惲夫人道：「大哥要你帶了這方玉珮來見老身，不會沒有交代？」

她目光重又打量着岳少俊，緩緩說道「莫非……」

她沉思着，忽然「唔」了一聲，問道「大哥在交給你這方玉珮之前，一定有什麼條件的了？」

岳少俊道：「沒有，不過宋老爺子，把玉珮交給在下之時，神色極為鄭重。」

惲夫人道：「不是岳相公求我大哥的麼？」

岳少俊心中一動，自己確是為了師父一件心願，去求宋老爺子的，但這和玉珮，一點也扯不上關係。

心念轉動，這就說道：「在下當時上天華山莊，確是有一件事，去懇求宋老爺子的，但和玉珮，似乎並無關連……」

惲夫人「哦」了一聲，問道：「岳相公，何事去懇求我大哥，是否可以說給老身聽聽？」

這時小翠和小燕兩人，各自端着酒菜，在中間一張方桌上擺好。

小翠躬身道：「老夫人，酒菜擺好了，可以請岳相公用飯了。」

惲夫人起身道：「岳相公請。」

岳少俊跟着站起，欠身說道：「夫人請。」

惲夫人和岳少俊分賓主坐下。

小翠手捧銀壺，替老夫人和岳少俊面前斟滿了酒。

岳少俊欠身道：「在下不會喝酒。」

惲夫人慈祥地一笑，說道：「少喝無妨，岳相公不妨邊吃邊談。」

岳少俊應了聲「是」，就把自己為了師父兩樁心願，其中一樁，只求宋老爺子點個頭，就可解決。

但宋老爺子因格於昔年誓言，如果師父自己來，要接下他二十招，但因求他來的是自己，宋老爺子由二十招減為一招，自己依然折了三次劍，詳細說了一遍。

惲夫人聽得不住點頭，藹然笑道：「這就是了。」

岳少俊道：「夫人已經知道了麼？」

惲夫人道：「大哥交給岳相公這方玉珮，送與老身，就是要老身協助岳相公，完成令師心願，但等此間事了，老身可領

你去見一個人……」

岳少俊聽得大喜過望，起身作了一個長揖，說道：「多謝夫人，只不知此人是誰，夫人可否先行示知？」

惲夫人說道：「岳相公不用多問，到時自知，不過大哥囑咐你務必勤練那招劍法，岳相公不可疏忽，練得愈純愈熟愈好，能否完成令師心願，就全在岳相公自己了。」

岳少俊聽她的口氣，好像要完成師父一樁心願，仍得靠自己，以劍招取勝，宋老爺子和惲夫人都不肯明言，自己也就不好多問，恭敬的拱拱手道：「在下自當謹記。」

飯後，岳少俊起身告辭。

惲夫人道：「岳相公到了揚州，就不用客氣，老身已經要小翠去替你收拾好書房一間臥室，你早些回來，晚餐就不用在外吃了。」

岳少俊忙說道：「夫人盛意，在下心領了，惲小姐下落不明，在下想趁這一天半的時間，偵查看看賊黨是否已在揚州，如入貴府，就會引起對方注意，而且在下來時，已在小江南客棧落了店，夫人就不用客氣了，明晚在上燈時分，在下自會再來。」

說罷，別過惲夫人，出了歸雲莊，心中惦記着竺秋蘭，不知回來了沒有？

這就一腳趕回小江南客棧。

店伙沏了一壺茶送上，陪笑道：「公子爺回來了。」

岳少俊問道：「可有人來找我麼？」

店伙道：「沒有。」

岳少俊道：「這就奇了，我妹子說好今天來的，怎麼還沒來呢？」

店伙陪着笑道：「時光還早着呢？通常客人落店，都要在黃昏時分？」

店伙走後，岳少俊心頭不禁泛起了一層不安的憂慮，賊黨刦持惲慧君，對淮揚大俠的千金，敢公然擄人勒索，足見對方絲毫不把淮揚大俠放在眼裏。

也由此可見揚州城中，定然有他們的羽黨。

竺秋蘭直到此刻還沒回來，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一念及此，更覺坐立難安，但繼而一想，竺秋蘭是找她娘去的，不可能會有危險。」

對了，自己聽竺秋蘭說過，仙女廟五方雜處，三教九流集中之地，自己何不到仙女廟去走走，也許會在路中遇上竺秋蘭，也許可以在那裏探聽到一些惲慧君的消息。

想到這裏，立即匆匆出門，往東門趕去。

仙女廟前面，有一片極大的廣場，本是揚州鹽米市場，後來各種攤販隨着集中，三教九流也相繼而來，形成了一個吃喝玩樂的大場合，形形色色，應有盡有的大市場。

岳少俊雜在販夫走卒之間，摩肩擦背的走了一轉，覺得雖有幾個賣大力丸，狗皮膏的場子，練的也只是些普通把式。

人叢之間，雖然也有些敞開衣襟，歪戴帽子的混混，也只不過是小流氓，地頭蛇而已，並沒遇上岔眼的賊黨，當然也沒遇上竺秋蘭了。

眼看滿天流霞，快是黃昏時候，當眞乘興而來，敗興而返，依然沒有一點收穫，心中不禁暗暗嘀咕，莫非賊黨不在揚州城？

他一個人信步而行，瞥見大街上一家叫做綠楊居的茶樓，三間門面，十分氣派，心念一動，忖道：「茶樓酒館龍蛇雜處，常是江湖上人歇足之地，自己何不上去瞧瞧。」

這是華燈未上，樓上茶客，却是鬧哄哄的少說也有七八成座頭。

岳少俊找一個臨窗的位子坐下，茶博士趕緊跟着過來，哈腰問道：「公子爺要喝什麼茶？」

岳少俊隨口道：「清茶。」

茶博士答應一聲退了下去。

岳少俊掄目四顧，這些茶客，大都是商賈買賣人，也有幾個紈袴少年，大家「一「面皮包水」（卽吃點心）一面高談闊論，談的不是生意上的事兒，就是那家窰子的姑娘溫柔多情。

別說沒有一個是江湖人，就是連腰邊懸掛長劍的，也只有自己一個，難怪有幾個坐得隣近的茶客，還偷偷的向自己這邊瞧。

茶博士沏上茶，含笑問道：「公子爺還要些什麼？」

岳少俊知道他在問自己要些什麼點心了。

但自己第一次到揚州來，可叫不出點心的名堂來，只好隨口說道：「你給我來兩式甜的就好。」

茶博士去了一回，端來一碟松子玫瑰糕，和一碟棗泥卍字酥，淮揚細點，果然名不虛傳，做得十分精緻。

岳少俊端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然後品嘗着細點，這原是偷得人生半日閒，應該悠然自樂。

但岳少俊既惦記着惲慧君落在賊人手中，自己連一點綫索都找不到。又掛念着竺秋蘭，不知她找到了娘沒有？

但不論她有沒有找到娘，這時候也應該回客店去了。

還有，就是師父的兩件心願，自己雖然兩次都沒有接得下宋老爺子一招劍法，但宋老爺子要自己把玉珮送交惲夫人，分明已經答應了。

他敢情自己不好出面，才要自己來見惲夫人的，只不知惲夫人說的要帶自己去見一個人，這人是誰？和師父又有什麼關連？

師父的另一件心願，是找尋一個失散了十六年的兒子，這位師兄，比自己大了八歲，如今應該有二十八歲了。

唉，僅憑左眉有一顆紅痣，乳名叫做龍官，這兩點，天下之大，有如大海撈針，又到那裏去找呢？天色漸漸黑暗下來，茶樓上，已經點上了燈。

有些茶客，三三兩兩的會帳下樓，也有人隨着上來，有些老客人，已在吩咐茶博士準備酒菜。

原來這家茶樓，在下午喝茶的時候，是茶館，到了上燈以後，就變了酒樓，於是茶客也成了酒客。

岳少俊要了一碗肴肉麵，一籠小籠包

，匆匆吃畢，會帳下樓，回轉客店。

店伙一眼看到岳少俊，立即迎了上來，陪笑道：「公子爺，小姐這時候沒到，大概今天不會來了。」

竺秋蘭依然沒來！

岳少俠心裏不禁暗暗有些着急，竺秋蘭如果找到了娘，她一定會趕來，莫非她娘不在揚州，她循着記號找下去了？

不！她娘如果不在揚州，她也一定會趕回來告訴自己的，不可能一個人走的，莫非出了什麼事了……」

店伙見他半晌沒有作聲，又陪着笑道：「公子爺，你老替小姐的房間……」

岳少俊道：「不要緊，房間仍然留着好了。」

店伙連聲應是，巴結的道：「公子爺，小的已經點上了燈，你老先請回房，小的這就給你打水去。」

岳少俊走入後進，推門而入，忽然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這一股幽香，似有若無，普通極難聞得出來，分明有女子在房中逗留過一陣，才會留下香氣。

岳少俊心中突然一動，暗道：「莫非蘭妹已經來過了？」

急忙擧目一瞧，果然看到桌上燈下壓着一張素箋，上面有一行字迹！

果然是蘭妹來過了，敢情自己不在，她留下字條又走了。

岳少俊迅快的走近桌子，移開燈檠，拿起那張素箋，又有一陣淡淡的幽香，鑽進鼻孔，素箋上字迹十分娟秀，那是用黛筆寫的：「月上柳梢，瘦西湖五亭橋邊，恭候俠駕。」

沒有稱呼，也沒有具名，光看這口氣，絕不像是竺秋蘭寫的。

這會是誰？

店伙送來臉水，又沏了一壺茶，陪着笑道：「公子爺還有什麼吩咐麼？」

岳少俊問道：「伙計，瘦西湖如何走法？」

店伙笑道：「路是不遠，只是瘦西湖在天寧門外，這時城門已經關了，公子爺要逛湖，明天一早去才是。」

一面說了一個大概的方向，才自行退出。

岳少俊重又取出素箋，仔細的看了一遍，細數自己認識的姑娘，只有竺秋蘭、惲慧君，連惲慧君的丫頭小翠也算上了，不過三人而已。

從這張素箋上的口氣看來，和自己似乎並不陌生，但自己就是想不起來……

現在他考慮的去是不去？

惲慧君身落人手，竺秋蘭一去不返，如今既然有這一位姑娘約見，這機會自己自然不能放過。

這就過去關上房門，抬手熄燈，悄悄穿窗而出，越過兩處民房，躍落後巷，已是街尾，這就依照店伙所說方向，直奔天寧門。

不過片刻，便已奔近城下，數丈高的城垣，迤邐而來，黑壓壓的遮住了一半天色。

岳少俊避開正路，循着城牆而行，走到較為荒僻之處，才略一吸氣，雙臂一抖，凌空直上，一下躍登城頭，然後輕輕飄落城外，已可看到瘦西湖了！

這時正當孟冬十月，瘦西湖空蕩寂靜，不見半點人影。

岳少俠不知那人素箋上說的五亭橋在那裏，只好沿着湖堤信步走去。

夜色朦朧，果然有一座亭子矗立在數丈之外，亭子四週，圍以稀稀疏疏的柳樹，雕欄曲折，有橋相通，景色十分清幽寧靜！

想見春日柳絲吐緜，波光蕩漾，這座臨水亭子，必然仕女如雲，鬢影衣香，使人徘徊忘返……

他心中暗想：「月上柳梢，這大概就是五亭橋了！」

只可惜今晚沒有明月！

他緩步行去，如今亭子漸漸接近了，他已可看到一個苗條人影，秀髮披肩，一手抹着雕欄，站在那裏，面向亭外，凝目遠眺，自己看到的只是她的背影！

她似在等人，又似在沉思，連岳少俊已經走近亭前，都一無所覺。

美人斜倚玉欄杆，惆悵花容一見難。

岳少俊依然猜不出她是誰來！

她沒有轉過身來，他不便貿然訊問，只好在亭外站停下來，輕輕咳了一聲。

苗條人影問道：「是岳相公麼？」

聲音嬌脆，岳少俊雖覺聽來極熟，只是想不起她是誰？

這就拱拱手道：「正是岳某。」

那苗條人影輕笑道：「我在這裏已經恭候你一刻之久了！」

她這話隱然有責怪之意，怪他來的太晚了一些，但她在笑，笑就沒有深責之意了。

岳少俠道：「姑娘約在下來此，不知有何見教？」

「自然有了！」

苗條人影直到此時，才緩緩的轉過身來。

這下，岳少俊看清楚了，她，不就是艷若桃李，冷若冰霜的仲飛瓊仲姑娘嗎？

會是她！

岳少俊微微一怔，拱手道：「原來是仲姑娘。」

仲飛瓊那雙清澈深邃的鳳目，宛如兩顆閃着晶瑩光亮的寒星，凝注着岳少俊，嫣然的說道：「你以為約你到這裏來的是誰？」

岳少俊道：「在下就是猜不出來。」

仲飛瓊柔笑道：「現在你不是知道了嗎？」

岳少俊道：「姑娘寵召，究竟有何見教？」

仲飛瓊鳳目含情，脈脈的望着他道：「既來之，則安之，我又不是老虎，會把你吃掉，進來，請坐呀！」

她已俏生生的走近亭子中間，抬了抬纖手，作出肅客入座的樣子，然後當先在石櫈上坐了下來。

岳少俊看她這麼說，也只好跟着走入，在她對面的石櫈上坐下。

這時雲層漸開，半輪明月，從如絮浮雲中鑽了出來，月華如水，波光如鏡，顯得分外清幽。

岳少俊面對佳人，只覺她一身窄窄的玄色衣衫，緊裹玲瓏嬌軀，經月光一照，更顯得她纖腰一握，婀娜多姿。

她身上穿的玄色衣衫，襯托出她粉臉櫻唇，秋水明眸，就顯得更艷若桃李，更冷若冰霜。

不，今晚她並不冷，清澈而深邃的鳳目之中，一直含蘊着脈脈情意，和她平日冷峭模樣，如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岳少俊借着月光，望着她，幾乎有些微微出神。

仲飛瓊似乎並無所覺，輕輕挑了下眉毛，嫣然道：「月亮終於出來了。」

岳少俊憬然發覺自己有些失態，玉臉不禁一紅，侷促的道：「仲姑娘到底有甚麼見教？」

仲飛瓊微笑道：「我在街上看到你，所以約你到這裏來，想和你談談。」

岳少俊聽得忽然心中一動，問道：「姑娘到揚州來，有什麼事麼？」

「沒有什麼？」

仲飛瓊舉手掠了一下披肩秀髮，說道：「我是晉見一個人來的。」

岳少俊道：「那麼姑娘要和在下談些什麼呢？」

仲飛瓊道：「我也想問問你，到揚州是做些什麼來的？」

岳少俊道：「你問這話，是有什麼意思。」

仲飛瓊望着他，徐徐說道：「你不肯說，是麼？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你是爲惲慧君來的。」

岳少俊臉色微沉，說道：「是你刼持了惲小姐。」

仲飛瓊幽幽的道：「你錯怪了我，刼持惲慧君的並不是我。」

岳少俊逼問道：「那會是誰？」

仲飛瓊道：「今晚我不避一切，約你到這裏來，就是有一句話要告訴你。」

岳少俊道：「姑娘請說。」

仲飛瓊看了他一眼，含情問道：「我說出來了，你肯聽麼？」

岳少俊道：「你說出來聽聽？」

仲飛瓊一臉誠摯的道：「聽我相勸，你明天一早，就離開揚州。」

岳少俊冷然道：「爲甚麼？」

仲飛瓊道：「惲姑娘雖遭人刼持，但並無危險，只要等吸金劍去交換，對方立可放人，再說得明白一點，如果不拿吸金劍去交換，誰也救不了她，所以你在不在揚州，都是一樣。」

岳少俊冷笑道：「姑娘邀約在下，原來你是作說客來的。」

仲飛瓊粉臉微變，說道：「你說甚麼，我是作說客來的？」

岳少俊哼道：「難道不是，岳某既然插手，豈會輕易退走？除非你們立刻放了惲慧君。」

仲飛瓊氣憤的道：「岳少俊，你眞有些不識好歹？」

岳少俊道：「在下如何不識好歹？」

仲飛瓊忽然幽幽一歎道：「岳少俊，難道我的話，你一點也不肯相信？我說刼持惲慧君的，另有其人，你不肯見信，我勸你明朝離開揚州，原是一番好意，你也不肯見信，好像今晚約你前來，和你說的話，都是預先設好了的圈套，要你上當似的……」

她說到這裏，已是滿眼幽怨，一個平日冷面冰心的仲飛瓊，如今却成了萬般柔情，接着幽幽的道：「岳相公，一個女孩子，一生以名節爲重，我仲飛瓊一向眼高於頂，沒把男人放在眼裏，自從和你相遇，自從……那晚替竺秋蘭療傷……」

她暈紅雙頰，說到碍口之處，幾乎說不下去。

岳少俊聽她提起那晚金鐵口以「隔身傳功」替竺秋蘭療傷之事，也不禁玉臉一熱，囁嚅道：「那晚委屈了仲姑娘，在下實在過意不去。」

仲飛瓊目光一抬，說道：「岳相公不用說了，只要你有這份心就好，再說我雖仍是冰清玉潔女兒身，可是我的心已經……已經屬於……你的了……」

岳少俊心頭不禁一震，忙道：「仲姑娘。」

仲飛瓊不待他說下去，就接着道：「岳相公，仲飛瓊今晚不顧女兒家的羞恥，向你剖心示愛，我並不是淫蕩無恥的人……總之……誰叫我生爲女兒身……」

這話已經說得很明白，那晚，金鐵口以「隔身傳功」，女孩兒家不該讓人碰的地方，都給岳少俊撫摩殆遍。

她不向岳少俊表明心跡，這話能向誰訴說呢？

岳少俊這下可作難了，望着仲姑娘，搓搓手道：「姑娘，這番深情厚愛，照說在下……」

仲飛瓊淒婉一笑道：「我知道你心中別有所屬，我今晚向你說出這番話來，並不是要你同情我，憐惜我，更不想你也愛我，和奪人所愛，我只希望你知道我的心，海內存知己，我說的是一個『存』字，存在你心裏，存在我心裏……」

岳少俊聽了她這般纏綿悱惻，一時大爲感動，那還把持得住，情不自禁伸手抓住仲姑娘一雙柔荑說道：「瓊姊姊，你對我太好了，小弟願意把妳當作親姊姊一般看待……」

仲飛瓊任由他握住了雙手，粉臉生暈，轉愁爲喜，嫣然笑道：「俊弟，有你這句話，就够了。」

她緩緩抽回手去，低低的道：「俊弟，那你就聽瓊姊姊的話，明天一早就離開揚州，好麼？」

她又舊話重提。

岳少俊抬目道：「瓊姊姊，妳爲甚麼一定要小弟離開揚州呢？」

仲飛瓊道：「這裏應該沒有你的事，你還是離開的好。」

岳少俊聽得出，她是不肯說，其中一定另有緣故，這就說道：「小弟承蒙姊姊不棄，結爲姊弟，姊姊還要瞞着我麼？」

仲飛瓊唉了一聲，柔聲道：「不是姊姊要瞞你，實是……實是……」

岳少俊道：「究竟是什麼事，姊姊這般吞吞吐吐，不肯實說？」

她一口一聲「姊姊」，叫得仲飛瓊芳心無主，低聲道：「好，我告訴你吧，姊姊這次趕來揚州，是晉見火靈聖母來的，你有沒有聽人說過火靈聖母？」

岳少俊搖搖頭道：「沒有。」

仲飛瓊道：「這也難怪，你一向很少在江湖走動，火靈聖母就是崆峒姬山主的師妹祝靈仙，練成一身火功，數十年來，

罕有對手……」

岳少俊說道：「這和小弟有什麼關係呢？」

仲飛瓊道：「本來和你沒有關係，但是……」

她還沒有說下去，岳少俊輕「哦」一聲道：「我知道了，惲慧君是給火靈聖母擄去的，對不？」

仲飛瓊道：「姊姊既然說了，就不想瞞你，火靈聖母要的是吸金劍，只要歸雲莊交出吸金劍，她絕不會難爲惲慧君的，所以你還是離開的好。」

岳少俊面有難色，望着仲飛瓊道：「小弟也不敢瞞騙姊姊，吸金劍就在小弟身上。」

仲飛瓊驚奇的看了岳少俊腰間一眼，說道：「劍在你身上？」

「是的。」

岳少俊說道：「小弟佩着的，就是吸金劍，這是宋老爺子託小弟送到歸雲莊去的。」

他把宋老爺子之託，和面見惲慧君夫人之事，大概說了一遍，接着道：「小弟已經答應了惲夫人，勢難反悔……」

仲飛瓊輕「嗯」了一聲，雙蛾微蹙，沉吟了半晌，才說道：「惲夫人願意以劍易人，你既已答應了他，自然不能反悔，那就依時前去，拿劍換人，把惲慧君接回去就好，凡事能忍則忍，千萬不可逞一時意氣，語言上得罪了崆峒派的人，火靈聖母最是護犢，不可招惹了她，免得姊姊替你担心。」

岳少俊道：「小弟自當謹記。」

仲飛瓊接着又叮囑道：「今晚姊姊和你說的話，你不可洩露出去，更不可告訴惲夫人，只要她女兒回去了就好，好，姊姊要走了，你千萬別忘了你是替惲夫人拿劍換人的，不可逞强。」

說完，回頭望了岳少俊一眼，俏生生走出亭子，踏月如飛而去。

岳少俊目送仲飛瓊遠去，他心中思潮，兀是起伏不停，難以平靜得下來。

想着仲姊姊一再叮囑自己，明晚拿劍去換人，不可逞强，不可得罪崆峒派的人，好像火靈聖母祝靈仙誰都惹不起她！

從她神情，口氣中，可以看得出，也聽得出來，那是出於一片誠摯和愛護。

但自己受宋老爺子之託，送劍出來，豈能把吸金劍拱手送到火靈聖母？

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才好，若是蘭妹趕來了，她江湖經驗，比自己强得多了，也許可以出個主意。

一想到竺秋蘭，不過她此刻是否回轉客店，這就邁開大步，往城中趕去，回到客店。

他仍然由窗口回入房中，點燃起燈火，推門走出，隔壁房中依然空無人住，竺秋蘭並沒有回來。

岳少俊感到甚是失望，同時也不禁替竺秋蘭担起憂來，莫非她有甚不測？

但繼而一想，蘭妹已有多日沒和她娘見面了，母女見了面，自然有許多話要說，不肯放她走。

何況娘若是知道在客店裏等她的是一個男人，女孩兒家自然不便夜晚趕到客店裏來，大概明天才會來了。

想到這裏，也就回房安寢，一宿無話，第二天因心中有事，就沒有出門，待在房裏。一直等到午牌時光，依然不見竺秋蘭的影子，這可叫岳少俊的心上，多了一層憂慮。

她會不會眞的出了事？

她娘沿途的記號，會不會是別人假冒的呢？

他踏入江湖，爲時雖然極淺，但經歷了不少事故，使他對江湖的譎詐伎倆，却有很深的體認。

尤其她對竺秋蘭，栢當瞭解，她要自己到小江南客店落脚，見到了娘，自然會趕來的。

昨晚也許被她娘留住，今天一早，一定會趕了來，如今已經到了午刻，不可能連她的影子也沒有。

這只是一個解釋，她沒有見到娘，她娘留的記號，是歹徒假冒的，她已經落入賊黨的手，難道也是火靈聖母擄去的？

火靈聖母刼持惲慧君，是爲了吸金劍，她刼持竺秋蘭，又是爲了什麼呢？

自己不知火靈聖母落脚何處，要找她只有等到晚上再說了。

店伙眼看岳少俊一個上午都沒有出門，推門進來，伺候着道：「公子爺若是不想出去，可要小的吩咐下厨給你準備些酒菜？」

岳少俊隨口道：「好吧，你要厨下給我做幾式可口的小菜，再來一壺花雕。」

店伙唯唯應是，退了出去，過不一回，就送來了酒菜。

岳少俊心頭煩悶，取起酒壺自斟自酌，喝着悶酒，本來想借酒消愁，喝了幾杯，兀是想不出如何能從火靈聖母手中，救出惲慧君和竺秋蘭的辦法來。

不禁又後悔昨晚沒問仲飛瓊落脚的地點，否則也可找她商量商量。

一時只覺自己一人，大有孤立無援之感，心頭感觸，也愈來愈多，不知不覺間把一壺酒，喝了下去。

他本是個不善飲酒的人，這一來只覺醺醺欲睡，放下酒杯，和身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覺店伙叩着房門，叫道：「公子爺，有一位女客來找你。」

「女客！」那一定是蘭妹了。

岳少俊急忙一躍而起，問道：「是什麼人？」

只覺頭腦還有些昏昏的，抬目看看天色，敢情已是下午申牌時光！

房門開處，一個苗條人影，很快的閃了進來，嬌聲道：「岳相公，小婢小翠，奉老夫人之命，來請相公的。」

原來是小翠，不是竺秋蘭！

岳少俊暗暗叫了聲慚愧，自己差點誤了正事，一面說道：「小翠姑娘來得正好，在下正想到雷塘舊苑去呢！」

小翠睜大眼睛說道：「岳相公，他們約定的時間，是在初更時分呢？現在去不是太早了麼？何況老夫人整治了一席酒菜，特地打發了小婢前來相請，岳相公務必枉駕一行，老夫人正在等着你呢！」

岳少俊眼看店伙巳經退走，這就悄聲道：「不用了，妳回覆老夫人，就說在下

已經打聽到一些眉目，刦持惲小姐的是崆峒派的火靈聖母祝靈仙。在下想在天色未黑之前，先到雷塘舊苑去瞧瞧，此刻如果隨姑娘前去惲府，可能會引起對方猜疑，還是不去的好。姑娘可在日落之後，趕到雷塘舊苑去，在下會在那裏等妳，叫老夫人只管放心好了。」

小翠眨着一雙大眼，說道：「岳相公像有什麼心事？」

她果然慧黠，一眼就看出來了！

岳少俊道：「姑娘快回去跟老夫人覆命吧，日落之後，在下會在那裏等妳，絕不誤事。」

小翠道：「好，那小婢就走了。」

岳少俊低哦一聲道：「小翠姑娘，慢點，雷塘舊苑如何走法？」

小翠詳細的說了一遍，才行別去。

岳少俊等小翠走後，就要店伙替自己準備了一壺好酒，一包鹵菜，才行出門而去。

×　×　×

說起雷塘舊苑，原也是揚州的名勝。

那是隋煬帝巡幸揚州時留下來的遺跡，只是長久以來，沒人去保存整理，如今已是衰草連崗，狐兔滿穴了。

岳少俊趕到雷塘舊苑，太陽還沒下山，目光所及，只是一片荒凉的山崗，蕭疎的樹林，到處都有瓦礫堆和半人高的野草，讓人憑弔而已！

岳少俊提着酒菜，邁步往草叢中行去，起沒多久，已經走上了一處小山崗，這裏倒是一片空地，正好有一座殘破的小亭，還有幾方大石。

當下就在大石旁，站停下來，覺得此處視綫較廣，這就在大石上坐了下來，把手中酒菜，放到另外一方石上，打開紙包，一面喝酒，一面用手抓起一片鹵牛肉，慢慢吃着。

他本來是不會喝酒的人，何況待會還有正事要辦，自然不敢再喝。

飲酒，只是做了幌子而已，主要是爲了察看對方動靜，是否有人在附近隱匿，是否眞會把惲慧君送來？時間漸漸過去，眼看是夕陽銜山，萬家炊烟的時候！

忽聽右首林間，傳來了兩聲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似是有兩個人同時在林間飛落！

這聲音當然瞞不過岳少俊的耳朵，他故作不知，擧起酒壺，對着嘴「咕」的喝了一口，然後輕聲低吟：「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口中雖在低吟，耳朵却用心諦聽着對方的動靜。

果然只聽身右稍後，傳來了一陣「沙沙」輕响，那兩人已經朝自己走了過來，只要聽他們步履聲十分輕快，可見身手不弱！

岳少俊屢經大敵，當然不會把他們放在心上，伸手抓起一片豬肚，放入口中，一陣咀嚼，正待擧壺飲酒！

只聽一個粗壯的聲音冷冷喝道：「喂，朋友，天快黑了，你可以回去了。」

岳少俊連頭也沒回，笑了笑道：「此時夕陽在山，流霞滿天，正是最富有詩情畫意的時候了，踏月歸去，爲時未晚，怎可輕言回去？」

只聽另一個口音哼道：「這人是個書獃子。」

先前那人粗聲道：「老子叫你回去，你就得回去。」

「風月無古今，林泉孰主賓？朋友說話怎好如此粗野？」

岳少俊隨着話聲，緩緩轉過身去，這才看清楚兩人一身青布大褂，燈籠袴，腰間束一條青布闊帶，年約四旬左右，生得甚是彪悍！

只見左首漢子目射兇光，粗聲吼道：「小子，掉什麼文，叫你回去，你還不快滾？」

岳少俊可以猜得出來，這兩個青衣漢子，準是崆峒派火靈聖母的手下，聽他出言不遜，不覺劍眉一挑，倏地站起身來，冷然道：「本公子在這裏喝酒，碍着你們什麼？你兩個是那家的奴才，倚仗人勢，居然敢對本公子這般說話？」

他這一站起身來，登時露出了腰間懸掛的長劍，劍穗飄風，蕭然有致！

左首漢子看了他佩劍一眼，嘿然笑道：「好小子，原來你還是會家子！」

岳少俊目一瞪，沉喝道：「大胆奴才，你再敢出言不遜，本公子就要你爬着回去。」

他一連兩聲「奴才」，叫得那漢子兇心突發，厲喝一聲：「小子，你連爬着回去的機會都沒有了！」

喝聲出口，突然踴身撲起，雙手箕張，十隻鋼爪，朝岳少俊胸前插來。

岳少俊自然看得出來，這漢子練過「鐵爪功」，這一式「餓虎撲羊」，眞要給他抓中，胸前說不定會給他抓上十個窟窿，他自然早有準備，口中喝了聲道：「放肆！」

沒待對方撲近，右手抬處，快得如同閃電一般，一下就扣住了那漢子的右手手腕，一抖手，把他凌空直摔出去。

他這下差不多用了七成力道，那漢子連如何被人家摔出去的都不知道，「呼」的一聲，一個人就像稻草人似的飛摔出去一丈開外，背脊落地，摔在瓦礫堆上，幾乎閉過氣去，口中沉哼一聲，才掙扎着爬起身來。

右首那個漢子看得不禁一楞，但他因岳少俊沒有注意到他，突然一言不發，身子一側，雙手並出，右手一記摔碑手，帶着輕微的風聲，襲向岳少俊後心，左手五指半曲，抓向岳少俊左手胳膊。

他這雙手同發，正因沒有出聲，故而十分快速。

那知岳少俊背後，好像長着眼睛一般，身形倏地向右轉了過來，右手反探，正好接住了對方抓來的左手，五指攏處，一下就扣住了脈門。

那漢子右掌還未來得及拍下，就被岳少俊拖着後退了半步，然後一抖手，又把那漢子往瓦礫堆中摔了出去。

岳少俊怒他連招呼都沒打一下，就出手偸襲，因此也摔得較重，那漢子連哼也沒哼出聲，就被摔得閉過氣去，過了半晌，才掙扎着爬起。

左首漢子道：「老羅，你沒事吧？」

右首漢子活動了一下手脚，說道：「還好。」

左首漢子咬牙切齒的道：「點子扎手得很，並肩子上，剁了這小雜種！」

隨着話聲，已然刷的一聲，從皮鞘中撤出一柄鬼頭刀來。

右首漢子只說了聲：「好！」

同樣撤刀在手，兩人一臉獰笑，目光緊盯注岳少俊，一步步逼了過來。

岳少俊把兩人摔出去之後，就好像沒有這回事一般，背負雙手，悠閒的站在那裏，仰首看天。

直到此時，才目光一瞥兩人，冷然道：「你們要幹什麼？」

右首漢子摔得較重，腰背還在隱隱作疼，恨不得把他一刀砍倒，逼近岳少俊右側，還有三步來遠，就惡狠狠的道：「老子要你亂刀分屍！」

說到最後一字，人已虎撲而起，刀光一閃，橫腰砍來。

左首漢子也不怠慢，一個箭步，竄到岳少俊的左側，同樣掄刀就劈。

岳少俊冷笑一聲，身形輕輕一閃，左首漢子劈落的鋒利鋼刀，從他肩頭劈過，右首漢子橫砍的一刀，同樣砍了個空，呼的一聲，從他前胸劃過，連岳少俊衣衫都沒劃上。

右首漢子暴喝一聲，回手又是一刀，往上翻起，向右臂削來，左首漢子刀光一圈，直扎心窩。

這兩人變招雖快，但岳少俊依然只是一個輕旋，兩把雪亮的鋼刀，又各自砍了空，呼嘯着從他身邊劃過。

兩個漢子一連兩招，都被岳少俊躲開，早已激發了兇性，口中連聲吆喝，兩柄鋼刀，一左一右，劈得興起，上下左右，交相劈攻。

兩個人一口氣劈出了八九刀之多，一時刀光盤空，霍霍生風！

但任你兩人刀勢如何凌厲，劈來劈去，刀光和他總是離着三數寸之多，劈不到他身上，連飄忽的衣角都休想碰上一點。

他們那裏知道岳少俊這一套身法，乃是他師父積二十年苦思冥索獨創的「避劍身法」，當年原是針對「宋家百劍」而設計的。

試想連天下無敵的「宋家百劍」，都能躲閃得過，憑這兩個漢子的兩柄鬼頭刀，又如何能傷得了他？

岳少俊根本沒把他們放在眼裏，是以只不過隨便閃動就好，無須用心。

這時夕陽已下，晚霞漸歛，但東邊林梢間，猶有一抹殘照，岳少俊身形閃動之際，瞥見林梢間似有黃影一閃，心頭不禁暗自一動，忖思道：「莫非對方又有人來了？」

心念這一轉動，立即朗笑一聲道：「來的大概是你們主子了，本公子懶得和你們糾纏。」

身形一轉，已從兩柄鋼刀霍霍刀光中從容走出。

兩個漢子聽得方自一怔，還沒來得及收勢！

但聽林間有人呵呵一笑道：「下人們開罪之處，公子幸勿見怪。」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身材瘦高的黃衫老人，朝岳少俊拱手爲禮。

左首漢子看到黃衫老人，連忙收刀入鞘，恭敬的抱拳爲禮，說道：「靳老來得正好，屬下奉命……」

黃衫老人沒待他說下去，面色一沉，叱道：「你們兩個還不退下去？」

兩個青衣漢子唯唯應是，果然立即退開。

岳少俊看他臉型瘦削，雙目神光烱烱，心知來人不但身份較高，一身內功，也相當深厚，一面拱手還禮道：「老丈好說，兩位貴价只是出言不遜，强迫在下離開，引起誤會，其實也沒有什麼。」

「眞是胡鬧！」

黃衫老人目光一瞥岳少俊腰間長劍，接着拱手道：「老朽還未請教這位公子高姓大名，如何稱呼？」

「不敢。」岳少俊道：「在下岳少俊，老丈是……」

黃衫老人含笑道：「老朽崆峒靳半丁，岳公子還是武當高弟，老朽失敬了。」

岳少俊看他把自己誤認爲是武當派的人，那是因爲宋老爺子把吸金劍改裝之故，心中暗暗好笑，但却不便明言，只是含糊應了一聲。

靳半丁目光一掠石上的酒菜，含笑道：「岳公子初到揚州，登舊臨苑，想必是憑弔古蹟而來？」

他這是探岳少俊的口氣。

岳少俊自然聽得出來，頷首道：「正如老丈所言，在下昨天才到揚州。」

靳半丁笑了笑，又道：「公子雅人，老朽不勝欽佩，只是老朽有一不情之請，不知岳公子能否賞老朽一個薄面？」

岳少俊心中暗道：「來了！」一面故作不知，問道：「靳老丈好說，有何見教，但說不妨。」

靳半丁道：「如此老朽先謝了，實因敝派今晚在雷塘舊苑有事，敝派和貴派誼屬江湖同道，岳公子如無必要，能否移玉別處？」

岳少俊輕「哦」一聲，含笑道：「靳老丈如此說，在下本當迴避，只是在下受人之託，代人赴約而來……」

靳半丁同樣「哦」了一聲，雙目異芒一閃，逼注岳少俊，問道：「岳公子是代何人赴約而來的？」

岳少俊瀟然一笑道：「惲夫人，她女兒爲貴派所擄，五內如焚，所以要在下代表她前來。」

靳半丁嘿然道：「約定的時間，是在初更，岳公子來早了。」

岳少俊道：「在下初到揚州，正好來此瀏覽古蹟。」

靳半丁說道：「岳公子，把劍帶來了麼？」

岳少俊微微一怔道：「靳老丈怎的忘了，方才你自己不是說過，約定的時間，是在初更麼？」

靳半丁被他問得答不上話來，心中雖有怒意，但臉上却絲毫不露，啞然笑道：「岳公子說得是，老朽失言了。」

岳少俊道：「在下有一件事，想跟靳老丈打聽一下，不知靳老丈是否知道。」

靳半丁「哦」道：「岳公子有什麼事，但請明說，老朽知無不言。」

「如此多謝靳老丈了。」

岳少俊抱抱拳道：「在下有位義妹，

昨日同來揚州，不料突告失蹤，不知是否和貴派有什麼誤會……」

「這老朽就不清楚了。」

靳半丁隨即問道：「不知岳公子義妹姓甚名誰？」

岳少俊道：「她叫竺秋蘭，是賣花婆婆竺三姑的女兒。」

靳半丁似乎神色有異，勉強笑道：「岳公子放心，敝派如無特殊事故，絕不會輕易擄人，此事容老朽回去查查，方可奉告。」

岳少俊道：「那就偏勞靳老丈了。」

靳半丁道：「老朽剛才巡查至此，岳公子請坐，老朽要失陪了。」

岳少俊道：「在下義妹失蹤之事，不知老丈可否在初更賜告？」

「好吧！」靳半丁答應一聲，雙足一頓，長身飛射而去。

岳少俊重又回身在大石上坐下。

這一陣工夫，天色已經昏暗下來，瞥見一條苗條人影，急匆匆往土崗上行來，那正是小翠，她手中還提着一個食盒。

岳少俊急忙站起身來，揚揚手叫道：「小翠姑娘，在下在這裏。」

小翠抬頭望望土崗，就往上奔來，口中叫道：「岳相公，你已經來了很久了吧？有沒有看到什麼人？」

她敢情一路奔行而來，是以嬌喘吁吁，胸口還在起伏不停。

岳少俊道：「見到了，是他們一個姓靳的老丈。」

小翠問道：「他怎麼說？」

岳少俊道：「沒有，約定的時間是在初更，他自然不會說什麼了。」

小翠問道：「這姓靳的，是什麼身份呢？」

岳少俊道：「這個在下倒沒有問他，但看來靳老丈的身份，不會太低。」

小翠忽然輕「哦」了聲，說道：「對了，老夫人說，以劍換人，是他們的條件，但咱們也有一個附帶條件，他們在釋放小姐之時，必須連王四一起送回來。」

她把食盒放到大石上，一面說道：「這是老夫人要小婢給岳相公送來的，你一定還沒吃晚飯，那就請用吧！」

隨手打開盒蓋，裏面是四式精緻的菜餚，和一盤火腿鷄絲蛋炒飯。

岳少俊道：「多謝夫人了。」

小翠催道：「岳相公不用客氣，快些用吧，菜都快涼了呢！」

岳少俊也就不再客氣，取起竹筷，匆匆吃畢。

小翠收過食盒，又從盒中取出一把紫銅小茶壺，放在石上，嫣然一笑道：「岳相公，請用茶。」

岳少俊道：「妳連茶也帶來了！」

小翠笑道：「這也是老夫人要小婢替岳相公準備的，咱們揚州，很重視喝茶，所以才有皮包水之稱。」

岳少俊道：「夫人眞是想得週到，吃過飯，誰都會想喝一口水呢！」

說罷，舉起紫銅壺，輕輕喝了一口，但覺滿口清芬，還是上好的杭州龍井！

就在此時，但見崗前出現了幾條人影，似是正朝自己這邊走來，急忙低聲道：「有人來。」

小翠道：「這時才是上燈時候，離初更還遠着呢！」

岳少俊道：「大概他們知道在下已在這裏等候，所以來得早了。」

兩句話的時間，對方一行人，已經上了土崗，當前一個正是靳半丁，他身後是一個身材苗條的紅衣女子。

這人，岳少俊在秦履峯石窟中見過，她就是火魔女祝巧巧，火靈聖母祝靈仙唯一的掌上明珠。

火魔女身後，跟着兩名佩劍的青衣少女，最後是兩個青衣漢子，正是黃昏時候，被岳少俊摔過觔斗的兩人。

一行六人，沒見他們帶着惲慧君一同來。

岳少俊早已站起身，拱拱手道：「靳老丈不是說約定的時間是初更麼？」

靳半丁含笑拱手道：「本來約定是在初更，但岳公子既已來了，自然不好讓你久等，故而提早前來，雙方也好早些了却一件公案。」

火魔女祝巧巧目光一轉，一雙俏眼，打量着岳少俊，問道：「他就是代表惲夫人前來的岳少俊麼？」

她雖在秦履峯見過岳少俊，但當時敵明我暗，雙方人數較多，岳少俊又並未正式和對方較過手，是以印象不深，當了面也認不出來了。

靳半丁應了聲「是」。

岳少俊就接口道：「在下正是岳少俊，代表惲夫人前來接惲小姐的。」

祝巧巧挑着柳眉，問道：「吸金劍帶來了麼？」

岳少俊道：「劍就在在下身上，請問姑娘，惲小姐人呢？」

祝巧巧道：「你把劍拿出來，讓我看看。」

岳少俊道：「可以。」

伸手一拍腰間長劍，說道：「這就是吸金劍。」

靳半丁在旁插口道：「岳公子可是代表惲夫人來的麼？」

岳少俊道：「不錯。」

靳半丁冷聲道：「惲夫人那是不想換回她掌上明珠了？」

岳少俊道：「靳老丈此話怎說？」

祝巧巧偏頭道：「右護法，莫非他身上不是吸金劍麼？」

原來靳半丁是崆峒派的右護法，身份果然不低！

靳半丁點頭道：「岳公子身上佩的乃是武當派松紋劍，此事如何瞞得過老朽這雙眼睛？」

祝巧巧怒哼道：「好哇，姓岳的，你敢以武當派的松紋劍來混充吸金劍，那是毫無誠意以劍換人了！」

岳少俊俊目一綻，沉聲道：「誰說這不是吸金劍？」

「嗆」的一聲，抬手掣出了長劍，說道：「請你們看清楚了，此劍可是吸金劍麼？」

長劍出鞘，大家都可以看到那僅是一柄黝黑無光的鐵劍而已！

祝巧巧偏頭問道：「靳老，你看看如何？」

靳半丁道：「傳說中的吸金劍，雖然

黝黑如鐵，但咱們不經試過，怎知他此劍就是吸金劍呢？」

岳少俊微笑道：「你們要試過才相信麼？」

祝巧巧說道：「自然要試過才能相信了。」

岳少俊一按手，返劍入匣，冷聲說道：「要試自然可以，但在下也想請問你一句。」

靳半丁道：「岳公子要問什麼？」

岳少俊說道：「咱們是以劍換人來，劍是你們已經看過，人呢，惲小姐現在那裏？」

祝巧巧道：「只要交出吸金劍，咱們自會放人。」

岳少俊朗笑一聲道：「以劍易人，是你們提出的條件，所謂條件，應該一樣換一樣，咱們交劍，你們放人，才叫『以劍易人』，現在要咱們先交劍，你們後放人，在下如何信得過你們？」

祝巧巧道：「怎麼？你不相信崆峒派麼？」

岳少俊看到來的是祝巧巧，心裏早就有了計較，聞言不覺仰首敞笑道：「崆峒派值得相信麼？」

祝巧巧臉色微變，叱道：「姓岳的，你說什麼？」

岳少俊道：「崆峒派也算是江湖上的一個門派，本該值得相信，但你們爲了覬覦一柄吸金劍，居然使出江湖下五門的卑鄙手段，擄人勒索，又言而無信，崆峒派這種行徑，與强盜何異……」

「住口！」靳半丁臉色一沉，喝道：「你知道誣衊本派的後果麼？」

小翠眼看岳少俊和對方言語起了衝突，心中不覺大急，忙道：「岳相公，小姐還在他們手裏，你還是忍耐些的好。」

岳少俊忽然神色一凜，說道：「小翠姑娘，不用担心，誣衊他們崆峒派是我岳少俊，一切後果，自由岳某負責。」

祝巧巧冷笑道：「你又怎麼？哼，誣衊崆峒派，論罪當死，現在你乖乖的獻上吸金劍，只要此劍是眞，本姑娘還可網開一面，饒你不死。」

岳少俊忽然瀟洒一笑道：「姑娘只怕看錯人了！」

祝巧巧盛氣的說道：「憑你還能怎麼樣？」

岳少俊依然含笑道：「在下本意，既是以劍易人，就要看到惲小姐，才去奉上吸金劍，現在看到姑娘，也是一樣了。」

祝巧巧惡狠狠的盯了他一眼，說道：「你說話清楚些，看到本姑娘，是不是願意把劍送上了？」

岳少俊道：「看到姑娘，頓使在下想起，以人也可以易人。」

話聲甫出，和她還有一丈距離，突然一閃而至，出手如風，一把扣住了祝巧巧右手脈門，左手同時飛快的一指，點落「肩井」穴上。

祝巧巧還沒想出他說的「以人也可以易人」這句話，只覺眼前一花，右手脈腕已被人扣住，心頭猛然一驚，想要掙扎，但半身發麻，已是動彈不得，這就惡聲道：「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靳半丁站在祝巧巧身旁，他是老江湖，雖然聽出岳少俊口氣不對，但也沒想到他出手會有這般快法，覩狀大驚，口中暴喝一聲，握手一掌，朝岳少俊劈來。

岳少俊輕輕地一拉，把祝巧巧拉了過來。

靳半丁這一掌若不撤回，就會劈到祝巧巧的身上，急忙之間，一招手，硬把劈出的力道，收了回去，心頭又急又怒，大喝道：「姓岳的，扣住一個姑娘家的手腕，豈是英雄行徑，你放開祝巧巧，可敢跟我放手一搏。」

這一瞬間，祝巧巧兩個使女和兩名青衣漢子已經迅快的撤刀在手，圍了上來。

岳少俊那會把他們放在眼裏，大笑道：「堂堂崆峒派，刦持惲小姐，要人家以劍易人，又豈是英雄行徑？崆峒派可以這麼做，岳某又有何不同？」

靳半丁氣得怒哼一聲道：「姓岳的，你和崆峒派作對，會後悔莫及。」

岳少俊微笑道：「靳老用不着虛言恫嚇，在下要是怕崆峒派，就不會代表惲夫人來此赴約了。」

祝巧巧半邊身子動彈不得，右手脈腕任人扣着，這是她自出娘胎以來，從未受過的恥辱，一張粉臉，氣得煞白，切齒道：「岳少俊，只要你一放手，姑娘就要把劍誅絕，方雪我心頭之恨。」

岳少俊朝她微微一笑道：「姑娘現在知道身落人手，就有如此委屈，如此氣惱，那就該想想惲小姐被你們刦持多天，心頭委屈又當如何了？」

祝巧巧道：「惲慧君是你什麼人，要你這麼賣力？」

岳少俊道：「在下和惲小姐只不過認識而已，在下看不慣你們崆峒派擄人勒索的行爲，和姑娘妳盛氣凌人的態度。」

祝巧巧目光怨毒，盯着岳少俊，哼道：「本姑娘既然落在你手，殺剮請便，最好你一輩子都莫要放手。」

岳少俊道：「姑娘不用激我，激也沒用，因爲妳是火靈聖母的掌珠，用妳去交換惲小姐，該是公平交易，雙方都不會吃虧。」

說到這裏，朝靳半丁道：「靳老丈，那就有勞你帶路了，在下要親自去見見火靈聖母，以人易人。」

靳半丁身爲崆峒派右護法，一身功夫，自然極高，但此刻祝巧巧落在人家手中，投鼠忌器，武功再高，也不敢貿然出手，嘿然道：「好吧，老朽替你帶路。」舉步往土崗下行去。

岳少俊回過頭去，朝小翠道：「小翠姑娘，妳還是先回去，覆上夫人，在下要隨他們易人去。」

小翠道：「小婢奉命接小姐來的，自然也要跟着岳相公去了。」

岳少俊點點頭，抬目朝祝巧巧含笑道：「祝姑娘，委屈妳了，請吧！」

他依然握着祝巧巧手腕，隨同靳半丁走去。他這一舉步，祝巧巧自然也只好跟着他走。

小翠緊跟着岳少俊身後，他是怕祝巧巧兩個使女和兩名青衣漢子猝然出手。

兩個使女和兩名漢子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只是隨在小翠身後而行。

（未完・二十）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蒲湘客・文
可　飛・圖

魔魔斷魂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自湯紫烟，石小玉，忘我大師等人在劉莊和劉百城、媚娘等人惡鬥，最後，把劉百城，媚娘均殲殺了……京城內，幾個月來，接連發生多宗的姦殺案，九城司兵馬的巡邏隊，以及東廠和錦衣衛的巡邏隊在城內戒嚴，到處搜索，却是一無所獲……在一家客棧之內，一位黃衫文士正在談說城內姦殺案的經過，此時，却被丁志中認出，原來這黃衫文士正是姦殺案的主兇，黃衫文士自稱是斷魂簫的至好朋友，行兇時也冒名斷魂簫，這使丁志中怒不可遏，雙方大打一場，最後，還是隨着羊大人前去東廠……

龍潭清妖氣　虎穴降魔頭

洪立苦笑了一下道：「赤城山莊莊主複姓公孫，單名一個泰字，是西北地區坐地分贓的綠林總瓢把子，現在，却已成爲權官魏忠賢的乾兒子……」

「哦……」

「由於他要栽贓誣陷貴門，可以分兩方面來說，其一是由於貴門接連挑了他好幾處重要的分舵，使他必欲將貴門消滅才甘心，但由於貴門武功太高，而且又沒有固定地址……」

「所以，才想出這個惡毒主意，將我們引到京師來，以便下手？」

「對了，而且，將你們引到京師來，還有另一個方便之處。」

「另一個方便之處？」

「是的，他們可以利用官府的勢力，以收事半功倍之效，這也就是他們栽贓誣陷的第二個原因。」

「官府會接受他們的擺佈嗎？」

「爲甚麽不？魏忠賢現在是氣焰萬丈，連皇帝都得受他的擺佈，爲了要給他的乾兒子撐腰，文武百官，有誰敢說一個不字！」

走在他們後面的羊大人，忽然怒叱一聲：「小狗胡說！」

丁志中連忙接着說：「羊大人，請莫打岔，是非曲直，到了鎭撫司，自會有分曉。」

一頓話鋒，又向洪立問道：「洪老弟，根據傳說，以往的赤城山莊，武功並不怎麽出色，勢力也僅限於西北地區而已，是嗎？」

「不錯。」

「現在，怎會武功那麽高明，而勢力也擴充到全國各地了呢？」

「簡單一點說，那是由於在十年前獲得一本罕見的武功秘笈，再加上了魏忠賢的鼎力支持。」

「哦！」丁志中忽然改變話題道：「洪老弟，咱們馬上就要進入鎭撫司衙門了，你怕不怕？」

洪立咧咀一笑道：「跟丁大哥、白姊姊在一起，我不怕。」

丁志中抬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膊，點首笑道：「好！有種……」

×　　×　　×

由於丁志中等人的武功太高，又未解除武裝，因此，進入鎭撫司衙門之後，那位羊大人也不敢難爲他們，僅僅以軟禁的方式，要他們在客房中等候傳見。

這一等，足足等了將近一個時辰，才在羊大人的前導之下進入大廳。

大廳上，赫然是三堂會審的方式。

正中高坐堂皇的，是一個中年太監，他就是魏忠賢的死黨，西廠的主持人谷公公。

左邊是鎭撫司魚仲。

右邊是九城兵馬司賈珍。

堂下兩旁，雁翅般排列着兩行勁裝武士，一邊二十四個，顯然都是西廠和錦衣衛所網羅的江湖高手。

依體制，鎭撫司是西廠與錦衣衛的上司，理應由魚仲主審才對，但由於谷公公是魏忠賢的親信，所以不顧體制而由谷公公居中主審，由這一點，也不難想見魏忠賢的氣焰之盛了。

丁志中目光一觸之下，心中暗忖着：「怪不得等了將近一個時辰的時間，原來是爲了要調集這麽多的人手來……」

心念電轉間，只聽魚仲大喝一聲：「大胆淫賊，還不跪下！」

丁志中淡淡地一笑道：「馬馬虎虎，就暫時這麽站一會兒吧……」

魚仲一拍驚堂木，怒聲叱喝道：「大胆淫賊，居然藐視法庭，武士們給本司拿下！」

一聲暴喏，兩邊各自走出三個武士，以二對一之勢，將丁志中等三人包圍起來，其中一個領班的，向丁志中沉聲說道：「丁志中，我知道你們三個，武功都很高明……」

「廢話！」

「但我要提醒你，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敵不過人多，目前，除了堂上的四十八位武士之外，後堂還有四十八位預備隊，衙外並有五百名弓箭手，和一千名鐵騎隊，所以，你們三個，縱然武功通天，也插翅難逃。」

「那麽，依閣下之見呢？」

丁志中的反問聲中，一縷簫音也同時遠遠地傳來。

這一次的簫音，跟以往所傳說的有點不一樣，充滿了陽剛之氣，完全是一片鐵馬金戈，有如千軍萬馬，衝鋒陷陣時的殺伐之聲，聞之令人心驚肉跳，心神不安之極。

那領班臉色不禁一變，顫聲驚呼道：「斷魂簫……」

丁志中笑着問道：「答我所問呀！閣下。」

那領班整個身軀都開始發抖，怎能答得出話來。

不——不止是那位領班全身在抖，所有四十八個武士，包括那位羊大人在內，都一齊在抖哩！

唯一例外的，是高坐堂上的三位大官，和牟大海、古如山二人。

古如山並冷冷地說道：「斷魂簫沒有甚麽了不起，丁志中，目前，你們只有放下兵刃，跪下來接受公平審判這一條路可走。」

丁志中冷笑道：「抱歉！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古如山冷笑道：「那是死路……」

簫音戛然而止，石小玉忽然像天蛛倒掛似地，由天井中飄落當場，嬌聲喝道：「師哥我們要爭取時間。」

丁志中笑問道：「師妹之意是——」

石小玉道：「先向三位糊塗官大人說明眞相。」

「遵命。」丁志中轉向堂上朗聲說道：「三位大人都看清楚了，你們的武士，都已暫時成了廢人，如果我們是壞人，要殺你們，可說是易如反掌，但我們並未輕易殺人，僅由這一點，就足以證明我們不是壞人。」

高坐堂皇的三位官大人，雖然並未因簫音而發抖，但他們的臉色，也變得很難看。

經過這一片刻的緩衝工夫之後，谷公公首先恢復常態，冷笑一聲道：「本官不信邪，江湖傳言，斷魂簫如何如何的厲害，本官方才也聽到了，却一點也沒有什麽影響。」

丁志中含笑說道：「谷公公，我師妹的簫音，能擇人專注，方才，她無意傷害三位官大人……」

「那麽，他們二位呢？」谷公公抬手向牟大海、古如山二人一指，道：「據本官所知，他們二位的功力，並不比本官高明，但他們二位，方才也沒受到簫音的影響。」

「這是實情，也正是丁志中、石小玉二人暗中不解而爲之納悶的疑團。

因此，這一問，可將丁志中問住了。

就當丁志中爲之一怔之間，洪立却向他笑道：「丁大哥，我知道。」

丁志中「啊」了一聲，說道：「你說說看？」

洪立接着說道：「他們事先準備好一副專門應付簫音的耳塞……」

古如山截口厲聲叱道：「小雜種，你知道秘密不少，當也知道本門處置叛徒的手段！」

「當然知道，那是世間最殘酷的手段，先活剝人皮，再凌遲處死。」

「知道了還敢吃裏扒外！」

「因爲我諒準你們奈何不了我，而且，追根究底，也是你們逼得我不得不挺而走險。」

丁志中擺擺手，制止洪立說下去，口中却向谷太監笑問道：「谷公公，還要我另加解釋嗎？」

「不必了，」谷太監冷然接道：「現在，本官問你，你口口聲聲說你們是好人，既是好人，爲何在京師重地，作下這麽多傷天害理的案子？」

丁志中沉聲說道：「那些血案，都是赤城山莊的人栽贓嫁禍，谷公公何不先問問牟大海古如山二人……」

「不必，本官深信他們兩個不是那種人。」

「只因爲他們二人是公孫泰的徒弟，而公孫泰又是魏忠賢的乾兒子，是嗎？」

「大胆狂徒！你以爲本官治不了你的嗎！」

「鋼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本俠行得穩，坐得正，誰能治得了我！」

「混賬，你想造反！」谷太監一拍驚堂木，霍地站了起來。

一旁的魚仲連忙含笑說道：「谷公公請息雷霆，且待下官問他。」

谷太監猛地坐了下來，怒聲道：「這般江湖亂民，簡直是無法無天！」

丁志中披唇一哂道：「眞正無法無天的，是你們這般欺君罔上，欺壓善良的奸黨。」

谷太監氣得渾身發抖，一時之間，却是說不出話來。

魚仲沉聲說道：「丁志中，公堂之上，說話可得有分寸！」

「本俠說的都是實情。」丁志中侃侃而談：「魚大人，我提醒你，眞正想造反的，是魏忠賢的乾兒子公孫泰。」

「有何爲證？」

「他勾結官府，在全國各地，設置分舵，積極招兵買馬，本俠恩師，也就是江湖中人所稱的斷魂簫，她老人家於將近一年的時間中，接連挑掉他的五處重要分舵，所以他視本門爲他造反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後快，才不惜以卑劣的栽臟手段，嫁禍本門，想利用官府力量，達到清除本門的目的。」

「這是你自編的理由，不能視爲證據。而且，如果眞有此事，爲何各地官府，未曾申報朝廷？」

「各地分疆大吏，大都是魏忠賢的乾兒子，官官相護，他們怎會向朝廷申報，即使有少數大員照實申報，也被一手遮天的魏忠賢所壓下來，連皇上都不知道，你魚大人又何從得知！」

丁志中話鋒一頓，又冷笑着接道：「再說，即使你魚大人知道實情，有胆量揭發嗎？」

魚仲倏地一拍驚堂木，沉聲道：「放肆！」

丁志中笑了笑道：「魚大人，別說是你，即使在當今皇上面前，我也是這個調調兒。」

「憑你也配見皇上！」

丁志中肅容亮出手中尚方寶劍，雙手高捧着，沉聲問道：「這是太祖皇帝賜給本門祖師的鎭山之寶，諸位大人認得出來嗎？」

堂上的三位官大人臉色一變之間，丁志中已納劍入鞘，目注魚仲笑問道：「魚大人，憑這枝尚方寶劍，配不配見當今皇上？」

「這個……」

「即使不憑這枝尚方寶劍，我也敢獨闖禁宮，面見皇上，問問他，是魏忠賢重要，還是大明江山重要？」

魚仲強忍着心中的驚駭，徐徐地說道：「丁志中，別的現在暫時不談，方才你說的公孫泰企圖造反的事，你必須提出證據來……」

一直靜聽着的石小玉插口說道：「師哥，該說的，都已經說明了，咱們也該走了。」

「好的，」丁志中向魚仲笑了笑道：「魚大人，我們要告辭了。」

這情形，對堂上的三位官大人來說，的確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場面。

因爲，他們滿以爲萬無一失的準備，都已形同虛設。

在石小玉的一曲簫音之下，堂內的四十八名高手，已暫時成了廢人。

至於佈置在外面的弓箭手和鐵騎隊，也顯然形同虛設，方才，石小玉的如入無人之境，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他們心中自然是想將這幾個年輕人留下來，但他們三人中，只有一個谷太監有着一身高明的武功，但能够留得下這些人嗎？

而且，他們心中也都明白，這幾個年輕人，實在都是好人。

再說，丁志中手中還擁有開國皇帝所賜的尚方寶劍，他們雖然與魏忠賢朋比爲奸，却還不敢公然造反，要鬧到皇上面前，那會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要留下他們，實在沒有力量。

讓他們這麽一走了之，面子上又下不去。

就當他們面面相覷，一臉苦笑之間，石小玉巳嬌聲說道：「師哥，咱們走！」

一聲「走」，四個人立即揚長而去，洪立並扭頭笑道：「三位師兄好好安排後事呀！」

牟大海，古如山二人，儘管氣在心中，却也只能跟坐在堂上的三位官大人一樣，眼睜睜地，望着那四位年輕人安詳地離去。

× × ×

以谷太監爲首的羣奸們，並沒有輕易放過這四位年輕奇俠。

事實上，當丁志中等人回到天橋的客棧中，剛剛用完晚餐時，整個八方客棧，已被大批的大內高手和官兵所包圍了。

指揮這次行動的，仍然是鎭撫司魚仲，九城兵馬司賈珍，西廠的頭兒谷太監。

當他們自認一切都巳完成之後，才由魚仲派人叫丁志中答話。

這場面，陡然使得附近居民，尤其是住在八方客棧內的行旅們，有如末日降臨似地，深感不安。

但當事人的丁志中等四人，不！事實上，目前只有丁志中，白鳳儀，和洪立等三人在客棧中，石小玉早就在對方開始部署包圍行動時，獨自溜了出去，丁志中等三人却相反地，顯得無比的鎭定。

丁志中卓立大門口，向那傳話的官差冷然問道：「甚麽事？」

那官差耀武揚威地道：「咱們魚大人傳你問話。」

「哦！」丁志中早就看到了魚仲、賈珍、谷太監等三人，站在客棧外約莫二丈處，周圍並簇擁着數十名大內高手，但他却故意裝作不曾見到，冷冷地答道：「叫他們到這兒來！」

丁志中可以裝迷糊，但魚仲却不能迷糊，只好揚聲說道：「丁志中，咱們就這麽談談也好。」

丁志中道：「魚大人，咱們之間，該說的都已經說明白了。」

「現在情況不同。」

「怎樣一個不同法？」

「你何妨向四週瞧瞧，目前，包圍你們的，除了大內高手，弓箭手和鐵騎隊之外，還有百多枝火器……」

「啊！這個……好像比方才在貴衙門時，更爲嚴密而可靠了。」

「是呀！」魚仲得意地笑道：「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歷史不會重演，而且，我們所有的人，也都配備了防備簫音的耳塞。」

「魚大人眞不愧是朝廷的棟樑之才，設想得可眞週到。」

「多承誇獎！」

「看這情形，魚大人是一定要我們束手就縛？」

「對了，爲了你們自身的安全，也爲了避免傷及附近的平民，諸位最好是自動就縛。」

丁志中臉色一沉道：「魚大人，我看，你是熱昏了！」

魚仲臉色一變，道：「大胆狂民，胆敢戲耍本司！」

「戲耍你，那太過抬擧你啦！」丁志中冷哼一聲：「魚仲，我尊重朝廷體制，才尊你爲魚大人，按你目前的行徑來說，我該駡你一聲，糊塗虫！大混蛋！」

衆目睽睽之下，像這種疾言厲色，叫這位不可一世的官大人如何受得了。

因此，魚仲勃然大怒之下，厲聲喝道：「大胆叛逆，眞個是活膩了！」

「哼！活膩了的，是你們這三個大混球。」

「丁志中，本司限定你，在由一數到二十的時間之內，束手就縛，否則……」

「否則怎樣？」

「只要本司一聲令下，你們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也包括客棧內和附近的無辜老百姓嗎？」

「本司顧不得那麽多！」

丁志中劍眉一揚，沉聲喝道：「魚仲，你聽着，眞要到那種地步，首先人頭落地的，必然是你自己！」

「本司不信邪！」魚仲沉喝一聲：「李得功，開始計時！」

「是！」站在他身旁的一個勁裝大漢，立即不疾不徐地開始報數。「一……二……三……四……」

現場中的氣氛，也一下子變得無比緊張，緊張得有令人窒息之感。

丁志中却顯得無比的鎭靜，只見他淡淡地一笑，道：「師妹，給點顏色讓這三個老混蛋瞧瞧。」

「好的！」夜空中傳出石小玉的嬌笑，說道：「師哥，那個谷太監，可沒有鬍子哩！」

「他雖沒有鬍子，却有鼻子，也有耳朵。」

「對！對！只是鼻子太髒，割掉耳朵好了……」

石小玉的語聲，嬌甜清脆，悅耳已極，却是不知其所自來。

乍聽之下，好像就在你的耳邊說話，但是再仔細一聽，却又好像是來自四方八面。

現場中有不少的大行家，他們都知道，這是傳音功夫中極難練成的「六合傳音」功夫。

石小玉年紀輕輕，竟巳具有此等功力，因此，首先臉色大變的，就是大行家谷太監。

這時，現場中靜得落針可聞。

只有李得功仍然在不疾不徐地數着：「八……九……十……」

石小玉的語聲嬌笑着道：「三個老混蛋當心！」

隨着這句話聲，由七八丈外的屋頂上，騰起一道精虹，有如長虹經天似地，一閃而前，向谷太監等三人站立處，疾射而來。

死一樣的寂靜中，有人發出一聲驚呼：「馭劍術……」

是的，這就是劍術中的最高境界——馭劍術。

驚呼聲還在夜空中迴盪，那道精虹，却巳一閃而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這刹那之間，一切都靜止了，連那奉命報數計時的李得功，也張口結舌，忘記了報數。

石小玉忽然像由地底冒出來似地，出現在丁志中身邊，嬌笑道：「師哥，你瞧，魚仲、賈珍二人，是不是看來比較年輕一點了？」

原來就方才那麽精虹一閃，魚仲和賈珍二人的垂胸長髯，巳蕩然無存。

谷太監是太監，沒鬍子可割，但一隻右耳，業巳不翼而飛。

經過石小玉這一提醒，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向他們三人投射過去。

當然，這三個當事人，在羞憤交迸之下，都氣得臉色鐵青，渾身發抖，却又發作不出來。

不！不是發作不出來，而是不敢發作，因爲，他們巳嚇破了苦胆。

丁志中含笑道：「總而言之一句話，他們還是三個老混蛋。」

石小玉向丁志中耳邊低語了幾句，丁志中點點頭向魚仲等三人沉聲說道：「三位大人，這叫作割鬚代首，谷太監無鬚可割，只好以耳代鬚，三位懂嗎？」

「……」

「以你們三個的混賬行爲而論，本俠本該請出太祖皇帝的尚方寶劍，代天行誅，但是我不願多管皇家的事，只好從輕發落。」

「……」三位官大人仍然沒吭氣。

「三位大人，鬍子割掉，可以慢慢再留起來，沒了耳朵，也無傷大雅，可是，如果吃飯的傢伙丢掉了，那可不是好玩的事……」

羞憤再加上割耳之痛，使得谷太監痛定思痛，忍無可忍地怒叱道：「狂徒！你敢汚辱朝廷命官！」

丁志中笑道：「谷太監，你別窮吼，儘管你跟魏忠賢狼狽爲奸，使得滿朝文武都怕你，但我丁志中可不怕你，要是惹得我改變主意，我馬上宰了你！」

「……」谷太監似乎被唬住了，儘管氣得全身發抖，却不敢吭氣。

丁志中又含笑說道：「本俠再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你們那自以爲威力無窮的百多枝火器，那批火器手，方才已被我二位師妹點了穴道，一個時辰之後，他們會

自行恢復活動。」

「……」三位官大人面面相覷，仍然沒人接腔。

「你們三個聽好，本俠有重要事件交待，要不要我請出尚方寶劍？」

請出尚方寶劍，他們就非得下跪不可。因此，魚仲搶先接道：「不必了……」

一直不開口的賈珍也同時說道：「不用了，丁壯士有話，請儘管吩咐。」

丁志中目注賈珍，正容說道：「如果我的觀察不錯，三位之中，還是你賈大人比較有人情味，所以，我將這千斤重担付託與你。」賈珍身軀一顫，口中却沉聲說道：「下官敬候吩咐。」

丁志中沉思着說道：「方才我已說過，眞正企圖造反的，是公孫泰。」

「是的，下官記得。」

「本俠恩師和本門中有關人員，早在一年之前，即在暗中從事消弭這一場叛亂的工作，我們是江湖人，所以冒險犯難，從事此一艱鉅工作，爲的是避免黎民百姓免於兵災，不求任何功勞，同時，也不容許奸惡之徒，在暗中故意誣陷。」

「這情形，下官理會得。」

「你能懂得就好，現在，我問你，牟大海，古如山二人是公孫泰的徒弟，知道嗎？」

「現在已經知道。」

「最近三個月以來，在京畿地區所發生的一連串血案也全是那兩人所爲，你相信嗎？」

「下官相信。」

「那麼，從現在起，你們三個中，誰要是再跟牟大海等人來往，本俠就先行砍下他的狗頭！」

賈珍身軀一抖，道：「下官不敢！」

「諒你也不敢。」丁志中沉聲說道：「你賈大人的官位並不大過他們兩個，但你職司維護京畿治安，並掌握着兵權，同時也是一連串血案中的被害人之一，所以，才決定將這一千斤重担交付你，希望你好自爲之！」

「多謝少俠栽培！」

「記着！有關公孫泰這一案，三五天之內，當有決定性的發展，京城實施軍事管制，本俠憑着尚方寶劍，代表當今皇上傳旨，在這五天之內，由你賈大人全權處理，誰敢不受節制，就砍下他的狗頭！」

賈珍苦笑道：「少俠，這等大事，理當先行奏明皇上。」

「我知道，此間事了之後，我馬上陪你進宮面聖。」

「少俠能同下官一同面聖，那是再好沒有了。」賈珍愁眉盡展，呈現出一片興奮。

丁志中目光移注谷太監、魚仲二人，沉聲說道：「如果認眞追究，你們兩個，是罪該萬死！」

魚仲哭喪着臉說道：「請少俠特別原情。」

丁志中道：「我不是朝廷官員，無所謂原情不原情，我只要求你們兩個，不再節外生枝，並協助賈大人，好好維護京城治安，也算是將功折罪。」

魚仲又搶先說道：「這個，下官一定勉力以赴……」

丁志中却向谷太監問道：「你呢？」

谷太監只好苦笑道：「本宮也必定遵命辦理。」

丁志中冷笑一聲，說道：「哪怕你不遵命！」

一頓話鋒，又沉聲說道：「谷太監聽好，寄語魏忠賢，不許再玩甚麽花槍！否則，本俠當以尚方寶劍，先行砍下他的狗頭……」

白鳳儀忍不住「噗哧」一聲嬌笑道：「師哥，你對於砍狗頭，好像特別有興趣啊！」

「砍狗頭」似乎已成了丁志中的口頭禪，經白鳳儀這一提及，他自己也禁不住笑了。

但一笑之後，又臉色一沉道：「谷太監，聽到了沒有？」

谷太監苦笑道：「本官聽到了。」

丁志中揮揮手，語氣略爲平和地道：「好了，諸位大人請回駕。」

以谷太監爲首的一行人，算得上是乘興而來敗興而去，但丁志中的心情却也並不開朗。

只見他目送那大隊人馬離去的背影，劍眉深鎖，半晌沒有作聲。

一旁的石小玉悄聲問道：「師哥，你在想甚麽呀？」

「事情還很棘手。」丁志中苦笑了一下，才反問道：「師妹，師傅是否有令諭傳來？」

「沒有啊！」

「奇怪！」

「有甚麽奇怪的，媽不是說過了嗎！這兒的一切，由你全權處理，沒有特別事故，她老人家當然不會再作甚麽指示。」

在目前丁志中，白鳳儀，石小玉等三人中，論功力，自然是石小玉最高，但她年紀太輕，缺乏江湖經驗，所以，湯紫烟於臨行之前，却指定功力較次的丁志中爲發號施令統帥。

「話是不錯。」丁志中沉思着道：「但妳也該明白，在這一二天之內，她老人家是該有指示傳下的。」

石小玉連連點首道：「對，對，對，也許娘已經有信來了，走，我們快同去瞧瞧。」

丁志中却將洪立招近身邊，低聲吩咐了幾句，只見洪立連聲應着，隨即疾奔而去。

丁志中也偕同白鳳儀、石小玉二人奔向郊外。

他們的聯絡處，是郊外一座尼姑庵，庵主靜塵，是一位不諳武功的中年尼姑，也是斷魂簫湯紫烟的知交。

當三位年輕人回到庵中時，靜塵師太含笑告訴他們，湯紫烟的飛鴿傳書，剛剛傳到。

湯紫烟的信中寫了些甚麽，沒法知道，但是三個年輕人傳閱過後，石小玉却立即說道：「師哥，師姊，我們是否馬上就走？」

丁志中道：「不！明天再走，今晚我們還有任務。」

「任務？還有甚麽任務？」

「這兒工作還沒完成，而且，師傅信上的令諭，也還得向官家交涉。」

「對！那麼，我陪你去。」

「好的。」丁志中扭頭向白鳳儀道：「鳳儀，妳乘機歇一會，不必去了。」

白鳳儀點點頭道：「你們可要小心一點。」

丁志中笑道：「有小師妹護駕，請儘管放心。」

× × ×

「師哥，慢點走嘛！」

「不行，我們必須趕快將這兒的事情辦好，還得立即趕赴六盤山去哩……」

「急也不在這一時半刻呀……」

「小師妹，妳……」

「小師妹，小師妹，你爲甚麽老是叫我小師妹？」石小玉大發嬌嗔，索性停下來不肯走了。

丁志中也只好停下來，苦笑道：「妳……本來是小師妹嘛！」

「不嘛！人家已和白師姊一樣的高，你爲甚麽不叫白師姊爲小師妹？」

「那……妳要我怎麽叫妳呢？」

「也和叫白師姊一樣，叫名字。」

「好的，小玉，我們該走啦！」

不說走還好，丁志中這一說走，石小玉却反而在路邊坐了下來：「我……我好累。」

「小玉，妳……」

「我只問你一句話。」

「妳……沒甚麽不舒服吧？」

「瞧你，緊張成這個樣子，告訴你，我好舒服。」

「那……妳爲甚麽說好累？」

「逗着你玩兒嘛……嗨！師哥，你說，我跟白師姊，誰最美？」

丁志中一怔之後，苦笑道：「這就是妳所要問的話？」

「是啊！說呀！」

「當然是妳最美。」

「眞的？」

「我幾時說過假話的。」

「可是……你……你却只是喜歡白師姊……」

丁志中苦笑忖道：「這小妮子人小鬼大，我可得特別當心才行……」但他口中却連忙含笑說：「小玉，其實，我最喜歡的是妳……」

「我不信，我也看得出來……」

「我可以對天發誓……」

「我不要你發誓，只要你告訴我，爲甚麽最喜歡我。」

「因爲……因爲妳最美，又是我的小師妹，也是代師傳藝的小師傅，所以，我非常喜歡妳，也非常尊敬妳。」

「我不要你把我當作小師傅來尊敬我，只要你也像喜歡白師姊一樣喜歡我，就够了。」

最難消受美人恩！

對於這位情竇初開的小師妹的這一番情意，丁志中却有啼笑皆非之感。

這倒並非是說石小玉對他沒有吸引力，也不是他故意矯情。

主要原因，是他不是見異思遷的登徒子，所以，他將她當作小師傅一般地尊敬也是實情。

所以，嚴格來說，他對她是敬多於愛的。

此刻，他明白，如果再扯下去，必然還有更尷尬的場面出現，因此，他當機立斷地，含笑點首，但語意却是模稜兩可地說：「當然，當然，都是我的師妹嘛！」

不等她接腔，又立即接着說：「小玉，別要賴了，咱們走！」

「好，你拉我起來。」她伸出纖掌，一副嬌慵無力的俏模樣。

丁志中也不敢再惹她，一言不發，拉起她之後，立即展開脚程，向城中疾奔而去。

洪立已在城門口等待，一見面就咧咀笑道：「丁大哥，幸不辱命。」

丁志中笑問道：「城內已戒嚴？」

「是的，這是賈大人的令箭。」洪立雙手遞上一枝令箭。

石小玉嬌笑道：「咱們可以高來高去，要這撈什子幹嗎？」

丁志中正容說道：「小玉，禁城之中，有時候是可以用得着的。」

接着，又向洪立問道：「洪兄弟，有沒有牟大海、古如山二人的消息？」

洪立正容說道：「據賈大人猜測，他們很可能在魏忠賢那邊。」

「你知道魏忠賢的官邸？」

「知道。」

「好，請帶路……」

儘管整個禁城都戒嚴，但有了九城兵馬司的令箭，這三個年輕人，却是通行無阻地，到達魏忠賢的官邸前。

魏忠賢自封九千歲，氣焰萬丈，滿朝文武，無不懾服於他的淫威之下。

像這樣權勢僅次於皇帝的人物，其官邸的宏偉豪華，自不難想見。

丁志中一面四處打量着，一面喟然長嘆，說道：「官肥天下瘦，似此權奸當道，民何以堪……」

不料他們這一逗留，已引起魏府門前守門武士的注意，其中一個武士立即趕了過來，怒聲叱道：「大胆狂民，還不快滾開！」

丁志中俊臉一沉之間，洪立却笑問道：「丁大哥，要不要教訓教訓他？」

石小玉搶先嬌笑道：「好呀！」

洪立向那武士一掌摑了過去，並朗聲笑着道：「你就先滾一個，滾給咱咱們瞧瞧……」

那個武士倒是很聽話，被洪立一掌摑得就地接連滾了五六滾，才靜止下來。

這一來，其餘七個守門武士，一齊暴喝着撲了上來，揮刀就砍。

只見洪立飛快地在那七人中一陣游走，那七個武士的大刀都脫手飛去，而且，每人都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就當那七個武士呆怔出神之間，洪立已戟指沉聲喝道：「回去告訴魏忠賢，就說斷魂簫門下，丁少俠，石姑娘俠駕光臨，叫他開中門恭迎。」

眞是人的名，樹的影，那批守門武士，雖然是官府中人，對江湖人物未必會知道，但就在這一天之中，斷魂簫門下已將這一座禁城鬧得沸沸揚揚，這批人也自然是早已聽到。

因此，洪立這一報出來歷，那本已被摑了兩記耳光，痛得昏頭轉向的武士們，一下子清醒了過來。

但他們雖然清醒了，却是一個個呆若木鷄，面面相覷地，誰也不敢吭氣。

洪立又好氣，又好笑地，沉喝一聲：「你們是死人……」

那位領班的武士這才囁嚅地說道：「少……少俠請等一等，我……馬上進去通報……」

洪立不耐煩地一揮手：「快……」

「是……」

那武士返身飛奔入內，剛進大門，就幾乎和剛由裏面出來的一個人撞個滿懷。

那個正由裏面出來的人正是東廠總管谷大監。

谷太監身手奇高，自然不會被一個武士撞着。

他一把抓住那武士，沉聲叱道：「你瘋了！」

那武士結結巴巴地說：「谷公公，您來得正好……」

「何事驚惶？」

「外面……斷魂簫……要……見魏公公……」

一聽「斷魂簫」三字，谷太監立即臉色一變，想要返身向內奔去。

但大門外的丁志中巳發現了他，並朗笑着飛身而前，道：「谷公公也在這兒，那眞是巧極了，也好極了！」

「丁少俠好！」谷太監不自然地笑了一笑：「老朽剛剛將丁少俠俠諭，轉報魏公公。」

丁志中含笑說道：「我正要見魏忠賢，就請你谷公公帶頭吧！」

「是！」谷太監扭頭向那仍然呆立一旁的武士喝道：「還不快去通報！」

「是！」那武士恭應着飛奔入內。

谷太監擺手作肅客狀道：「丁少俠……還有這二位少俠都請！」

有着谷太監帶路，儘管魏府戒備森嚴，却能通行無阻地，逕行到達魏忠賢所居精舍前。

一身便服，腦滿腸肥的魏忠賢，巳在精舍前的台階上相迎，不等谷太監引見，首先抱拳長揖道：「三位少俠俠駕蒞臨，蓬蓽生輝，老朽未及遠迎又來不及更衣，尚請多多包涵。」

「好說，好說……」丁志中一面抱拳還禮，一面冷眼向對方打量着，心中却在嘀咕着：「這位權傾天下的太監，看外表可一點不奸呀……」

進入花廳，分賓主就座之後，谷太監才替雙方引見，然後他自己却藉故告退。

目送谷太監離去的背影，丁志中飛快地向石小玉、洪立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向魏忠賢開門見山問道：「魏公公，在下的意見，巳經由谷公公轉達了，魏公公是否還有甚麽疑問？」

魏忠賢尷尬地一笑道：「沒有，對於丁少俠的令諭，老朽完全遵辦。」

丁志中冷冷地一笑道：「魏公公，有幾句話，我必須先行說明，我是一個草莽武夫，不習慣於官場中的繁文褥節！說話也是直來直往，所以，如果字語之間，有甚不當之處，尚請多多包涵。」

「這情形，我知道。」魏忠賢摸着他的光下巴，含笑說：「少俠有話，請儘管直言。」

「那麽，我問你，公孫泰手下的牟大海，古如山二人，是否在你這兒？」

魏忠賢自稱九千歲，權傾天下，炙手可熱，平常，滿朝文武，和各省的封疆大吏，都對他畢恭畢敬，奉承巴結唯恐不週，即使是當今皇帝對他說話，也是很客氣的，何曾有人敢用丁志中目前這種說話方式在他面前說話。

但魏忠賢可能是平常見膩了那些狎眉諂笑的奴才相，偶然見到了丁志中這種談話方式，覺得很新鮮，因而不但不以爲忤，而且答得非常爽快：「是的，方才，我和谷均還開導過他們。」

（魏忠賢口中的谷均，指的就是谷太監。）

「他們怎麽說？」

「他們還沒死心……」

「難道你不能影响他們，甚至於命令他們就範？」

「少俠是明白人，他們不是官府中人，我可沒法命令他們……」

「但他們是赤城山莊莊主公孫泰的徒弟，而公孫泰却是你的乾兒子。」

「這個……」

丁志中俊臉一沉道：「這個，表示你沒有誠意和我合作，是不是？」

「少俠言重了，我……一定盡力制止他們，不許胡來。」

「怕只怕，你是眞的無能爲力，魏公公我問你，谷均何往？」

「他……」魏忠賢苦澀地一笑道：「可能是在繼續勸導那兩個……」

石小玉一旁冷笑道：「只怕不是勸導吧！」

魏忠賢聞言臉色一變，道：「石姑娘此話怎講？」

石小玉嬌笑道：「很可能是在商量着，如何將我們放倒在這兒。」

魏忠賢正容說道：「石姑娘，茲事體大，妳可不能含血噴人！」

「你要證據？」

「不錯！」

「好！你等着……」

說話間，只見她右手向上一揚，一蓬黑影，向屋頂疾射而去。

石小玉隨手射出的，是一把瓜子，但却有如鐵蓮子似地，粒粒穿過天花板和瓦面，使得潛伏屋頂上的人，發出一聲慘號之後，滾落地面。

很顯然，那個人巳經是凶多吉少。

石小玉方自目注臉色大變的魏忠賢冷笑一聲，廳外也傳來一聲冷笑道：「丫頭好狠毒的手段！」

石小玉並未加以理會，仍然向魏忠賢冷笑道：「魏公公，你怎麽說？」

魏忠賢苦笑一聲，道：「我……實在是不知道……」

「我也希望你是不知道，否則，皇上面前，有得你瞧的！」

石小玉說話間，巳向丁志中、洪立二人打手勢，穿窗而出。

她是藝高人胆大，明明窗外會受到狙擊，却仍然向窗外硬闖。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石小玉的嬌軀才出窗口，兩道寒閃巳電疾交剪着向她攔腰斬下。

一串金鐵交鳴聲中，只聽石小玉發出一聲清叱：「鼠輩找死！」

也幾乎在同時，發出一聲慘號。不！那只能算是半聲慘號。

因爲，慘號聲只發出一半，就戛然而止。

當丁志中，洪立二人相繼射落窗外時，只見石小玉若無其事地俏立花圃中，她面前丈遠處，並肩立着兩個勁裝漢子，也就是牟大海和古如山。

窗前五尺前陳着三具屍體，其中一具是被瓜子擊斃，由屋頂上滾下來的，另兩具死狀更慘，連肩帶背，幾乎算是腰斬。

那具被瓜子擊斃的屍體手中，還抓着一把鶴咀壺。

很顯然，他們爲了省事，居然連江湖上下五門的迷魂藥也使了出來。

丁志中目光一掃之下，禁不住冷笑道：「哼！卑鄙無恥的東西！」

石小玉揚手止住丁志中，目注牟大海、石如山二人，沉聲說道：「諒你們兩個，沒這麽大的狗胆，是甚麽人在給你們撐腰，叫他滾出來！」

一聲洪烈狂笑起自暗影中傳出：「丫頭，乳臭未乾，口氣倒是够狂的。」

另一個沙啞語聲邪笑道：「人也不算小啦！還是清水貨哩，哈哈……」

丁志中臉色一沉，洪立却臉色大變地，促聲道：「石姊姊當心，那兩個魔頭不好惹。」

石小玉漫應着：「那是甚麽東西？」

洪立接道：「那是『大漠雙妖』，是莊主兩個最得力的助手……」

他的話沒說完，那沙啞語聲巳冷笑接口：「老夫先宰了你這個吃裏扒外的小雜種……」

隨着語聲，一道人影，有如天馬行空似地，一幌而來。

石小玉一面飛身攔截，一面沉叱一聲：「鼠輩躺下！」

「嗆」然巨震聲中，兩道人影一觸而分，雙方都是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丈外。

現在，可以看清楚了，那語聲沙啞的人，是一個兩鬢斑白，身裁瘦小的黑衣老者。

只見他一雙精目在石小玉的週身上下的溜溜直轉，一面邪笑道：「好一個美人胚子，眞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石小玉手橫長劍，冷然凝注對方，沒有接腔。

黑衣老者又邪笑道：「小乖乖，妳不是要老夫躺下嗎！來來，咱們一齊躺下來，才够意思……」

另一個黃衣老者也緩步而出，並沉聲說：「老二，這朵花兒很扎手……」

黑衣老者笑道：「越是扎手。才越够刺激呀！」

「……」石小玉仍未吭氣。

洪立以眞氣傳音提醒她道：「石姊姊，這兩個老魔邪門玩藝太多，不可輕敵，必須全力以赴，速戰速決，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石小玉只微微點了點頭。

這時，魏忠賢，谷均二人都巳由窗口探出頭來，魏忠賢並顯得很惶急地，連連搖手道：「諸位千萬別動武，請聽咱家一言。」

丁志中却向他冷笑道：「魏公公，別作戲了，還要不要我提出證據來？」

魏忠賢苦笑道：「丁少俠，我事先不知道他們又有人來。」

那黑衣老者接着道：「很抱歉，咱們剛剛趕到，來不及向魏公公請安。」

魏忠賢連忙接着說：「那不敢當，咱家只求諸位不要動武，是由那兒來的，還是回那兒去。」

那黑衣老者拈鬚笑道：「這可歉難遵命，咱們奉命而來，豈能空手回去！」

石小玉頭也不回地冷笑道：「魏忠賢，你別故作姿態，咱們這一場厮殺，是殺定了！」

呼名道姓，又疾言厲色，這對魏忠賢來說，是一項莫大的侮辱。

但此時此地，魏忠賢却不得不強忍，而且還不得不涎臉笑道：「石姑娘，我……可是一片誠意。」

「我也是一片誠意，」石小玉嬌笑道：「如果那兩個老殺才勝了，你可以樂得坐享其成，敗了哩！你仍然當你的九千歲，我也不會將你怎麽樣……」

石小玉的話是越說越難聽，因而急得魏忠賢連聲苦笑道：「石姑娘，妳……」

「我怎麽樣？」

「請……請饒了我吧！」

「可以，閉住你的臭咀！」她的詞鋒轉向丁志中：「師哥，洪兄弟，那兩個暫時交給你們。」

「得令！」

洪立恭應聲中，石小玉又向那兩個老者冷然地喝聲道：「兩個老殺才，一起上吧！」

那黑衣老者笑道：「人小小，胃口可眞大呀！」

黃衣老者笑道：「不論她的胃口有多大，這種事情，只能一個一個的來，老二，這回，我讓你先拔頭籌。」

黑衣老者笑笑道：「我先謝啦！」

別瞧他們滿咀邪話，態度輕鬆，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輕鬆，而是在借着說話的機會，暗提眞力，以備作石破天驚的一擊。

石小玉的情形也差不多。

她深知這兩個老魔不好惹，也深知丁志中不是牟大海、古如山二人中任何一人的敵手，儘管有一個洪立可以帮忙，但如果拖下去，丁志中準定會吃虧。

因此，石小玉決定聽洪立的建議，以最大的力量，求速戰速決。

也由於她正在默運玄功，因而在任由對方邪話連篇，却不予理會。

她的長劍上巳冒出尺許長的炁芒，有如蛇信似地吞吐着。

一旁的黃衣老者沉聲喝道：「老二不可輕敵，這丫頭巳練成馭劍術……」

黑衣老者笑道：「我知道……」

洪立也以眞氣傳音提醒石小玉：「石姊姊，當心老鬼的邪門玩藝。」

這些日子以來，石小玉的江湖閱歷，巳大爲增進。

同時，對於「大漠雙妖」這一對老魔的一切，也巳由乃母口中早就獲得了解。

（未完・七）



千門奇俠故事

大財團

馬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興隆集團和利氏企業聯手發展新大利酒店的計劃成功，興隆股票節節上升，繆仁傑鬆了口氣，但一波平了，一波又起，興隆集團向菲國財務公司貸來的一筆巨欵，現在該跨國大財團派副總裁來大城調查此事，原來這筆貸欵是該財團派駐本市的負責人柯吉和興隆集團總裁繆隆交易的，繆隆約柯吉深夜交談，暗中叫保鏢大隻廣將柯吉殺害，使該財團派來的副總裁難以追查，此事被繆仁傑知道，啞子吃黃蓮又不敢追問自己父親，又不敢向自己親信柯松柏——柯吉的叔父說知，還有自己的身世、生母洪六姑的下落不明，公私困擾，只好佯作不知……

毀滅帳目　離奇自殺

「沒有？絕對不會有任何影响！」繆仁傑雖然生氣，却也能夠保持鎮定，同時他更驚奇對方如何能知得這麼多。為了令對方留下較佳印象，他極力冷靜下來，以溫和的語調說道：「我們是東南亞一個實力雄厚的大集團，從不理會外間對我們不利的謠言，但也絕不放過那些惡意中傷我們的造謠者，我以為像閣下這一類新聞工作者，必須主持公道，本集團根本就沒有任何困難，最近股票一再上升，就是最佳的例證。總之一句，我們一切並無改變，必能依照原來計劃去做。我要對閣下講的也是這麼多了。因為正有個例會等我去主持，我們的談話就到此為止好嗎？希望下次有機會我們再詳談吧！」

繆仁傑一口氣講到這裏，就匆匆將電話掛斷了，他根本就沒有讓對方有機會再問下去。

在電話的另一端，剛才那位自稱財經記者的「陳先生」正獃在女私家偵探張雪兒的辦公室之內，他，正是千門奇俠游天虹！游天虹正面對住他的女朋友張雪兒，彼此隔住辦公室而呆坐着。

剛才游天虹冒充記者與繆仁傑交談的全部過程，張雪兒已將它悄悄錄音，但是事後他們一再小心聽過，也找不出任何破綻。

張雪兒束手無策地嘆氣道：「看來繆仁傑這傢伙比起他父親繆隆更加狡猾。」

「繆隆根本未到退休年齡，突然退居幕後，相信一定另有作用。」游天虹沉思着說：「其實繆仁傑派人委託妳找洪六姑的事，繆隆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他們父子之間有矛盾，這對我們的偵查工作似乎比較有利。」

「是的，但是我不明白，洪六姑為什麼要躲起來？」

「我有一種想法，洪六姑可能被人要脅住，說不定有人要利用她，包括利用她勒索繆氏父子一筆可觀的金錢，以及令他們出醜。」

游天虹道：「妳大概也在懷疑黃益，是不是？」

「是的，黃益與繆隆之間，過去肯定曾經有過一些恩怨，所以今天才會展開一場明爭暗鬥！」

「嗯！這當然有可能，甚至黃益也向我承認了部份事實，但為了這些過去的恩怨，而引

發出這許多命案，先後死了這許多人，又似乎不值。」游天虹又說道：「我的意思是，他們都有了今日的成就，又何必鬥到兩敗俱傷呢？除非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張雪兒道：「根據我們剛接到本市警方的消息，菲國財務公司派駐本市的首腦人物柯吉，突然不知所踪，這到底又顯示了一些什麼陰謀？」

「警方有沒有查過出境紀錄？」

「沒有，絕對沒有柯吉的任何出境紀錄，警方已經在電腦系統中查過了。」

「他為甚麼失踪？」游天虹喃喃自語地說：「而且這件事不遲也不早，偏偏在菲國總公司派人前來本市查賬之際才發生，這又顯示了一些什麼？」

「你應該認得招平的，為什麼不直接去找那位『欽差大臣』？」

「我正有此意，」游天虹說着就站了起來：「你最好也派人去查偷渡出境的紀錄，回頭我們再連絡吧！」

張雪兒問道：「你是否現在就要去找招平呢？」

「是的。」游天虹笑笑道：「希望他肯接見我這個曾經與他在賭桌上交過手的那個鬍鬚佬。」

張雪兒也知道游天虹曾在賭場中假扮成鬍鬚漢，利用超卓的千術去殺敗大老千郝百樂的事。

× × ×

游天虹離開了張雪兒的辦公室之後，獨自駕車到銀行區去；這是當地的財經中心，集中了各大財務機構。所以又稱「小華爾街」。菲國財務公司的總辦事處，就是設在這兒的。

但是，當游天虹下了車，首先就感到有些不妙。

原來一輛警車就在那幢辦公大樓的門前；此外還有一輛私家車。游天虹認得，那是警方一位李探長的座駕車。為甚麼會一齊出現在這裏？

游天虹仍然若無其事地走過去！

那幢辦公樓門前雖則有不少警員和警探分佈着，但却沒有人阻止在這兒出入的人。

游天虹反而向那輛探長座駕車走過去，因為他認得一名探員；探員也認得游天虹正是他上司的一位好朋友。

游天虹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探員由車內探首出來，左張右望一番，才低聲說道：「我們正來這兒一間財務公司搜查，以及把一名由菲島來的男人請回去問話。」

游天虹幾乎不等他說完就說：「他可是招平？」

「是的，你怎麼也知道了？」探員感到出奇地問。

「他們仍在上面嗎？」游天虹望望大樓之內。

「是的。」探員點點頭。游天虹也沒有再跟那名探員搭訕，就走進了那幢辦公大樓去。

當游天虹登上十八樓時，剛出了升降機的門，立刻就被一名探員攔住：「先生，你找人麼？」

「是的。」游天虹說，「我要找你的上司李探長。」

「嗯——甚麼事？」探員有些意外，因為他以為游天虹是到財務公司找人或者辦公的。

「我叫游天虹。請轉告李探長，我也是招平先生的朋友。」游天虹說。

「好吧！」探員向一名軍裝警員遞了一個眼色，「請你在這兒等一等好嗎？」

「好的，不過最好請你快些通傳，這件事十分重要啊！」

就在這時候，游天虹隔住玻璃門看見李探長出現在辦公室之內，立即向他揮手招呼；那名探員瞥見這情形，也沒有再阻止他入內，亦不用再為他通傳了。

李探長不但在私底下與游天虹是好朋友，在公事上也常常得到這位千門奇俠助一臂之力。因此當李探長看見游天虹突然出現在這裏時，也感到非常驚奇！

「你找我嗎？」李探長過來招呼游天虹。

游天虹笑道：「不瞞你說，最初本來打算要找招平的，但現在他可能有麻煩，自然非改變主意不可；就當我來這裏找你吧！」

「你認識招平？」李探長更加驚奇的張開了咀巴。

「是的，我當然認識這位大財團的首腦。你可否讓我見見他？」

「請等一等！」李探長非常緊張地，把游天虹拉過一旁：「告訴我，招平這傢伙是個怎麼樣的人？」

「他是菲島一名十分富有的華僑。他也是菲國跨國財務公司的副總裁，此來是——」游天虹故作神秘地頓了頓，然後又說道：「你可否讓我們單獨談談，回頭我再向你交代？」

「嗯——」李探長為難地想了想；又說：「我當然相信你的為人，但我不妨告訴你，這裏發生了一件極不尋常的事。這間公司的總經理柯吉突然之間死得不明不白，我們警方有理由相信是被人謀殺的。」

游天虹反問道：「你們可是懷疑與招平有關？」

「暫時還沒有得到這方面的證據，不過由於在時間上的巧合，我們會想：為什麼這件不幸的事卻偏偏會在招平到達本市時發生呢？」

「嗯—柯吉的屍體找到了嗎？」

「連人帶車，在懸崖下面的海底被人發現；目前消防蛙人正在打撈中。」

「有證據是招平做的麼？」

「我剛說過了，暫時還沒有啊。但是為了查明此案的來龍去脈，我們不准招平離開本市。最低限度也要協助我們查清楚這件案的動機，然後才可以讓他離去！」

游天虹沉吟道：「這也很合情理，照我忖測，相信招平也十分希望你們警方查個水落石出。」

「嗯—」李探長看看腕表，「我們已跟招平交談了很久，你可以先跟他談談。」

說完他先走進了總經理辦公室，把他的助手叫了出來，然後才讓游天虹入內。

辦公室裏面的招平，目光中充滿了惶恐，當他發覺面前又來了一個陌生人時，又呆住了一陣！游天虹一邊把辦公室的門關上，一邊含笑自我介紹：「我姓游叫游天虹，也就是在隣埠見過你的鬍鬚佬。」

招平這才較為鎮定下來。

游天虹走過去，首先問道：「為什麼你要匆匆離開隣埠？是否查到了什麼？」

「嗯—」招平仍感疑惑地盯住游天虹：「你……你的確就是那一位鬍鬚佬？」

「是的，當時只是為了掩人耳目，我化了裝。」游天虹又說：「大老千郝百樂那手牌我還可以告訴你。他以為穩握『四條3』，結果卻給我『四條2』殺敗；你可知其中奧妙？」

「我相信那是『千上千』的把戲。郝百樂想出千騙我，豈料他卻疏忽了你——你的千術肯定高出許多。」

「我本來已替你贏回數十萬元，為什麼你這麼大方？又不在別墅等我，反而急急回到本市來？」

「講真的，我到隣埠去，主要是為了追查一件事，至於被人出千輸掉的數十萬元，我根

本不稀罕。何況那是閣下應得的報酬！」招平說道。

游天虹又很機靈地改變了話題：「你惹了麻煩麼？」

「是的，本財團一名主管出了事。」招平束眉說道。

「以閣下高見，柯吉會不會是畏罪自殺？」游天虹問。

「嗯——」招平猶疑地瞪住游天虹：「你怎麼會這樣想？難道你也知道本公司一些內部的事情？」

「我的確知道一點點，否則我也不會要求警方讓我來見你。」游天虹說道：「貴公司與興隆集團是否有業務上的往來？」

「我們是做財務生意的，而且一向做得很大，但做生意必須有個原則，例如放款給某公司，必須有所根據，甚至要有物業、機器和有價證券抵押等等，要是什麼都沒有，就必須有担保人才可以。但是我今次奉總公司之命到本市分公司查賬，發覺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貸給與隆集團的一筆巨欵應做的手續，他們根本沒有做。」

「你所講的他們，當然包括了柯吉在內，對嗎？」

「對了！」招平點頭道：「我那次跑到隣埠去，也是為了他——柯吉這傢伙！」

「柯吉與隣埠有什麼關係？」

「主要是有一筆數目不大清楚——不是與隆集團那一筆，是另外一筆。」

「這麼說來，貴公司在本市的業務很複雜啊！」

「說得坦白點，我們所託非人！」招平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當初我有理由相信柯吉拿了一筆公欵到隣埠賭塲輸掉了，但是上次我親自到隣埠查過了，他並未在那裏輸過錢。」

「哦！原來你是為了他才跑到隣埠去的。」游天虹又問：「你對警方如何交代！」

「事到如今，我惟有和盤托出！」

「這是我的咭片。」游天虹把一張名咭遞了上去：「請你隨時與我連絡，如果你相信我能助你一臂之力的話，你隨時可以找我。」

「謝謝你，看來我的確要你助我一臂之力，只怕眼前我可能隨時有麻煩，甚至警方會令我失去自由。」

「那麼，你為什麼不先找個律師？據我所知，這兒絕對是一個講法律的地方。」

「我會接納你的意見。在這裏，我要再一次謝謝你。」招平心情較為開朗，他與游天虹熱烈地握手。

游天虹想說下去也不可以，因為李探長已經入來。李探長道：「招先生，我們警方暫時不會對你採取任何行動，只要求你交出所有證件。」

招平感到有些意外；他怔怔地望住李探長和游天虹。

游天虹却趁這時候對李探長說道：「我以為在柯吉命案未有答案之前，警方似乎有責任保護招先生。」

李探長怔了一怔！

後來他把游天虹拉過一旁，悄悄地問他道：「我知道你的性格，你一向都是公私分明，招平雖然是你的朋友，但聽你剛才的一番說話，你可是懷疑他是主謀？」

「不！絕不！」游天虹急急解釋：「你完全誤會了我的意思。探長，你是個有經驗的辦案人員，一定想到其中關鍵；招平只是到本市查帳，並非一般性的『巡視業務』，而是懷疑這財務機構內出現了問題。正當他努力追查一些帳目的來龍去脈時，身為本市負責人的柯吉突然被害。請你細心想想，招平會不會這麼笨？因為柯吉一死，那筆糊塗帳可能永遠也查不出一些兒端倪來！如果換上你是招平，相信你也不會蠢到這般田地吧！」

李探長想想也是道理。

他回頭又問：「那麼，你叫我們保護他，可是別有用心？」

「是的，因為我有一種感覺，覺得有人會殺死他！」

「你可不是開玩笑吧？你以為兇手下一個會殺他？」

「是的。」游天虹又說：「我這麼忖測會令你產生錯覺，以為我故作驚人之語，又或者全無根據，其實我這麼說絕對有根據。」

李探長也明白游天虹的為人；他們不但是朋友，許多時也是拍檔——查案時的好拍檔。

因此李探長又虛心地問：「你以為這件案的幕後，到底隱藏着一些什麼？」

「如果我沒有估錯，一定與財務公司放出的巨額貸欵有關。兇手可能以為殺了經手人的柯吉，自然就可以隱瞞住一切；却想不到如此一來，反而露出了尾巴，所以我担心他們一不做二不休，下一步再殺掉招平。」

「嗯——」李探長沉吟道：「你倒說得很有道理；我會派人保護招平的。你放心！」

游天虹這才回到了招平的身邊：「警方已相信閣下與此案無關，但是非黑白，必須弄個清楚。請你暫時留下來，直至到警方查出兇手的真正動機為止。這點，相信閣下你不會介意吧？」

招平苦笑道：「你放心好了，我不會走的，何況我此行的任務還未完成呢！」

招平又很大方地將他的證件交給警方代為保管。

游天虹又當住探長面前問招平：「你所講的一筆巨欵，是否沒有正式記入賬册之內？」

招平道：「那數十億元的胡塗賬，本來有記錄的，但不知怎的，所有有關記錄均已被人毀滅；根據本公司的制度和權限，也只有一個人可以在一夜之間做這種手脚。這個人正是柯吉。」

游天虹開始作單刀直入式的查問：「以閣下高見，可是懷疑柯吉與外人串謀，騙取貴公司的欵項？」

「嗯——」招平若有顧忌地，望住室內各人；包括了李探長的數名手下在內。

李探長會意地遣走各人，讓這間辦公室之內，只留下三個人，就是李探長自己、招平和游天虹。

招平這才放心的說道：「不瞞兩位，我們總公司方面，現在正是因為懷疑柯吉，然後才會派我到本市來細意查檢各項放貸的數目和記錄。」

「然則，除了上述所講那數十億元胡塗賬之外，閣下還有些甚麼發現？」游天虹問。

招平說道：「我首先發現柯吉與興隆集團的關係絕不尋常！」

「這話從何說起？」李探長問道。

「即使目前仍保留有貸欵記錄的五十億元巨額貸欵，若按照一般規矩，也不應該這麼信任該集團。」招平又說：「相信兩位也明白一般放貸手續，除了商業信貸之外，還須物業以及有價證券等等作為按揭。但我發覺興隆集團名大於實，根本不可能值得我們這麼信任他們。所以在我召見柯吉時，會命令他作出書面解釋，同時要盡快追回這筆巨欵。想不到——」

游天虹在旁插口說道：「請你繼續說下去吧！」

招平瞪住李探長：「我現在對你們所講的說話，會不會引起法律問題？」

李探長道：「你放心說吧。你現在所講的說話，只當作向我們警方提供綫索，暫時我不會做任何記錄。」

於是招平又繼續說下去！

× × ×

繆仁傑終於也忍不住提前下班，趕返家中去見他的父親繆隆。

繆隆看見繆仁傑這麼早返家，也實在有點意外。

繆仁傑走進了書房之後，立即關上了房門，很認真地質問繆隆：「昨晚你可是把大隻廣找來？」

繆隆怔了一怔！因為過去繆仁傑從未試過用這種態度對他。不過，此刻他仍顯得十分鎮定。

「大隻廣大概已經見過你了。」繆隆咬住烟斗，束着眉梢說：「最近所發生的事情，幸好多多少少也知道一點，否則你一定不會明白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果然是你叫大隻廣做的！」繆仁傑有些生氣，「你有沒有想過，你這樣做會拖跨我們和與隆集團？」

「這個，我當然是有想過，不過，你跟隨我已有不少日子，應該很清楚我的為人；我每做一件事，絕對不會隨隨便便的。」繆隆又說：「最近以來，我們經濟出現了問題，這點相信再也沒有人比你更加清楚了。偏偏這時候又來了一個招平，這件事不但令我們發生危機，也令到柯吉無法交代……」

繆仁傑不等他說完，又截住他的話頭說道：「柯吉不但是柯伯的侄兒，還是帮助過我們的人，你怎麼可以這麼樣對他？」

「我也不想，但是，你可知道，這件事是怎麼樣發生的？」

繆隆仍然表現得一派冷靜：「昨天晚上，深夜時份柯吉曾經來過電話找我；他在電話中表現得十分頹喪。原來除了我們那一筆數目無法交代之外，他還輸掉了好大一筆錢，甚至連我們悄悄給他的回佣，他也輸了。」

「我們給過他多少回佣？」

「當然是數以億計，否則，他如何肯助我們渡過難關？」繆隆又感慨地嘆了一口氣！「目前我們生活的社會十分現實的，沒有利益，誰肯去做？只有我你之間才會例外，因為你是我的兒子——唯一的兒子，我可以無條件為你做任何事；但別人可不同了。」

繆隆說得有點激動，哽着咽喉，再說不下去！

繆仁傑也可以看見他的眼眶中飽含淚水，因此他有點不忍心再令他難過。

繆仁傑火氣全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事到如今，我們應該怎樣做？」

「有什麼要做的？」繆隆又說：「我們一切佯作不知好了；反正這件事絕非我們主動，而是柯吉在無法可想的情況底下，迫不得已，才會出此下策！」

「你的意思是：他是自殺的？」

「對啊！」

「那麼，你為什麼要大隻廣——」

「哦！他只是沒有勇氣，求我找個人去帮他而已。」

繆仁傑雖然仍感到有許多犯駁之處，但是，却不想再令老父傷心，所以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繆隆說道：「我們暫時可以鬆一口氣了。這件事，你大可以佯作不知，保證全不會有事的。」

「但是，我估計警方他們遲早也會追查到我們這兒來的。」繆仁傑道。

「萬一警方真的查到來，你也不必驚慌；我們是註册有限公司，向財務公司借貸也是合法的。」繆隆又說：「不過，你只要承認我們賬册上已記下的貸欵數目，另外那五十億元，你就當作不知道好了。明白嗎？」

「我都明白了。」繆仁傑只好說道。

這時候，書房外面有人敲門。

一名女工人揚聲叫進來：「大少，客廳外面有個電話，說是要找你的。」

繆仁傑很少這麼早回來，通常這時候他仍在辦公室裏面工作。所以有電話撥回家來找他，一點也不出奇；因此繆仁傑也只以為是公事上的事。

豈料當他跑到客廳去接聽時，登時又呆住了一陣！

原來又是那令他討厭的聲音。

對方那陌生的男子，繆仁傑從未見過他，但是，他那聲音對繆仁傑來說，絕不陌生。

繆仁傑這時又氣又急，因為他不想讓他父親繆隆也知道被人勒索的事。

繆隆此刻雖則仍在書房之內，但他隨時也會出來。

繆仁傑有點生氣地問：「你怎麼知道我家電話？」

「我當然知道。」那男子在電話中笑道：「你是名人，我怎麼可能不知道的。但你千萬不要誤會，這與你那位秘書小姐無關，只是我神通廣大而已。」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們本來說好，稍後再連絡的，但是，現在我要改變主意了！」

「不管你想怎樣，有事明天讓我上班之後再談好嗎？」

「對不起，對我來說，也許還有明天；但對閣下來說，只怕你們可能不會有明天呢。」

「你到底說什麼？」

「你應該心中有數！」那男子在電話中傳來了一陣冷笑聲：「我們現在在電話中談，還是立刻見面談談？」

「嗯——」繆仁傑靈機一觸，說道：「我們的事正是一言難盡，而且討價還價實在費時失事，不如就讓我們約個地方見見面吧！」

「那麼，半小時後，在山頂酒店附近的咖啡座見面吧！到時我自會找你。」

「不！半小時我可能來不及；一小時之後吧。」繆仁傑說。

「為什麼要一小時之後？」那男子在電話中說：「府上非常接近山頂，即使你由現在開始更衣，以至駕車上山，前後相信也不需二十分鐘呢。」

繆仁傑知道對方不但十分精明，同時對他的一切也非常了解；看來事前他一定經過很詳細的調查。

繆仁傑只好說道：「你不會明白的，我才剛剛回到家裏來，正要處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反正我已答應見你，那得請你遷就一下好嗎？」

「嗯——」那男子很謹慎地想了想，然後又說：「好吧，那就在六時三十分見面好了。不過我要警告你，你只可以在六點半前到達，屆時我自會出現在你面前，要是過了這時限，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放心！我一定準時的；不過，你所講的一切有關資料，一定要帶齊給我。」

「你也請放心吧！我不會令你失望的。」

電話掛斷了。

繆仁傑呆在電話機旁，正想撥出一個電話去找個人，書房那邊的門就在這時候打開。繆隆探首出來：「仁傑，你進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談談。」

繆仁傑無可奈何，只好轉進書房裏面去。

繆隆等他入來之後，又小心翼翼地將房門

關上了。毫無疑問，繆隆不想讓其他人聽到他們父子二人的交談。

「是誰的電話？」繆隆神態十分凝重地問道。

「嗯——」繆仁傑不想讓他父親知道這件事，但他心目中的計劃又不可以不做，只好說謊道：「有人揚言，知道我們很多秘密，要求我給予巨欵！」

「對方到底是一些什麼人？」

「我還未弄得清楚，所以我想先把大隻廣等人召來；他限我六時三十分之前，到山頂酒店的咖啡座去！」

「不！這個時候，任何事情也不可以太過魯莽，更不可以把大隻廣這一班人召到我們這裏來。」繆隆又說道：「我担心警方，可能會派人暗中監視我們。不如你先依約去看看，弄清楚對方的來龍去脈之後，我們才決定怎樣做吧！」

繆仁傑又乘機問道：「他們到底抓住我們一些什麼證據？我們是否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繆隆道：「每個人難免都會有一些秘密，每一間公司也有。但事情在這個時候發生，相信一定與菲國財務公司貸欵給我們有關。然則，你就更加要小心應付了。我們絕對不可以再出錯啊！」

其實繆仁傑心知肚明，剛才那個勒索電話根本與公司的事無關，他只不過想借此機會，希望可以從他父親繆隆的口中知得更多而已。

繆仁傑本來要召來大隻廣等人，好好地安排一下，希望查出那個勒索者是誰，甚至好好地教訓他一頓，但現在聽了繆隆的說話之後，他也覺得自己未免太過衝動了。

目前無論在公在私，他正處於衆多痲煩之中，萬一再讓警方抓住任何證據，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雖則是取銷了召來大隻廣的決定，繆仁傑仍然在盤算着見到那神秘勒索者時，應該怎樣做。

繆隆道：「這些日子以來，我實在煩得要死，本來打算到外地散散心的，現在恐怕也去不成了。」

「爲什麼？」繆仁傑根本不希望繆隆知道他請私家偵探找尋生母下落的事，所以，他心裏在想：要是繆隆外遊，對他來說，一定方便許多。

繆隆嘆氣道：「公司正處於多事之秋，我雖然早已把一切事務交託給你，但是我仍担心你出事，不如暫時留下，也好讓你多一個人商量啊！」

「你放心好了，公司有會計師，即使警方查到來，我們一切依正手續去做，正如你剛才所說，相信不致出大問題的。」繆仁傑又說：「其實你外遊，對我來說，也有許多個藉口；例如有些問題無法交代時，你是上任總經理，我可以把一切都推在你的身上。」

「嗯——」繆隆很小心地想了想，又說：「還是讓我考慮清楚再說吧。」

繆仁傑看看時間無多，於是先回到自己的臥室去準備一下，沒有再跟繆隆談下去！

× × ×

下午六時二十八分。

繆仁隆獨自來到了山頂大酒店的咖啡座之內。

這是遊客必到之地，所以咖啡座裏面多數是一些外國遊客。

繆仁傑揀了一個可以望見入口處的座位坐了下來。

「先生——」侍者走到了他的身邊招呼着他。

繆仁傑以爲他問他喝什麼，因爲現在仍是下午茶時間，還未到晚餐時刻。所以他順口搶先說：「一杯咖啡。」

但是，那侍者卻很有禮貌地說：「好的。先生，不過，請你先到一號電話間接聽一個電話。」

「什麼？我的電話？」繆仁傑出奇地瞪住侍者。

「是的，你可是繆仁傑先生？」侍者反問道。

繆仁傑更加覺得這名侍者有些可疑，忍不住又問他：「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姓名？」

「是電話中那位先生告訴我的。」侍者笑了笑說。

「他怎麼說？」

「他在電話中說出了你的衣飾，身裁以及年齡等等，我自然就可以找到你了。」

繆仁傑不由自主地往四下裏張望，但卻見不到有任何可疑人物。

他隨着侍者到電話間去，剛拿起了電話筒，就認得又是那男子的討厭聲音。

繆仁傑不等對方多講就生氣地說：「你怎麼攪的？我依時來了，你卻避而不見！」

豈料對方那男子卻埋怨道：「你好狡猾，好陰險啊！竟敢帶齊人馬前來埋伏，幸好我不是你想像中那麼蠢的人。嘿！」

「我根本就沒有帶人來，你不要胡說八道了！」繆仁傑生氣地說：「你到底是作賊心虛，還是故意戲弄我？如果你再不出現，我也沒有耐性再等下去了。」

「你根本沒有誠意，只以爲用武力就可以解決我，其實你又蠢又可憐！」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可以犧牲那筆錢，只怕你們會損失得更多，只要我把手上的資料公開，恐怕興隆股票會在一夜之間變成一堆廢紙。」

「你最好不要再威脅我，你手上的資料只是我個人的私事，根本與興隆集團無關。」繆仁傑說得理直氣壯。

「洪六姑的事與貴公司無關，那麼，柯吉的事又如何？」

「你……你說什麼？」

「哈哈哈……」那男子充滿信心地說：「你可以不理會我，反正我會向繆隆開價，不過數目一定不會低過一百萬元，而且我敢寫包單，他一定會照付如儀。」

「嗯——」繆仁傑果然又給對方嚇呆！他訥訥地問：「你到底還知道一些什麼？」

「我當然知得很多，要是我知得太少，又那裏有資格向你開價？」那男子又在電話中「格格」地大笑了一陣。

「我也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對洪六姑固然所知不多，就是公司裏的事也所知有限，否則，我根本就可以不來這裏赴約，但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你會疑心這麼大？」

「我並非疑心大，事實上你帶了多少人來，亦難逃過我一算。現在廢話少說，我們後會有期了。」對方說完，也不等繆仁傑回答，立刻把電話掛斷。

繆仁傑呆在電話間之內，隔住四周的玻璃往外張望，發覺這兒咖啡座的環境的確很特殊，山頂大酒店的露天花園、泳池等處固然可以見到茶客的一出一入，就是酒店上層的一列客房的窗口，只要有人躲在窗簾後面，也一樣可以俯覽一切。

換句話說，繆仁傑由開始踏入咖啡座，便已被人暗中監視，難怪侍者說，有人在電話中說出了他的身裁、樣貌衣飾等等，所以那侍者輕易就可以找到他。

正因爲這樣，所以繆仁傑也相信對方的指

責是有根據的，就是有人到此埋伏！

繆仁傑剛想到這裏，視綫中卻無意之間見到一個人影，他好像正是大隻廣。那人影出現在花園茶座外面一叢花草後面的座位上，那男子雖則戴上黑眼鏡，加上夕陽照射下，視綫有些模糊，但繆仁傑仍然認得他是誰。

山頂大酒店的咖啡座也分室內、室外兩個部份，室內是空氣調節的，但室外卻是露天的，遍植花草樹木，環境極之優美。

繆仁傑若無其事的返回座位去。

繆仁傑心裏想：對方那神秘男子固然神通廣大，繆隆也的確又狡滑又陰險；他表面上勸他兒子不要殺人滅口，卻又悄悄派來大隻廣這一班人，到底他意欲何爲？

他召來侍者佯作結賬離去，然後又想繞到花園那邊露天茶座，想截住大隻廣問個明白。豈料當他經過咖啡座一個卡位時卻有人忽然招呼他：「咦！仁傑，怎麼你也會在這裏呢？」

繆仁傑回頭一看，坐在卡位裏面的並非別人，正是利可卿；與他相對而坐的，還有一名年約三十的女人。

利可卿一邊招呼他，一邊給他們介紹：「這位是柳姑娘，這位是繆先生。」

繆仁傑只好暫時拋開一切，含笑與他們招呼。

柳姑娘彷彿有事，站了起來告辭。繆仁傑於是順理成章地坐了下去。

「眞巧！原來你也約了朋友到這裏。」繆仁傑笑道。

「不！她只是我爸爸公司裏的一位女秘書，並非什麼朋友。」利可卿又問道：「你約了誰？」

「本來約好了一位業務上的朋友，但是他突然有事不能來，我剛剛接到他的電話。」繆仁傑担心利可卿目睹一切所以乘機交代一下。

「你知道我爲什麼約見柳姑娘？」利可卿故作神秘地笑笑：「我倒希望你來猜一猜。」

「爲了業務上的事麼？」

「不！業務上的事又何必我來關心呢？」

「嗯——柳姑娘既然是你爸爸的女秘書，難道你想知道你爸爸一些什麼秘密嗎？」

「對了，答對了。」利可卿又說道：「繼續猜下去吧，我要知道爸爸一些甚麼事呢？」

「對不起，我實在猜不到。」

「告訴你，我要追查爸爸的私生活。」

「難道他有什麼值得你追查的地方？」繆仁傑反問道。

「男人都是一樣的東西，如果在外面有了一個又美艷又妖冶的女人，漸漸就會變得糊塗，我正是担心爸爸他會變成這一種男人，所以才約柳姑娘出來，查問清楚。」

「有查到什麼可疑之處？」

「還未有。」

「眞想不到，你竟管起老父的私生活來。」繆仁傑忍不住笑了起來！

「這有什麼不對？」利可卿反而一派正經地，挺直了腰，怔怔地瞪住面面相對的繆仁傑：「誰不知道，我爸爸死了之後，一切財產即盡歸我所有，要是他在外面遇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損失錢財事少，影响名譽事大，所以我必須及時知得更多、更清楚。」

「也有些道理。」繆仁傑只好苦笑一下。

「我知道你怎麼想，你可能認爲我太過份了，是不？」

「嗯——」

「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會明白，就是有些男人很沒有良心，尤其是有了錢之後，往往會連結髮妻子也不認。所以不怕對你說，將來我對我的丈夫也會一樣，絕對不會放鬆半步的！」利可卿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竟然很認眞地，嘿嘿的說道。繆仁傑總覺得她彷彿別有用心，好像對他警告似的，他惟有苦笑。

其實繆仁傑的心裏此刻只想着大隻廣，他恨不得抓着他問個明白；可惜在利可卿的面前，他又不可以提及這件事。

利可卿忽然又改變話題，對繆仁傑說道：「剛才我聽柳姑娘說及今天發生的一宗商場大醜聞，一位大財務機構的主管突然死得不明不白，你可知道這件事？」

繆仁傑想詐作不知，但回心想想，那樣子可能更加引起對方的疑心。所以他只好說道：「你所講的這個人，可就是菲國財務公司本市總經理柯吉？」

「對了，正是柯吉。」利可卿道：「聽說他被總公司派人查賬，一時無法交代，昨夜已畏罪自殺了！」

「嗯！柳姑娘怎麼會知道？」

「本市商界中的人都知道了，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繆仁傑心裏又在想：自己身爲商界巨子，要是不知道這麼大的一件事，豈非笑話？

他又靈機一觸，故意說道：「我聽到一項傳言，柯吉未必就是自殺的。」

「想不到你也聽到了。不妨告訴你，較早時我才從爸爸處聽到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

「他怎麼說？」繆仁傑焦急地問，因爲他也想知道：到底利格時知不知道興隆集團與菲國財務之間有關連？

利可卿道：「爸爸說，柯吉無法交代的數目，數目在數十億元以上，所以商場上傳說他之死，未必是被總公司迫到自殺而死；極有可能是被人謀殺。只有這樣，那個秘密的告貸人才可以一了百了！」

繆仁傑心裏一懍！他想不到外間人也有同一樣的傳說，也只有他最清楚，那傳說根本就是事實。

在這刹那間，繆仁傑幾乎整個人僵在那裏，他心裏不禁也在想：既然商場中人已有所聞，相信本市警方不久之後也會查到他們父子這裏來。至於後果如何，他雖然還未知道，但無論如何，這也是十分痲煩的事，尤其是最近以來，繆仁傑已經被那個神秘勒索者煩死了。再加上他親生母親下落不明，彷彿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在這段時間之內不約而同發生似的，這也難怪他整個人呆若木鷄。

「你怎麼啦？仁傑。」利可卿親切地叫着他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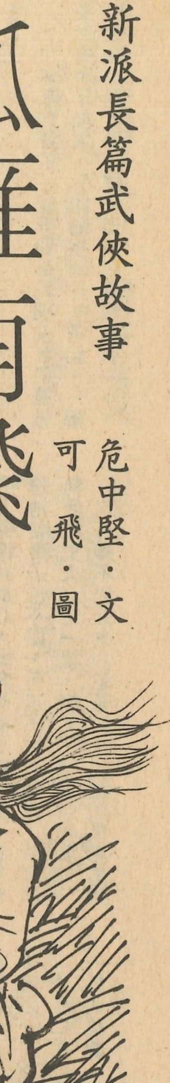
繆仁傑有如從睡夢中醒來，苦笑道：「我只是忽然之間想起我們公司與菲國財務之間也有些賬目來往，不知道會不會因此惹來一些不必要的痲煩而已。」

「原來與隆集團與菲國財務之間也有金錢上的往來麼？」利可卿又說：「當貴集團最初在本市出現時，我就聽過許多不同的傳說，其中一項是說你們的後台老闆就是某小國總統夫人的私蓄，直至後來無意中結識你，我才知道那只是謠言，想不到你們果然也有向該跨國財團告貸。」

「當今世界上那一個大機構不向人告貸？」繆仁傑說：「實力越雄厚，自然就會越得到財務機構的信貸。何況那些金錢上的來往賬，又是我父親經手的，我只知道有其事，卻知得不大詳細。」

「有幾句話不知道應不應該對你說。」利可卿深情地瞥了他一眼，又呷了一口咖啡，才慢慢地說道：「家父一直以來，做生意都是脚踏實地的，也就是正如俗語所說『有這麼大的頭，然後才去戴這麼大的帽子』，他從來不肯去做不自量力的事。而『利現金』這綽號，就正是因此而得來的。」

（未完・七）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敏因骷髏洲上被困的人要收他爲徒，而不肯答應，被那人在洞口將他捉住不放，不上不下掛在洞口旁，奄奄一息……這邊葉映紅來到旋風島，聽見溫魂的呻吟聲不像是重病，起了疑心，便躡足向窗前窺聽，却被溫魂發覺追出來，將她堵截，葉映紅只好將紅玉交給溫魂，此時忽然來了揮雲老怪和屈天景，他們本來是尋仇來的，見紅玉內藏有崑崙聖書，便起覬覦之心，攫爲己有，用碧螢劍將玉剖開，空無一物，便遷怒於溫魂，二人相拚，互有損傷，葉映紅趁機取回碧螢劍，離開旋風島，溯河而上找到骷髏洲，尚未找到方敏……

有心難如願

方敏道：「本來，爲了好姑娘的安危，我可以答應跟你學藝，去向揮雲老怪奪劍，再放你出來，但是你說一出山腹，便要這樣尋人報仇，我不能答應！」

那人又道：「你也不想想好姑娘？」

方敏道：「我想過了，她也一定願意自己身死，不願意因爲要保得自己性命，而使你出山腹後，使更多無辜的人受害的，你還是不用多說了！」

方敏鼓足氣力，講完了這一番話後，雖然明知自己必死無疑，但心中却異常的舒服，因爲自己的一死，却可以換來其他不知多少人的平安無事，雖然那些人，他根本不認識，和他一點關係也沒有，而且那些人也永遠不可能知道他們得以平安無事，是因爲方敏爲他們犧牲了性命！但是方敏却確確實實地感到，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雖然爲這件事死去，也是值得的！

無意救愛人

却說葉映紅在河邊上，揮劍割下了一大束蘆葦，已紮成了一個蘆葦把，正待向河中拋去的時候，忽然聽得一聲尖叫，從十餘丈開外處，傳了過來，葉映紅一聽那尖叫聲，是一個女子所發，心中大是驚詫，掉頭向河上游一看，只見一個粉紅色的人影，跌跌撞撞，向自己跑來，但是來勢却極慢，脚步東倒西歪，像喝醉了酒一般。葉映紅顧不得再渡河到洲上去，足尖一點，接連三個起伏，已然竄出了十餘丈外，向前趕了過去，來到那女子身旁一看，不禁又是一楞。

原來那女子此時已然倒臥在草叢上，她一身衣服，如此艷麗，手中還拈着一朵嬌艷無匹的芙蓉花，但是却是個比丘尼！

那與出家人如此不相稱的服飾，令得葉映紅立即連想到她不是好人，而那尼姑一抬頭，看到了葉映紅，紅若桃花的臉頰，一下子變得刷白，右手抬起，道：「你……你……怎麼也來到了此處，那劍……那劍……是我的……」講話之際，全身皆顫動不已，顯然受傷甚重。

葉映紅聽得她如此講法，心中更是震動，暗忖這個尼姑，和自己一定十分熟悉，否則她也不會一見自己的面，就這樣子說法的了，忙道：「你是什麼人？你曾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我，快說！」

那尼姑喘了一口氣，道：「如今先救我要緊，你快以手中綠劍，將我的左臂斷去再說！」

葉映紅這才注意到她兩隻衣袖，盡皆被人撕去，右臂白嫩如雪，但是左臂，却色作殷藍，看來可怖已極，葉映紅心中又是一動，暗忖自己和方敏在河岸分手，就是因爲上游飄下了一個木柵，木柵上人，全都中了毒身死，個個膚色殷藍，而她也是如此，可知和那幾個人一樣，忙問道：「喂，你可曾看到一位年輕俠士，叫作方敏的？」

那尼姑怔了一怔，道：「別……多說了，再遲一些，我毒氣便逼不住了，難得你手持如此百邪不侵的綠劍，快動手，快……」

葉映紅心想她若是死了，更是問不出話來，但又怕自己下了手後，她也是一樣不肯說，想了一想，道：「你只要回答我兩句話，我便下手。」

那尼姑道：「快說吧！」

葉映紅道：「你是什麼人？曾在什麼地方見過我來着？」那尼姑滿面皆是訝異之色，像是葉映紅的問題，比諸她自己手臂上所中的藍蛛之毒，更值得注意一樣。

過了半晌，道：「我叫芙蓉尼，我是在貴陽城外的一個石墓中見你的！」

葉映紅一聽果然她曾見過自己，踏前一步，接着問道：「那我又是什麼人？在那古墓中又曾發生了什麼事情？快詳細告訴我？」

芙蓉尼在地上一個轉身，高舉左臂，道：「你剛才說只問我兩句話，別再躭擱了，快！快！」

葉映紅見她手臂舉起，小臂彎之下，已全是藍色，而且那藍色還迅速在向上擴展，知道她已無能力再將毒氣逼住，確是救人要緊，綠劍揮處，碧虹驟生，芙蓉尼一聲呻吟，右手撕下一幅衣襟來，立即將斷臂處裹住，回過頭來，喘了喘氣，面色青白，道：「幸而我正感不支之際，遇到了你！」講了那麼一句話，便瞑目不語。

葉映紅知道她手臂才斷，受傷頗重，而且據方敏說，那藍蛛之毒，毒得出奇，她可能當初中毒不深，又立即以全力將毒逼住，才保得一命，此時也必然筋疲力盡，不但不能說話，能不能支持，尚成問題，而方敏的下落，究竟是誰在施放藍蛛之毒，當時在古墓中，曾發生了些什麼事，自己是什麼人，種種疑團，都要等她來解釋，却是絕不能讓她死去，忙俯身道：「你鎮定心神，切莫胡思亂想，我來助你一臂之力！」說着，劍交左手，右手五指一緊一放，手掌逕向芙蓉尼的後背心貼去！

她此舉純爲好意，但芙蓉尼却大叫一聲，向外滾了開去，道：「當日之事，與我無關，你別趁機害我！」

葉映紅一怔，道：「笑話，我是想以本身功力，助你快點復元，害你作甚？」

芙蓉尼滿面不信之色，又向外滾了兩滾，道：「你當真那麼好心？」

葉映紅又好氣又好笑，道：「我此時若要害你，易如反掌，只要我綠劍一揮，你還逃得了麼？何必還要發掌害你？我是想將手掌貼在你背後『靈台穴』上，助你運轉眞氣！」

芙蓉尼右手連搖，道：「多謝！多謝，你手掌還是不要碰到我的好！」

葉映紅心想天下竟有如此不通情理的人？但繼而一想，猛地想起百丈禪師曾以他本身絕頂功力，令自己身受極大痛苦，將自己所練毒掌功力廢去，這芙蓉尼不讓自己以手掌去碰她，當然是深知自己的底細之故，便道：「你放心，我毒掌功夫，已被百丈禪師所廢去了！」

芙蓉尼原是怕葉映紅的「血手印」功夫，如今見她手掌心果然未有紅色，心中猶豫，道：「那你就來吧？」葉映紅一俯身，將手掌貼在芙蓉尼的「靈台穴」上，眞氣運轉，內力緩緩而吐。

此時，葉映紅功力陡增，內力精純之極，不消多久，芙蓉尼已然覺得心神寧貼，葉映紅究竟爲人機靈，一看到她面色漸漸轉紅，立即鬆手，只是助她療傷，並不助她增長功力。

芙蓉尼經過葉映紅這一助，傷勢已然減輕不少，一彎腰，坐起來了，對着斷臂苦笑一下，道：「幸而是遇到了你，要不然至多再奔出里許，也就沒命了！」

葉映紅道：「你中的可是藍蛛毒？」

芙蓉尼點點頭道：「不錯，幸而我自己慣使毒藥，小指上一被劃破，立即以幾種劇毒抹了上去以毒攻毒，又將手臂上關穴一起封住，才硬生生地將毒氣逼住！」

葉映紅又問道：「是誰傷你的，你可能說一說？」

芙蓉尼面上頓時露出驚駭之色，道：「唉，不要去說他了，這種事，我們在古墓中難道還沒有受够麼？」

葉映紅對於曾在貴陽附近那古墓中所發生的事，一點也記不起來了，所記得的，只是她昏迷之後，又緩緩醒轉，懷中便有了這一柄綠劍，眼前便有方敏和其他人等。至於是怎樣來的，如何會失去記憶的，盡皆莫名其妙，當下聽得芙蓉尼如此說法，道：「芙蓉尼，當時你也在那一座古墓之中，是也不是？」

芙蓉尼滿面訝色，道：「咦，你怎麼啦？難道你不記得了？」

葉映紅苦笑一下道：「我確實是什麼也不記得了，你將當時的情形詳細地和我說一說，我或者還可以記起往事來！」

芙蓉尼一雙媚眼，在葉映紅面上轉了幾轉，道：「當時我們——」

才講了四個字，突然聽得一個沉重的呼吸聲，自遠處傳來。

芙蓉尼自遠處跑過來時，因爲是順着河灘而來的，所以一聽便可以望到，而那個沉重的呼吸聲，却是從濃密的草灘中傳來，野草比人還高，並看不出來者何人，只見芙蓉尼本已青白的臉色，突然成了死灰色，立即住口不言，葉映紅也猛地省起，方敏正是溯河而上，去追尋那藍蛛之毒的人，何以自己只顧追問當時在古墓中所發生的事，而忘了方敏的下落？心中不禁大是譴責自己，忙低聲問道：「芙蓉尼，究竟是誰盜了藍蛛毒害人的？」芙蓉尼右手顫抖，向那沉重的呼吸的聲傳來處一指，嘴唇掀動，想是因爲極度的驚恐，竟然說不出話來！葉映紅心中大是起疑，低聲道：「你在這裏等着我，不要亂動，我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人在那裏！」

說畢，便一彎身，竄入草叢之中。這一帶的大草原，無邊無際，簡直就是一個草的海洋，一鑽進大草原中，天地之間，皆成了綠色，藍天被野草分割成一塊一塊，略有輕風，野草便左右搖擺不定，發出悅耳的「沙沙」之聲。

葉映紅本來聽得那呼吸聲相隔甚近，是以才想看個究竟，怎知循聲追尋出去，一直走了三二十丈遠近，那呼吸聲仍和剛才在河灘上聽得的一樣，顯而易見，對方是在跟着自己移動！

但葉映紅極目望去，却又不能在濃密的草叢之中，發現有什麼人，沉住聲音喝問幾句，又未見有人回答，可是那呼吸却老是在耳際縈迴，而且可以辨出，絕不是什麼野獸的聲息，而確實是人，不但是人，還是內功甚是精湛的人！

葉映紅又躡手躡足地向前走了幾步，心中暗打主意，突然，一躍而前，綠劍貼地橫揮而出，內力所及，面前兩丈近的青草，全被削斷，同時，又被葉映紅的劍鋒，掃得滿天飛舞，眼前頓時一亮，只見一個矮小的人影，電也似一閃，又沒入前面的草叢之中。

那人影的情狀，極是怪異，行動之間，雖然快到了極點，但是却彷彿雙手同時曾在地上一撐一般，如閃電也似，只是略微露了一下身形，便已沒入草叢之中，在那短短的時間中，葉映紅根本沒法子將那個人的模樣看淸楚，只覺得他手、足都較常人爲長，但是身子却短得出奇而已。葉映紅好奇之心大生，暗忖這人突然在此處出現，說不定就是下藍蛛之毒的那人，因爲芙蓉尼中毒之後，未曾死去，所以緊緊追來的，方敏溯河而上，既然是想去找那放毒的人，可能追着那人前去，便會找到方敏，頓時放棄了登上骷髏洲去一看的主意，足尖一點，如飛也似，向前急追了過去。

直追出了三四里外，才又見那人影在數十丈開外處，猛地向上一躍，向前躍出老遠，重又沒入草叢之中，這次隔得更遠，那人是什麼模樣的，也更看不清楚，只是在那人沒入草叢之後，便突然傳來了一聲狼嗥，叫聲極是凄慘。

葉映紅才開始追趕那人時，相隔至多也不過四五丈遠近，她本來是號稱「活閃電」的紅掌祖師之徒，輕功已然好極。自從喪失記憶之後，先經百丈禪師以上乘佛門般若神功增進內力，又服食了藍田萬年玉實之精，功力已增進了一倍還不止，但是只不過追出了三四里，那人影再出現時，便已在數十丈開外，可知那人身法之快，實是無法想像。葉映紅怔了一怔，明知不容易追上，也要追下去尋個究竟，因此加快脚步，三四個起伏，已然趕到了剛才那人影突然出現的地方。

只見草叢中，躺着一條死狼。草原上的青狼，本來是又兇又猛，那死狼幾乎有小駒子那麼大，通身全無傷痕，死在草叢中，葉映紅心中又是一懍，暗忖剛才此處傳出一聲狼嗥，難道竟是那人，在一舉手之間，就擊斃了這樣的一條大狼麼？

再湊近頭去仔細一看，更是大吃一驚，原來那死狼，通體發藍，連尖銳已極的利爪，都成了藍色，不用說，是中了藍蛛之毒！

這一來，葉映紅更肯定前面那人，是施放藍蛛之毒的人，略停了一停，立即又追向前去，這一追，却追到了天色漆黑，尚無結果。

葉映紅估量少說也已追出了百餘里地，四周圍仍是茫茫草原，無邊無際，天色已黑，再追也無用，只得來到河邊，略事休息，望着河水，心事重重，不由得嘆息了一聲。

剛嘆完，想要在河灘上割些乾草，草草休息一陣時，忽然身旁也傳出了一下嘆息聲，葉映紅猛地一怔，手在地上一按，直跳了起來。

這一下動手極快，而她手在地上一按的力道又大，直躍起了丈許高下，藉着星月微光，只見一溜黑影，箭也似地向前射了開去，葉映紅在半空中提一口眞氣，大聲責叱，道：「那位朋友，何以行踪詭秘，不肯露面？」可是她只講了幾個字，用盡目力望去，那黑影已然只剩下了一個小黑點，身法之快，不可想像，葉映紅立即身子一折，一式「雁落平沙」，滑出三四丈開外，又向前直追了過去。

一面追，一面回味剛才所聽到的那一下嘆息聲，只覺得那嘆聲，竟和自己所發的聲音差不多，大有刻意模仿的味道，可知當然不是野獸，但是所發的聲音，却又沉重之極，像是眞氣未純，但那人來去如飛，輕功比自己還好，又絕對沒有連眞氣都未練純的道理！心中越是納悶，便越是要向前，追去看個究竟，一口氣，竟然奔馳了一夜。這一夜工夫，她少說也跑出了兩百里有多，等到朝陽升起，非但不覺得疲倦，而且因爲連夜奔馳，眞氣鼓蕩衝擊，無意中將所服藍田玉精的作用，全都發揮了出來，到了早上，倍覺精神，只見前面半里許，草叢無風自動，知道那人仍在前面，不停地追了下去，只要自己氣力不減，一定可以追到，索性仍不停止，幾個起伏，向前撲去，但一任她怎樣快疾，總是見到草叢在她前面半里許聳動，也就是說，此時，她功力已有進展，和那條人影快慢相同，只不過因爲本來就差着半里，因此追來追去，仍是追不上他！

一連三日三夜，情形仍是如此，葉映紅盤算着在這三日三夜之中，少說也跑出一千多里，那大河盡頭，尚未見到，草原却已然跑盡，崇山峻嶺，已來到了亙古未有人到過的地方，花、石、草、木，像是全與平時所看到的，大不相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怪異之感，葉映紅本來已然想住足不追，但是沒有了草叢的掩遮，那人時時在樹旁石角出現，又引得她不想住脚。

到第三天晚上，午夜時分，葉映紅便聽到遠遠傳來了一種轟轟發發的聲音，那聲音越向前跑，越是響得驚人，從聽到聲音起，只不過向前跑出了六十餘里，已然如千軍廝殺，萬馬奔騰，又像是不知有幾千萬面鼓，一起在敲擊一般，聲勢之猛惡，簡直不可想像，葉映紅曾經到過旋風島上，那島上的巨風呼號之聲，乍一聽到，已然令人驚心動魄，但是和如今那聲音相比，却還如小巫見大巫，根本無法比擬。

葉映紅此時，根本不知道自己來到了什麼地方，暗忖自己莫非已然到了天盡頭？以致聽了這樣怪異的巨聲？不由自主地將脚步放慢了些，才轉過了一個山谷，眼前突現奇景。

原來眼前一座懸崖，高可千仞，仰頭望去，也望不到頂，那懸崖不但高，而且寬可百丈，眞如一幅其大無比的大屏風，而在懸崖之上，却流下一道急驟已極的大瀑布來，直注入大河之中，已然到了大河的源頭！那瀑布幾乎將整個懸崖，全都佈滿，只在兩邊留下尺許闊的地方，未爲瀑布所侵，在月色下看來，整座懸崖，又像是銀子打成的一樣，說不出的壯麗，說不出的奇幻，葉映紅不禁看得呆了，好半晌，才記起自己是爲了追趕那神秘之極的人影，才來到此處的。

本來，葉映紅三四天來，一刻不停，就是爲的追趕那人，似乎絕對沒有忘記的

道理，但是到了大河的源頭，一則因爲那瀑布的聲勢，驚天動地，二則因爲那自然界的奇景，壯麗無匹，令人一見，便整個心神皆溶化在眼前的奇景之中，因此將其他一切事物，全都拋開，甚至感不到自己的存在，則一時間忘了所爲何事，也絕不是什麼出奇的事了。

葉映紅一想到自己是爲追那人而來，立即四面搜尋那人的蹤跡。因爲去路全被那座大瀑布擋住，若不是翻越過那座懸崖，任誰也無法別覓他途！葉映紅四周圍仔細看了一遍，並不見那人的蹤跡，心中正在疑惑，並無可供人隱藏之處，何以不見了那人？

正在思疑，偶一抬頭，不由得吃了一驚，原來那人，正向懸崖之上爬去！

那懸崖滿佈瀑布，水流向下衝擊之力，絕非人力所能與之抗衡，但那人却在懸崖邊上，瀑布未及的那尺許寬的地方，向上迅速攀緣而上，只見水珠在他身旁，紛紛爆散，那地方雖然未有瀑布，但自古以來，就爲瀑布濺出的水珠浸潤，其滑無比，那人向上之勢，也不甚急驟，葉映紅一頓足，暗想一不做，二不休，絕無千里迢迢，來到此處，便放棄不追之理，說不定上了懸崖，便可以見到方敏哩，身形掠過，也來到了懸崖下面。

一到了懸崖下面，瀑布聲之響，更是震耳欲聾，葉映紅一提眞氣，便向懸崖之上貼去，身子一扭動，向上升高了三尺，但略一鬆氣，却又滑下了尺許來！葉映紅暗想，那懸崖如此之高，照這樣爬法，什麼時候才能够爬了上去？不如另出計謀。

此時她人就在瀑布邊上，全身早已濕透，想了半晌，突然一拍手，失聲道：「眞是傻了，現成放着那柄綠劍，爲什麼不用？」忙掣出綠劍來，向上一拋，只聽得「錚」地一聲，一道綠虹，那劍已然插入峭壁之上。

葉映紅足尖一點，一躍而上，抓住了劍柄，伸出右掌，貼在峭壁之上，運起內勁叵吸之力，就以一掌之力，支持全身，左手再將綠劍拔出，向上拋去，拋高丈許，一提眞氣，又向上升去。

這一來，自然要快了許多，本來可以將那人追上，但只惜她在峭壁下就擱了不少時間，因此到天色大明時分，雖然來到了峭壁頂上，那人也已然不知去向。

葉映紅仔細打量，只見峭壁之上，是一個其大無比的天湖，湖水澄澈，湖邊上怪石纍纍，也不知道那人是藏在什麼地方，向前走了丈許，順手摘了些野菓子充飢，陡然間，在一塊大石旁邊，聽到了一陣爬搔之聲。

葉映紅一聽到聲音，心中便是一怔，一隻菓子，只不過咬了一口，正覺得其味甜美異常，但也不再咬了下去，在她的心中，像是因爲那爬搔之聲，而想起了以前自己的種種事情來一樣。葉映紅自從失去了記憶之後，一直努力想回憶自己的過去，但一直是心中茫然，直到這時候，才感到有了一點頭緒。

可是這一點頭緒，也是亂得不堪，她不斷地問自己，我是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曾經聽過到這樣的爬搔之聲的呢？爲什麼我一聽到這種聲音，心頭便會大受震動呢？心內模模糊糊，已然有了一點印象，只感到自己過去在聽到那個聲音的時候，接之而來的，是一件平生最恐怖的事情，但是却仍然未能記起當時自己是在什麼地方，那恐怖已極的，究竟又是什麼事。

她只是呆呆地站着，竭力要想起過去的事來，突然之間，那爬搔之聲越來越急，又戛然停止，「撲」地一聲，在那大石之上，跌下了指甲大小的一塊石頭來，同時，石上也出現了一個圓洞。

在那一瞬間，葉映紅只覺得心頭一亮，失聲叫道：「那眼睛！」果然，在大石上出現在那圓洞之中，一隻眼睛，已然湊了上來，碧光閃耀，雖然是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也顯得那樣可怖，那樣陰森，在那一剎那間，葉映紅已經將往事全部記了起來，身不由主，向後退了五六步，驚呼道：「那眼睛，密室幽睛！」她立即想起了上次見到那可怕的眼睛時，是在貴陽城中的那紫色巨宅之中，她正以血手印功夫，傷了馮瑩，和方敏一起躲在秘室之中，也是那樣一陣爬搔之聲，接着便出現了那樣的一隻眼睛。

那隻眼睛，只是一聲不響地從小洞中盯着人，在葉映紅一生遭遇而言，比諸她和白骨神君在洞庭湖中爭奪那七大隻鐵箱，比諸她在洞庭君山，遇到魔母溫魂，在聲勢兇險上來講，自然大大不如，可是那隻眼睛的那種陰森幽秘，當時却的確在她心靈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證，也是令她感到最可怖的事情。

這時候，在這種亙古以來，人跡不到之地，又突然遇到了那隻眼睛，從大石之後，透過了小洞，向她望來，她心中所受的震動，可想而知，再加上她經百丈禪師以般若神功相助，又服了萬年玉精，神智大開，是以在剎那之間，將所忘記的事，一齊想起。

等到想起了自己的過去，再將自己失去記憶之後的事情一對照，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同時，又想起了古墓中那驚心動魄的一幕，更是震驚不已。

但整個說來，她總是喜多於愁，不由自主地大叫道：「敏哥，敏哥！我正是葉映紅，雖然是紅掌祖師的門徒，但血手印功夫，已被百丈禪師廢去，和他已然沒有了關係！」

想到這樣一來，更可以和方敏一起的時候，心中甜蜜，又叫道：「敏哥，你不用再叫我好姑娘了，我知道自己是誰了！我知道自己是誰了！」

她欣喜若狂，不由自主，手舞足蹈，又向後退了五六步，她上得峭壁之後，只不過向前走了丈許，乍見那隻從大石背後透洞向她凝視的眼睛，已然不由自主，向後退了六七步，這一高興，又向後退了五六步，已然來到了懸崖的邊上，再退半步，就要整個人都跌了下去！處境之危險，無以復加。

但是，她自此時心情興奮，又面對着那隻眼睛，想設法對付，竟然一點也不知道！

定了定神，心想自己有利劍在手，那眼睛究竟是什麼人的，何以行事如此詭秘，非要問上一問不可，嬌叱一聲，道：「朋友，既已來到此處，尚不現身麼？」足

尖一點，待要向前躍出，若她眞是向前躍了出去，也可以免此一刦，可是正當她要向前躍出的時候，「轟」地一聲，那塊大石，突然向前倒來！

峭壁之上，雖稱平坦，但水勢下瀉，總不免傾斜，那塊大石一倒，便向葉映紅滾動而至，葉映紅一驚，不由自主，又向後退了一步！

這一步，便使她到了懸崖之外！

等她覺出脚底一軟，巳然踏空，急忙想要收勢之際，巳自不及，只是身子向旁一側，剛好撞在瀑布之上，被瀑布的大力一衝，立即向下倒去，耳際彷彿聽到一聲尖利巳極的銳嘯，一張口想講話，巳然被水灌滿，知道自己被那瀑布衝下去，萬無生理，心中一陣如絞的難過，只是默默地叫道：「敏哥，我就是葉映紅，我就是葉映紅啊！你不用再叫我好姑娘了！」

可是，方敏此時，離她千里，怎能聽得到她心中的呼聲？

在葉映紅離開芙蓉尼，直去追那條人影之時，方敏在骷髏洲上，爲山腹中那巨人所攫，巳然奄奄一息，葉映紅來到大河源頭，又過了四天，難道方敏還未曾死去？若是沒有變化，方敏確是要應那巨人之言，成了一具乾屍，可是自葉映紅離開了之後，骷髏洲上，却又生出了不少變化！葉映紅一走，方敏自然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方敏此時自知活不多久，在臨危之際，聽到葉映紅的聲音，雖然引起了一陣激動，但想起「好姑娘」一定是將崑崙聖書送到了溫婆婆的手中，再來找自己的，這個心願，總算巳了，未曾辜負了六年來溫婆婆的撫育教養之恩，心中又平靜了下來。而且，自己只要答應那巨人一句話，便可以重生，但是若然答應了拜他爲師，當然不能不替他在崆峒山揮雲老怪處將綠劍奪過，而這個巨人出山腹之後，又一定要尋當年仇人的子子孫孫報仇，這一來，更不知傷害多少人，爲衆人而死，總算值得，因此便索性閉目不語，靜待死神來臨。

若是常人，或是武功稍差，這時候早巳死去，但方敏一出世，他母親便磨着他父親，凌霄子方仙，爲他按撫增進功力，後來又服下了千年雪參，再加上魔母溫魂六年來的悉心調教，功力精絕，雖然迭受重傷，但生命却特別地强，又逌了兩個時辰，再睜開眼來，仍然未曾死得去！

方敏不知道自己還要受多久的苦，不由得又長嘆了一聲，忽然之間，覺得眼前一花，看到河灘之上，似乎有一高一矮兩個人。方敏心中，絕對沒有想到會有人來打救自己，因此絕不在意，重又將眼閉上，但一閉上眼，感到剛才在矇矓中所看到的，確是有兩個人，而並不是自己眼花看錯！

一想到這一點，不禁又生出一綫希望，再睜開眼來一看，那兩人巳然來到了石峯脚下，同時也巳看清，不是別人，那高的一個，正是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而矮小苗條的那個，却是馮瑩！

方敏一見這兩人來到此處，心頭不禁一陣高興，忙叫道：「馬大俠！馬大俠！」聲音雖然微弱，但馬算子和馮瑩兩人，巳然一齊聽到，抬頭看時，不由得吃了一驚，馮瑩一見是方敏，巳然形銷骨立，肩頭上却被一隻大手抓住，那大手的手指，巳有兒臂粗細，又是從山腰之中伸出來的，馮瑩未明底細，看來更是駭人，忙道：「師傅，那大手是什麼玩意兒？」

馬算子雖然名滿天下，見多識廣，但却也不知在這骷髏洲的石峯之內，會有一個人禁錮着，而且那個人是自小便誤服了三蝮蛇的蛇血，以致當時全身腫脹之後，身子長得比常人大出了三倍以上！心內也不禁駭然，道：「我也不知那是什麼，但看來，方敏巳爲此手所制，咱們快上去看一看！」

他們兩人，俱都中氣充沛，講話的聲音，方敏全都聽得清清楚楚，心中好一陣安慰，不消片刻，兩人巳然一齊攀上了石峯，馮瑩在塞北三强莊外，初見方敏之時，心中巳對他大有好感，那種好感，在一個少女的心靈之中產生，就極容易發展爲情愫，而馮瑩對方敏，在後來也確然是生出了情意，也正因爲這樣，才會在方敏初見尙金花，未知她爲人，而一見生情之際，會大鬧一番。馮瑩當然不知道方敏在離開了那古墓之後，巳然和葉映紅感情激增，墮入愛河，因此仍是對方敏一往情深，此時離得近了，見方敏傷成那樣，而且面色蠟黃，巳將死去，不禁大是痛心，眼眶含淚，叫道：「敏哥，你怎麼啦？」方敏此時簡直連說話的力氣都巳沒有，祇是向她翻了翻眼睛，馮瑩更是心痛無比，毫不考慮，伸手一掌，便向抓住方敏肩頭的那隻大手擊去。

馬算子在一旁，早巳看出事有蹊蹺，同時，他究竟見識廣闊些，也曾聽說過早百餘年，在極北之處的一條大河附近，有一位武林異人隱居着，那人叫着「毒蛇聖君」。如今事隔百餘年，那毒蛇聖君，當然不可能還活着，但那隻大手，可能和毒蛇聖君不無關係，方敏既然不是敵手，馮瑩當然也是一樣，一見她貿然出手，忙喝阻道：「阿瑩小心！」

但馮瑩是出手解救心上人之難，那一掌似拍非拍，似切非切，去勢何等急驟？馬算子話剛出口，馮瑩一掌，巳然擊中了那巨手的手背，祇覺觸手滑膩堅靱，正感到自己如此大力的一掌，對方竟然毫無反應之際，突然山腹之中，那大手的中、食二指，也向上一彈！

馮瑩見一掌毫無動靜，手掌仍按在那大手的手背之上，想以內力進襲，那大手食、中二指向上一彈，一股大力，隨之而生，不但手掌被彈得疾揚了起來，連人也一個搖幌，石峯之上，所藉以立足的，本來祇不過是一點岩石的稜角而巳，這一搖幌，差點兒沒有跌了下去！幸而馬算子在一旁看出不妙，連忙一伸手，才將馮瑩拉住，未曾墮下石峯。

這一下，馮瑩本身心中吃驚，自不待言，連馬算子心內，也是暗吃一驚，他自然知道馮瑩自小便經自己調教，武功之高，要與老一輩的成名人物，如極樂眞人，佛門三大高人，崑崙六子，以及宇內四邪等人物相比，自然相去甚遠，但除此而外，近一輩的人物之中，巳然佼佼領先，可算第一，如今竟被那大手以二指之力，震得幾乎跌下山峯去，則山中那人，武功之高，可想而知，正待出口相問山腹中那人

巳然開口道：「丫頭，你可就是什麼好姑娘？」

馮瑩暗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自己不是好姑娘，難道還是壞姑娘不成，略一思索，便道：「不錯！」

洞中那人又怪笑一聲，道：「好哇！小畜牲，你的好姑娘巳然在這裏了！你說在這世上，最值得你關心的人，就是好姑娘，如今我再問你一句，你答應不答應拜我爲師？如果不答應的話，就叫你最親最愛的好姑娘，看看你死前的慘狀，叫你做鬼心中也不得安穩！」

馮瑩在一旁聽了這番話，並不知道其中「好姑娘」三字，巳經有了誤會，方敏口中的「好姑娘」是指葉映紅而言，而馮瑩却以爲方敏對山腹中那人，說的是自己，心中又是高興，又是難過。

高興的是自己對方敏的一番情意，總算未曾白用，他在自己不在的時候，還對人講自己是他世上最親最愛的人，當然是心中也如此想法，才會這樣說的，難過的是那巨人武功如此之高，方敏還在他的手中！忙道：「喂，你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抓住敏哥不放，還要彊他拜你爲師？師傅收徒弟，那有彊迫的道理？」

山腹中那人怪笑不絕，道：「丫頭，你看着你心上人慢慢的死去吧！哈哈！」

馮瑩急得無法可施，一回頭，却見師傅巳然下墮了兩丈，湊住了一個小洞口在向山腹中張望，又奇道：「師傅，你在看什麼，快想法子救敏哥！」

馬算子仰起頭來，身形一扭便竄了上來，眉頭緊皺，低聲道：「阿瑩，這事情怪異之極，山腹中那人高在兩丈左右，身子龐大巳極，方敏不知是怎樣惹惱了他。照他剛才兩指一彈之力，此人不但怪得可以，武功也不可思議，而且方敏傷重，在他手中祇要他一吐內力，便無可救藥，此事祇可智取不可力敵，你且別着急，讓我先給方敏服下幾顆丹藥保住性命再說！」

馮瑩聽得師傅如此說法，似乎連他也沒有把握將方敏救了下來，不禁五內如焚，道：「丹藥呢？讓我去餵敏哥！」

馬算子忙道：「輕聲些，若是被那怪人聽到，祇怕另有變故，你去餵他服藥我與他對話！」馮瑩人本機伶，立即會意。

馬算子手在懷中一探摸出一隻靑玉小瓶，拔開瓶塞便聞得一股淸香，一傾玉瓶倒出九顆如松子大小色作碧綠的藥丸來。

馮瑩在一旁見馬算子一出手便是早年煉成時也不過三九二十七顆，而每一服又必須九顆，多重的內傷，也能療癒，如今巳僅餘一副，輕易不肯給人看上一看的「九轉小還丹」，不由得大喜過望，叫道：「好師傅！」接過了九顆丹藥，輕輕地來到了方敏的身旁，一顆一顆地向方敏口中餵去，晶瑩澄澈的眼睛，望住方敏憔悴了的臉色，不知道講些什麼才好。

馬算子見馮瑩巳在餵藥，這才一吸氣，道：「山腹中的朋友，可能將姓名來歷，見告在下麼？」

馬算子雖然遊戲人間，未作開宗立派的打算，實則上他內功之高，武功之精純，作爲一派宗主，巳綽綽然有餘，這兩句話更是鼓足眞氣所爲，響遏行雲，穿金裂石，不同凡響，山腹中那人一聽，心中也不免吃了一驚，暗道這人功力好高！連忙反問道：「你又是誰？」

馬算子微微一笑，道：「在下北天山馬算子？」

那人道：「未曾聽說過。」

馬算子不禁一怔，暗忖自己的名頭，雖然不是婦孺皆知，但學武之人，如果不知道北天山馬算子其人的，還學的是什麼武？但是聽這人口氣，却又不像是在胡說，便道：「或許朋友在隱居多年，是以不知江湖上的情形，亦未可知！」

一語甫畢，那人巳然怪笑一聲，尖聲道：「我在此隱居多年，哈哈，我在此隱居多年！哈！好一個隱居多年！」馬算子不禁愕然，暗忖他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自己講錯了麼？祇聽得他又道：「我從十歲開始，在山腹中與毒蛇蝙蝠爲伍，確然是隱居多年了！我祇知北天山有松雲上人，却不知道有什麼馬算子！」

馬算子吃了一驚，道：「松雲上人正是家師，早巳物化，不知閣下與他老人家怎生稱呼？」

那人道：「有什麼稱呼？祇是我由海外而履中原之時聽過他的名頭罷了！」

馬算子越來越是不懂，祇聽得那人道：「你旣是松雲上人的弟子，在當今武林中，總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了？」

馬算子道：「不敢！」

那人道：「我向你打聽一人，不知你知不知道？」

馬算子道：「什麼人？」那人頓了一頓，一字一停地道：「笑面翁葉春亭！」

雖然祇是六個字，而且還是一個人的名字，但那六個字中却怨毒無比。馬算子「啊」地一聲道：「幸虧你問到了我，那笑面翁葉春亭是早年邪派中出名人物。」

那人道：「不錯，我父親就是死在他的手中，那時我祇有十歲，他也不過十七八歲！他可有後人？」

馬算子沉吟片刻，抬頭向馮瑩一看，馮瑩攤開手掌來，掌心中尙有六顆九轉小環丹未餵，而那人又似乎對笑面翁葉春亭甚感興味，正好藉此以轉移他的注意力，好讓馮瑩將九顆九轉小環丹從容餵完，便道：「那笑面翁葉春亭有兩個女兒，年歲相隔甚大，他那大女兒巳然跟着他爲惡之時第二個女兒才出世，而第二個女兒一出世，葉春亭總因作惡太多爲仇人所害！」

那人恨恨的道：「可惡！可惡，爲何他死得這樣快？他那兩個女兒呢？」

馬算子道：「大女兒也巳死了，第二個女兒，却巳不知去向！」

那人道：「那也不怕，祇要我能出得此山，找遍天下姓葉的女子也要讓她過過非人的日子！」接着又問道：「又有一個人叫着火赤練鍾三虎的，他可有後人？」

馬算子搖了搖頭道：「未聽說有此一人！」

那人道：「我母親便是和他在此處同歸於盡的！」

馬算子在他講話中，巳約莫知道此人身負奇仇，但是却被困在山腹之中無法出來，便道：「閣下尊姓大名能見告否？」

那人怪聲道：「我爲什麼告訴你？六十年來，和毒蛇共居，我向蛇兒道了不知多少次姓名，那時你爲什麼不來聽？」

　馬算子見他講話，語無倫次，不近人情，也就不再去睬他，正待再問馮瑩尚剩幾顆未餵時，忽然又聽得怪人叫道：「小畜牲！好哇！你們一面和我講話，一面却為小畜牲在療傷，是也不是？」

　此時，馮瑩已將九轉小還丹餵了八顆，方敏體內，眞氣奔騰，他一手抓在方敏的肩頭，自然可以知道方敏的傷，已然得到了治療，是以那兩句話，語氣之中，怒到了極點！馬算子乃是正人君子，却不會打訛，道：「不錯，此人是我的故人之子，焉能見死不救，你與他有何仇恨，要令他在此慢慢死去？」

　正義凜然，稍有良知之人，聽了都會慚愧，但是那人在山腹之中，住了那麼多年，早已沒有人性可言，怪叫道：「好哇，你們要他活，我却偏要他死！有什麼寃仇不寃仇？為什麼我要在山洞中受苦，你們却在世上自在逍遙，不但他要死，在你們也休想出得了骷髏洲！」

　馬算子心中不禁有氣，但一想方敏在他手中，目下還無法可施，祇得道：「大家走着瞧吧！」他明知方敏是溫魂之徒，照理正邪不能並立，絕無對他如此關心之理，但一則方敏本身，為人極是正派，二則，凌霄子方仙未在崑崙嶺上自刎之時，與他最是莫逆，雖然方敏的母親是黑道中人，也可以說是她間接地害死了凌霄子方仙，但孩子總是無辜的，故人之後，焉有不出力加以衛護之理？

　那人在山洞中一聲冷笑道：「好！我學武以來，尚未曾與人交過手，咱們就這樣比試一下，亦無不可，除非這小畜牲能拜我為師，否則他就難免一死！你們若能將他在我手中救出，便算我輸了。」

　馬算子也不再去睬他，向馮瑩一點頭，馮瑩已將九顆九轉小還丹，一齊餵完。

　那「九轉小還丹」，乃是九顆一副，每一顆配料不同，若是祇服八顆，雖然有益，終是沒有多大的用處，非要到九顆服完，才見功效，馮瑩第九顆塞入方敏口中之後不久，方敏面色已漸趨紅潤，眞氣鼓蕩，傷已漸愈，開口道：「馬大俠，馮姑娘，要不是你們及時趕到，祇怕我已身死了，你們怎麼會來到這人跡罕到之地的？」一句話才講完，突然聽得山腹之中，傳出「砰」地一聲巨響，一股大力，透石而過，直向方敏襲來，馮瑩此時正在方敏身旁，那股大力，分佈的範圍極廣，馮瑩亦被波及，全無提防，雙脚立時懸空，眼看跌下，尚幸她眼明手快，連忙雙臂一圍，抱住了方敏的雙腿，才免得跌了下去，而方敏身子向上一揚，那人的一掌隔山打牛之力，又有一大半擊到了他的身上，方敏重傷之後，才服了九轉小還丹，幾乎又成重傷，所幸的是身子向上揚了一揚，已將力量在無意中卸去了大半，不像前幾天那樣，身子是緊貼在石峯之上，以致將那人的內力，全都承受了下來，才身受重傷的。當下方敏心中駭然，知道那人再來幾掌，一樣禁受不住，忙道：「馬大俠，此人內力深厚無比，隔山打牛功夫，更是精湛，馬大俠快設法應付！」

　馬算子向前一竄，喝道：「朋友，咱們已講明以能否救下人來定輸贏，你此時發掌，可是自認輸了麼？」

　那人「呸」地一聲，道：「誰輸了？我剛才吃了一條毒蛇，體力大增，無處發洩，才擊上一掌的，你們既然怕，我向空而擊便了！」

　接着，便聽得山腹之中，掌風呼號，蝙蝠亂飛之聲，想是那人在凌空發掌，馬算子一俯身，先將馮瑩拉了上來，仔細向那隻大手端詳了一會，低聲道：「阿瑩，你先抓住了方敏的手臂。」突然道：「朋友小心了！」中指疾伸，向那大手手背上的「勞宮穴」點去。那「勞宮穴」在人身之中，屬於少陽三焦經，上連頭部的「翳風」，「絲竹空」諸要穴，一被點中，理應自手臂起，至一邊頭部，全都痲木不靈，勢必五指鬆開，將方敏放下，而且馬算子早已將內家罡氣練成，隔空點穴，亦非難事，更不要說點個正着了，滿擬手到成功，因此才叫馮瑩先抓住了方敏的胳膊，以防方敏到時一個不防，跌下石峯去，反倒弄巧成拙。

　怎知事實大謬不然，那一指用足了七成功力，點了上去，竟如同點中了一塊又厚又韌的生牛皮一般，而且還生出一股極大的彈力。

　馬算子早知那人功力深湛，但是無論怎樣好的內功，若是被人點中了穴道，却是絕不能生出這樣的一股大力來的，除非他會移位換穴之法，而那移位換穴之法，正是傳說中毒蛇聖君所長，如今已經失傳的秘法，可知此人確是和毒蛇聖君有點關係，點穴不中，手立即提了起來，自上而下，又向那大手的脈門抓去，變招之快，無與倫比。

　但他這裏一變招，那人中、食兩指，重又彈起，同時手一縮，將方敏提高了半尺，而他的脈門，也已縮入石洞之中！馬算子一見無法抓他脈門，突然改抓為拍，「呼」地一掌，對向上翹起的兩隻手指拍了過去，那兩隻手指交相一彈，「得」地一聲，也生出了一股大力，但是兩個手指之力，却總難和馬算子數十年功力所練的內家罡氣幻成的劈空掌力相比，馬算子的手掌，祇是被略阻了一阻，那一掌，仍是結結實實地擊在那兩隻手指之上，北天山七禽大俠，名震遐邇，絕非浪得虛名，這一掌之力，何等強烈，祇聽得「格」地一聲，那人中指，首被折斷，馬算子剛覺得下手太重，可能會激怒那人，對方敏加害，怎知那人中指雖折，食指却突然向前點，不偏不倚，正好點中了馬算子手腕上的「陽谿穴」。馬算子在出手之時，早已將內家罡氣運足，滿佈全身關穴，因此「陽谿穴」雖被點中，穴道却未被封住，但那人這一點力道之大，也是馬算子生平罕見，右臂一痲，整個軟垂下來。

　馬算子自然知道，自己雖將對方指骨，打斷一根，但「陽谿穴」却被對方點中，若那人不是被困在山腹之中，甚或至於祇要他一隻手指全可活動，而用不着費三根手指，仍然抓住方敏肩頭的話，自己已可能要吃虧，心中對那人的本領，由衷地嘆服，喝一聲采，道：「好本領！」

　那人冷笑一聲，道：「你也不錯啊，竟然能將我的指骨打斷了一根！」

　馬算子為人正直，立即道：「那不算什麼，你祇以兩隻手指對付，我若是也以

雙指應敵，仍是不及你本領大！」

　那人聽了喜道：「姓馬的，你在當今武林中，是第幾流角色？」

　馬算子心中一怔，暗忖這句話可難以回答，總不成自己吹自己是第一流人物，但事實上却又的的確確，武功已屬第一流了，略一沉吟，馮瑩已搶着說道：「那還用說？當然是第一流的高手了！」

　那人冷冷地道：「祇怕不見得，第一流高手，何以如此不濟？」

　馮瑩聽得他如此講法，心中一動，向師傅和方敏兩人，擠了擠眼，道：「呸！你以為我師傅眞的以全力和你動手來哩，他老人家看你可憐，十停功力，祇用了一停而已，你發什麼狂？」

　那人果然給她激怒，罵道：「賊丫頭，你師傅可敢和我隔山對掌？」

　馮瑩冷笑道：「何必我師傅？我就可以和你對掌，但是隔山對掌，却顯不出眞本領來，咱們就正式對掌，若不令你身受重傷，你也不知如今武林人物的厲害，祇當你一出山腹，便可報仇洩恨哩！」

　那人六十年來，在山腹之中，唯一念念不忘的事便是復仇洩恨，但他也的確不知目前武林中人物，本領如何，和自己武功究竟練到了怎樣的程度，一聽馮瑩說他武功不濟，不由得大怒道：「賊丫頭，你如能抵得我一掌，我寧願將碧螢劍的綠鞘送給你！」

　馮瑩不知道什麼叫作「碧螢劍的綠鞘」，她的目的，就是要引他對掌，立即道：「好，這就來！」那人也道：「來！」一個「來」字一出口，手掌倏地翻起，一掌向外擊出，他祇顧和馮瑩對掌，却沒有料到自己五指一鬆，方敏也就在此時，離開了他的掌握之中，馮瑩連忙一拉方敏，兩人一齊墮下丈許，哈哈笑道：「誰和你對掌，敏哥已然離開了你的掌握，還不是你輸——」下面「了」字尚未講完，突然由山腹之中，又傳出「砰」地一聲，原來那怪人兩手伸展，可達到近兩丈的範圍。一隻手在石洞中伸了出來，另一隻手，却仍可在山壁內發掌，一聽到馮瑩的笑聲，知道上當，心中怒極，這一掌，却是他畢生功力所聚，一股大力，疾撞而至，馮瑩知道與其硬推，不如向下墮去，還有生理，連忙身子一躬，連自己帶方敏一起彈了出去，口中急叫道：「師傅！」

　一聲才叫出，人已被那巨人「隔山打牛」的大力，打橫凌空震出丈許，同時祇見那石洞中的手向裏一縮，又向外一伸，一蓬細如牛毛的紅色尖針，帶起銳嘯，向在半空中的方敏和馮瑩，當頭罩下！

　這一切變化，兔起鶻落，全都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本來，兩人萬難逃脫那一蓬紅芒針的襲擊，但幸而馬算子在石峯之上，已被那人一掌之力，震了一震，幾乎和馮瑩方敏兩人，同時離峯飛起，他號稱「七禽大俠」，七禽輕功身法，已然妙臻毫巔，彈在半空之後，見到一蓬紅針，電也似疾，向方敏和馮瑩兩人罩去，急忙眞氣一沉，於極短的時間之內，向下沉了兩丈，竟然趕在紅芒針的前面，疾探手臂，抓住了方敏和馮瑩的足踝，一起向地下落去，二十餘丈之高，一墮到地面，勢子何等猛烈，饒是馬算子武功蓋世，也不禁足底一陣劇痛，但是却不敢逗留，忙又拖了兩人，向一旁連滾數滾，滾出丈許開外，祇聽得「答答」連聲，那一蓬針散了開來，有不少全都打在那些白骨之上，打得白骨滿河灘亂滾，勢子之强，匪夷所思，見所未見！總算三人避得快疾，才未受所害，一起站了起來，馮瑩已是嚇得俏臉發白，馬算子長笑一聲，道：「自從我藝成以來，與敵爭鬥，何止數百次，但是却沒有一次像今天那樣險法的！」

　方敏見連馬算子都講出這樣的話來，更知那人之厲害，但自己却又偏偏曾答應要為他尋得碧螢劍，放他出來！心中不禁大為躊躇，正想向馬算子請教時，祇聽得山腹中那人，大聲吼叫，亂罵亂打，整個骷髏洲上，充滿了他一個人的聲音，幾乎連脚下地面，都為之震動，足足聽他鬧了半個多時辰，方始靜了下來，方敏知道他中了馮瑩之計，心中怒極，想起他一生中在山腹渡日，如何悲慘，自己既已答應他，將劍尋到，放他出來，豈可反悔？又何必多猶豫，那人一靜，立即朗聲道：「前輩稍安毋躁，我一定要將你所說的碧螢劍找到，將你放出山腹之中，說得到，一定做得到！」

　那人重又破口大罵道：「小畜牲，老畜牲，信你們的話，不如信蛇放屁！」毒蛇當然不會放屁，不過他心中恨極，才杜撰出最刻毒的話來罵人。

　方敏嘆了一口氣，道：「前輩此時不信，我也無話可說，但如果到時我找到了碧螢劍，又重臨骷髏洲時，你怎麼說？」

　那人「哼」的一聲，道：「到時候，除了我要報仇之外，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方敏此時，那裏料得到以後事情的發展？否則此時多說一句，不知以後可以免去多少刦難！這是後話表過就算。

　方敏當下道：「大丈夫一言為定！」

　那人又「小畜牲」、「老畜牲」地大罵了一頓，才漸漸沒有了聲息。

　馮瑩道：「敏哥，你怎麼會來到此處的？」

　方敏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便將離開石墓後的一切都說給兩人聽了，祇是臉嫩，隱起了和葉映紅相愛的那一點未說，祇是說遇到那位姑娘兩人一齊北上。

　馬算子等到方敏講完，才嘆了一口氣，正色道：「方敏，我早在近半年前，便在三強莊外告訴你，什麼事都不妨，就是不能將崑崙聖書交到溫老魔手中，難道你竟置若罔聞麼？」

　方敏聽馬算子叫溫婆婆作「溫老魔」心中已然大是不愉，但總算敬重他是前輩高人才未曾發作，道：「我沒有聽到。」

　各位看官必還記得，當馬算子在三強莊外，向方敏講這番話的時候，方敏的聽宮穴上，略是一痲，恰好這一句話未曾聽進去，那乃是魔母溫魂在一旁做的好事，不過方敏和馬算子兩人，都不知道，因此方敏說沒有聽到，也是實話。

　馬算子却不知內情，面色一沉，道：「你不聽我的話，也還罷了，何以口吐謊言？」他因為方敏的母親，是早年黑道上出名的女魔頭，雖然父親是正派中的高手，但凌霄子方仙和那女子成為夫妻之後，一直瞞住同門師兄弟，因此在崑崙山的時

候多，和方敏母子在一起的時候少，唯恐方敏染上了他母親的邪性，再加方敏六年來又和魔母溫魂在一起，故人之子理應教之向正，所以這兩句話當真是聲色俱厲。

方敏聽了一怔，道：「馬大俠，我如說半句謊話，天誅地滅！」

馬算子此時那裏肯信，祇當他已然連賭誓也當成了家常便飯，那種神色就更是難看。馮瑩在一旁看出情形不對，忙道：「算了！一句話聽到沒聽到，也有什麼值得爭的？」馬算子「哼」地一聲，道：「方敏，你可知道將崑崙聖書交到了溫老魔手中，已為武林中帶來了多大的殺孽？首先：那送書的姑娘，便已一定斷送在溫老魔的手中，却是為你間接所害的！」

馬算子所講的，全是根據溫魂行事來推斷，如果沒有揮雲老怪在旋風島上橫生枝節，他的推斷，可以說一點也不錯，但是方敏在幾個時辰之前，還聽到過「好姑娘」叫他的聲音，馬算子的話，在他聽來，更覺荒謬絕倫，忍無可忍，抗聲道：「溫婆婆豈肯作如此下流之事？再說她受傷在島上，我送崑崙聖書去給她療傷，又有什麼不對了？」

馬算子臉上變色，喝道：「方敏，你信溫老魔甚於信我，是也不是？」

方敏毫不考慮，道：「當然，你說那送書去的姑娘，必然為溫婆婆所害，但是我在你們未到之前，還聽得她沿河呼喚，尋找我的聲音，當然她是已到了旋風島上，知道我尚未到，才又出來尋找我的，若是已為溫婆婆所害，怎麼還能出來？」

馬算子怒道：「阿瑩，咱們走！若不是故人之子，今日我就要為武林中除此一害！」一把拖了馮瑩起身，馮瑩跟了馬算子多年，從來也未曾見過師傅動過這樣大的氣，早已對方敏連使眼色，不讓他再多說，可是方敏祇顧為溫婆婆辯護，面對着的又是武林前輩，心中激動之極，並沒有注意得到。

馮瑩祇好乾着急，一見師傅把自己拉開，不由得大是着急，叫道：「師傅！」

馬算子早已看出馮瑩對方敏大是有情，但此時却厲聲喝道：「休得多嘴！」

嚇得馮瑩不敢言語，方敏也站了起來，道：「馬大俠，你這話就不對了！」

馬算子一則因好友凌霄子方仙，留下了這樣一個後代，二則以為崑崙聖書，已然真的落到了魔母溫魂的手中，武林中浩刦大難，心中又急又怒，一見方敏如此說法，倏地轉過身來，道：「什麼不對？」

方敏理直氣壯，一挺胸，道：「馬大俠，我如果真是武林一害，你就應當將我除去，不應念什麼故人之情！」

馬算子不由得倒抽一口氣，說不出話來，因為方敏那句話確是說得正確已極！

馮瑩在一旁見師傅面色鐵青，眼看又要僵，芳心大急，連忙向方敏走過去，道：「敏哥，你少說一句好不好？」

馬算子叱道：「阿瑩，他既然認賊作父，以溫老魔為師，不肯棄邪歸正，你以後在江湖上若是聞得他有什麼惡行，儘管下手誅殺！」

方敏看着馮瑩楚楚可憐，滿面焦急的神色，雖然因為馬算子的不對自己見諒，心中怒極，但也強忍了下去，不再出聲，馬算子却又一迭聲地催馮瑩離去，馮瑩無法可施，祇得情深欵欵地望了方敏一眼，低聲道：「敏哥，你心中最親最愛的人是我，我心中最親愛的人自然也是你，等師傅的氣稍平了些，我來找你！」

她因為怕被師傅在氣頭上聽到自己的話，更加動怒，因此講得極是低聲。而此時馬算子催聲不絕，方敏心中，又悶又氣，馮瑩那一番細訴衷情的話，方敏竟然一個字也沒有聽去，祇見馮瑩嘴唇掀動，也不知道她講的什麼，隨便地點了點頭，順口道：「馮姑娘，你快跟令師去罷！」

但馮瑩却以為方敏的點頭，是因為聽到了自己的話，在極度悵惘之中，總算得到了安慰，這才轉身跟着馬算子，各展登萍渡水的絕技，上了河岸，絕塵而去，方敏望着他們走遠了，心中兀自生氣，自言自語道：「豈有此理！溫婆婆這樣的好人，他們偏要將他說成是壞人，我偏不信！偏不信！」

一個人生了一陣氣，傷勢自服了小還丹之後，已也愈了七成，便也離開了骷髏洲，逕回旋風島而去！方敏到了旋風島上，當然會有意外的事發生，但他從骷髏洲趕到旋風島，少說也得五六天工夫，在這一段空檔中，作書人對於馬算子馮瑩兩人的師徒行踪，必須補敍一番。馬算子和馮瑩兩人，突然在骷髏洲上出現，當然不是為了救方敏而來，因為方敏在骷髏洲上遇難，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之所以來到此處，是因為萬里迢迢，追趕一個人，經過骷髏洲，疑心那人躲在洲上，才上洲來看個明白的。而以七禽大俠輕功之好，萬里追踪，尚且未曾追到那人，邪派中人物，除了有「活閃電」之稱的血手印紅掌祖師之外，即使魔母溫魂，也沒有這份能耐！而他們師徒兩人之所以要追趕紅掌祖師的原因，却說來話長，作書人要從頭說起。

原來當紅掌祖師和葉映紅兩人，在塞北白雪紛飛之際，在白骨神君手中，搶到了那七隻鐵箱之後，當即在附近藏匿了幾天。他倒並不是怕白骨神君，主要是為了那七隻鐵箱，據說是崑崙七子生前所封，可能和誰得到手中，誰便可睥睨武林的崑崙聖書有關，若是被白骨神君搶了一兩隻回去，就等於心計白費之故。兩三天之後，且並無動靜，才和葉映紅一齊回到湖南雪峯山他的老巢中去，準備細細研究那鐵箱中的秘密，以他們師徒兩人的武功而論，一路上雖然有人覬覦，但却個個不是敵手。白骨神君吃虧在不知道紅掌祖師會就地藏匿幾天，也料到了他一定會回到雪峯山老巢中去的已經早走兩天，準備去雪峯山找紅掌祖師算帳。

怎知來到湖南境內，便聽說洞庭湖中東西兩派，為了爭執從湖中撈起的七隻鐵箱，已然準備大起爭執，因此便放棄去雪峯山找紅掌祖師的念頭，而紅掌祖師與葉映紅兩人，雖然遲了兩天到，一入湖南境內，便同樣聽到了這一件事，葉映紅並未曾想到白骨神君也會去，便在師傅面前，討下了這一個差使，要將七隻鐵箱，手到取來、師徒兩人，這才分了手，葉映紅到了洞庭湖上之後的詳細情形，前文經已表過，不再贅言，却說血手印紅掌祖師，與葉映紅分手之後，一直向西，來到雪峯山

境內。那雪峯山雖然地處湖南，不是蠻荒之地，但因為山勢險惡，再加上惡瘴毒獸，多得出奇，除了苗人，猺人，世代在那裏居住之外，絕少人跡，而紅掌祖師所居之處，更是隱秘，那地方名喚着「天杉坪」，在天杉峯的半腰上，坪上滿滿地長着插雲高松，無論由山頂上，山脚下望去，却祇見一片蒼翠，絕料不到其中還有人居住，而紅掌祖師就在其中，築室而居。

那天杉坪還有兩般好處，一是除了山勢險惡之外，天松峯下，瀰漫着一種毒瘴，喚着「子午瘴」，每日祇有子、午兩時辰毒瘴收歛，除此之外，十個時辰之中，盡是毒瘴，中瘴之後，若沒有解藥，則見子不見午，見午不見子，一定畢命。二是在天杉坪之下，另有四個石坪，那上面住着千餘名力大體強，兇惡已極的生苗，喚着「鐵皮苗」。

那鐵皮苗的苗人，從小就光身在松樹上摩擦，那天松坪上的松樹，一年到頭，都會分泌出一種脂質，擦在皮膚之上，久而久之，皮膚便堅靭無比，「鐵皮苗」之名，也因此而來。在雪峯山苗、猺區中，最兇惡的苗族或是猺族，一聽到「鐵皮苗」三字，也是心悸，而那千餘名鐵皮苗人，却對紅掌祖師，奉若神明。因此尋常武林中人，即使僥倖逃過了「子午瘴」，也逃不過鐵皮苗人之手，因此極少能到得了天杉坪上的。紅掌祖師在天杉坪上居住，也從來沒有人來騷擾過。

紅掌祖師在離天杉坪十餘里處，等到午時過了，方乘程前往，子午瘴已然收歛，便氣納丹田，喚下了七個鐵皮苗人，令他們揹了鐵箱，送到天杉坪去。鐵皮苗人樂於應命，不一會，便將七隻箱送到，紅掌祖師略事休息，便將那七隻鐵箱，一一打開。

一打開，發現每隻鐵箱之中，祇是一個拳頭大小的蠟丸，紅掌祖師仔細端詳了一下七隻空箱，看不出名堂來，這才小心取起了七枚蠟丸，祇見每顆蠟丸，全是上佳蠟所封，內中所藏，是些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楚，又唯恐中藏暗器毒物，便將七顆蠟丸，一字形排在丈許開外，折了七枝寸許長短的樹枝在手，中指連彈，七枝樹枝，相繼電射而出，「叭叭叭」七聲過處，蠟丸全皆裂開，紅掌祖師連忙趕過去一看，祇見每一顆蠟丸之中都有一張白紙，連忙一一取起，上面却又一點字跡都沒有。

紅掌祖師不由得莫名其妙，暗忖這是什麼玩意兒？什麼人？除非是瘋了，否則那有巴巴地將一張白紙，封入蠟丸，又裝入大鐵箱中的道理？

莫非白骨神君在將鐵箱託交給神龍鞭常林的時候，早已將鐵箱中的東西取走？但細一回憶時白骨神君情急的情形，又覺得不像。當下翻來覆去地看上了一天，一點頭緒也沒有，夜來掌燈獨思，那七張白紙經他翻來覆去看了一天，已然顯得殘舊，又鬧到半夜，實在一點名堂都看不出，心中不禁有氣，順手將紙放在桌上，準備練上一個時辰的功，再作理會，怎知剛一鬆手，一陣清風，穿窗而進，將一張白紙，吹了起來，無巧不巧，撲向燈火之上，紅掌祖師祇覺燈光一黑，心中一懍，還祇當無聲無息，來了強敵！（未完・十九）

白衣人

（本文承自第58頁）

白曉天道：「你如存心裝佯，不妨就裝到底吧！那麼價值連城的寶珠呢？可否讓我見識見識。」

沈君泰愕然道：「什麼寶珠？」

「嘿嘿！你眞會裝瘋賣傻，據我所知，那粒寶珠本已在你手中了。」

「我簡直不知你在說些什麼？」

「看來你我話不投機。」白曉天說道，「請恕打擾之罪，就此別過。」

轉身向山下走去。

他的踪影剛一消失，嗖嗖連聲，樹叢蔓草之中，立刻縱出了六個人。他們是葉萍、龍子雲、以及唐氏四兄弟。

葉萍沉叱道：「沈君泰，要活命就交出那粒寶珠。」

沈君泰道：「姑娘何人？」

「葉萍！」

「哦？葉超羣之後？」

「正是，交出那粒寶珠，否則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

沈君泰平靜地道：「那粒寶珠不是在令尊手裏麼？不然令尊何以一再派人來和我談交易？」

葉萍道：「但是我聽見白帮主說過，那粒寶珠在你處。」

沈君泰道：「這件事別人可能會信，姑娘應該不信才對，令尊該不會將事瞞騙女兒的。」

葉萍向唐氏四兄弟及龍子雲道：「你們轉身戒備四週，我要和他鬭上一鬭。」

五個人立刻轉身向外，就在他們剛轉身之際，葉萍突然出手如電，點向那五人腰間的會池大穴，只不過眨眼之間，五個人全躺下了。葉萍冷笑道：「沈君泰！憑我這一手能夠制服你麼？」

沈君泰駭然道：「追魂魔手！」

葉萍傲然道：「你既然知道就好，快些交出那粒寶珠。」

沈君泰道：「我可有些不明白，追魂魔手點穴法是當年黑道巨擘莫七的傳家絕學，姑娘如何學得如此精妙？再說，姑娘系出名門，似不該學此歹毒武功。」

葉萍冷笑道：「可想知道原委？」

沈君泰道：「願聞其詳。」

葉萍道：「交出寶珠後再告訴你。」

沈君泰堅持道：「不，姑娘一定要說出原委，我才交出寶珠。」

葉萍用力一點頭，道：「好！我不怕你飛上天。」說着伸手在臉上一抹，她的面容立刻變成另一副模樣。雖然仍美，却有一種冷艷，使人不敢逼視的美。

沈君泰恍然大悟，道：「原來妳並不是葉超羣的女兒。」

「不錯！」

「那麼妳是誰？」

忽聽有人接道：「她是追魂魔手莫七女兒莫姣。」這說話的人竟是白曉天。

莫姣突然旋過身子，沉聲道：「哼，你是如何認出我來的？」

白曉天緩緩道：「我原先只知道妳不是葉萍，却不知道你是誰。當妳施展追魂魔手將他們五人點昏之後，我才發現了妳的眞實身份。」

莫姣道：「你怎知道我不是葉萍？」

白曉天道：「葉萍由我從小將她養大，我對她的言行可說瞭若指掌。這封信是我托交萬成鏢局護送的，而且故意將收據放在葉姑娘處。妳暗中點封了葉姑娘的穴道，將她藏於洛陽開封的冷月庵中，一路上冒充她追了下來，可對？」

莫姣怒聲道：「原來你故弄玄虛。」

白曉天道：「聽說妳四處在找尋葉超羣的後人，一方面是要爲莫七報仇，一方面則是追尋那粒寶珠的下落。因此我才設下這條妙計將妳引出，老實告訴妳，葉萍姑娘不會半點武功。」

莫姣道：「休想妄言欺人，葉超羣雖然雙腿已殘，仍然可以授她武功。」

白曉天道：「我方才就已說過，葉萍姑娘是跟隨我長大的。」

莫姣道：「她父親呢？」

白曉天一字字緩緩道：「葉超羣和令尊莫七一齊墜崖喪生絕谷了。」

莫姣咬牙道：「我不信。」

白曉天道：「雄鷄帮有一個嚴厲的帮規，就是絕對不准欺人。」

莫姣道：「那粒寶珠呢？」

白曉天道：「也許和葉超羣一起埋於萬丈深壑之中，也許這世上根本就沒有那粒寶珠。即使當年葉超羣眞的身懷那粒寶珠，寶珠却沒有保護他的生命，那粒寶珠也就毫無價值可言了。」

莫姣喃喃道：「我好像明白了。」

白曉天道：「那是姑娘之福。」

莫姣轉身向山下走去，白曉天並未攔阻她。待她的身影消失後，白曉天才轉過身來向沈君泰拱拱手，道：「沈員外，請恕方才言語冒犯之罪。」

沈君泰忙道：「白帮主太多禮了。」

白曉天道：「你的言行俱在我的眼中，這十年來你的確在行善補過。」

沈君泰喟然道：「白帮主能够諒解，使我安心不少。關於那粒寶珠眞是子虛烏有麼？」

白曉天道：「只怕是以訛傳訛。」

沈君泰道：「我原打算以黃金千束，明珠百顆換來那粒引起腥風血雨的寶珠之後，沉於江心了斷一些愚人的貪念，如今我是更安心了。」

白曉天道：「你可安全回保定了。」

沈君泰搖頭，道：「我不打算回保定了，這兒的主持方丈已答應收我爲徒。」

白曉天拱手道：「我當爲你祝福。」

沈君泰步覆平穩，神態安詳地向大方禪寺內走去。

紅影一閃，武麗出現在白曉天的面前，笑嘻嘻地道：「白帮主，若不是我向你歪纏，你還不知道有人冒充你，更不可能這樣快就了結這一樁江湖舊案，說吧！你要怎樣謝我？」

白曉天道：「妳先將這五人弄醒，然後帶他們到河東縣城高陞客棧來見我。」

武麗點點頭，道：「行！一切遵命，我要問你如何謝我？」

白曉天道：「我將爲妳找一個婆家。」說罷，回身向山下走去。

武麗喃喃道：「替我找婆家？這眞是新鮮事。」

（全文完）